

王國維遺書

新學

新學

PDG

善其才之朴樸之書所合於三君亦說謂之蒼頡如年處
善篇為蒼頡下篇是也故同一字也而或引倉頡或引三蒼
類野玉玉篇所引有蒼頡無三蒼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有



ISBN 7-80622-007-0



9 787806 220078 >

王國維遺書

第九冊

上海書店出版社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

卷一

海甯 王國維

建置

建置表

杭州府孫策置吳郡都尉

案吳志朱治傳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時在孫策平江東之前是後漢本有吳郡都尉非孫策始置矣

富陽縣晉咸安初改曰富陽縣

案宋書州郡志富春孝武改曰富陽則當在寧康以後非咸安初

浙江省

資治通鑑秦始皇帝二十四年王翦蒙武定楚以其地置楚郡
案史記楚世家秦滅楚名為楚郡蓋指楚都壽春一帶之地
即九江郡之初名與浙江無涉胡三省注以為後分為九江
會稽鄣三郡者非也

資治通鑑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
越郡置會稽郡通鑑本此又東越列傳閩越王無諸及越東
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
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此事無歲月可考恐即在降越君之時
然則閩中一郡殆與會稽同置矣

史記貨殖傳注秦置鄣郡

案貨殖傳集解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漢書地理志丹
陽郡故鄣郡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不云秦置然史記高祖本

紀云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城立劉賈為荆王

漢書高帝紀同

是漢初已有鄣郡故裴駟於秦始皇本紀及貨殖傳集

解皆以為秦郡晉書地理志從之雖無確證然高祖本紀云

項羽王梁楚地九郡非兼數鄣郡則不足九郡之數見下故鄣

郡之為秦置與否雖不可知然楚漢之際已確有此郡矣

資治通鑑六年以淮東五十三城立從兄賈為荆王十二年立

兄子濞為吳王更以荆為吳國

案史記高祖本紀六年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城立劉

賈為荆王又吳王濞傳十二年以荆故地三郡五十三城立

沛侯濞為吳王通鑑本此吳郡即會稽郡時會稽治吳故亦

稱吳郡此浙江於漢初為荆吳地之明證也

浙江之地自秦亡之後至劉賈受封之前果屬何國自唐宋

以來地志均未言及愚謂楚漢之際富屬西楚項氏亡後則

屬韓信何以證之史記高祖紀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
楚地九郡九郡之目史無明文異說滋多迄無定論然漢滅
項氏分其地以王彭越韓信彭越王梁韓信王楚信越所得
郡數史亦無文然漢書高祖紀六年廢楚王信以東陽郡

臨淮郡廣陵國之地

郭郡吳郡立劉賈為荆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

漢書楚元王傳作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彭城即碭郡東海即郟郡其詳即則從之高郡也

立弟文信侯交為楚王皆因韓信

故地是楚地六郡也十一年誅梁王彭越始立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梁兼有故定陶泗水二郡淮陽故陳郡皆彭
越故地是梁地三郡也項羽所王梁楚地九郡即此故會稽
鄣郡楚漢間當屬西楚韓信王楚因之前志未言附識於此
資治通鑑孝惠帝三年立閩君搖為東海王都東甌

案此出史記東越列傳

史記吳王濞傳景帝三年削吳會稽郡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

為江都王

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景帝四年屬江都丹陽郡故鄣郡屬江都蓋據史記吳王濞傳江都王王吳故地為言然考景帝以後所封國皆食一郡江都無緣獨得吳故地三郡史記所云王吳故地者只謂江都王都廣陵即吳故都非謂盡得吳故地也故朱育對濮陽興言景帝四年吳濞反誅會稽乃復為郡又武帝初年江都建國如故亦未有削地之事而據史記東越傳時會稽已為漢郡漢志所云為不審矣劉敞漢書刊誤以為江都並得鄣郡而不得會稽亦非

資治通鑑元封五年置十三部皆置刺史

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北通鑑所本又小注引嘉靖浙江通志會稽丹陽皆屬揚州刺史部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丹陽郡屬揚州此嘉靖通志所本

嘉靖浙江通志始元二年以閩越地置回浦治二縣屬會稽郡
案置二縣之年漢書地理志不紀此以為始元二年未知所
本

漢書地理志注錢唐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

案此乃班固自注非顏師古注注字當刪

又案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語云元鼎

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乃治字之訛并屬會稽而立東部都尉

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行治郵或有寇害復徙向章此與漢

志所紀其官名有東部南部之異其治所有治章安郵向章

之殊考章安即回浦續漢志無回浦有章安劉昭注引太康

地記云章安本郵縣南之回浦鄉蓋光武初年省縣為鄉後

復立縣因更其名也東部南部二都尉不應同治一地漢志

又別無東部都尉是二都尉同實異名惟漢志言回浦南部

都尉治為平帝元始二年事

班氏地理志用元始二年版籍

而朱育言陽朔元年

已徙治鄞二說不同疑朱育之對於事實無誤而於年代則未必盡合嘗熟考之知都尉之治治與回浦乃前漢事其徙鄞與句章則後漢事也據漢志所記知都尉終前漢之世未嘗徙鄞惟後漢書順帝紀載陽嘉元年二月海賊曹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鄞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疑都尉徙鄞實在是年朱育所云陽朔元年者乃陽嘉元年之訛也回浦更名章安時尚為都尉治所故朱育云後徙章安從其後名也其徙句章則更在其後如此則班固朱育二說均可得而通矣

又案朱育言武帝立會稽東部都尉而班志但有南部都尉唯後漢時始有東部之稱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後漢書順帝紀亦云海賊曹旌攻會稽東

部都尉是後漢始稱會稽東部都尉未育始以後漢之名加之前漢也至三國吳時乃兼見東部南部二都尉如全柔張紘見吳志潘濬傳注為會稽東部都尉而韓晏賀齊為南部都尉而

張紘為東部賀齊為南部又為同時事疑南部都尉即置於孫策進兵東冶之時賀齊傳言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以後遂為常治孫休傳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是也又孫亮傳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是吳時東部又治章安然則此官在前漢末稱南部後漢稱東部吳又兼置東南二部也

後漢書郡國志丹陽郡秣陵牛渚

按志云秣陵南有牛渚牛渚非縣此誤

又會稽郡東部候國

按東部候國乃東部候官之訛惠氏棟後漢書補注錢氏大

昕二十二史考異並已正之此卽前漢志之治縣也漢初名東治見史記東越傳漢書嚴助傳作治而後漢書鄭弘傳魏志王朗傳吳志孫策賀齊呂岱傳亦作東治蔣欽傳作治漢書嚴助傳注引蘇林曰治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按蘇林漢魏間人而曰今名東治是後漢暨三國亦尚呼其故名太康地理志云東治後改為東候官後漢書鄭弘傳注引宋書州郡志云候官漢曰東候官攷吳志孫亮全夫人及賀齊傳亦稱候官惟虞翻傳作東部候官與續漢志合蓋東治與治者其故名東候官若東部候官者其新名而候官又新名之略也愚謂因此一名得確知治縣為前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何則候官者都尉之屬也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下云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此中部都尉下之候官也續漢書郡國志張掖屬國下亦有候官此張掖屬國都尉下之候官也

又據近日敦煌塞上所出漢木簡知敦煌中部都尉下有步
廣平望二候官玉門都尉下有玉門大煎都二候官其候官
或與都尉同治或分治都尉下之有候官猶校尉下之有軍
候續漢書百官志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
候一人比六百石都尉秩視校尉則其下之候官當與校尉
下之軍候相當揚雄所謂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尉謂都尉候
則候官也此候官之名義也蓋武帝初置會稽東部都尉本
治冶縣後徙回浦尚留一候官於此以其地為候官所治故
後漢時謂之東部候官或但謂之候官因以為縣名而東冶
之名轉廢晉書地理志乃謂後漢改東冶為候官都尉通典
仍之四字連言不詞甚矣後漢會稽十四城中惟此縣今為
福建地餘即今浙江地也

三國吳志建安十三年權以六縣為新都郡

注太平寰宇記云吳大帝分歙為始
新新定黎陽休陽四縣與縣凡六

案吳志孫權傳建安十三年使賀齊討黔歙分歙為始新新定犁陽休陽縣以六縣為新都郡又賀齊傳齊討丹陽黔歙表以葉鄉為始新縣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黔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舊志所引未詳復引太平寰宇記以注之蓋為贅旒此中始新新定二縣在今浙江界

三國吳志黃武五年分丹陽吳會三郡十縣置東安郡七年罷東安郡

案吳志孫權傳黃武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為東安郡

注引吳錄

曰即治

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七年罷東安郡又全琮傳丹

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舊志所引未詳又案越絕書秦始皇帝東游之會

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樟故

此故鄉之說

餘杭

軻亭考越絕書作於光武末年而已指富春諸縣為東安則

孫氏置郡亦用古地名耳十縣無考除越絕所舉五縣外疑

尚有丹陽之於潛安吉原鄉吳郡之臨水但不知更得會稽

何縣耳

三國吳志分吳丹陽為吳興郡

注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凡吾儂社如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使志注烏程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

按孫皓傳寶鼎元年分吳丹陽為吳興郡注引皓詔曰云云

注字下當增皓詔曰三字

資治通鑑永嘉四年琅邪王睿以周玘為吳興太守於其鄉里

置義興郡以旌之

案晉書地理志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

縣之北鄉

周玘傳作西鄉

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

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通鑑本

此

晉書地理志太甯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

按晉志郡下當增統永甯安固松陽橫陽等四縣十二字

晉書地理志臨海郡統縣章安臨海始豐甯海永嘉郡統縣永甯永固松陽橫陽義興郡統縣陽羨義鄉國山臨津平陵永世
按晉志作臨海郡統縣章安臨海始豐永甯甯海松陽安固
橫陽而無永嘉義興二郡其永嘉義興二郡之置與其所統
各縣僅見於後序中蓋晉志所載郡縣皆以武帝時為準也
宜將晉志郡縣原文列前而將分置義興永嘉二郡事列後
則合於事實亦無增刪原書之病矣

資治通鑑元嘉三十年分浙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

案此條本宋書元凶劭傳

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以東揚州

隸揚州

案宋書州郡志大明三年罷揚州以其地為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則本紀隸字當作為

資治通鑑太清三年置吳州於吳郡

案梁書太宗紀太清三年秋七月以吳郡置吳州通鑑本此

資治通鑑注東陽郡梁置婺州

案隋唐二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無梁置婺州事胡注疑未確

資治通鑑紹泰元年王僧辨以吳興為震州

案梁書杜龕傳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為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通典吳興郡梁末改為震州通鑑所本

太平寰宇記永定三年改信安縣為信安郡

案隋書地理志不出信安郡

隋書地理志平陳改吳州曰蘇州東揚州曰吳州置總管府錢唐郡廢置杭州永嘉郡開皇九年置處州廢信義吳興臨海郡廢陳留郡省大德故鄆安吉原鄉入綏安縣金華郡廢置婺州按此條所引未備據隋志則平陳後所改之州名則吳州曰蘇州東揚州曰吳州所置之州則曰杭州曰歙州曰婺州曰處州所廢之郡則曰陳留郡曰義興郡曰信義郡曰吳興郡曰會稽郡曰錢唐郡曰金華郡曰永嘉郡曰臨海郡曰新安郡

隋書地理志仁壽三年置睦州杭州置總管府置湖州

案隋志仁壽中置湖州大業初州廢又云仁壽中置杭州總管府皆不云仁壽三年

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改吳郡置蘇州改餘杭郡置杭州於烏

程縣置湖州改遂安郡置睦州改會稽郡置越州改東陽郡置婺州於信安縣置衢州於臨海縣置海州改永嘉郡置括州於武康縣置武州於綏安縣置綏州又名雉州析故句章縣置鄞州以桐廬分水建德置嚴州於烏傷縣置縉州於剡置嵎州於餘姚置姚州於永康置麗州於龍邱置穀州於松陽置松州

按此條乃隱括新舊兩唐書地理志為之有見舊書而不見新書者有出新書而不見舊書者今分釐之如左

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改吳郡置蘇州改餘杭郡置杭州於烏程縣置湖州改遂安郡置睦州改會稽郡置越州改東陽郡置婺州於信安縣置衢州於臨海縣置海州改永嘉郡置括州於武康縣置武州於長城縣置雉州於故鄞縣置鄞州以桐廬分水建德置嚴州於烏傷縣置縉州於剡置嵎州於餘姚置姚州於永康置麗州於龍邱置穀州

新唐書地理志湖州長城下沈法興置長州武德四年更置
綏州又更名雒州明州鄞縣下武德四年析故句章縣置鄞

州又處州松陽下武德中以縣置松州

餘與舊唐
同者不錄

資治通鑑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

通鑑綱目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

案右二條均本舊唐書地理志

唐書方鎮表乾元元年置浙江西道節度使

案唐書度字下尚有并江甯軍四字此奪

又未幾罷領宣歙饒三州兼餘杭軍使治杭州

案唐書三州下有副使二字此奪

又乾元二年廢浙江西道節度使置觀察使

案唐書觀察下有處置都團練守捉及本道營田十二字此

奪

又大歷十四年合浙江東西道置觀察使

案唐書置字下有都團練三字下貞元三年條元和二年條
大中十三年條觀察使上均有都團練三字均奪

又元和六年浙西觀察罷領鎮軍使

案唐書此下有太和九年復置鎮海軍節度使數日廢既而
復置踰月又廢二十三字

又景福二年徙鎮海軍節度使杭州

案唐書使字下有治字此奪

又大歷五年廢浙江東道節度置觀察使

案唐書作置都團練守捉及觀察處置等使領州如故

唐書地理志睦州縣六建德清溪

案唐書作青溪此誤

文獻通考吳越王錢元瓘奏以蘇州之嘉興海鹽華亭置秀州

案至元嘉禾志晉天福四年錢元瓘病支郡多闕而右藩強
大始更邑為州遂奏以嘉興為秀州絕其海鹽華亭二地同
附於州乃以境西義和聚為崇德云云所紀比通志為詳
宋史地理志慶元府本明州紹興元年以寧宗潛邸陞為府
案紹興宋志作紹熙此誤

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州十二杭越湖婺溫台處衢嚴秀

案湖婺下奪明常二字

宋史地理志安吉州縣六

案安吉州宋志作湖州

又處州縣六麗水松陽

案麗水下奪龍泉二字

元史地理志秀州屬邑陞為華定府

案定當作亭

續文獻通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領仁和錢塘於
潛海甯昌化富陽餘杭臨安新城九縣湖州府領烏程歸安安
吉孝豐德清武康長興州一縣六嘉興府領嘉興秀水嘉善海
鹽平湖桐鄉崇德七縣甯波府領鄞縣慈谿奉化定海象山五
縣衢州府領西安龍游江山常山開化五縣金華府領金華蘭
谿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湯溪八縣紹興府領山陰會稽蕭
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八縣温州府領永嘉樂清平陽瑞
安泰順五縣台州府領臨海黃巖天台山居甯海太平六縣嚴
州府領建德淳安桐廬遂安壽昌分水六縣處州府領麗水青
田縉雲松陽遂昌龍泉慶元雲和宣平景甯十縣

案明史地理志府縣次第與此頗異茲錄如左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一杭州府領縣九錢唐仁
和海甯富陽餘杭臨安於潛新城昌化嚴州府領縣六建德

桐廬淳安遂安壽昌分水嘉興府領縣七嘉興秀水嘉善崇
德桐鄉平湖海鹽湖州府領州一縣六烏程歸安長興德清
武康安吉州孝豐紹興府領縣八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
上虞嵊新昌甯波府領縣五鄞慈谿奉化定海象山台州府
領縣六臨海黃巖天台仙居甯海太平金華府領縣八金華
蘭溪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湯溪衢州府領縣五西安龍
游常山江山開化處州府領縣十麗水青田縉雲松陽遂昌
龍泉慶元雲和宣平景甯温州府領縣五永嘉瑞安樂清平
陽泰順

杭州府

太平寰宇記建安十六年分餘杭立臨水縣

案吳志賀齊傳吳郡餘杭民即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
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寰宇記本此

三國吳志注寶鼎元年餘杭臨水於潛分為吳興郡

案此注係引孫皓詔見前

太平寰宇記開元九年以吳郡之鹽官吳興之餘杭合四縣置

杭州在餘杭縣

名勝志開皇十年杭州移治錢唐

案寰宇記又云開皇十年移州居錢唐城十一年復移州於

柳浦西依山築城此卽名勝志所本事亦較詳

五代史梁太祖紀開平二年改臨安縣為安國縣

案此條出五代史吳越世家非梁太祖紀

十國春秋梁敕改唐山縣為吳昌縣

輿地廣記作金昌

改新城縣曰新登

案太平寰宇記唐山梁改為金昌縣乾道臨安志梁開平四年改唐山為金昌則吳昌自當作金昌其吳昌則石晉所改

也

錢塘縣

三國吳志吳郡都尉治錢唐

案吳志朱治傳治為吳郡都尉從錢唐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于由拳又程普傳孫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此皆獻帝興平二年事蓋錢唐本為前漢會稽西部都尉治所逮後漢時分置吳會二郡亦即為吳郡都尉治所蓋自順帝以來如此不自孫氏始矣

仁和縣

太平寰宇記錢塘鹽官之地

案寰宇記原文云仁和縣本錢塘鹽官之地唐麟德二年析二縣之地置錢江縣於州郭乾道臨安志則云龍德三年輿地記麟德三年析錢唐鹽官地置錢江考元和郡縣志與新舊唐書志均無此縣當以乾道志所云龍德三年析置為是

海甯縣

宋書州郡志吳立為海昌都尉

案宋志原文云鹽官令漢舊縣吳記云鹽官本屬嘉興吳立為海昌都尉此後改為縣非也考吳志陸遜傳遜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是建安時已置縣故沈約以為漢縣而駁正吳記之說也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陳永定二年置海甯郡鹽官屬焉

案陳書高祖紀永定二年十二月壬申割吳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置海甯郡屬揚州劉基本此

臨安縣

咸淳臨安志唐武德七年置臨水縣

案此本唐書地理志

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七年潛州領臨水縣

咸化杭州府志武德八年臨安縣後者入於潛縣

案小注引咸化志語亦本唐書地理志臨安當作臨水

五代史梁太祖紀梁開平二年改臨安縣為安國縣

案此條出五代史吳越世家

新城縣

咸淳臨安志吳黃初七年置新城縣尋省併桐廬

案宋書州郡志新城今浙江西南名為桐溪吳立為新城縣後併桐廬水經注漸江水條新城縣故富春縣地孫權置後省併桐廬皆不著其置於何年

方輿紀要隋省入錢唐

案此本隋書地理志

十國春秋梁改新城縣曰新登

案乾道臨安志梁開平元年改新城為新登

元豐九域志淳化五年以南新場為昭德縣六年改昭德縣為南新熙甯五年省南新縣為鎮入新城

案乾道臨安志淳化五年陞南新場為紹德縣六年改為南
新縣語本九域志特昭德紹德字有異同耳然太平寰宇記
則云皇朝乾德五年錢氏割臨安縣地置南新場至太平興
國六年改為南新考樂史書撰於太平興國中而已有南新
則九域志誤也

又書淳化
無六年

昌化縣

吳越備史梁改唐山為吳昌

十國春秋後唐復改為唐山晉天福七年敕改曰橫山

案乾道臨安志朱梁開平四年改唐山為金昌後唐同光初
復金昌為昌化石晉改為橫山又以為吳昌宋太平興國四
年改吳昌為昌化所述沿革較詳惟云後唐同光初復金昌
為昌化案前此未有昌化之名昌化乃唐山之誤也然則金
昌乃朱梁所改吳昌則石晉所改吳越備史混而為一非也

嘉興府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分楚地為會稽郡改長水為由拳縣

案宋書州郡志嘉興令此地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此劉基所本

續漢志吳大帝黃龍四年嘉禾生於由拳改縣曰禾興後以太子名和改曰嘉興

案續漢志無此事吳志孫權傳黃龍三年夏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改禾興為嘉興當改引此

宏治嘉興府志梁天監六年以海鹽縣屬信義郡太清三年析海鹽置前京縣與海鹽嘉興俱屬吳州

案宏治志所載建置均有紀年殆出明人杜撰不可信也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隋罷嘉興縣以其地屬蘇州

案至元嘉禾志隋平陳置蘇州廢嘉興入杭州

宏治嘉興府志天寶元年割嘉興之東境海鹽之北境崑山之南境置華亭縣

案唐書地理志華亭天寶十載析嘉興置元和郡縣志華亭縣天寶十年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置此云天寶元年誤

十國春秋注梁初嘉興縣改屬杭州

案輿地廣記嘉興五代屬杭州此吳任臣所本

十國春秋晉天福三年吳越析嘉興為崇德縣

十國春秋晉天福五年吳越奏嘉興縣置秀州以嘉興海鹽華亭崇德隸焉

案太平寰宇記晉天福四年於嘉興置秀州仍割嘉興海鹽華亭三縣并置崇德縣以屬焉至元嘉禾志略同是秀州與崇德縣之置

均在天福四年

秀水縣

續文獻通考宣德四年析嘉興縣置秀水縣

案明史地理志秀水宣德五年三月析嘉興地置

嘉善縣

續文獻通考宣德五年析嘉興縣置嘉善縣

案明史地理志嘉善本嘉興縣魏塘鎮巡檢司宣德五年三

月改為縣

海鹽縣

資治通鑑注秦為海鹽縣

案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鄉宋書州郡志引吳記云本名

武原鄉秦以為海鹽縣通鑑注本此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陳省入鹽官縣

案至元嘉禾志亦云陳武帝割屬鹽官然考陳書高祖紀永定二年十二月割吳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置海甯郡是海鹽但改隸海甯郡非省入鹽官縣也又案元和郡縣志云開皇九年廢縣北屬杭州則海甯之廢在隋平陳後不在陳武帝時也

至元嘉禾志唐武德七年復屬蘇州貞觀元年省入嘉興

案武德七年之復海鹽兩唐書皆不載然新唐書云貞觀元年省則武德時自當有復置之事

唐書地理志蘇州吳郡海鹽

案至元嘉禾志昭宗大順中割歸杭州

石門縣

宏治嘉興府志更六朝禦兒皆為嘉興之西鄙歷唐如故

案史記東越傳張守節正義禦兒今作語兒鄉在蘇州嘉興

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是唐時禦兒為嘉興之西南鄙其臨官道則今日猶然矣

十國春秋晉天福三年廣陵王元璪鎮中吳請析嘉興之崇德等九鄉為縣治義和鎮遂以鄉名縣

案太平寰宇記晉天福三年置州之時析嘉興縣之崇德等九鄉於義和市置縣以鄉為縣名此為吳任臨所本而至元嘉禾志則云晉天福間始析崇德七鄉置縣於義和市因鄉以名縣又云熙甯十年又割嘉興縣梧桐永新清風保甯千金五鄉以益之總十二鄉七鄉五鄉合為十二以嘉禾志為長

平湖縣

續文獻通考宣德五年析海鹽縣置平湖縣

案明史地理志平湖宣德五年三月以海鹽縣之當塗鎮置

當塗當作當湖

桐鄉縣

續文獻通考宣德五年割崇德梧桐六鄉置為縣

案明史地理志桐鄉宣德五年三月以崇德縣之鳳鳴鄉置而宏治嘉興府志則云置縣於梧桐鄉考至元嘉禾志鳳鳴乃崇德梧桐鄉之里名又有鳳鳴市在縣東北四十里蓋鄉名梧桐市名鳳鳴也

湖州府

宋書州郡志原鄉中平二年分故鄣立安吉分故鄣立永安吳分烏程餘杭立

案續漢志劉昭注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烏程縣為永安縣則永安亦非孫吳始置也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晉太康三年分烏程西鄉為長城東鄉為

東遷又改永安為武康

案宋書州郡志東遷令長城令皆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武康令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此併書為三年事非也十國春秋顯德六年升湖州為宣德軍

案元豐九域志湖州周宣德軍節度輿地廣記同

烏程縣

方輿紀要隋平陳東遷廢入烏程屬蘇州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仁壽二年烏程復屬湖州

資治通鑑注大業初以縣屬吳郡

案隋書地理志吳郡烏程舊置吳興郡平陳郡廢并東遷縣入焉仁壽中置湖州大業初州廢此上三書所本

長興縣

資治通鑑注晉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

案此本宋書州郡志

十國春秋吳越長城縣改長興避梁諱也

案輿地廣記梁避廟諱改曰長興

武康縣

方輿紀要後漢初平中孫氏析置永安縣

案劉昭注續漢志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烏程縣為永安縣宋書州郡志則云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若初平乃靈帝年號時孫氏尚未興也

資治通鑑注晉改為永康

案此本通典永康乃武康之訛元和郡縣志晉平吳改為武康

史記孔子世家注晉太康元年改永康為武康

案史記集解實作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

十國春秋西府杭州領縣武康

案五代史職方考武康梁割屬杭州此吳任臣所本

甯波府

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案史記遷字上有欲字此奪

宋書州郡志漢會稽東部都尉治鄞

清顧天文分野之書凡辰五年於章安為會稽東部都尉治所章安即今奉化之南也成帝時移句章

案注引劉基書大誤辨証見前

鄞縣

方輿紀要隋平陳省縣入句章

案隋書地理志句章平陳併餘姚鄞鄞三縣入紀要本此

方輿紀要唐復置鄞縣為鄞州治州尋廢以縣屬越州

案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徙故句章縣置鄞州八年州廢更

置鄞縣隸越州

舊唐志略同

則鄞州實治句章州廢乃置鄞縣也

奉化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隋開皇九年併鄞入句章

案此本隋書地理志

象山縣

方輿紀要神龍元年析甯海及鄞縣地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二年改屬明州

案唐書地理志明州象山本隸台州神龍元年析甯海及鄞

置舊唐書同廣德二年來屬元和郡縣志象山本漢鄞縣地神龍元

年監察御史崔皎奏于甯海縣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彭姥

村置縣太平寰宇記于台州下云神龍二年置象山縣寶慶四明志同

又於明州下則云象山本台州所管之邑唐貞觀三年六月

置後二年十一月割入明州與諸書及所自記台州條均不

同疑明州條誤也

定海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唐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分鄞縣置翁山大歷六年罷

案唐書地理志開元二十六年析鄞縣置翁山縣大歷六年省劉基說本此

十國春秋吳越明州領縣翁山

案唐書太平寰宇記乾道寶慶四明志及大德昌國州志皆不言復置翁山事宋初亦無此縣不應吳越獨有吳說疑誤清類天文分類之書宋端拱二年置鹽場熙甯六年乃置尉以治之尋立縣曰昌國

案元豐九域志熙甯六年析鄞縣地置昌國縣

定海縣志明洪武二年以昌國州復為縣隸明州府十七年廢縣改昌國衛二十年移於象山三都海口東門二十五年改隸

定海衛

案明史地理志定海縣下載舟山中中千戶所舟山中左千戶所本元昌國州洪武二年降為縣二十年縣廢改置又象山縣下云西南有昌國衛本昌國守禦千戶所洪武十二年置於舟山十七年九月改為衛二十年來徙縣南天門山二十七年徙縣西南後門山是昌國衛之置在洪武十七年昌國縣之廢在二十年定海志以置衛之年為廢縣之年誤矣

紹興府

漢書地理志注漢高帝六年為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會稽郡屬揚州

案漢志作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屬江都之誤辨已見前今刪去此三字而云景帝四年屬揚州不知此時尚未有揚州也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咸和四年改會為鄣

案晉書王舒傳舒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上疏辭以父名於是改會字為鄣案此特一時之事舒卒後郡名當復故也

資治通鑑孝建元年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

案宋書州郡志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為東揚州大明三年罷揚州以其地為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八年罷王畿復立揚州揚州還為東揚州通鑑本此但引孝建元年一條餘當補錄

十國春秋乾甯四年錢鏐號越為東府

案此本五代史吳越世家

資治通鑑建炎四年升越州為紹興府

案通鑑事迄於五代安得有宋事此書題有訛誤又宋史地理志越州紹興元年升為紹興府嘉泰會稽志同此云建炎

四年升府亦誤也

山陰縣

唐書地理志山陰武德七年析會稽置八年省

案新舊唐書地理志與元和郡縣志皆不記此事唯太平寰宇記云山陰隋末廢并入會稽唐武德四年又置貞觀元年又廢年月亦與唐書不同

蕭山縣

方輿紀要三國吳改曰永興

案宋書州郡志永興令漢舊餘暨縣吳更名此紀要所本

諸暨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乾道八年以其地之楓橋鎮置義安縣後省

案嘉泰會稽志乾道八年分諸暨之楓橋鎮為義安縣淳熙

元年廢

上虞縣

上虞縣志貞元中復置上虞縣

案唐書地理志上虞貞元中析會稽置元和郡縣志貞元中刺史王宓復奏置嘉泰會稽志貞元元年刺史王宓奏置

新昌縣

十國春秋天福五年析剡縣十三鄉為新昌縣

案太平寰宇記唐末錢鏐割據錢塘以去温州之道路悠遠此地人物稍繁且無館驛乃析剡縣一十三鄉置新昌縣嘉泰會稽志亦云梁開平中錢鏐析剡縣立新昌縣皆與十國春秋不同而宋史地理志云新昌乾道八年以楓橋鎮置義安縣淳熙元年改則大誤也

台州府

太平寰宇記後漢光武時改回浦為章安

案續漢書郡國志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劉昭注引晉太康記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考治乃後漢之東部候官非章安樂史用太康記是也

太平寰宇記吳始置南始平縣

案通典無南字吳志孫權傳黃龍三年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是吳初確有南始平也

太平寰宇記晉永和三年置樂安縣甯海縣

案樂史之說前本顧野王輿地記後本臨海記元和志同據宋書州郡志樂安令晉康帝分始豐立則尚在永和以前

仙居縣

輿地志晉永和三年分始豐南鄉置樂安縣屬臨海縣

案此乃太平寰宇記所引顧野王輿地志也

元和縣志同

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析臨海置樂安八年省上元二年復置
案元和郡縣志作上元元年復置誤以二字為元之重文

太平縣

赤城新志明成化六年析黃巖南鄉置太平縣

案明史地理志太平成化五年十二月以黃巖縣之太平鄉
置析樂清地益之

金華府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縣烏傷太末

文獻通考而漢置
會稽而郡都尉

案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蓋順帝時吳郡
會稽既分之後會稽西部都尉自錢唐移置於此或後漢分
郡後省西部都尉而孫氏復置立治于長山均未可知惟西
漢時則西部治錢唐不治烏傷太末不容牽合也

宋書州郡志吳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

案續漢書郡國志注建安二十三年分太末立遂昌縣

遂昌即平昌晉太康

元年所改與宋書不同

文獻通考梁置金華郡

案太平寰宇記梁武帝又置金華郡於此此為通考所本然諸書皆不載隋志云舊置金華郡通典云陳置金華郡不云梁也

隋書地理志平陳置婺州廢建德太末豐安三縣入長山改為吳甯縣

案隋志全文云東陽郡平陳置婺州又云金華舊曰長山置金華郡平陳郡廢又廢建德太末豐安三縣入改為吳甯縣十二年改曰東陽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置東陽郡此所引不全語意遂不明瞭

十國春秋晉天福四年敕升婺州為武勝軍

案元豐九域志婺州晉武勝軍節度舊索引九域志作武陽
蓋所見者別本也

蘭溪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唐咸亨五年分金華之西部三河戍置蘭
溪縣

案舊唐書地理志蘭溪咸亨五年析金華西界置新書及太
平寰宇記並同惟元和郡縣志係之咸通五年然咸通在元
和之後自係咸亨之訛惟咸亨無五年實卽上元元年也

是歲
改元

東陽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興平二年分諸暨縣置吳甯縣

案宋書州郡志吳甯令漢獻帝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此

劉基所本

名勝志唐垂拱二年分烏傷及廢吳甯縣治置縣

案元和郡縣志東陽縣本漢烏傷縣地垂拱二年分義烏縣置兩唐書及太平寰宇記同

永康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烏傷縣地

案此本通典

資治通鑑注吳大帝赤烏八年分上虞烏傷立永康縣屬東陽郡

案宋書州郡志永康令赤烏八年分烏傷上浦立胡注本此上浦乃烏傷屬地訛為上虞非也

武義縣

舊唐書地理志天授二年分永康置武義縣又改為武城

案此縣兩唐書皆作武城新書云天祐中復名武義然元和

志作武義蓋不待天祐始復矣

浦江縣

唐書地理志天寶十三年析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置浦陽
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云天寶十三年分義烏縣北
界置寰宇記又云尋又析蘭溪縣界二鄉杭州富陽縣二里
屬焉蓋非一年事

湯溪縣

萬歷金華府志成化七年增置湯溪縣

案明史地理志湯溪成化七年正月析蘭溪金華龍遊遂昌
四縣地置

衢州府

輿地志唐武德四年析婺之西境於信安縣置衢州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

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置穀州及太末白石二縣又分置須江定陽二縣八年廢衢州及須江定陽二縣以信安還屬婺州廢穀州

案舊唐書全文信安武德四年置衢州縣仍屬焉又分置須江定陽二縣八年廢衢州及須江定陽二縣以信安還屬婺州又龍邱隋廢武德四年置穀州及太末白石二縣八年廢穀州及太末白石二縣入信安縣

常山縣

方輿紀要漢建安中孫氏分新安置定陽縣

案宋書州郡志定陽令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孫氏分信安立此紀要所本時信安尚名新安也

舊唐書地理志常山咸亨五年分信安置

案新書及太平寰宇記與此同元和郡縣志作咸亨三年蓋

後人以咸亨無五年而妄改也

江山縣

十國春秋吳越衢州領縣江山

案太平寰宇記須江錢鏐改為江山此吳任臣所本

開化縣

輿地廣記宋乾德四年置開化場

宋史地理志太平興國八年升開化場為縣

案元豐九域志乾德四年分常山縣置開化場太平興國六年升為縣與廣記及宋史略同然太平寰宇記云錢鏐割據之時析常山八鄉置開化縣則非太平興國中所置樂史記同時事不容有誤也

嚴州府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屬會稽為鄣郡之地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屬會稽及丹陽郡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後漢屬吳郡及丹陽郡

案後二條用輿地紀勝語考通輿睦州秦為鄞郡地漢為丹陽郡地後漢以後并屬吳郡然今嚴州之建德桐廬壽昌在漢為會稽富春縣地在後漢為吳郡富春縣地通輿以秦漢與後漢不同非也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三國吳立建德桐廬新昌三縣屬吳郡

案宋書州郡志吳郡建德令吳分富春立桐廬令吳分富春立壽昌令吳分富春立新昌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此為劉基所本

嚴陵志晉太康元年改郡曰新安改新定縣曰遂安

案宋書州郡志新安太守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孫權分丹陽立曰新都遂安令孫權分歙為始新縣均晉武帝太康元年

更名

舊唐書地理志桐廬武德四年於縣置嚴州領桐廬分水建德三縣七年廢州及分水建德二縣以桐廬屬睦州謹按武德七年又改為東睦州八年去東字

案此本舊唐書及太平寰宇記

文獻通考睦州為遂安軍節度

宋史地理志宣和元年升建德軍節度

案紹興嚴州圖經政和八年詔升為建德軍節度宣和三年平方臘改曰遂安軍則建德之名在先遂安之改在後上二條次序當互易

建德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唐武德四年置建德屬嚴州

案唐書地理志建德武德四年置又以桐廬分水建德置嚴

州劉基本此

淳安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晉為新安郡

案淳安即吳新都郡所治之始新縣也吳志賀齊傳齊表以葉鄉為始新縣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為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以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晉宋及南齊志新安郡亦治始新隋改始新為新安為雉山唐又改新安元和志云萬歲通天二年睦州自新安東一百六十五里徙治建德今以諸縣去郡里數考之惟淳安去郡一百六十五里則故新都新安縣及睦州皆治淳安也王象之輿地紀勝說如此今略加詮次

宋史地理志宣和初改淳化南渡後改今名

案紹興嚴州圖經宣和三年平方臘改青溪曰淳安輿地紀

勝引國朝會要同無改淳化後改淳安之事

桐廬縣

名勝志隋開皇中併入錢唐

案隋書地理志桐廬平陳廢無併入錢唐之語時尚有富春縣不得越富春而入錢唐也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宋太平興國中仍屬睦州

案輿地紀勝引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錢氏納土詔還隸

睦州

分水縣

嚴陵志唐武德四年置嚴州治桐廬乃析桐廬七鄉別為縣名分水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武德七年併入桐廬如意元年復置改名

武盛

案元和郡縣志分水本桐廬之西境武德四年置七年省如意元年改置武盛縣神龍元年復改為分水新舊唐書同此上二條所本太平寰宇記失載武德七年廢縣事

温州府

太平寰宇記永和三年置永甯縣

案續漢志永甯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為縣此寰宇記所本宋書州郡志則云永寧令漢順帝永建四年立或云順帝永和三年立

十國春秋晉天福四年敕建温州為靜海軍節度

案元豐九域志温州晉靜海軍節度

樂清縣

宋書州郡志樂成晉寧康三年分永寧立

案宋書作晉武帝康甯三年然武帝無康甯及甯康二元太

平襄宇記作晉元康三年是也

萬歷温州府志隋省入永嘉屬括州

案太平寰宇記樂成陳隋之代廢入永嘉縣萬歷志本此

平陽縣

萬歷温州府志晉太康初析橫蕪船屯置始陽縣尋改曰橫陽
案宋書州郡志橫陽令晉武帝太康四年以橫蕪船屯為始
陽尋復更名萬歷志本此

瑞安縣

方輿紀要三國吳析置羅陽縣寶鼎三年改曰安陽晉太康初
改曰安固屬臨海郡

案宋書州郡志安固令吳立曰羅陽孫皓改曰安陽晉武帝
太康元年更名紀要本此

泰順縣

一

萬歷温州府志景泰二年割瑞安十二里平陽六里立為縣以
民心向化賜名泰順

案明史地理志泰順景帝三年以瑞安縣羅洋鎮置析平陽
地益之

處州府

括蒼彙記春秋戰國時屬越越士入楚

案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楚滅越地止於浙江今處州之地不
得入楚也

括蒼彙記松陽縣建安八年立

案宋書州郡志松陽令吳立案吳志賀齊傳齊於建安八年
討漢興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
辭不肯留考古今無楊松縣當為松陽之誤

松陽傳書地理志作
松陽誤倒為楊松也

丁蕃

為松陽長而齊曾為永甯長所謂蕃本與齊鄰城也而齊為

永甯長在建安元年則元年時已有松陽縣既非吳立亦非待建安八年始立也

資治通鑑吳大帝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縣

案宋書州郡志遂安令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曰平昌此通鑑所本續漢志注謂建安二十三年孫氏分太末立遂昌縣與宋志不同

栝蒼彙記隋開皇九年松陽之東鄉置栝蒼縣

案隋書地理志栝蒼平陳置縣元和郡縣志隋平陳乃分松陽縣之東鄉立栝蒼縣彙記本此

青田縣

栝蒼彙記隋栝蒼縣地

案元和郡縣志青田本麗水縣之鄉名也景雲二年刺史孔綜奏于此分置青田縣太平寰宇記青田本松陽栝蒼二縣

之地景雲中析置

松陽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晉天福四年改白龍縣

案太平寰宇記松陽梁開平四年改為長松縣又改為白龍縣不云天福四年改

崇禎處州府志宋咸平二年復為松陽縣

案元豐九域志咸平二年改白龍縣為松陽此崇禎志所本

遂昌縣

崇禎處州府志吳赤烏二年分置平昌縣屬東陽郡

案此本宋書州郡志元和郡縣志同

龍泉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本松陽括蒼遂昌三縣地

案元和郡縣志龍泉縣乾元二年越州刺史諸葛峻奏割遂

昌松陽二縣置太平寰宇記龍泉亦松陽栝蒼之地景雲中
析置劉基兼採二說

雲和縣

名勝志景泰三年析麗水之浮雲元和二鄉置縣曰雲和

案明史地理志雲和景泰三年析麗水縣置

宣平縣

栝蒼彙記景泰三年以麗水宣慈等三鄉置宣平縣

案明史地理志宣平本麗水縣之鮑村巡檢司景泰三年改
為縣

景甯縣

栝蒼彙記景泰二年巡檢孫原貞以青田地廣奏析僊上等三
里為景甯縣

案明史地理志景甯景泰五年析青田縣置

玉環縣

太平縣志

上略

又云宋高宗南渡遺玉環于此因名

案太平寰宇記温州瑞安縣下已有玉環山則非南渡後始有此名矣

志一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

卷二

海甯 王國維

山川

杭州府

錢塘仁和
二縣附郭

吳山 名勝志在府城內之南

案太平寰宇記淳祐臨安志咸淳臨安志俱有此山淳祐志引祥符圖經云在城中錢塘縣舊治南六里按史記吳人憐伍子胥以忠諫死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有虛元輔
所為碑錄

今山上

有忠清廟

記伍子胥

天明宮中興觀太史局太歲殿城隍廟承天宮

舊有胥山坊今廢

金地山 咸淳臨安志在城隍廟南

案淳祐志引舊經云在城中錢唐縣舊治之南八里

寶月山

案淳祐咸淳二志俱云一名天井山

石佛山

案淳祐咸淳二志俱有

寶蓮山

方輿勝覽在吳山之北

案勝覽語本輿地紀勝淳祐咸淳二志俱有咸淳志云與七寶山相連

寶山

案淳祐咸淳二志俱有淳祐志云在吳山之南

七寶山

案淳祐咸淳二志俱有

瑞石山

案淳祐咸淳二志俱有淳祐志引舊經曰在城中錢塘縣舊

治之南七里

蛾眉山

案淳祐咸淳二志俱有淳祐志引舊經曰在錢塘縣舊治之南六里今對祕書省

淺山

案淳祐咸淳二志俱有

竹園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吳山西

案淳祐志云祥符圖經云在城中錢塘縣舊治之南五里今在府治之西南其山自吳山一脈隱隱隆起獨趨而北陰陽家以為今治所之主山咸淳志略同為成化志所本

清平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吳山南鳳山門之北

案淳祐志青平山在鳳凰山之北糧料院之後咸淳志在李仁坊二志皆云青平一作清平

虎林山

一名武林山

名勝志云在武林門內一里而近

案淳祐志舊經云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內太

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或云一作武林

或漢志略同

紫坊嶺

駱駝嶺

鐵冶嶺

案三嶺均見淳祐咸淳二志

青衣洞

成化杭州府志在吳山重陽庵後

案此本淳祐咸淳二志惟在吳山重陽庵後二志作在城內

三茅觀後二志亦不載青衣泉

湧金池

白龜池

仁和倉池

白洋池

案四池均見咸淳志

大河

成化杭州府志舊為鹽橋運河

案淳祐志徑作鹽橋運河咸淳志作大河淳祐志云南自碧

波亭州橋通江橋與保安水門裏橫河過望仙橋柴埭橋薦

橋豐樂橋鹽橋仙林寺橋西橋梅家橋出天宗水門一派自
仁和倉橋後葛家橋天水院橋淳祐倉前出餘杭門水門咸
淳志略同成化時天宗水門已塞故祇出武林水門矣

小河 杭州府志舊為市河

案淳祐志市河俗呼小河東自清冷橋西流至南瓦橫河口
轉北由金波橋巧兒橋貓兒橋舍人橋灰橋李博士橋鵝鴨
橋北軍頭司橋清遠橋仁和倉橋轉東與茆山河合由天水
院橋轉北過便橋出餘杭門水門咸淳志略同

西河 成化杭州府志舊為清湖河

案淳祐志清湖河自府治前淨因橋過閘轉北由樓店務橋
凌家橋仁壽橋轉運司橋轉東由渡子橋與湧金池水相合
流至金文庫與旱河頭橋三橋水相合由軍將橋施水坊橋
井亭橋洪福橋鞞鼓橋馬家橋清湖橋投北由石灰橋結縛

橋下瓦橋衆安橋又投北與市河相合入鵝鴨橋轉西一派
自洗鼓橋左藏庫橋安福河丁家橋紀家橋轉北由車橋楊
四姑橋新莊橋師姑橋倉橋斜橋便橋出餘杭水門成清志略同

東運河 成化杭州府志舊為菜市橋
案淳祐志南自南新門北沿城景隆觀後至章家橋菜市橋
壩子橋入泛洋湖轉北至德勝橋與運河合曰菜市河咸淳
志同成化志舊為菜市橋乃河之訛也

相國井 西井 方井 金牛井 小方井
案右五井均見咸淳志

錢塘縣

巨石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西湖北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
上有石甌山巍然如甌浮圖七層高出雲表曰保叔塔以僧保
所建也

案隋書地理志錢唐有石甌山當即此山太平寰宇記巨石山在縣南三里引郡國志云上有七層古塔是即今之巨石山縣南三里當為縣北之訛又淳祐志引祥符經云高六十三丈周迴二十三里一百步

霍山

案淳祐志在錢唐門外有張王廟歲仲春八日傾城士女咸集焉咸淳志略同

仙姑山

案淳祐志云在錢唐門外東山衍

武林山

即靈隱山

案水經注元和郡縣志皆作靈隱山水經注云昔有道士長往不歸因以稽留為山號太平寰宇記云許由葛洪皆隱此山入去志歸本號稽留山是稽留乃此山之別名後乃以名

其一峰也元和志云在州西北十七里與寰宇記差二里

粟山

案隋書地理志錢唐有粟山淳祐志引祥符經云在縣西一十七里高六十二丈周迴一十八里二百步乃舊注引成化志所本

南屏山 咸淳臨安志在興教寺後

案本淳祐志

花家山 咸淳志在大麥嶺後

案本淳祐志

赤山 名勝志在太子灣西

案淳祐志在錢湖門外厥土赤上有惠因院

玉岑山 杭州府志在屋嶺左

案淳祐志在錢湖門外惠因寺相對

雞籠山 靈石山

案此二山咸淳志皆本淳祐志

大慈山 名勝志在縣西南十里

案淳祐志在龍山之西有廣福金書院虎跑泉

龍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城南十里

案本淳祐志及輿地紀勝

包家山 咸淳臨安志在城南

案淳祐志在城南近郊壇冷水峪舊多桃花為春山游覽之

勝咸淳志名桃花關門上舊有蒸霞二字

秦望山 晏公類要在縣南

案太平寰宇記秦望山在縣南一十里輿地志云始皇東游

登此欲渡會稽故名類要本此

五雲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治西南二十里高千丈

案淳祐咸淳二志云約高百丈周迴一十五里萬歷志誤

定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治東南四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定山在縣西四十七里淳祐志引舊圖經云在錢塘舊治之西南四十七里一百四十步高七十五丈周迴七里一百二步又寰宇記錯葉入吳縣下者曰定山在縣西二十里與錢唐縣下不同二十里蓋四十里之訛又今定山在縣西南與諸書合萬歷作東南東乃西之訛

浮山 方輿勝覽在錢唐舊治東南四十里

案此本淳祐志及輿地紀勝浮山疑卽水經注之包山胡敬定鄉雜著按水經注縣東有定己諸山皆西臨浙江箋云己疑作包趙誠夫注釋徑从包考包通作浮左傳隱九年公及莒人盟於浮來公穀作包來蓋包與浮一聲之轉又包从巳說文包象人懷妊巳在中是則譌包作己轉包為浮本屬一

山愚謂淳祐咸淳二志廟山側之報志及定山南鄉之排山嶺疑亦包山之別名也

廟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南去城十五里突出江心潮勢至此方殺

案語本淳祐咸淳二志惟十五里二書均作五十里

石壁山 龍駒山 法華山 成化杭州府志並在欽賢鄉東抵西堰橋西與群山連接

案淳祐志云有山石壁山龍駒山法華山在錢塘縣東至西堰橋西至欽賢羣山連接約高四十餘丈占十餘里咸淳志同但無有山此二字或衍成化志改易數字事實全乖矣

龍門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西溪

案本淳祐志

唐墓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孝女南鄉高十五丈周八里唐馮

孝女墓在焉

案淳祐志云在孝女南鄉高十五丈周迴八里故老相傳云昔有孝女唐醜娘年十二三母病篤因取肝救母病愈而醜娘以瘡口入風而亡里人美其孝故以唐墓名其山咸淳志亦云有唐孝女墓成化云獨云有唐馮孝女墓馮字衍

黃杜山 了頭山 茆山 篠山 楊梅山 咸淳志在崇化鄉第七都

案本淳祐志引祥符舊經

界石山 元和郡縣志在州西南四十九里

案此山在州西南四十九里而定山在西南四十七里疑界石乃定山之異名

大遮山 烏尖山 成化杭州府志並在縣西北

按淳化志云並孝女北鄉接連餘杭縣及安吉州武康縣界

高三百丈

方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北崇化鄉高三十丈

案此本淳祐臨安志

全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北孝女鄉高千丈周回四里

案此本淳祐志千丈淳祐咸淳二志均作一十五丈

巾子峯 萬歷杭州府志在壽星石後形如巾幘

案淳祐咸淳二志在錢唐門山舊志云在梵天寺後形如巾

幘

飛來峯 咸淳臨安志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茲山歎曰

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為

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邪因住錫造靈隱寺號其峯曰飛來

案此本淳祐志所引晏殊輿地志

白猿峯 靈鷲峯 稽留峯 月桂峯 蓮華峯

案五峯均見淳祐咸淳二志

北高峯 慧日峯 雷峯 南高峯

案志所引錢塘縣志咸淳臨安志名勝志西湖游覽志語並
本淳祐志

棲霞嶺

案淳祐志一名劍門嶺一名劍門關

黃泥嶺 萬歷杭州府志在行春橋水竹塢南

案語本淳祐咸淳二志

大小二麥嶺 舊浙江通志在西山界乎南北二山之間

案淳祐志祥符經云大麥嶺在錢唐縣舊治西南到縣十五
里舊多種麥因以名焉嶺之巔有觀音閣對山有蘇軾王渝
楊傑張堦元祐五年三月二日同游三竺過麥嶺題名刻石
風篁嶺 咸淳臨安志路通龍井嶺最高峻

案淳祐志云在錢塘門外放馬場西路通龍井祥符舊經云在錢塘舊治西南一十五里

八蟠嶺 萬歷杭州府志在大麥嶺後

案淳祐咸淳二志云在今大內之後案宋大內去大麥嶺尚遠恐萬歷志誤

慈雲嶺 萬歷杭州府志在方家峪

案此本淳祐咸淳二志

樵歌嶺 五嶺 白塔嶺

案此引萬歷杭州府志皆本淳祐咸淳二志樵歌作歌樵

青芝鳴 龍駒鳴 靈石鳴

案此引萬歷杭州府志皆本淳祐咸淳二志

東墓鳴 成化杭州府志在靈隱寺西

案淳祐咸淳二志石人鳴在靈隱寺西石人嶺而無東墓鳴

豈東墓即石人歟

西湖

一名明聖湖

按淳祐咸淳二志皆別西湖與明聖湖為二淳祐志劉道真錢唐記云明聖湖在縣南二百步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古嘗有見其映寶靈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為名鄜道元水經注此湖在縣南江側按今湧金門湧金池金牛寺命名蓋以此又仁和縣東十八里亦有此名湖咸淳志文同

藝文類聚九引劉道真唐記明聖湖在縣南去郡三里父老相傳湖有金牛初學記七引錢唐紀與淳祐志所引同惟無二百步三字

皆於西湖外別出明聖湖

然劉道真鄜道元皆六朝人其時錢唐縣治在武林山下所謂縣南江側正與今日之西湖地望略合而所謂明聖湖者自宋以來又不能實指其地正不必從宋志區而為二也

西溪

萬歷杭州府志在武林山之西北欽賢鄉

案咸淳志云在武林山之西

鳳口溪 咸淳臨安志在安溪之北十八里

案咸淳志作奉口溪淳祐志亦云奉口河

十八澗 金沙澗

案此均引萬歷杭州府志皆本咸淳志

武林泉

案此引咸淳臨安志然咸淳志無此泉又參寥泉六一泉玉泉冷泉白沙泉定光泉真珠泉虎跑泉諸條下引明以後諸志者其名實已見宋志附誌於此

錢唐江 萬歷錢塘縣志在縣東南本名浙江虞喜志林云潮水投浙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

案自虞喜志林云以下本太平寰宇記

一名浙河山海經云禹治水至于浙河

案山海經無此文惟莊子外物篇云自制河以東陸德明音

義讀制為浙耳

又名曲江枚乘七發云觀濤於廣陵之曲江

案曲江非浙江見汪中述學廣陵曲江證

今名錢塘江

案錢塘江之名不見古籍論衡書虛書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不直云錢唐江惟韋昭國語

注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也

天聖明道本宋
年補音作浙江

尚書音義及史記夏

本紀索隱所引皆同然諸本皆作浙江不作錢塘江初學記引國語注亦同惟陳書侯安都留異傳始見錢塘江之名疑陸德明以今名易古名而謂之錢唐江司馬貞從之未必韋昭本文如此然則錢唐江之名蓋出於陳隋以後初學記凡江帶郡縣因以為名則有丹徒錢唐江云云亦唐以後事也其源發黟縣曲折而東以入於海

案元和郡縣志浙江在縣南一十二里江源自歙州界東北
流經界石山又東北經州理北北當又東北流入于海明史地
理志浙江有三源曰新安江出南直歙縣曰信安江出開化
縣曰東陽江出東陽縣匯而東為錢唐江至會稽縣三江口
入海水道提綱浙水有南北二源北曰徽港即新安江出歙
縣黟縣績溪休寧諸山南源有二一曰衢港即信安江出開
化江山二縣一曰婺港即東陽江出東陽縣山南北二港在
嚴州府治建德縣合流而北經桐廬縣富陽縣至蕭山縣西
南合浦陽江經杭州府城東南至龔緒二山之間入海此二
書說江之源流最為簡明惟水道提綱云至龔緒二山之間
入海此明以前事今緒山在江南久矣

又案說文解字於江沱二字下出浙字曰江水至會稽山陰
為浙江此江水指嶠江水其所謂浙江與漢書地理志之分

江水及水經沔水篇東至餘姚入海之江相合又別出漸字云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漢書地理志丹陽中黟縣下云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於海皆與說文同此漸水漸江水卽指今之錢唐江是漢人謂此江為浙江也而山海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是說文漢書水經所謂漸江山海經謂之浙江故鄞道元注水經漸江水曰卽山海經之浙江也經稱漸江注皆云浙江唐宋以後言水地者皆從其說乾嘉諸儒始從說文分別漸浙二水而以漢志之分江水當浙江然分江水所經安吳甯國故鄣等縣皆山嶺重複不獨今日無故道可尋在古代亦無通水道之理故諸儒之說於地理上終不可信以古書證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明浙江在錢唐之南否則如水經注沔水篇所記南江水道

即漢書之分江水
近儒以當浙江

則自丹陽至錢唐當先渡浙江不得至錢唐始臨

浙江又西百二十里不得復渡浙江也凡古籍記水道源流不能無誤如史記之記行程者要為可信是史記所云浙江又即今之錢唐江與山海經合近世諸儒必從說文分別浙浙二水似為失之

餘杭塘河 萬歷杭州府志在武林門外

案此本淳祐咸淳二志惟二志武林門作北關門又未無北

通新開運河一語

龍山河 萬歷杭州府志自鳳山水門至龍山關舊有河計一

十二里

案淳祐志自龍山渾水關由朱橋自南水門入城曰龍山河

咸淳志同

下湖河 萬歷杭州府志在溜水橋

案淳祐志下湖河在溜水橋柴場北自策選馬軍寨墻八字橋沿東西馬塍羊角埂上泥橋下泥橋直步司中軍寨墻北一派自打水橋南折入左家橋河入江漲橋河一派自八字橋西策選軍寨神勇軍寨步人橋馬軍橋王家橋西觀音橋古塘橋下折入餘杭塘河一派自西堰橋西溪山一帶至飲馬山亦折入餘杭塘河咸淳志同萬歷志雖本二志而于三派中遺其二派

仁和縣

鳳凰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城南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鳳凰山在錢唐縣三里淳祐志引祥符舊經云在城中錢唐舊治正南一十里萬歷志因此而誤時城已北從此山正倚城南不得云在城南十里也

巧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治北四十里

案淳祐志龍珠山在仁和縣肇元鄉五都高約六七丈形圓象珠與臯亭山黃鶴象山相望一名巧山咸淳志同

三峯山 萬歷杭州府志鄉人呼為西南山在縣治北六十里案淳祐志三峯山在仁和縣北四十里東山高一十五丈周五里西山高一十八丈周四里南山高一十二丈周一里咸淳志同萬歷志云在縣治北六十里與二志異

獨山 仁和縣志在縣北三十里

案淳祐志獨山在仁和縣治之北大雲鄉約高數十丈晴出雲則雨雨出雲則晴里人占之屢驗下瞰橫浦回環皆水蕩咸淳志同

望洛山 名勝志一名洛志誤作洛山在縣北六十里

案淳祐志洛山在仁和縣北四十四里高五十八丈周一十

八里咸淳志同

臯亭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治東北二十里

案語本祥符舊經淳祐志同太平寰宇記云臯亭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上有石城周十里山東有吳偏將軍凌統墓

案案字記

此條今本誤增
入餘州吳縣下

青龍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臯亭山東

案本淳祐咸淳二志

毋山 桐扣山 黃鶴山

案皆本淳祐臨安志

佛日山 臨平山

案此引成化杭州府志皆本淳祐咸淳二志

超山 大旗山 石姥山

案此引咸淳臨安志皆本淳祐志

南山 咸淳臨安志在大旗山北高十餘丈

案淳祐志作高四十餘丈

烏頭山 咸淳臨安志在肇元鄉

案淳祐志作在肇元鄉青龍山之東

石膏山

案此引成化杭州府志本太平寰宇記當入錢唐縣

亭市山 咸淳臨安志在餘石鄉亭市村

案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杭州亭市山餘石鄉亭市村人悉

作大甕今謂之浙甕

金星洞

案此引萬歷杭州府志乃本淳祐咸淳二志

細礪洞 龍洞 海雲洞

案此引咸淳志皆本淳祐志

臨平湖 咸淳志在縣東長樂鄉

案此本淳祐志所引祥符圖經考元和郡縣志臨平湖在鹽官西五十五里太平寰宇記在鹽官西五十里是此湖本屬鹽官也

御息湖 像光湖 石鼓湖

案此引咸淳志皆本淳祐志御息湖水經注作詔息湖初學記七承湖一名詔息湖又引劉道真錢唐記曰去邑十里有詔息湖

外沙河

案淳祐志外沙河自竹車門北去繞城東過紅亭稅務原注今廢前螺螄橋東至蔡湖橋與殿司前軍寨內河相合轉西過游弈寨前軍寨橋太平橋端平橋無星橋與壩子橋河相合入艮山河沿城泛洋湖水轉北至德勝橋與運河相合咸淳志

同與此所引成化志詳略互異

前沙河 後沙河

案此引成化杭州府志皆本淳祐咸淳二志

上下塘河 成化杭州府志自武林水門接城內大河西河

案淳祐志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餘杭水門接城中小河清湖河二水合於北

郭稅務前由清湖堰閘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河泛洋

湖水相合分為兩派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

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

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咸淳志

同

新開運河 成化杭州府志在武林門外北新橋之北

案本淳祐咸淳二志淳祐志作城外運河

柳浦 神州古史考在鳳凰山下

案宋書孔覲傳吳喜至錢唐進軍柳浦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邠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是柳浦與西陵相直舊唐書地理志隋移杭州治錢唐又移於柳浦西今州城是通鑑乾寧二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注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神州古史考以為在鳳凰山下是也

海甯縣

花山 嘉靖海甯縣志在縣治東五十里

案咸淳志在縣東南五十里

菩提山 名勝志在縣東六十里

案咸淳志在縣東六十里山有靈泉

黃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治東五十二里高六十丈周迴七里
里有靈泉井

案咸淳志云在縣西南四十里一名越城山高五十丈周回六里二百步其色黃故名

赭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南四十五里

案淳祐咸淳二志云在仁和舊治東北六十五里咸淳志兼見鹽官縣下今此山在浙江南接蕭山境

贊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治東北六十里

案咸淳志在縣東北七十里

紫微山 萬歷杭州府志唐中書舍人白居易登此山

案咸淳志引舊志云唐紫微舍人劉禹錫行縣至是山望破石湖因名今半山有碑鐫紫微山三字原注按禹錫未嘗為杭州刺史惟白居易裴夷直自中書舍人出守舊志誤也

沈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東北六十里高五十三丈周七里三百步

案至元嘉禾志沈山在海鹽縣西南七十里高三十五丈周回七里

尖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治東六十里

案咸淳志在縣東南六十里

金牛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治東

案咸淳志云在縣東八十三里

文堂山

案明史地理志赭山鎮巡檢司又遷文堂山上仍故名

雷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治西南四十三里

巖門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治西南四十七里

案咸淳志作在縣西南四十里

建興湖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高湖 海甯縣志在縣東北十七里

百尺浦 名勝志在縣西四十里地輿記云

地輿記
作典地

案此皆本咸淳志

富陽縣

赤松山

案咸淳志作赤松子山此奪子字

吳鼻山

案咸淳志作胡鼻山此譌胡為吳

姥岑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北二十五里

案此本咸淳志

陽平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南十五里

案太平寰宇記陽平山地理志云吳武烈帝孫堅之所居也

其祖種瓜於此有二仙人示其葬地咸淳志陽平山在縣南一十五里高五十丈廣二十里而大江有孫鍾墓在焉

亭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南十八里高二百餘丈

水經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山上有孫堅父冢似亭山即陽平山與咸淳志不合

小隱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北一里三十步

案本咸淳志

白龍山 名勝志在縣北二十里山勢如屏

案此本咸淳志

陽陂湖 唐書地理志富陽北十四里

案咸淳志在縣北十里二十六步周十六里六十四步

湧泉湖 萬歷杭州府志在惠愛橋

案咸淳志在縣西二十五里濶二十餘丈長四百步泉水湧

出可溉田數百頃

蛇浦 成化杭州府志在普惠寺前

案此本咸淳志

龜川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東觀山前

案輿地紀勝云龜川在富陽縣西南五十里咸淳志云在江

口對境有山曰紫微

孫洲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西南四十二里

案此本咸淳志

餘杭縣

安樂山 名勝志在城東三里

案此本輿地紀勝及咸淳志二書均云在縣東二里

由拳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西南三十六里

案咸淳志作在縣南二十六里又案隋書地理志餘杭有由

拳山元和郡縣志由拳山晉隱士郭文舉

成洛志作郭文

所居太平寰

宇記由拳山一名大辟山郡國志云青嶂山高峻為最在縣

南十八里據寰宇記乃以由拳大滌為一山

仇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北十五里

案咸淳志此條未引十道四蕃志云清巖山一名鹿山太平

寰宇記亦云巖山郡國志云一名白鹿山晉朝嚴晁

咸淳志作宋晉陽太守嚴晁

葬此有二白鹿來夾冢因名太守山是此山於仇山白鹿二

名外尚有清巖山巖山太守山三名

大滌山 天柱山 九鎖山

案此三山均見咸淳志晉書郭文傳作大辟山水經注云餘

杭縣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陸渾遷居也是此山本名大辟或

大壁

舟航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案此本咸淳志今咸淳志作舟枕山枕當為杭之謠

高陸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西北七十里

案咸淳志在縣西北七十里一名南興山一名泉山高三百丈周回五十里南入臨安縣界北入安吉縣界舊傳有高陸二氏居山側其村號高陸村故併以名其山此所引多刪節

金鵝山 杭州府志郡國志云山鳴則出貴人

案此本咸淳志又案隋書地理志云餘杭有金鵝山

棲真洞 石室洞 鳴鳳洞 龍蛻洞 白茆洞 大滌洞

案此五條下所引名勝志大滌洞天記多本咸淳志

苕溪 停辭溪 仇溪

案此三條所引成化萬歷二志皆本咸淳志

尹公湖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東半里

案咸淳志苕溪下云每春日風生輒水長數寸土人號為尹

公潮俗傳尹公有異術能叱水成潮湖字皆作潮是尹公潮
乃苕溪中事成化志誤潮為湖復強指一地以實之誤矣

臨安縣

東天目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西五十里

案此本咸淳志

石鏡山 名勝志在城南里許

案隋書地理志餘杭有石鏡山時臨安者
入餘杭唐書地理志臨安有石

鏡山太平寰宇記引山川記云臨安縣有石鏡在山之東峯

咸淳志衣錦山舊名石鏡山在縣南一里高二十六丈周二

百六十步

碧茂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南十里

案此本咸淳志

西徑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北五十里

案咸淳志在縣北去縣五十里徑山事狀云山乃天目之東北峯有徑路通天目故謂之徑山奇勝特異五峯周抱中有平地人跡不到

垂雷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西南十二里

案太平寰宇記於潛縣下懸雷山吳興記云上有懸雷故以為名蓋卽此山

八百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東北十里高五十丈

案此本咸淳志惟咸淳志無高五十丈四字

安國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北二里

案此本咸淳志惟咸淳志尚有本名朗山四字疑上閩山條所引嘉靖縣志在縣西北二十里之閩山卽此山也二十里與二里殆有一誤元豐九域志臨安有安國山

龍鬚嶺 杭州府志在縣西五十里

案此本咸淳臨安志

石洞 名勝志在縣西五十里

案此本咸淳志

玉仙洞 萬歷杭州府志又引名勝志

案皆本咸淳志

錦溪 萬歷杭州府志一名石鏡溪在縣南一里

案咸淳志石鏡溪一名錦溪晏元獻輿地志云在縣東南一里

南溪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西

案咸淳志南溪在縣西三里濶四十丈發源於於潛縣天目山東入本縣界四十五里至縣郭東南二里五十步又東二十八里入餘杭界凡經過縣界者七十二里溪多灘磧遇水漲可勝二十斛舟

新城縣

天柱山 名勝志在縣西十里

案此本咸淳志志云一名皇甫真君山

壕山 成化杭州府志一名峭山

案此本咸淳志

南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西三十里廣靈鄉高三百丈

案咸淳志作在縣北三十里廣陵鄉無高三百丈四字

仙坑山 名勝志在縣西二十里

案此條全本咸淳志里字下尚有七賢鄉三字

鄭家山 名勝志去縣西四十里

案咸淳志云在廣陵鄉

漁洲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六十五里南安鄉高三百丈

案此本咸淳志惟志南安鄉作南新鄉無高三百丈四字

綠衣山 萬歷杭州府志舊名烏衣山

案此本咸淳志但志作烏伊山亦無綠衣烏衣之名

百丈山 名勝志在縣南五里

案咸淳志云在縣南五里太平鄉亦名卓筆峯

龍門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西七十五里新安鄉高三百丈

案咸淳志無高三百丈四字

釋子山 杭州府志在縣西北二十里

案咸淳志在縣西北二十里永昌鄉靈耀寺因以名山

青牛嶺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七十里南新鄉

案此本咸淳志

仙洞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南二十五里太平鄉

案此本咸淳志

新婦洞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西北四十里廣陵鄉

案此本咸淳志志鄉字下尚有鄭家山三字輿地紀勝則云
在新城縣西北三十里

葛溪 杭州府志在縣西七里

案此本咸淳志但志里字下尚有折桂鄉三字

松溪 杭州府志在縣北五里源出臨安界

案此本咸淳志但志里字下有東鄉二字無源出臨安界五
字

余溪 萬歷杭州府志去縣西二十五里廣陵鄉

案此本咸淳志

湘溪 杭州府志去縣西三十里

案此本咸淳志

西溪 萬歷杭州府志去縣西七十里

案此本咸淳志

深浦 杭州府志去縣南二十五里濶二十丈深淺無度潮水往來

案咸淳志在縣南二十五里昌西鄉乘潮來往增減溉田五十頃

於潛縣

西天目山 杭州府志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案咸淳志天目山西尖峯在縣北四十五里此為府志所本元和郡縣志云天目山在縣理北六十里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是元和志乃渾言此山距縣里數不從西峯起算也

又引水經注名曰蛟龍池

案咸淳志所引如是然水經注實作浣龍池

又太平寰宇記山高三千九百丈

案今本無此條此出咸淳臨安志所引

東山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東二百步

案咸淳志云在縣圃東二百餘步

崖峯山 太平御覽吳興記於潛縣西二里

案太平寰宇記崖峯山在縣西二里吳興記云東臨縣西溪山有絕壁高四十丈上可容千人謝安常登之高踞垂足曰伯昏瞽人何以過是

西菩山 咸淳臨安志九嶺交陳

案咸淳志作九鎖交陳

晚山 太平御覽吳興記於潛縣西四十里有晚山悉是松木真墨所出也

案太平寰宇記昌化縣晚山山悉松木真墨所出亦用吳興記語而繫之昌化咸淳志亦見昌化縣下

浪山 咸淳臨安志山後有柯侯潭

案咸淳志作柯相公潭又未有一名波山四字

翔鳳峯 西天目山志在中峯塔後稠木旁生懸崖峭舉遠望此峯恒有落勢

案水經注天目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峻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咸淳志翔鳳林在天目之東北峯高峻類天柱廬阜上有平地一千五百丈中兩湖乃天目也是水經注所云翔鳳林者本指樹言咸淳志以山言然乃指天目主峯此改名翔鳳峰非其朔矣

浮雲嶺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南二十五里

案此本咸淳志

楊嶺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北三十里高一百二十丈

案此本咸淳志惟志無高一百二十丈六字

千秋嶺 萬歷杭州府志在縣北五十五里

案咸淳志云在縣北五十里與甯國接壤上有泗州庵

皇甫巖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東十五里

案咸淳志云在縣東一十五里近平越城舊志云後漢皇甫嵩破妖賊許生於此故名有冶鑄郊壇城寨尚存此為成化志所本咸淳志又云考之漢史靈帝熹平元年會稽人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國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夤討擊三年十一月大破許生於會稽斬之及考皇甫嵩傳止載討黃巾賊張角之事而不及許昭案咸淳志說是也此皇甫巖亦如新城之天柱山一名皇甫真君山其命名之始蓋別有所出後人因其地有城寨等因附會為皇甫嵩耳

大鳴巖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北三十里寨村東巖獨高峻四

圍甃石如小城相傳錢氏屯軍於此

案此本咸淳志唯大鳴巖咸淳志作太陽巖三十里作三十里考咸淳志又有太陽巖在縣西二十五里又有大明巖在縣西北三十五里而此巖在縣北三十五里則太陽當為大鳴之誤至大鳴大明恐係一巖志區為二也

芝草巖 西天目山志在西尖之西昔有采藥者見芝草一本五色備具

案咸淳志云在西尖之西昔有采藥者見芝草一本五色皆具接長竿採之色遂沒後數日仍在左右復出二本皆翠色遂不敢採至今隱顯不常時有遇者因以名其巖

太陽巖 成化杭州府志去縣西南二十五里

案咸淳志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湖潭洞 成化杭州府志三穴皆在谷口東溪岸雲鶴巖之麓

案此出咸淳志

石城 西天目山志在天目西尖之西南

案此出咸淳志

石門 西天目山志在天目半峯嶺東西各一高十餘丈

案咸淳志石門有二在天目半峯嶺東西向各一高二十餘丈小者皆百尺

新婦石 西天目山志在天目西峯半山之中道面東昂立高五丈與東目新郎石相對

案咸淳志云新郎石在西峯半山之中道面東昂立勢高五丈天然人形與東峯新婦石相望嘉祐中新婦石為雷震碎今新郎石尚存是在西天目者為新郎石而新婦石在東峯且已震碎西天目乃志新婦石非也

印渚 於潛縣志在長安前鄉

案世說新語注引吳興記於潛縣東七十里於印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泉溪之下流也印渚以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印渚以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太平寰宇記印渚山上承浮溪水傳云者以石文似印因以為名浮溪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二里

案咸淳志浮溪在縣西二里濶五十二丈深五尺源自天目山至縣郭七十里下入桐廬縣溉田五十三頃二十五畝明史地理志於潛北有天目山浮溪出焉縣南為紫谿下流至桐廬縣入浙江據明志則浮溪紫溪止是一水乃自咸淳志以降並列二溪蓋誤

紫溪 咸淳臨安志在縣南三十里源出天目龍湫昌化柳源兩溪合流入分水縣界

案水經注云紫溪水出於潛縣西百丈山即潛山也山水東

南流名為紫溪中道夾水有紫色磐石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為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石山之陰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夾水兩峯交峙反項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輝名曰樓林紫谿又東南流逕桐廬縣為桐溪案以上所記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吳興記云印渚旁有白石山合而印渚上承浮溪水則紫溪亦即浮溪矣明史地理志以紫溪為浮溪之下流當為不誤不過水經注通謂之紫溪寰宇記通謂之浮溪耳

龍池 西天目山志有上中下三池

案此出咸淳志

昌化縣

青山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前雙溪之南岸高二十餘丈

案咸淳志青山在縣前高二十丈

百丈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西三十里

案咸淳志作二十里

柳相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又云東接於潛縣

紫溪

案咸淳志作在縣東南三十里又於潛縣志作紫溪縣考紫

溪縣即唐昌化故名通志改於潛是也

大鵠山 咸淳臨安志在縣西六十里

案咸淳志作大鵠頸山

石巖 咸淳臨安志在縣南佛跡山

案咸淳志作在佛跡山縣南金山二十五里

晚溪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西七里

案咸淳志云在縣西九里

巨溪 萬歷杭州府志一名遽溪在縣西十七里

案咸淳志作遽溪在縣西十五里

雙溪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南一百步

案明史地理志昌化東南有雙溪自縣治南流入柳溪

柳溪 成化杭州府志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案明史地理志昌化東南有柳溪東流合於於潛縣之紫溪

嘉興府

韭溪 名勝志在府城內卽南湖之支流經府而達運河至元

嘉禾志考虞仲翔川瀆記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

案輿地紀勝引晏公類要云韭溪在州南八里至元嘉禾志

則云在嘉興縣南九里則不在府城內矣且據虞仲翔川瀆

記太湖東通嘉興韭溪水與松江雪溪等並舉乃稍大之川

或即指吳記水經注之谷水名勝志似誤又所引至元嘉禾

志語出太平寰宇記

金魚池 樵李詩繫在郡西北唐刺史丁延贊養金鯽於此
案輿地紀勝金魚池在嘉興縣西北一里唐刺史丁延贊得
金鯽魚于此今為放生池

嘉興縣

芟山 嘉興縣志在縣西南

案輿地紀勝芟山在嘉興縣南七十五里至元嘉禾志云在
縣西南五十七里高二丈周回七里以道里較之以嘉禾志
所云五十七里為是

胥山 宏治嘉興府志在縣東二十七里一名張山

案元豐九域志嘉興有胥山至元嘉禾志胥山一名張山在
縣東南三十里高一十五丈周迴二里

雙溪 宏治嘉興府志在縣東六里

案明史地理志嘉興東有雙溪東出為華亭塘南直松江府之漕舟由此入運河

漢塘 宏治嘉興府志在縣東南十五里

案至元志云在縣東一十五里

橫塘 至元嘉禾志在縣南五里

案至元志云一名海鹽塘

長水 嘉興縣志在縣南三里

案至元嘉禾志長水塘在縣南六里通硤石市吳錄地理云吳王時此地本名長水故嘉興亦曰長水

秀水縣

天星湖 吳地記嘉興縣東五里有天心池宏治嘉興府志天星湖縣東北二里一名天心湖

案至元嘉禾志天心湖一名天星湖在縣東五十步與二書

互異

東郭河 宏治嘉興府志一名冬瓜湖一名宋郭湖

案至元嘉禾志冬瓜湖塘一名宋郭湖塘在縣北三里

穆溪 名勝志在城東北四里水接上谷湖入太湖中

案至元嘉禾志穆河溪在嘉興縣西北三里此水接上谷湖入太湖

運河 秀水縣志在治西北四里

案至元嘉禾志運河在縣西南通崇德縣北接吳江縣界河
史地理志秀水西有運河北經聞家湖達南直吳江縣運河

嘉善縣

張練塘 宏治嘉興府志在治北三十里

案至元嘉禾志章戀塘在嘉興縣東北七十里通長泖明史
地理志嘉善北有章練塘水亦流合華亭塘河達華亭縣之

泖湖是此塘本名章戀塘又名章練塘

海鹽縣

秦駐山 至元嘉禾志在縣南一十八里

案至元志里字下尚有高一百六十丈周廻二十里二句又此所引水經注原在樂資九州志之前水經注云海鹽縣南有秦望山則此山本名秦望

白塔山 至元嘉禾志在縣東南二十里

案原書里字下有海中二字

望虞山 至元嘉禾志在縣東南二十二里

案原書里字下有高九十丈周廻一十二里二句

長塙山 海鹽縣圖經在縣南三十五里

案至元志云在縣南三十五里澉水志云高八十丈周廻一十九里

葫蘆山 名勝志其山浸在海中

案澱水志云在鎮西南四里四望絕在海中如葫蘆出沒之狀潮生潮退葫蘆自若名勝志略本此

金牛山 至元嘉禾志在縣西南五十里按九州要記古有金牛入山

案至元志里字下有高一百三十六丈周回四十里二句又所引九州要記出太平寰宇記作會骸山入嘉興縣下

紫雲山 宏治嘉興府志在縣西南三十六里

案至元志云在縣南三十二里高八十丈周回九里

金粟山 至元嘉禾志一名六里山

案元豐九域志海鹽有陸里山

夾山 嘉興府圖記在縣南三十五里

案至元志云在縣南三十五里高七十丈周回七里舊圖經

云山居金牛金粟二山之間故名此圖記所本

月山 宏治海鹽縣志在西南四十五里

案漱水志月山在鎮西三里堰下

泊櫓山 漱水志在鎮西三里

案至元志云在縣西三十五里高一百五十丈周回四十里

礪頭門山

一名礪山

海鹽縣圖經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山上有礪王

廟

案漱水志云廟山在鎮西北三里地名礪頭上有礪王土地

廟

碧里山 海鹽縣圖經在縣西南四十五里

案漱水志云在鎮西北九里

豐山 嘉興府圖記在治西南十八里

案至元志在縣南一十八里高一百三十丈周回十二里

谷水 海鹽縣圖經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

案此本水經注沔水篇此水水經注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以為自太湖出之東江即吳越春秋三江之一鄭注又引吳記云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豁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據吳記所云則小湖者似即今之南湖而自東南出之谷水似即今之長水塘河也

永安湖

一名激湖

海鹽縣圖經在澉浦鎮西六里

案澉水志永安湖在鎮西南五里周圍一十二里元以民田為湖儲水灌溉均其稅於湖側田上稅雖重而田少旱四圍皆山中間小隄春時游人競渡行樂號為小西湖

秦溪 至元嘉禾志鐫秦溪二字於石

案至元志作有碑鐫秦溪二字

古涇 樞李詩繫海鹽有古涇三百一所在縣西境唐令李諤

開以禦水旱

案唐書地理志海鹽有古涇三百長慶中令李諤開以禦水旱

橫浦 至元嘉禾志在縣東二里

案至元志此下有濶一十二丈五字

藍田浦 海鹽縣圖經在縣南三里

案至元志藍田浦一名魯公浦在縣南三里長一十八里宋咸平六年知縣魯公宗道重開面濶一丈七尺紹熙三年縣令李直養重濬又自藍田廟開浦一十八里南至鮑郎鹽場以便鹽運以灌農田又案東都事略魯宗道傳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是此浦本名魯公浦其名藍田浦或在李直養重開之後

澈浦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南三十六里

案至元志云在縣南四十五里澉水志云水路西去海鹽縣四十里陸路東去海鹽縣三十六里

橫塘 檇李詩繫在海鹽縣北四十里

案此本至元嘉禾志

海 海鹽縣圖經在縣東半里南四十里

案此本至元志然經刪節頗有異同至元志云海在縣東五里南纔二里與明越二州相對耆老云深夜賴絕越土雞犬之聲相聞海濱舊有崗十八條為海潮之限漂蕩日久今皆為魚龍之宮無復存矣崗僅存一在縣學南五十步南抵澉浦三十六里番舶在焉東北抵乍浦商舶間至

平湖縣

雅山 海鹽縣圖經在縣東北三十六里

案至元志在海鹽縣東北三十六里高五十丈周回六里明

史地理志平湖南有雅山俗曰瓦山

故邑山 天啓平湖縣志在縣東二十七里

峯唐書地理志海鹽有故縣山至元志故邑山在海鹽縣東北三十六里高八十丈周回二十里又引輿地志云山下有城云云則天啓志所本也

陳山 閒窓括異志在縣東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周圍二十五里

案至元志與此同惟二十五里作一十五里二書縣字皆指海鹽縣治

當湖 樵李詩繫鸚鵡湖卽當湖在縣東三百步

案明史地理志當湖在縣治東下流出海鹽澉浦口入海其西為市西河自嘉興縣流入入於當湖其分流南出者則由縣東南乍浦入海北出者則由縣東北蘆瀝浦入海

乍浦 宏治嘉興府志在治東南三十里

案至元志乍浦在海鹽縣東北三十五里

蘆瀝浦 宏治嘉興府志在縣東北三十六里

案至元志在海鹽縣東北七十里宋元祐八年本路提刑羅適開又案亦稱蘆浦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實作於海鹽蘆瀝場時也

東泖 宏治嘉興府志在治東北三十里

案明史地理志平湖北有東泖卽華亭三泖之上流

石門縣

陳山 名勝志在積善鄉高十三丈周一里

案至元志陳山在縣西北三十里高一十三丈周回一里

語兒溪 石門縣志在縣東南一名語兒中涇

案至元志語兒中涇一名語溪自縣東三十里達嘉興南谷

湖

桐鄉縣

及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東南三十五里

案至元志及山在崇德縣東六十里高一十三丈五尺周回

二里

瀾溪 嘉興府圖志在永新鄉北

案明史地理志桐鄉北有瀾溪北達吳江縣之鴛脰湖西達

湖州府潯溪是瀾一作瀾

湖州府

霅溪 太平寰宇記在烏程縣東南一里凡四水合為一溪自

浮玉山曰苕溪自銅峴山曰前溪自天目山曰餘不溪自德清

縣前北流至州南興國寺前曰霅溪東北流四十里合太湖

案元和郡縣志霅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西南自長

城安吉兩縣東北流至州南與餘不溪芒溪水合又合流入於太湖在州北三十五里以苕霅為一水又以前溪與芒溪為一水寰宇記于長興縣下亦云霅水亦苕水之異名與元和志同

烏程縣

峴山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南五里舊志云本名顯山

案太平寰宇記峴山在縣南五里本名顯山晉太守殷康於山下起顯亭以唐廟諱改之天寶中太守韋景先起五花亭山上有唐相李適之石酒尊

金蓋山 太平寰宇記在縣南十里晉何楷居此

案寰宇記何口山在縣南十里山下當何山等路昔曰何山亦曰金蓋山晉何楷居之修儒業楷後為吳興太守改金蓋曰何山山口有火山曰金口山今曰何口山見括地志是何

山卽金蓋山而何口山與金口山乃當何山口之小山也明
史地理志入歸安縣下

衡山 石柱記箋釋吳興志一名橫山在縣南一十八里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衡山在吳興烏程
縣南與此合而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烏程縣下引吳興記
云衡山縣西北其山有項籍祠則又以卞山為衡山也

杼山 名勝志杼山高三百尺

案太平寰宇記杼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山墟名曰昔夏后杼
巡狩之所

西陵山 吳興掌故在縣北二十一里吳太子和葬此

案太平寰宇記西陵山吳興地記云孫皓改葬父和於此山
號曰明陵卽卞山之別派也

溫山 萬歷湖州府志在縣西北三十里山出御筓

案太平寰宇記引山謙之吳興記烏程縣西四十里有温山
出御筓

昇山 太平寰宇記在縣東二十里

案寰宇記此下尚有一名烏山一名歐餘山一名歐亭山十
四字又案此山明史地理志入歸安縣

毗山 吳興掌故在縣東北五里

案太平寰宇記毗山在縣東北九里山海經云浮玉之山東
望諸毗郭注諸毗水名也言東望溪浦澁牙相毗並匯於太
湖因名之梁吳均和柳惲毗山亭詩曰平湖曠復遠高樹峻
而危

小雷山 崇禎烏程縣志周處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雷小雷
二山

案太平寰宇記小雷山在縣北震澤中周處風土記云太湖

中有大雷小雷二山

黃浦 宏治湖州府志一名黃磔澗在縣西南二十八里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

掩浦 名勝志在城東北二十六里一名項浦

案太平寰宇記掩浦一名項浦在縣東北十六里顧長生三吳土地志云首項羽觀秦始皇輿御曰可取而代也伯項梁聞掩其口之處因名之

蒲帆塘河 萬歷湖州府志在縣北二里

案此本唐書地理志

歸安縣

厥山 吳興掌故在縣東南七十里

案此出太平寰宇記

長興縣

雄山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北五里

又引萬曆湖州府志云云

案太平寰宇記雄山在縣北五里高五百尺山墟名云以形類雄梁陳故事云武帝時有童謠言烏山出天子江表凡以烏名山者悉鑿之按陳高祖則長興雄山人也其山有追贈此為宏治萬曆二志所本

戍山 萬曆湖州府志在縣西北二里吳築戍城其上

案輿地紀勝戍山在長興西三里一名夫槩山昔吳夫槩於此山築戍城因以名焉

龍目山 吳興掌故上有石巖中有二穴其光可鑑所謂龍目也

案太平寰宇記龍目峴在縣西北一百一里高五千尺山墟名云龍目峴山石巖間有二目光彩照人因而名之為龍目峴

西顧山 太平寰宇記在縣北四十九里又名吳望山

案寰宇記尚有括地志所載西顧乃作牢固之固未詳也是此山一名西固又明史地理志云顧渚山一名西顧山一名吳望山而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志亦稱顧渚山為顧山則西顧顧渚疑本一山

九龍山 長興縣志在縣西南一百里

案太平寰宇記九龍山在縣西百二十里一名郭山一名章山山墟名云九龍山其山有九隴悉作龍形山頂有古石城城西北角有石竇因名石郭吳興記云石郭山在郭南五里產楊梅供御輿地志云石郭山昔吳採郭山銅以鑄錢卽此山云云是此山當在長興安吉二縣間

青山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南六十里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此失書高三百丈句

顧渚山 萬歷湖州府志山在縣西北四十七里

案唐書地理志顧山有茶以供貢有銅元和郡縣志顧山在縣西北四十二里貞元以後每歲以進奉顧山紫笋茶役工二三萬人累月方畢又太平寰宇記昔吳王夫槩顧其中渚次原隰平衍為都邑之所是山名顧山渚名顧渚後乃以渚名名山耳

西噎山 崇禎長興縣志在縣西北六十二里

案太平寰宇記西噎山在縣北六十一里山墟名云西噎山泉澗北流而西向峻狹以其聲鳴噎而名之

大雷山 石柱記箋釋洞庭之西山屬長興

案太平寰宇記大雷山在縣東北六十里高一百二十丈

夏駕山 嘉靖湖州府志在縣東南三十六里夏后杼南巡至此故名

案太平寰宇記夏駕山一名石鼓山在縣東南三十六里高九百丈張玄之山墟名云昔帝杼南巡至於此山因而名之山上有石鼓高一丈下有磐石為足諺曰石鼓鳴則三吳有兵嘉靖志此本

黃鷓崗 太平寰宇記在縣南六十五里

案太平寰宇記作三鷓崗

西湖 唐書地理志長興西湖壅塞貞元十三年刺史于頔復之

案唐志云長城有西湖溉田二千頃其後湮廢貞元十三年刺史于頔復之人賴其利此所引文有增改又案太平寰宇記西湖在縣南五里塘高一丈五尺周迴七十里

箬溪 顧野王輿地記云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

案元和郡縣志若溪水釀酒甚醲俗稱若下酒是箬亦作若
鄭玄周禮酒正注如今下酒矣初學記引作若下酒又引吳
錄亦作上若下若西京雜記載鄒陽酒賦亦云程鄉若下陳
書高祖紀吳興長城下若漢里人是古皆作若寰宇記所引
顧野王輿地志以夾溪多生箭箬釋之蓋梁陳以後始間作
箬耳

餘罌溪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東南二十三里

素太平寰宇記餘罌溪在縣東二十三里輿地志云長興南
鄉有餘罌水以餘罌村名之

紫花澗 太平寰宇記在縣西北三十里兩岸芳蕪之中出紫
花

素寰宇記兩岸上有山墟名云四字出紫花作出紫苑

餘漁浦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東四十二里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

金灣 宏治湖州府志山墟名云金潭金山金塘金渠悉漢樓船將軍金曼倩所居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金灣記作金潭

顧渚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西北三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云顧渚在縣西北三十里昔吳王夫槩顧其渚次原隰平行為都邑之所今崖谷林薄之中多產茶茗以充歲貢

小白瀨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東南三里一名日靈湍

案太平寰宇記小白瀨一名白鷺湍

金沙泉 輟耕錄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

案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云即每歲造茶所也

德清縣

吳羗山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東南一里吳均云漢高士吳羗避王莽之亂居此山

案吳均云以下皆吳均入東記文吳興石柱記箋釋云案吳羗山之陰枕餘不溪沈麟士隱居於此南史云麟士居吳羗山南齊書亦云居餘干吳羗山以羗為差以餘不為餘干殆傳寫之謾

吳慙山 吳興掌故在縣西南一里

案太平寰宇記云孔愉居吳慙山

市亭山 名勝志在縣南一里

案太平寰宇記市亭山在縣西南二百步吳興記云王逸少莅郡欲於此立宅以其面溪背山也

茅山 吳興掌故在縣東北十五里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

葛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東北十八里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

金鵝山 吳興掌故在縣西五里漢述善侯沈戎葬其下有金鵝飛集三鳴而去因名

案太平寰宇記金鵝山在武康縣東二十里山墟名云漢海昏侯沈戎葬於此有池深五尺其水冬夏不竭時吳帝見山上金鵝翔集或風清雨霽樵夫耕叟聞山上鵝鳴

餘不溪 萬歷湖州府志在縣東

案太平寰宇記德清縣下餘不溪在縣東南百步又武康縣下云餘不溪在縣東二十四里餘不溪者其水清與餘杭溪不類也

龜溪 名勝志龜溪一名孔愉潭即餘不溪之中流也

案太平寰宇記孔愉潭在縣南二百步

芒溪漾 宏治湖州府志在縣東二十五里闊數百頃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惟記作苧溪無漾字又無濶數百頃四字

武康縣

封山 吳興掌故在縣東十八里防風氏所封之地又名風渚山

禹山 嘉靖湖州府志在縣東南三十里防風氏所都也

案隋書地理志武康有封禹山元和郡縣志封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卽家語云封嶠之山防風氏之國也太平寰宇記防風山在縣東一十八里先名封嶠山唐天寶六年勅改焉其一名風公山一名風渚山防風者以古防風氏之國風公者以其山上有風公祠風渚者以其水有風渚水封山者以其禁樵採漁獵也山東南二里

以本書嶠山條校之當作十二里

有嶠山禹十二代孫

帝喾所居也又云嵎山在縣東南三十里輿地紀云古防風之都

計籌山

吳興掌故在縣東南三十五里

又引宏活湖州府志云云

案太平寰宇記計籌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吳興記云昔越大夫計然多材智籌算於此案其地與臨安縣分界俗謂之界頭山蓋籌頭聲相應也二書本此

銅官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唐名武康山

案太平寰宇記武康山在縣西十五里名銅官山唐天寶六年敕改輿地志云銅官山下有二坎深數丈方圓百丈古採銅所嘉靖志本此

石城山

名勝志在縣南三里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

白鷓山

吳興掌故在縣西北十里

案唐書地理志武康縣有白鵠山

響應山 名勝志在縣八里上有大響巖小響巖人經此山者隨語應聲

案太平寰宇記響山在縣西八里山下有水謂之響潭吳興記云有人經響山語無多少響則隨聲曲折應之洪纖一無所失

石嶠山 吳興掌故在縣西南七里山頂有石嶠長丈餘下有石嶠村

案太平寰宇記七里嶠在縣西南十里山墟名云七里嶠山頂有石橋長一丈六尺甚峻滑一名石橋一名石頭山今山下有橋村

大泉山 太平寰宇記山上有長泉

案大泉記作天泉引吳興記云山上有長流泉謂之天泉此

省略致誤

風渚湖 萬歷湖州府志餘英志云防風氏在封禺兩山之間故名

案初學記引吳興記風渚南三十里有嵎中

前溪 晏公類要在縣南一百步晉車騎將軍沈充家於此

案太平寰宇記前溪在縣西一百步前溪者古永安縣前之溪也今德清縣有後溪也邑人晉沈充家於此樂府有前溪曲則充之所製明史地理志武康南有前溪東北有後溪流入焉下流入德清餘不溪

餘英溪 弘治湖州府志在縣西一十三里

案太平寰宇記餘英溪在縣西一十二里山墟名曰每夾春岸花開通夏不歇

阮公溪 晏公類要在縣西一十七里

案太平寰宇記文同惟一十七里作一十五里

安吉州

天目山 嘉靖安吉州志在州西南一百五里

案太平寰宇記天目山高三萬六千尺在縣安吉西南七十五

里

梅溪山 續齊諧記呈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

案此本太平寰宇記引隋圖經又案寰宇記此山出長興縣下

銅峴山 嘉靖安吉州志去州東三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銅山高一千三百尺在縣東三十里括地志云吳採鄣山之銅卽此

玉磐山 吳興掌故在州東北十五里又名崑山

案太平寰宇記玉磐山高五百尺在縣東十五里高僧傳云

釋曇諦吳興人出家居吳虎邱山後入故鄣之崑山每夜聞有聲尋其發聲之所掘之得玉磐因以為名

楊子湖 萬歷湖州府志在州北二十里

案元豐九域志安吉有楊子湖

孝豐縣

浮玉山 名勝志山海經云句餘山三百里曰浮玉苕水出於其陰

案太平寰宇記山海經云浮玉之山苕水出其陰中多黃魚亦謂霅烏山

南嶼山 嘉靖浙江通志一名泉石山又名白水山高三百六十丈上有湖有蘭畹

案太平寰宇記安吉縣下云南嶼山高三萬六千尺在縣南六十二里括地志云一名白水山山上有湖其水色白因名

之又長興縣下云南嶼山在縣西南百六十里山墟名云昔
西施種香之所有蘭萷畹

五山 嘉靖湖州府志在縣東北五里一名奕山

案太平寰宇記五山高三千六百尺在安吉縣西四十六里
括地志云山有五峰吳興記云五山亦名奕山

志二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

卷三

海甯 王國維

山川

甯波府

府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府堂後

案竇慶四明志驃騎山鎮府之北金峨峙其南東直天童太白旁睨鄮峯玉几西南四明諸山尤秀拔此山之大勢也竇慶志列此山於郡志中不入鄞縣志是此山即今之府山也鎮明嶺 成化四明郡志在郡治南一里三十步高五丈乃郡之案山也

案乾道四明圖經鎮明嶺在州南一里三十步州之內案山也天禧中太守李夷庚能地理之學以州無案山故直州之

南累土為阜高丈名曰鎮明嶺此蓋夷庚因其舊有而增之
耳非剏為也其後往來憚於登陟日削月夷特餘土坡於其
側耳

鄞縣

四明山 丹山洞天圖詠集在東海上山有四穴通光晷天宵
澄霽望之一如戶牖土人名之曰石牕

案太平寰宇記四明山在州西八十里有四角各生一種木
皆不雜也山頂有池其池有三重石臺乾道圖經四明山在
縣西南六十里孫綽天台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今案此
山有四面各產異木而皆不雜又山頂有池池中有三層石
臺石樓一名石柱云是四明山纜風處陸龜蒙云有峯最高
四穴在峯上每地澄霽望之如戶牖相傳謂之石窗即四
明之目也寶慶志四明山府西南六十里綿亘明越台三郡

之境周回八百里二百八十峯峯相次上擬於莽蒼中頂
五峯狀如蓮花疑近星斗唐末有高士謝遺塵隱于是山之
南雷嘗至吳中謂陸龜蒙曰吾山有峯最高四穴在峯上每
天宇晴霽望之如戶牖相傳謂之石窗故此山名曰四明山
中有雲二十里不絕民皆家雲之南北每往來謂之過雲有
鹿亭有樊榭有潺湲洞木實有青櫛子味極甘而堅不可卒
破有猿謂之鞠侯于是龜蒙與友人皮日休各賦詩九篇傳
於世若杖錫山石樓山松巖山蜜巖山雷峯山大雷山峒山
烽火樓山雞籠山鼈山皆四明山之支派也山在郡跨鄞奉
化慈溪三縣初名明州以此

陽堂山 延祐四明志俗曰青山縣東四十九里

案此本寶慶志

鄞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三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唯里字下有高二百八十丈六字乾道圖經則云在縣東三十六里餘同

阿育王山 阿育王山志山去府治四十里

案寶慶志阿育王山在鄮山之東高數百仞阿育王見靈建寺其下因以名山

大涵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東三十五里

案寶慶志大含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延祐志同

跔跨山

案寶慶志山門跔跔山有瀑布在縣東又寺院門作跔跨山

云跔音辨跨音科

太白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六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又隋書地理志句章有太白山案隋時鄞地入句章故也

玉几山 延祐四明志在阿育王山前

案此本寶慶志

天童山 天童山志在縣東六十五里

案寶慶志天童山在縣東六十五里晉永康中僧義興結廬山間有童子來給薪水久乃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遣侍左右言訖不見太白天童之名昉於此山前有玲瓏巖石多嵌虛支徑透其絕頂景象尤勝天童山志本此延祐志云在縣東六十里

杖錫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案寶慶志寺院門仗錫山延聖院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亶洲山 太平寰宇記在縣東北近海岸

案乾道圖經亶洲山在縣東四十五里十道四蕃志云亶洲有虞喜冢寶慶志云案吳志黃龍二年春正月吳遣將軍衛

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漢

武洞穴記

按此五字吳志作長老傳

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

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至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

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飄

至洲

吳志此三字作流移至亶洲

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故衛温等但得夷洲數

千人還今謂亶洲山去縣四十里實無此山世傳日本國即

是洲未知是否也

動石山 太平寰宇記山有堅石

靈山 太平寰宇記郡國志云山有石鼓

案寶慶志今境内皆無之

佛隴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天童山西南二里

案寶慶志寺院門佛隴山縣東六十里

隱學山 延祐四明志在東錢湖

案此本寶慶志惟無文末徐偃王隱學于此一語

陶公山 名勝志在縣東南四十五里東錢湖中

案寶慶志陶朱山在東錢湖山下多朱姓居之世傳陶朱公
隱於此有釣魚磯在焉名勝志本此

它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南五十里注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大
溪之南流皆下其北則皆平地至是始有小山虎踞岸傍以其
無山相接故謂它山

案備覽本作大溪之南沼流皆下寶慶志則云水南沼流皆
山至是始有一山在水北因兩山相對堰得以成案沼流皆
下語不可通常從寶慶志

大梅山 霏雪錄在縣東南七十里

案此出寶慶志

五峯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案寶慶志五峯山崇福院縣東南五十里

金峨山 輿地紀勝在縣南八十里州之控山也

案寶慶志同控山乃案山之訛

厲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南三十五里

案寶慶志作縣東三十五里

姜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南八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唯八十里寶慶志作三十里

茆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南五十里

錫山 延祐四明志在西南五十里

案皆本寶慶志

建畧山 鄞縣志距城五十里

案寶慶志建畧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

銀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南五十里

案延祐志實作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唯寶慶志云在縣西南五十里地名小溪

天井山 四明龍會在縣西南七十里有五井

案此本寶慶志惟寶慶志云在通遠鄉神龍所居有三井焉不作五井

灌頂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南七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

白鶴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四十里

望春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三十里

案寶慶志白鶴山望春山皆在廣德湖

大慈山 延祐四明志在東錢湖下水畧

案此本寶慶志

響巖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南五十五里

案寶慶志在縣西南五十五里句章縣巖石壁立下浸江水

水北

嘉靖志作折義較長

作聲則巖中荅之故曰響巖有影如佛像故又名

佛影巖天寒有鷓鴣數百為羣集於巖上故又名鷓鴣巖

北巖 延祐四明志在縣南五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惟寶慶志里字下有句章鄉三字

鄞江 甯波府志在縣東北二里即甬江也

案乾道圖經江在縣東一里實海口也而有大決小決之名蓋隨地而異也乘潮往來南入於奉化界東入於定海昌國西入慈溪

日湖 月湖

案寶慶志日月二湖皆源於四明山一自它山堰經仲夏堰入南門一自大雷經廣德湖入西門瀦為二湖在城西南隅南隅曰日湖又曰細湖又曰小江湖又曰競渡湖久湮僅如

汙澤獨西隅存焉曰月湖又曰西湖其縱三百五十丈其衡四十丈周回七百六十丈有奇

廣德湖 唐書地理志縣西十二里

案唐志云鄆十二里有廣德湖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跡增修乾道圖經云廣德湖在縣西十二里舊名鷺脰湖唐大歷中縣令儲仙舟加修治之功而更以今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又案寶慶志則宋建隆中守錢億大中祥符中守蘇耆重修政和七年知州事樓异奏請奉御筆開墾為田

東錢湖 至正四明續志在縣二十五里

案乾道圖經東錢湖在縣東三十里

寶慶志作三十五里

溉田八百頃夏侯

曾先地志云其湖承錢埭水故號錢湖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皇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考唐書地理

志鄮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西湖當即此湖之舊名非月湖別名之西湖也

小江湖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唐令王君照修

案乾道圖經小江湖在縣南二十里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溉田八百餘頃是小江湖自唐已有此名非日月別名之小江湖也明史地理志廣德湖小江湖皆引流入鄞江又唐書地理志鄮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緯置案鄮南二里疑本作二十里故乾道圖經於城內故跡僅載競渡湖而無小江湖之名寶慶志始云日湖又曰細湖又曰小江湖又曰競渡湖始以城中之日湖冒小江湖之名蓋其所見唐書二十里云云已奪十字故以為即日湖之異名自是魏峴四明它山水利便覽等書均用其說竊疑唐志之小江湖云開元中令王元緯置乾道圖經之小江湖

云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元緯寶慶志與它山水利便覽均作元暉與君照二字名字相應疑元暉其名君照其字它山水利便覽載舒亶西湖引水記云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令王君照修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則又以日湖為君照所修然則元暉君照自係一人而唐志云開元中乾道志與舊圖經云貞觀中水利備覽又以為太和中華事已不可究詰此又二書之小江湖當為一湖之證也

海 嘉靖甯波府志環府境

案元和郡縣志大海在鄞縣東七十里寶慶志海環府境東北迤於南潮入城之東北各有候

慈谿縣

大蓬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北三十里又名達蓬山

香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北三十里即大蓬山支隴

案寶慶志香山舊名大蓬山又名達蓬山縣東北三十五里
山峯有岩高四五丈狀如削成有石穴深三丈其岩有三佛
跡或云上多香草故以為名又云秦始皇至此欲由此入蓬
山故號達蓬

驃騎山 晏公類要在縣南二十里

案輿地紀勝及寶慶志均云在縣東三十里餘同寶慶志又
云俗呼為馬鞍山乃洲之後坐山也

城門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西南十五里

案寶慶志城門山縣西三十里宋城門校尉會稽從事陳詠
葬此山因以為名

朱墓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西六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

闕峯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東北一十里

案寶慶志闕峯

下無山字

縣東北二里

亶洲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案乾道圖經亶洲山在鄞縣東四十五里寶慶志謂縣無此山此一亶洲山宋元志皆不載

塔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南三里陰陽家謂之青龍山

案寶慶志塔山在縣東南三里陰陽家謂縣之青龍山延祐志奪縣字

橫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南十里

案寶慶志云橫山縣東南十里延祐志同

赭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南十里

案寶慶志赭山縣西八里土色正赤故曰赭山延祐志同

大寶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南二里陰陽家謂之白虎山

案寶慶志大寶山縣西南二里陰陽家謂縣之白虎山延祐

志奪縣字

大隱山 成化四明志在縣南三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又所引元豐九域志亦出寶慶志非出九域志

戍溪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案此本寶慶志

東澄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案寶慶志作縣西南二十五里延祐志同

句餘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南四十里

案寶慶志句餘山縣西南二十五里句章餘姚在此山之東

西蓋因山以名縣也語本郭璞山海經注

虎胛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三十里

鳳皇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四十五里文亭之上

案此皆本寶慶志

三過山 輿地紀勝在縣南

案寶慶志三過山縣南十五里餘同

五馬山 慈溪縣志在縣西南六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

仙雞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西二十里旁有石雞

案寶慶志仙雞山縣西二十五里

抱子山 輿地紀勝在縣東南十里

案寶慶志同

雨微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五十里

案寶慶志雨微山縣西五十五里舊名龍山上有雲氣即降

雨澤或云本是雨微山避廟諱故改微為微

漁溪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西五十里

案寶慶志漁溪山縣西北五十里延祐志同

夜飛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四十五里

案此本寶慶志

太平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六十里

案延祐志舊志云在縣西六十里界餘姚縣蓋四明之支隴也

埋馬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六十里

石塘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案此皆本寶慶志

五磊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案寶慶志五磊山縣西北三十五里五峰磊磊相比如聚米所成人謂五磊雲興則雨常以為候上條引名勝志縣西北三十五里之五峯山疑即是山也

鳴鶴山 輿地紀勝在縣西北六十里

案寶慶志同

浪港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北七十里

案寶慶志浪港山縣北六十里延祐志同

瓜誓山 桑嶼山 箬畧山 廟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縣西

北七十里大海中

案寶慶志桑嶼山縣北六十五里延祐志同

向頭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北八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

東向山 算畧山 黃牛山 延祐四明志俱縣北六十里

案算畧山寶慶志作算嶼山名畧山二山延祐志同此併為

一山誤

慈谿江 名勝志源自紹興餘姚之太平諸山

案寶慶志江源於紹興餘姚之太平山東來至丈亭乃分為二大江由鹹池歷西渡經府治之北入海小江貫縣中出東郭至西渡又與大江會率乘潮進退大江乘潮多風險故舟行每由小江

慈湖

一名普濟湖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一里

案寶慶志普濟湖縣東北一里唐開元中令房瑄開鑿之以溉民田吳太子太傅闕澤德潤居之謂之德潤湖近歲寶謨閣學士楊簡居之謂之慈湖

白洋湖

甯波府志與杜湖相連

案寶慶志白洋湖在鳴鶴鄉唐景龍中餘姚令張辟疆修築花嶼湖至正四明續志在縣東南一十里

案寶慶志作花墅湖

杜湖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北五十里

案寶慶志杜湖縣西北六十里唐刺史任侗重加浚築皇朝慶歷初主簿周常募衆開築湖岸修治碑闡為利尤溥著作郎倪思記之

慈溪 名勝志舊名大隱在縣西南二十里

案寶慶志慈溪縣西三十里與大隱接本曰大隱溪里有董黯生後漢時性篤孝母寢疾好飲此溪之水每思之恐不常得黯遂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乃痊因名溪曰慈溪

文溪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十五里受眾山之水

案寶慶志作在縣東北十五里受眾山之水

漁溪 輿地紀勝在縣西四十五里

案寶慶志同

永昌潭 四明龍箴在縣西南四十四里舊名廣澤潭

案此本寶慶志但志稱永昌潭舊名廣茂潭縣西南四十里

延祐志同

奉化縣

湖山 甯波府志在縣西北二十里

案延祐志湖山在州西北一十五里

小丹山 奉化縣志在縣西六十里

寶慶延祐二志皆作丹小山案寶慶志云丹小山在縣西五十里四明山之南屬剡源鄉之三石村上有二洞洞如廣廈可容五六十人有深穴可容人身昔有入者行幾半日聞水聲如雷而返水涓涓巖壑間其流跡皆赤色中略案雲笈七籤云四明洞天治丹山赤水在會稽上虞縣四明山舊屬會稽郡而丹山去上虞不一二十里雲笈七籤所志蓋以洞天舊所屬故云延祐志丹小山有三巨石故名三石山

雪竇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六十里

案延祐志雪竇山在州西北五十里四明山之南有千丈巖瀑布泉錦鏡妙高峯含珠嶺宋理宗御書云應夢名山又案竇慶志雪竇寺資聖寺縣西北五十里又上雪竇山奉慈寺縣西六十里是延祐志里數據雪竇山言嘉靖志里數據上雪竇山言之也

鎮亭山 嘉靖甯波府志云云

案竇慶志鎮亭山縣西南一百里漢地理志云鄞有鎮亭其源來自四明山由西北而南踰剡諸山而至鎮亭西界于於越南入于天台故其鄉為連山其巔蟠結數峯高入蒼穹延祐志略同

梨洲山 名勝志鄞有鎮亭

案此本竇慶志但志作梨洲無山字

桃花坑山 延祐四明志在四明山之上二十里雲之南也

案此本寶慶志志云縣西五十里

寶化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南三里

案延祐志寶化山在州南三里

奉化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南五里一名瑞峯山特起周

回三十里四面皆異名東為栲栳山西為龍潭山

案寶慶志南山縣東五里東為栲栳山西為龍潭山延祐志

南山在州東南五里是宋元時此山名南山也

九峯山 奉化縣志在縣東六十里

案延祐志九峯山在州東六十里

鮎埼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東南五十五里

案延祐志鮎埼亭山在州東南四十里與袁村相屬漢書地

理志鄞有鮎埼亭顏師古云鮎音結蚌也其長一寸廣六分

有小蟹在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亭俗訛為戟埼

又州南四十五里有結埼嶺

蓬島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南四十里

案寶慶志蓬島山縣西南四十里其源來自四明山自剡之東南至於鎮亭由鎮亭之東北是為蓬島肥原雄壯不露峰角兀然獨冠諸山北為安巖之翠峯南為石樓之赤巖過松柏嶺入於天台

石樓山 太平寰宇記在鄞縣南又名石柱山高六百丈

案寰宇記鄞縣下石樓在縣南一名石柱云是四明山纜風出處無山字及高六百丈四字

九女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南二十五里

案延祐志九女山在州南二十里

小梅山 奉化縣志在縣南三十里

案延祐志小梅山在州南三十里

勞山 馬跡山 奉化縣志俱縣南二十五里

案延祐志馬跡山在州南五十五里石上有馬跡故名

塘頭山 廟山 大洞山 舊浙江通志俱縣南六十里

案延祐志大洞山在州南六十里

天門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南六十里

案寶慶志天門山縣南六十里鮎埼亭之東岸大海之外列

嶂排空有兩山對峙高入蒼穹南亞於海俗號引頭門北連

棲鳳樓真諸山而入於大洋按地理志云會稽鄞縣東南有

天門水入於海有越天門山陶宏景真誥云天門在鄞縣之

南甯海之北半亞於海鄞縣舊治奉化故云然又注云據本

縣所載如此而象山亦載天門山皆古鄞地望海中之山皆

可為天門也

新嶺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二十里由舍輞嶺來山有七

十二曲

案寶慶延祐二志皆作新嶺無山字寶慶志云新嶺乃忠義一鄉往來邑治之路舊無此路新開五六十年延祐志云新嶺在州東四十里東有七十二曲

鄞城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東五十里古鄞城在下

案此本寶慶志又寶慶志注引舊志

延祐志引作乾道舊志今乾道圖經無此文

載赤堇山

在鄞縣東四十里云山有草曰赤堇鄞縣以此為名而加邑焉會稽記云昔歐冶造劍于此山云涸若耶而採銅破赤堇而取錫今考鄞境內無此山本以山名縣則鄞城山即赤堇山也舊志以今鄞為古鄞故載之於鄞縣延祐志同太平寰宇記赤堇山在會稽縣南三十三里嘉泰會稽志赤堇山在會稽縣東三十里乾道圖經以此為赤堇山未知孰是

銅山 甯波府志由日嶺出

案寶慶志銅山在縣西北十五里按唐志云奉化有銅此山蓋以所產名也

漢城山 延祐四明志在州東北二十里山有五代漢時城基案寶慶志漢城山縣東北十五里其山頂平廣可容數千人無荆榛叢林其保壘之狀歷歷可觀劇土者或得古兵器世傳漢王避難之處又云劉嵩屯兵之處然漢高祖光武及五代劉嵩皆未嘗至此舊名以西漢建元三年嚴助發會稽兵圍東甌元鼎六年韓說出句章擊東甌領漢兵駐此故得名然嚴助韓說擊東甌皆浮海此山去海幾百里何由於此駐兵案此山與霸王山相對上有擂鼓巖蓋五代間鄉聚民兵屯駐自相雄長而為是稱耳不必強求以合其名也

赤莧山 元和郡縣志在縣東十里

案寶慶志舊志載赤莧山在縣東北二十里夏侯曾先地志

云亭頭有赤覓山有磐石可坐千人秦始皇遣徐福求訪神仙嘗至此或云昔有赤覓仙人常居此山因以名焉今考縣境無此山

梅山 延祐四明志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或謂梅福嘗游此

案寶慶志梅山縣南二十五里東為登山南為鳴雁管山之西號丁令威北則環以大溪其山四斷兀立衆山之中或謂漢之梅福嘗游此因得名今其山之下每遇大雷雨則出小石圓如梅子剖之亦有核其名又或因此也

大小晦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西六十里

案此所引嘉靖志及四明丹山圖詠集皆本延祐志

毛巔嶺 嘉靖甯波府志在四明山之南

案此本寶慶志此上尚有縣西六十里五字

柵墟嶺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南六十里

案寶慶志柵墟嶺縣東六十里為台明之界建炎間立寨於此號南來第一寨西通童公嶺東控結埼海是亦一要衢也

徐鳧巖

四明龍薈在雪竇西十五里

案此本寶慶志此下尚有云俗傳為如浮巖如巖浮澗谷上故名上為鞠侯巖有三大字刊於上延祐志作徐無巖云在州西北七十里

北渡江

舊名平化江

延祐四明志源於四明之鎮亭山

案此本寶慶志上有奉化江三字見郡志中又奉化縣下別作鎮亭水云鎮亭水縣東南三里其泉源來自越之諸山絕頂滙為鎮亭潭中略去縣九十里世傳與海相通其流過柏溪經牢巖出西溪由綠荷灘入惠政橋下繞連山松林奉化長壽四鄉凡七十二堰溉田甚博接大江之流北至鄞入於海

萬壽湖

甯波府志在縣東五里即新婦湖

案寶慶志新婦湖縣東五里

廣平湖 奉化縣志在縣東北五里一名寺後湖

案寶慶志寺後湖縣東北五里

剡源溪 至正四明續志在州西七十里

案此本延祐志又二志皆作剡溪無源字

隱潭 四明龍齋在西北五十里

案此寶慶志此所引文下尚有皇朝嘗遣中使投金龍玉簡於潭以祈靈貺皇祐中杜說記之

耀碑潭 延祐四明志在州東二里

案寶慶志耀碑潭在縣東一里

靈濟泉 名勝志在縣西南舊名包家潭

案寶慶志靈濟泉舊名包家泉縣西南一里

鎮海縣

印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二里

案延祐志實作在縣東一里本於寶慶志

梓蔭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一里

案此本寶慶志又云統制馮柄夷而築之上建屏山堂

巾子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東北二里

案寶慶志巾子山縣東北八里與候濤山形勢相控為潮水

出入之蔽障

招寶山 吳萊甬東山水古跡記東偏海或云他處見山有異

氣疑下有寶

案元豐九域志定海有候濤山寶慶志候濤山縣東北八里

一名招寶山耆老相傳山下有蚌生明珠往來波濤之間漁

人或得之則光耀逼人駭浪繼作舟不可行投之乃止

金雞山 延祐四明志在招寶山外

案寶慶志金雞山候濤山外海口世傳山內有金雞正鎮海

門

蛟門山 名勝志在縣東海中約十五里一名嘉門山

案寶慶志蛟門山縣東四十里一名嘉門其山環鑿海口出
蛟門則大洋矣延祐志同

虎蹲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五里

案寶慶志虎蹲山縣東二里延祐志同

游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二里海中

案此本寶慶志

盤畧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南七十里

案寶慶志盤畧山在縣南七十里

慈畧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南九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

伏龍山 嘉靖定海縣志在縣西北八十里

案寶慶志伏龍山縣西北八十里一名箬山其山跨東海西海之門宛若龍頭龍尾之形又若龍赴海之狀因名伏龍內有刺史門石壇乳井

瑞巖山 嘉靖定海縣志在縣東南八十里

案此本寶慶志唯志作縣東南九十里

鳳浦湖 嘉靖定海縣志在縣西北靈緒三都

案寶慶志鳳浦湖縣北七十里

澥浦 舊浙江通志在縣西北五十五里

案延祐志在縣西北六十里靈緒二都漁舟聚集之地外通大洋

象山縣

象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治北半里形如伏象

案乾道圖經象山在縣西南六里山中間起一峯有水源流
觀望形狀如象因以為名縣坐山鼻之上寶慶志象山縣北
半里唐乾符二年鳳凰翔于山之巔故又名鳳躍峯二志不
同疑乾道志所載乃其主峯乃呼北者為象山耳

鼓吹山 延祐四明志縣東八里

案此本寶慶志

大睦山 象山縣志在縣東南海中一百里

案寶慶志大睦山縣東南海中

西殊山 象山縣志在縣東南海中六十里

案寶慶志西殊山縣西海中

東殊山 象山縣志在縣東南海中八十里

案寶慶志東殊山縣東海中

韭山 象山縣志在縣東南一百里大海中

案寶慶志韭山縣東南海中

馬鞍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案寶慶志馬鞍山縣東海中兩頭起峯宛如馬鞍

秋閑山 象山縣志在縣東南海中一百四十里

案寶慶志秋閑山縣東南海中

大薤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南二百里

案寶慶志大薤山縣東南海中

新羅壘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東北二十里

案寶慶志新羅壘山縣北七里者舊相傳新羅國人嘗泊舟

於此

珠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北三十里

案寶慶志珠巖山縣東北三十里世傳番舶自海中見此有

寶氣因至尋之不獲而去卽此山也

煉丹山 名勝志在縣西一里

案寶慶志煉丹山又名蓬萊山縣西一里衆山隱映圓秀其巔平夷有丹竈及煉丹亭陶隱居嘗煉丹於此

鄭行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西北十里

案本寶慶志

蒙頂山 成化四明郡志在縣西北四十五里上有巖曰花氣巖夏旱少有雲氣必雨

案寶慶志化氣巖縣西三十里又號蒙頂山夏旱驗之有少雲氣自巖竇出必雨

雞籠山 玉几山 五師山

案此三山志所引延祐四明志皆本寶慶志

三峯山 延祐四明志山有三峯

案此本寶慶志尚有在縣南海中五字志失書

三二
甌瓦山 師姑巖山 面現山 嘉靖甯波府志面縣治而案

海上

案寶慶志甌瓦山狀如甌師孃巖山舊有農人墾地獲一古鐘皆縣南海中面現山與縣相望無山間隔因以為名在縣東南海中延祐志同

青部山 版場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縣南九十里

案寶慶志版場坑山在縣南海中延祐志同

東門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南一百里海中

案元豐九域志象山有東門山乾道圖經東門山在縣南海

中八百四十里此里數有誤東西相向其狀如門下有橫石如閘即

漢書地理志所謂天門山也寶慶志東門山高二百丈周回

二十五里兩峯對峙其狀如門闊一百五十餘步下有橫石

如閘潮退湍瀉惟風平浪息乘舟可渡蕃舶商船必經從之

潮未平或有風濤則蟻聚泊舟山下此海道之衝要也

大門山 石壇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縣南一百三十里

東西濤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南海中一百二十里

案寶慶志三山皆縣南海中

台明嶼山 嘉靖甯波府志兩山對峙

案寶慶志台明嶼縣西南海中兩山對峙一台山一明山此

台明分界之所

秋蘆門山 楊大嶼山

案寶慶志秋蘆門山陽大嶼山皆在縣南海中

佛頭巖 延祐四明志在縣南二十五里巖高千餘丈

案此本寶慶志

鋸門洞 四明龍薈在縣東南三十里

案寶慶志龍洞縣東南二十五里鋸門山之趾也卽此洞

海 嘉靖甯波府志東曰錢塘南曰大睦西南曰東門

案寶慶志象山海環三垂東南皆大洋北則巨港東曰錢倉南曰大睦西南曰東門皆蕃舶閩船之所經自錢倉而北則定海自東門而南則台温此大洋也其北港則陳山渡舟之往來東達於洋西距結埼由陳山渡一潮至方門再潮至烏埼三潮可至府城下嘉靖志節取而改錢倉為錢塘誤矣

定海縣

定海山 在縣東元名舟山

案大德昌國州志舟山在州之南有山翼如枕海之湄以舟之所聚故名舟山

翁山 延祐四明志一名翁洲州東三十里徐偃王所居也

案此本寶慶志乾道圖經則云在昌國縣東二十五里又案元和郡縣志翁洲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謂甬東地也其洲

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是翁洲乃謂今定海縣全島之地乾道圖經以降謂此山一名翁洲者非

東霍山 吳萊甬東山水古跡記山多大樹徐市差駐舟於此案乾道圖經作東霍山在縣東北海中四面大洋上有虎豹龍蛇人跡罕至寶慶志云世傳徐福至此山有石棋盤修竹環之風枝掃拂常無纖塵舊志所謂虎豹龍蛇人所不到者妄也

鼓吹山 定海縣志在縣東四十里

案大德昌國州志云在州東三十里餘同

鎮龍山 定海縣志在城西北隅

案大德志鎮龍山在海中州治踞其趾而坐鎮焉因以名其堂

蓬萊山 吳萊甬東山水古跡記昌國北界有蓬萊山

案乾道圖經蓬萊山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

補陀落伽山 普陀山志在昌國東海中

案乾道圖經梅岑山在縣東二百七十里四面環海高麗日本新羅勃海諸國皆由此取道守候風信謂之放洋山後有一小寺曰觀音案釋典所載觀音住寶陀山在海岸孤絕處即其所也寶慶志補陀落伽山在東海中佛書所謂海岸孤絕處也一名梅岑山或謂梅福煉丹於此有善財巖潮音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

雙髻山 定海縣志在縣北十里

案大德志雙髻山州山之最高距州治僅十里層巒聳結宛如雙髻

馬跡山 大德昌國州志在海東北安期生洞在焉

案此本寶慶志

曉峯山 定海縣志在縣西南六里可望日出

案乾道圖經曉峯山在縣西二十里

岱山 定海縣志在縣西約百二十里海中

案大德志岱山在海之北

石弄山 延祐四明志在縣東南山石玲瓏故名

案乾道圖經石弄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

寶慶志亦云在東北

山石玲瓏

東西相懸人可出入大德志作石衙山

馬秦山 定海縣志縣東南約四十里海中

案乾道圖經馬秦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桃花山 延祐四明志在東南世傳安期生煉丹之所

案乾道圖經桃花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耆老相傳安期

先生煉丹於此嘗以醉墨洒於山石山遂成桃花紋因名

烈表山 舊浙江通志在金塘山西北

案乾道寶慶諸志均有此山而不言其所在

峯名山 注引大德昌國州志在海東山之巔

案大德志云在海之東山之巔產白艾當於東字絕句此句讀誤寶慶志云在南

黃公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昌國東海中昔黃公能以幻術斃於此山故名

案乾道圖經黃公山在縣東四百里大德志黃公山在海之南峯極峻峭絕頂有石碣字漫滅不可辨或云晉時隱者黃公善神術制白虎斃于此故名案東海黃公已見張衡西京賦非晉人西京雜記以為秦人或得之然東海黃公乃指東海郡非謂海外諸山也

順母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縣東海中

案此本大德志

雲嶼山

案元豐九域志昌國有雲霄山卽此

盤嶼山 嘉靖甯波府志在竹嶼對峙

案大德志盤嶼山與竹嶼山相左右中有一小聚落田可耕海可煮編亭置竈于內以其山勢環擁故曰盤

西蘭山 大若山 櫻岸山 浮塗山舊名浮塗 礮石山 嘉靖甯

波府志俱昌國南海中

案乾道圖經西蘭山在縣西二百里大若山在縣南二百五十里大德志作大若山 櫻岸山在縣南三百五十里浮塗山舊名浮塗山

在縣南四百里礮石山在縣南四百里以上五山寶慶志云並在南大德州志延祐志同嘉靖志本此

小竿山 大竿山 崑斗山 麻隄山 蛟山 登部山 黃

砂山 徐公山 雙嶼山 石珠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昌國

東南海中

案乾道圖經小竿山在縣東南六十里大竿山縣東南八十里崑斗山縣東南三百五十里麻隰山蛟山俱在縣東南一百里登部山縣東南一百五十里黃砂山縣東南四百里徐公山縣東北五百五十里又寶慶志謂以上八山及雙嶼山石珠山俱在東南大德延祐二志同嘉靖志本此

東向曲山 石馬山 百牛山 隰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昌國東海中

案乾道圖經東向曲山在縣東五十里又以上四山寶慶志云並在東大德延祐二志同

浪港山 深水山 莆隰山 蛇山 竹山 洋山 東蘭山

西枯山 東曉山 東枯山 桑子山 德石 春石 石蜀山 東胸

山 川石山 北壁山 大衢山 小衢山 三星山 冷嶼

山 西須山 須皓山 落華山 青閣山 丁興山 陽山
陳錢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昌國東北海中

案乾道圖經浪港山在縣東北九百里深水山縣東北九百
五十里莆隍山縣東北九百五十里蛇山縣東北一千九百
山縣東北一百里東蘭山縣東北三百里西枯山縣東北四
百五十里東曉山縣東北六百里東枯山縣東北七百里桑
子山縣東北六百里石蜀山東胸山川石山並縣東北七百
里北壁山西須山並縣東北八百里須皓山縣東北九百里
落華山縣東北一千里又寶慶延祐大德三志均無大衢小
衢三星冷嶼丁興陽陳錢七山其他十九山皆云並在東北
大磧山 東乳山 東岱山 西胸山 大洋山 弔嶼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昌國北海中

案乾道圖經大磧山作大七山

寶慶志以下
均作大磧山

在縣北一千四百五

十里東乳山縣北二百里東岱山縣北二百五十里西胸山
縣北四百里大洋山縣北九百里又寶慶志云以上六山並
在北大德延祐二志同

回峯山 西良山 長塗山 三姑山 灘山 長白山 西
岱山 正策山 吳農山 如岸山 橫子山 冊子山 西
桑山 五嶼山 宜山 龜龍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昌國西
北海中

案乾道圖經回峯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良山縣東北
二百八十里三姑山縣西北八百里長白山縣西北一百五
十里西岱山縣西北二百四十里正策山縣西北二百五十
里吳農山縣西北二百八十里如岸山縣西北三百里冊子
山縣西北二百五十里西桑山縣西北四百五十里又寶慶
志於西桑山下注已上並在西北

觀上四峯山
以下十三山

大德延祐二志同

又乾道寶慶二志於五嶼宜山龜鼈三山不著距縣里數但云皆海中有名者人跡所罕到姑附於後

嘉門山 曉峯山

案寶慶延祐二志云已上並在西又案嘉門山卽象山縣下之蛟門山曉峯山已見前

小茆山 大茆山 三山 砂羅山 嘉靖甯波府志俱昌國

西海中

曉上
六山

案乾道圖經小茆山在縣西南海中二十里大茆山縣西南五十里砂羅山縣西南海中二十里又以上四山寶慶延祐二志云並在西南大德志於大茆小茆二山亦云在西南

書字巖 嘉靖浙江通志一名桂竹嶼

案語本大德志惟此上尚有在寺鐘山之側六字

葛仙峯 定海縣志在金塘山

案大德志葛仙峯在州之金塘鄉一潮可至

十二峯 舊浙江通志在東胸山峯列十二森秀可觀

案大德志十二峯在胸山去州三潮山十二尖若巫山然

白泉湖 定海縣志縣東北周環三十里

案乾道圖經富都湖在縣東北八十里舊名萬金湖周回三十里溉田二百頃寶慶志富都湖今皆為田潑水之所狹甚而泉涌其間旱車輻湊未嘗少減

黃馬溪 至正四明續志在州西北五十里南墀水從柰嶺發源流注于海

案此本大德志柰嶺大德至正二志均作茶嶺

九節龍潭 四明龍蒼在翁洲東五里

案大德志作九節鰻潭云在洲東五里

岱山龍潭 四明龍蒼在縣東北山上有潭三

案此略本大德志

紹興府

興龍山

舊名臥龍山

嘉泰會稽志舊名種山越大夫種所葬處一名

重山

案太平寰宇記種山在山陰縣北三里吳越春秋云大夫種所葬處隋開皇十一年越國公楊素築為州城嘉泰會稽志臥龍山府治據其東麓隸山陰舊經云種山一名重山越大夫種所葬處以語訛成重也此所引有刪改嘉泰志又引蔣堂閑山序云府山一名臥龍則宋初亦謂之府山也

蛾眉山

名勝志在火珠山下百餘步

案嘉泰志蛾眉山在府東二百九步隸山陰

龜山

嘉泰會稽志在府東南二里

案嘉泰志里字下尚有二百七十步隸山陰八字

陽堂山 名勝志在臥龍山南三里

案嘉泰志陽堂山在府南二里二百四步隸山陰一名鮑郎

山西有鮑郎詞

戟山 名勝志在臥龍山東北三里許

案嘉泰志戟山在府西北六里一百七步隸山陰舊經云越王嗜戟採于此山故名晉王右軍羲之故居也

白馬山 名勝志在戟山東南一里許

案嘉泰志白馬山在府東北三里三百一十六步隸會稽

彭山 名勝志在白馬山東

案嘉泰志彭山在府北三里三百一十六步隸會稽舊經云昔彭祖隱居之城也有助海侯廟

翁洲 嘉泰會稽志在府學之東會稽境郡國志云徐偃王居

翁洲卽此

案嘉泰志作在會稽縣東舊經云徐偃王居翁洲即此

單醪河 山陰縣志在縣治東即府河

案太平寰宇記投醪河在會稽縣西三里有踐投醪之所也
唐太和六年廉使陸亘重開今州南門河是也嘉泰志單醪
河在府西二百步

運河 嘉泰會稽志在府西一里屬山陰縣

案嘉泰志此下尚有自會稽東流縣界五十餘里入蕭山縣
舊經云晉司徒賀循臨郡鑿此以溉田等語明史地理志山
陰西有運河自蕭山縣流入又東南徑會稽縣又東入上虞
縣界

新河 名勝志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中觀察使孟簡所開
案此本嘉泰志但志作唐元和十年觀察使孟簡所浚

鵝池 弘治紹興府志在戢山戒珠寺前

案此本嘉泰志但在字下有會稽縣南二里六字

洗硯池 弘治紹興府志在白馬山下

案此本嘉泰志惟志作王右軍洗硯池又在字下有會稽縣南五里六字

山陰縣

亭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一十二里

案嘉泰志此下尚有舊經云晉司空何無忌為郡置亭于山上十三字

侯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四里

案水經注山陰縣南九里有侯山孤立長湖中又太平寰宇記侯山在會稽縣西南四里

陳音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四里

案嘉泰志云陳音山在縣西南四里一百五十步吳越春秋

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使教士習射於郊外音死葬于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之山其冢壁悉畫騎射之形今對塘頭亭南湖中一山首北望者是也

容山 山陰縣志去縣西南二十七里

案此本嘉泰志

六峯山 紹興府志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案嘉泰志六峯山有溪出山麓產楊梅

項里山 注引嘉泰會稽志有溪清澈居民二百餘戶

案嘉泰志此下尚有產楊梅與六峯埭其號何塔者尤奇

法華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案嘉泰志實作二十五里

花徑山 山陰縣志去縣西南二十五里

案嘉泰志及輿地紀勝均作花湓山嘉泰志云花湓山多桃

李及柳望之如雲錦繡包絡山谷此山陰志所本

直步山

紹興府志與花徑山相近

案嘉泰志直步山多鮮梅亦產楊梅下有溪入鏡湖

蘭渚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南二十七里

案水經注蘭谿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又元和郡縣志蘭亭山在州西南一十一里嘉泰志蘭渚山在縣西南二十七里為弘治志所本

玉架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三十里

案嘉泰志無此語唯云玉架山三峯如筆格故得名秀麗可

畫

柯山

山陰縣志在縣西南三十里

案嘉泰志在縣西三十一里

羊石山

舊浙江通志在府城西北三十六里

案嘉泰志羊石山在縣西三十六里有石如羊

馬鞍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西北四十里

案嘉泰志人安山在縣北四十六里舊經云舊馬鞍山形似馬鞍天寶七年改為人安山

塗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四十五里

案太平寰宇記塗山在縣西北四十三里

西余山 於越新編在府城西北四十二里

案嘉泰志西余山在縣西北四十二里

烏風山 紹興府志在縣西北五十里

案嘉泰志烏風山在縣西北四十九里

巫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北十八里

案嘉泰志又引舊經巫山一名梅山陸左丞農師適南亭記云梅子真之所居也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又案越絕書巫山

者越魘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

下馬山 山陰縣志在縣北二十五里

案嘉泰志下馬山在縣北二十五里舊經云秦始皇息駕於此一名蝦蟇山案此山四面皆水非息駕之所其音訛為下馬遂有息駕之說

西小江 山陰縣志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案五代史吳越世家作西小江嘉泰志作西江云西江在縣西四十五里源出諸暨經

此字原脫

縣界五十里西北流入蕭山江

澗一里餘湖

當作湖

高至八尺

錢清江 萬歷紹興府志府城西五十里

案明史地理志錢清江即浦陽江下流其上源自浦江縣流入至縣西錢清鎮曰錢清江

鏡湖 名勝志在城南三里一名鑑湖

案水經注浙水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河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元和郡縣志鏡湖後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創立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水高北處年一田字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隄塘周圍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頃嘉泰志鏡湖在會稽縣東二里一名長湖一名大湖又案通典云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周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是此湖在唐時又呼為東溪矣

菱塘湖 嘉靖山陰縣志在縣西五十里湖多菱葑故名

案嘉泰志菱塘湖在縣西五十五里新安鄉以塘湖多菱葑故名嘉靖志作菱塘湖誤

餘支溪 名勝志鏡湖之別派也水經注云中蓋山海經所謂

茗水也

案茗水水經注作茗水太平寰宇記寒溪一名溫泉在鏡湖南暑月水冷冬月水溫嘉泰志餘支溪在縣西四十七里舊經云溪有二源一溫一涼匯于此其溫涼不雜其實亦鏡湖之別流也故名餘支

射浦 越絕書句踐教習兵處也去縣五里

案嘉泰志射瀆在縣南五里舊經云越陳音教射之所今人或稱射浦

查浦 山陰縣志在縣西一百里句踐陳兵處

案吳志孫靜傳之查瀆水經注之祖塘祖瀆當即此浦其地在西興之東不得在山陰西百里水經注又有查浦亦在新昌界

紀家匯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西界一百里

案嘉泰志紀家匯在縣西七十里

沈釀埭 嘉泰會稽志在若耶溪東

案嘉泰志在字下有縣下南二十五里六字此埭當移會稽縣下

右軍墨池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案此本嘉泰志

海 明一統志在縣北三十里

案元和郡縣志大海在州東四十里

會稽縣

會稽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南十三里

案嘉泰志作在縣東南一十二里元和郡縣志會稽山在州東南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在會稽縣東南十里陽明洞天圖經在縣東一十二里

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名鎮山

案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此所引有誤

宛委山 名勝志在縣東南十五里上有石簣

案此本嘉泰志水經注出石匱山云石形似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蓋謂此山也

秦望山 水經注在州城正南為眾峯之傑

案太平寰宇記秦望山在縣南二十七里嘉泰志在縣東南四十里

刻石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七十里一名鵝鼻山水經注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

案越絕書秦始皇帝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東西面廣尺六寸刻

文立於越棟山上去縣二十一里是越絕以秦刻石在會稽山而姚寬西溪叢語云自秦望行小徑至一山俗名鵝鼻山頂有石如一屋插碑其中文皆為風土所剝隱約就碑可見闕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即岑石歟是刻石山在秦望之南越絕去縣二十一里之說殆不確矣

雲門山 雲門志略在府城南三十里

案嘉泰志在縣南三十里舊經云晉義熙二年中書令王子敬居此有五色雲見詔建寺號雲門

何山 雲門志略在雲門西一里宋何子季所居

案嘉泰志何山在縣東南七十三里卽何胤所居

若耶山 雲門志略在府城南四十四里

案嘉泰志若耶山在縣東南四十四里舊經云萬元學道于此山本太平寰宇記

赤堇山 名勝志在會稽山南

案嘉泰志赤堇山在縣東三十里舊經云歐冶子為越王鑄劍之所越絕云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吳越春秋薛燭曰赤堇之山已合無雲文選張景陽七命耶溪之鋌赤山之精赤山即此一名鑄浦山名勝志本此又案太平寰宇記赤堇山在縣三十三里

穀米山 明一統志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十道志舜嘗耕此山天降嘉穀故名

案嘉泰志會稽縣下有穀來嶺引十道志云舜耕于此天降嘉穀之處嶺以此名

白鶴山 陽明洞天圖經在縣東一十六里

案嘉泰志白鶴山在縣南一十五里一名箭羽山

射的山 寶慶會稽縣續字之說志在縣南十五里

案太平寰宇記射的山在縣東南十五里嘉泰志作在縣南一十五里

葛山 明一統志在府城東一十里句踐種葛于此

案嘉泰志葛山在縣東一十里吳越春秋云句踐種葛于此又案越絕書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以獻吳王去縣七里

刺涪山 萬歷會稽縣志在雲門山南

案嘉泰志刺涪山在雲門南山不甚高而登其巔則見雲門陶宴諸山林立在下又山頂有池大旱不涸

石帆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府城東十五里

案太平寰宇記石帆山在縣東南十五里嘉泰志在縣東一十五里又志此下引水經注廣八尺乃廣八丈之訛

鹿池山 名勝志在會稽之東北嘗有白鹿游此

案嘉泰志鹿池山在縣東南八里鏡湖中舊經云山中昔有白鹿故名一云越王養鹿於此俗呼鹿墅山案水經注謂之鹿野山越絕書樂野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少微山 名勝志距鹿池二里

案嘉泰志少微山在縣東一十二里職方郎齊公唐居也

寶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上臯山山崦有趙家壘即南宋攢宮

案嘉泰志寶山在縣東南三十里一名上臯山即攢宮山也東接紫雲山昔有龍憩山上紫雲乘之旁連錫山產錫之所南抵下臯富盛山北接龍尾若貫諸山山崦有趙家嶼一名趙樂嶼西塘裏城今禁園內陵兆所宅乃其地也山巔號白鹿尖新婦尖雞籠山五峯嶺其對案曰梅李尖

稷山 寶慶會稽縣乃陸志在縣東五十三里

案此本嘉泰志

犬亭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南三十里舊經越絕並云句踐畜犬獵南山白鹿卽此

案卽此二字嘉泰志作故曰犬山四字又案越絕書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人不可得故曰犬山其為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覆斗山 呂祖謙入越記楓江南岸有覆斗山

案水經注長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連鼓吹山

太平山 注謹案太平山有三一在會稽一在餘姚一在上虞案此乃嘉泰志太平山下注也

陶晏嶺 會稽縣志在縣東南四十里

案嘉泰志陶晏嶺在縣東南四十四里舊經云陶宏景隱于

此山

茅峴 輿地紀勝在縣東一十八里茅君隱於此

案嘉泰志作在縣東南一十五里餘同

方千島 於越新編在會稽山東北

案嘉泰志方千島在縣東南五里唐方千別墅也

東小江 萬歷紹興府志在府城東南九十里亦名小舜江

案嘉泰志小舜江在縣東南九十里源出浦陽江東北流至

錫浦以至於江

曹娥江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南七十里江因娥得名也

案嘉泰志里字下尚有源出上虞縣經縣界四十里北入海

十四字又案明史地理志曹娥江卽剡溪下流其上流自嵯

縣流入東折而北經府東曹娥廟曰曹娥江又西折而北會

錢清江浙江而入海

若耶溪 明一統志在府城南二十里

案水經注若耶溪水上承嵯峴麻溪溪之下孤潭數畝麻潭
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溪水下注大湖
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在縣東南二十八里嘉泰志若耶溪在
縣南二十二里溪北流與鏡湖合越絕云若邪之溪澗而出
銅吳越春秋云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戰
國策云澗若邪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溪旁卽赤堇山也後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去郡若邪父老人齎百錢相送為受一
大錢十道志云後人因此名劉寵溪唐徐季海嘗遊此因嘆
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閭吾豈遊若耶之溪遂改為五雲溪明
一統志及會稽縣志皆本嘉泰志

樵風浚 萬歷會稽縣志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孔靈符會稽記
射的山白鶴膏為仙人取箭

案嘉泰志樵風湓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陽明洞天圖經引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嘗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質箭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嘗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呼為鄭公風亦名樵風此萬歷志所本

炭瀆 水經注吳越春秋云練塘句踐練冶銅錫之處采炭於南山故其間有炭瀆

案嘉泰志炭浦在縣東六十里即炭瀆也如射瀆謂之射浦查瀆謂之查浦同

平水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鏡湖所受三十六源之水平水其一也

案嘉泰志此下尚有水南有村市橋渡皆以平水名十二字

又三十五里作二十五里

麻潭 水經注下注若耶溪水至清

案嘉泰志孤潭在縣東南水經注亦云麻溪下孤潭下注若耶溪不徑云麻潭也

日月池 輿地紀勝在縣治東北一里池二所

案嘉泰志同

南池 明一統志在縣南二十五里相傳范蠡養魚處

案嘉泰志南池在山陰縣南二十六里會稽山池有上下二所舊經云范蠡養魚於此

禹井 明一統志在會稽山

案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冢禹井水經注會稽山東有湮井去廟七里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嘉泰志以禹穴即陽明洞似不宜復出此

蕭山縣

蕭山 名勝志在縣西一里

案嘉泰志蕭山在縣西一里西漢地志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舊經云許詢嘗登其山憑林築室蕭然自致乃名蕭山此名勝志所本名勝據漢志駁舊經是也

菊山 於越新編在縣西二里

案嘉泰志菊山在縣西三里多菊故名

茗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三里王十朋會稽風俗賦茗山鬪好

案嘉泰志里字下有山多茗下有二塘七字其引會稽風俗賦則志所無也

北幹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北一里

案嘉泰志北幹山在縣北一里舊經云晉許詢家於此山之

陽其詩曰蕭條北幹園

石巖山 名勝志在縣西南十二里

案此本嘉泰志

荏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北十里

案嘉泰志作在縣東北一十一里

三臺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南五十里

案嘉泰志此下尚有山有臺三所故名七字

摩烏山 紹興府志在縣西南十五里

案此本嘉泰志唯嘉泰志作在縣南二十里

連山 名勝志在縣西二十里

案此本嘉泰志唯嘉泰志作在縣西一十二里

翠嶂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二十五里一名夏駕山

案嘉泰志此下云山在夏駕湖湖去海只數里又注云舊經

上虞縣夏蓋山亦名夏駕山亦去海數里疑與此同今俱存
之又水經注西陵湖又謂之西城湖東有湖城山西有夏駕
山當指蕭山境之夏駕山也

金雞影山

一名
笑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南六十里八面向江有雞籠

石

案嘉泰志峽山在縣南六十里其八面皆向江有雞籠石故
諺云金雞影山

臨江山 太平寰宇記臨江山在縣東南水陸並行二十里

案二十里寰宇記作三十里

黃竹山 晏公類要在縣東三十三里越絕書云范蠡遺鞭於
此生筍為竹色皆黃

案嘉泰志同越絕書志作舊經

洛思山 太平御覽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

案嘉泰志洛思山在縣東四十三里輿地志云永興縣洛思山先是洛下人隨朱儁來會稽三年不得返乃登山北顧而嘆或云儁遭母喪止葬此山請洛下圖墓師相地師去鄉既久目極千里北望洛京號呼而絕因葬山頂故以為名

鳳皇山 萬歷紹興府志在縣東三十里又名慈孤山

案嘉泰志慈孤山在縣東四十里

吹樓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四十里一名岵帝山

案嘉泰志岵帝山作岵市山

航鳴山 名勝志在縣東四十里舊經云向踐之航也

案嘉泰志航烏山在縣西四十七里舊經云向踐之航也三

百石長員卒七十人渡之一曰舸烏里

龕山 紹興府志在縣東五十里

案此本嘉泰志

浙江 蕭山縣志在縣西十里

案元和郡縣志浙江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嘉泰志浙江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西東來由富陽經縣界一百五十里轉北流入臨安府鹽官縣出海

浦陽江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源出浦江

案元和郡縣志浦陽江在縣南一十五里又此引嘉泰志俗名西小江原書無西字

湘湖 於越新編在縣西二里

案嘉泰志湘湖在縣西二里溉田數千頃產蓴絲甚美

漁浦 明一統志在縣西三十里

案此本嘉泰志太平寰宇記餘姚縣下有漁浦湖引輿地志云舜漁處與此非一地

諸暨縣

長山 名勝志一名陶朱山縣西一里

案嘉泰志長山在縣西一里夏侯曾先地志云山高五十餘丈其頂平博有石室可坐百人南范蠡臺陶朱公廟東法樂寺

櫛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一十八里一名諸山

案嘉泰志里字下有山多櫛木四字元豐九域志諸暨有諸暨山卽此山也太平寰宇記諸暨界有暨浦諸山因以為稱芒蘿山 太平御覽諸暨縣北界有羅山

案嘉泰志芒蘿山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芒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其方石乃睺紗處太平寰宇記山下有石跡水是西施浣紗之所浣紗石猶在

五洩山

案此引水經注多誤字今正之水經注諸暨縣洩谿廣數丈

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他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呼為洩也又嘉泰志五泄山在縣西五十里自山五級泄水以至溪山川最為秀絕

石鼓山

紹興府志在縣南五十里山有盤石如鼓

案此本嘉泰志志又注云嵎縣有石鼓山名同各存之

浮塘山

名勝志在縣南二十五里

案嘉泰志浮塘山在縣南四十五里

句乘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南五十里國語越臣於吳吳更封

越南至句乘即此

案嘉泰志里字下有舊經云句踐所都也七字又即此下有地字又有其山九層亦名九乘山南有句乘亭十五字又案

志引國語南至句乘今越語作南至于句無韋昭注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蓋乘無二字形相近故誤乘為無今土人呼為句乘必自古相傳之名未可據國語以駁地志也

九江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北二十五里石室幽邃四壁刻石為女人號靈女

案嘉泰志作號靈女臺

金雞山 名勝志與芒蘿山相對

案嘉泰志金雞山在縣南五里

烏帶山 太平御覽在縣西北其上多紫石

案元和郡縣志烏帶山在縣北五十里出紫石英嘉泰志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山出紫石英舊經云晉謝敷夜夢神人語云當以珍寶相贈至明視牀下有異石而瑩乃紫石英也舊名烏笄山梁武帝遣烏笄採石英終於此後人立廟祠之帶

筮聲近蓋俗之誤也考水經注云諸暨縣北帶烏山烏山蓋謂此山

寶掌山 名勝志在縣東四十五里

案此出嘉泰志而字句有異同嘉泰志作寶掌巖

金鵝山 輿地紀勝在縣南五十里

雞冠山 輿地紀勝在縣西五十里

案均與嘉泰志同

浣江 嘉泰會稽志在縣南一里又曰浣渚俗傳西子浣紗之川

案嘉泰志浣江在縣南一里俗傳西子浣紗之川一名浣浦又名浣渚此所引不全又明史地理志浣江卽浦陽江亦曰青弋江水經注謂浦陽江東逕諸暨縣南是也

泌浦湖 舊浙江通志在縣東北五十里周圍八十餘里

案嘉泰志必浦湖在縣北七十里周四十里俗訛為祕浦其傍橫港曲灣以百數多採捕者

餘姚縣

祕圖山 嘉泰會稽志初名方丈山

案嘉泰志作舊號方山

龍泉山 名勝志在縣城中祕圖山西一里許又云舊名靈緒山亦名嶼山

案嘉泰志靈緒山在縣西一里一名嶼山

大黃山 紹興府志在縣東二里

案嘉泰志大小黃山在縣東二里

白山 萬歷紹興府志在縣東南三里

案嘉泰志白山在縣東南五里

馬渚山 餘姚縣志在縣西三十里

案嘉泰志渚山在縣西三十里舊經云秦始皇飲馬於此馬字誤奪

勝歸山 萬歷紹興府志在縣北三里

案嘉泰志聖龜山在縣西北二里一名打石山

化安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東南二十里

案此本嘉泰志

九壘山 紹興府志在縣東九里又名九里山

案嘉泰志九里山在縣東九里

大小雷山 嘉靖餘姚縣志去治南二十里

案嘉泰志大小雷山在縣南二十里

羅壁山 明一統志在縣南十八里

案元豐九域志餘姚有羅壁山嘉泰志羅壁山在縣南一十

八里案經引孔曄記山有漢虞國野襟帶山溪表裏疇苑洛

陽人來云巖谷大勢具體全谷郁太宰遍游諸境棲情此地後以司空臨郡遂卜居之明一統志本此

白水山 名勝志為西四明在縣西南六十里

案嘉泰志白水山在縣東南二十里

太平山 於越新編在縣南八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太平山在縣東南七十八里接連天台即謝敷隱居之所嘉泰志太平山在縣東南七十里輿地志云餘姚縣有太平山山形似繖四角各生一種木不雜他木一角擦一角純梓一角純櫨一角純樞案太平寰宇記謂四明山有四角各生一種木此山蓋亦四明支峯也

四明山 名勝志在縣南一百十里

案元和郡縣志四明山在縣西一百五十里

按縣西當作縣南

太平寰宇

記在縣西南一百里嘉泰志在縣南一百十里高二百一十

文周回二百一十里詳見鄞縣下

大蘭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南八十里相傳漢劉綱夫婦于此
仙去

案嘉泰志縣南作縣東南劉綱作劉樊

鴟山 名勝志在縣西南十二里

案此本嘉泰志

姜山 萬歷紹興府志在縣西五十里其表十里

案嘉泰志姜山在縣西北二十里表十里

禾山 名勝志在縣西北二十里

案嘉泰志烏山在縣西北二十里疑卽禾山

眉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北三十七里

案嘉泰志眉山在縣北三十五里海中望之如修眉故名

歷山 方輿勝覽在縣東八十里

案嘉泰志歷山在縣西北八十里舊經云在會稽縣東南蓋舜耕所也又云越有歷山舜井豕田者以舜之餘族所封舜姚姓故曰餘姚蓋其子孫思舜鄉取象于此猶漢新豐之義姚邱山弘治紹興府志在縣西北六十里舜餘族所封

案太平寰宇記姚邱山在縣西北六十里唐書周處風土記云舜生於姚邱媯水之內今上虞縣東是也

陳山 名勝志在縣東北十里

案嘉泰志陳山在縣東北一十五里

石匱山 名勝志在燭溪湖中

案嘉泰志石匱山在縣東北六十里傳云禹藏書於此山有大石礪魄其形如匱注云會稽縣宛委山一名石匱山陰縣西亦有石匱山今並存之

屯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東北十五里

案嘉泰志屯山在縣北十五里

姚江 名勝志在縣南十步許又名舜江

案太平寰宇記餘姚江在縣南五十步闊四十丈入明州嘉泰志餘姚江在縣南一十步源出上虞縣通明堰東流十餘里經縣江東入於海江濶四十丈潮上下二百餘里雖通海而水不鹹明史地理志姚江源自縣西南太平山一名舜江西北流至上虞縣乃東北出經縣南又東為慈溪之前江

燭溪湖 名勝志在縣北十八里

案此本嘉泰志此下尚有燭溪一名明塘湖俗號淡水海周
一百五十里深二丈溉田千餘頃

雁池 明一統志在縣南雙雁鄉

案嘉泰志雁池在縣東雙雁里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西虞
即雙雁送歸處

海 舊浙江通志縣去海四十里

案元和郡縣志大海在縣北三十里

上虞縣

釣台山 名勝志在縣東南五里許下瞰深潭

案嘉泰志釣台山在縣西南七里舊經云山有槎大十圍昔陶公嘗乘此垂釣公既去槎墜於潭底不復浮矣

蔡墓山 名勝志在縣西十二里蔡邕卒葬此

案嘉泰志蔡墓山在縣西一十二里或以為蔡邕墓山也按蔡邕傳邕陳留圉人亡命遠跡吳會文選伏滔笛賦云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取椽為笛又傳云邕過吳讀曹娥碑則邕嘗至會稽郡然有墓於此未詳

羅巖山 萬歷上虞縣志在縣東七里

案嘉泰志羅虞山在縣北七里

蘭芎山

一名蘭風山

水經注縣南有蘭風山

案水經注此下有山少木多石驛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闌干十七字太平寰宇記蘭風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又餘姚縣下別出蘭芎山則以為二山嘉泰志蘭芎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蘭風

佛跡山 名勝志在縣西北四十五里有石如巨人足跡

案此本嘉泰志

龍頭山 名勝志在縣西北三十里

案水經注上虞縣東有龍頭山山崖之間有石井冬夏常冽清泉南帶長江北連上陂

銅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案嘉泰志銅山在縣南二十五里

嶠山 於越新編在縣西南四十二里

案嘉泰志壕山在縣西南四十二里舊經云漢東陽駱夫人於此上昇傍有丹竈

指石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謝安所居也

案嘉泰志此下尚有一名謝安山五字

含珠山 上虞縣志在縣西南五十里

案此本嘉泰志

壇燕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五十里

案嘉泰志尚有舊經云神仙燕集之所上有旃檀香氣襲人

樵者或時聞管簫聲

覆卮山 明一統志在縣南五十里與太平山相連

案明史地理志覆卮山接嵎縣界

握登山 於越新編在縣西南四十里

案嘉泰志握登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山有握登聖母廟

百樓山 於越新編在縣南十里

案嘉泰志大雷尖山在縣南一十里十道志云一名百樓山
山腰有平地數十丈漢魏伯陽嘗築居於此此又引太平寰
宇記云云乃記石樓山不知卽百樓山否

夏蓋山 於越新編在縣北六十里世傳夏禹嘗駐蓋焉

案嘉泰志夏蓋山在縣北五十里舊經云山形如蓋因以為
名引輿地志云上虞縣北有夏駕山在湖中湖即名夏駕湖
北去海數里山北對海鹽岸又注云舊經蕭山翠嶂山一名
夏駕山在縣西二十五里有夏蓋湖湖北去海數里北對海
鹽岸餘並同

上虞江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二十八里源出剡縣

案水經注浦陽江水經上虞縣南亦謂是水為上虞江是上

虞江卽浦陽江元和志剡溪北流入上虞界為上虞江與水
經注不同

通明江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十里源出餘姚江其西自運河
入於江

案明史地理志通明江卽姚江上流

西溪湖 舊浙江通志在縣西南門外三十六湖之水鍾焉

案嘉泰志西溪湖在縣西南三里舊七里湖舊經云縣令戴
延興立周七里故以為名溉田二百頃

五夫河 於越新編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案嘉泰志五夫河在縣北三十五里源出夏蓋湖曰驛亭堰
凡三十里東流入餘姚之菁江

顧墅灘 嘉泰會稽志世傳顧歡家墅於此

案嘉泰志此下尚有一作顧墅四字

白龍潭 明一統志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潭在山上下凡三
案嘉泰志白龍潭在縣南山頂有三潭

新昌縣

南明山 嘉泰會稽志山有寶相寺

案嘉泰志無此句而有劉勰撰碑其文存焉八字

天獄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七里

南巖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西南二十里

案嘉泰志作天獄南巖均無山字

天姥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南五十里

案元和郡縣志天姥山在剡縣南八十里太平寰宇記同

東岬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四十里晉僧法深支遁皆隱居

此

案東岬山嘉泰志作東岬山是也世說新語注引支公書岬

山去會稽二百里又引僧法深傳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剡縣當是會稽之誤

黃罕嶺 嘉泰會稽志在縣北五十里唐咸通中觀察使王式敗裘甫處

案嘉泰志黃罕嶺在縣北三十里唐咸通中賊裘甫寇浙中王式曰唯黃罕嶺可入剡然卒亦成擒甫果自嶺入剡兵遂敗

東溪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一里其源來自天台石橋瀑布水支派入縣南流西

案嘉泰志東溪在縣東一里其源來自東南支派入縣南流西溉田一萬二千畝其巨派從北流過縣復西北流為三谿出嵎縣為剡谿此所引有誤又案明史地理志東溪出天台山東北入嵎縣界

沃洲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七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沃洲在剡縣東七十二里白居易有沃洲記
查浦 嘉泰會稽志在縣北水經注云東流二百餘里與句章
接界浦周六里

案嘉泰志此下尚有其夾浦居民五百家門皆面水昔嘗過
之今尚如水經所言可避世如桃源也

長潭 萬歷紹興府志在縣西南三十里一名槐潭
案嘉泰志長潭在縣西南

嵎縣

剡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北一里

案嘉泰志此下有縣治處其坳五字

簞山 名勝志在縣東三十里

案水經注剡東有簞山嘉泰志簞山在縣東三十一里
剡錄同有

白巖神祠并龍潭舊經云山遙望如鋪葦

三峯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東七十里

案刻錄絕東為三峯山其陰與鄞之雪竇山接崗嶺數亘澗道奔流

金庭山 名勝志在縣東七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桐柏山靈寶經云上有桐柏合生下有丹池赤水南岳真人云越有桐柏之金庭吳有句曲之金陵夏侯曾先地志云縣有桐柏山與四明天台相連屬皆神仙之宮也嘉泰志丹池山在縣東七十二里舊桐柏山唐天寶六載改為丹池在剡臨海二縣之境

嵎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東三十四里

案刻錄嵎山在東三十里

刻石山 名勝志一名獨秀山在縣南三十里

案此略本嘉泰志但志不云一名獨秀山

貴門山 於越新編在縣西南七十里有三泉迸石穴曰三懸潭

案刻錄縣西有細嶺山有三懸潭則此山本名細嶺

鹿苑山 萬歷紹興府志在縣西六十里

案刻錄鹿苑山有葛仙翁祠祠下有二石甕蹲峙石崖壁立懸瀑十餘丈下注石穴匯為龍潭

太白山 名勝志在縣西七十里絕高者為太白次為小白

案水經注刻有白石山山上有瀑布縣水三十丈刻錄引會稽記刻縣西七十里白石山有瀑布太平寰宇記夏侯曾先地志云縣西六十里有太白山嘉泰志太白山在縣西六十里舊經云此山峻極崔嵬吐雲含景與小白山接乃趙廣信煉九華丹登仙之處雙石筍各長五六丈對立如闕瀑泉飛

下號瀑布嶺土人亦稱西白山注云案宋書褚白玉居剡縣瀑布山即此是此山本名白石山後名瀑布山最後乃稱太白也

石門山 名勝志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案剡錄縣西山有石門山

五龍山 萬歷紹興府志在縣西北四十里

案剡錄五龍山又曰烏豬山重岡複嶺峯壑蟬聯老木虬松青翁失日

了山一名餘
種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北一十二里

案嘉泰志了山在縣東北一十二里南有餘糧嶺其地產禹餘糧

謝巖山 弘治紹興府志在縣北三十里

案剡錄了山北有謝巖山縣北十五里

黃山 名勝志在縣南十里又名方山

淦水經注剡南有黃山

嶧山 嘉泰會稽志在縣北四十里

案嘉泰志云嶧山在縣北四十四里舊經引輿地志云自上
□七十里至溪口從溪口隨江上數十里□□兩岸峻壁乘
高臨水深林茂竹表裏輝□□為嶧嵒奔瀨迅湍以至剡也
此所引多增刪今校正

又淦水經注浦陽江又東北逕始甯縣嶧山之成功嶠嶠壁
立臨江欹路峻狹又云嶠北有嶧浦北則嶧山與嵒山接二
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瀾懷烟泉谿引霧吐哇風
馨觸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是昔時嶧山屬始甯也

了溪 明一通志在餘糧山下

案剡錄了谿東北五里源出了山

剡溪 嘉泰會稽志在縣南一百五十步溪有三源

案元和郡縣志剡溪出縣西南北流入上虞界為上虞江太平寰宇記剡溪在縣南一百五十步一源出台州天台縣一源出婺州武義縣即王子猷雪夜訪戴之所也一名戴溪

墨池鵝池

弘治紹興府志在金庭山

案嘉泰志右軍墨池在縣南十五里金庭洞是墨池在金庭洞去金庭山甚遠

鹿苑潭 輿地紀勝在縣西鹿苑寺

案嘉泰志同但作下鹿苑潭

志三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

卷四

海甯 王國維

山川

台州府

大固山 赤城志在府西北

案嘉定赤城志大固山亦名龍顧山在州西北三百步高八十丈周回五里按舊經晉隆安末孫恩為寇刺史辛景於此鑿塹守之恩不能犯遂以大固小固名山紹興十年道士費德泓斷地得晉永和九年斷碑有龍顧山字山勢逶迤抱州治如屏障自州治後而北則曰北山自北山稍東接白雲寺則曰白雲山其實一山也原所引多增刪

小固山 臨海縣志在城東南二里與大固山相望

案此本嘉定赤城志

中子山 赤城志在州東南一里

案赤城志中子山在州東南一里連小固山兩峯如恰憤一號恰憤峯其頂雙塔差肩竝立此誤巾子作中子

臨海縣

蓋竹山 赤城志在縣南三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蓋竹山在縣東三十一里周回一百里又志引明一統志云云亦本赤城志

牛極山 臨海縣志在縣西一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惟赤城志里字下有以牧牛路至此極故名九字

赤山 輿地紀勝在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案赤城志同又案隋書地理志臨海有赤山

白鶴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東南二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白鶴山在縣東二十里上有深湖中有盤石山前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昔有白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擊之聲震洛陽臨海記云山上有隱泉懸溜遠望如倒挂白鶴因名挂鶴泉又有挂鶴嶺猶有翱翔之勢嘉定赤城志白鶴山在縣東南二十里上有展旗峯洗腸潭又有劍崖舊傳趙炳留劍痕于此

又案赤城志白鶴山在縣西北六十里以其水傾注遙望如倒挂白鶴故名與地記勝同古鵠鶴二字通用疑卽白鶴山而赤城志再出又地望與里數皆不同未詳

白巖山 台州府志在縣西十二里舊名白馬

案此本赤城志又輿地紀勝白巖在臨海縣南二十四里與此恐非一山

真隱山 太平寰宇記在縣西南四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括蒼山在州西四十里高一萬六千尺赤城志真隱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周回三百里與仙居章羗山相接本名括蒼又名天鼻唐天寶中改今名此所引多誤今改

正

許孝山 臨海縣志在縣西北七十里

案赤城志許孝山在縣北四十五里舊傳有許其姓者居喪至孝每慟則羣鳥悲鳴因名其山此引名勝志蓋本赤城志

龍符山 臨海縣志在縣東一百七十里

案赤城志龍符山在縣一百七十一里海中本名覆釜

石新婦山 赤城志在縣東北七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石新婦山在縣東一百一里

宜山 明一統志在府城西六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玉峴山 太平寰宇記在縣東一百七里舊名黃石山一名黃石巖相傳黃石公居此天寶六年更今名山洩水九層沾崖注落如白練

案寰宇記玉峴山在縣東一百九里本名黃石唐天寶六載敕改為玉峴山臨海記云黃石山洩水九層沿崖注落如白練又案赤城志玉峴山在縣東一百七里今縣東南一名黃礁一名黃石巖相傳黃石公居此唐天寶六年更今名此所多增刪

海門山 明一統志在縣東南一百二十六里

案太平寰宇記海門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六里在臨海北岸北枕海明一統志本此

金龍山 明一統志在縣東南百里章安鎮

案此本赤城志唯志作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白山 輿地紀勝在縣東南二百五十里

合旗山 輿地紀勝在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案赤城志均同

東刊山 台州府志在縣東七十里東南接黃巖

案赤城志東刊山在縣東九十一里一名天柱東南接黃石山案臨海記山極高遠蓋禹隨山刊木因以為名

望海尖山 台州府志在縣東北四里

案此本赤城志

常風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西五十里有石穴風當自中出

案太平寰宇記常風山在縣西五十一里以有石穴常有風

赤城志常風山在縣西五十里以其穴常有風故名此嘉靖

志所本

古塘門山 臨海縣志在縣南二十里兩峯對峙中空十餘丈
舊傳海門在焉

案此本赤城志又案輿地紀勝雙巖在臨海縣南一十五里
峭峻並峙為江南諸山之冠州治對焉殆即此山也

燈壇山 太平寰宇記在縣西六十里

案赤城志燈壇山在縣西南六十里

鴻鶴山 臨海縣志山有二一在縣西七十二里一在縣西北
六十五里

案此本赤城志

亭山 輿地紀勝在縣南一百里

案赤城志同

翠環山 台州府志在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崑門山 太平御覽在縣東一百五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崑門山郡國志云山在大海中赤城志崑門山在縣東一百五十里海中案郡國志作崑門

大雄山 臨海縣志在縣東二百一十一里

案赤城志大雄山在縣東二百一十一里海中

頭扣山 台州府志在縣東北二百一十里西有嶼

案赤城志熨頭扣山在縣東北二百一十里海中西有嶼

鵝鼻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東一百五十里狀如鵝鼻吸水

案赤城志鵝鼻山在縣東一百五十里海中以其狀如鵝鼻

吸水故名

石佛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東南一百七十里以狀名

案赤城志石佛山在縣東南一百七十里海中以其狀如佛

故名

蛟巉山

六峰

舊浙江通志以上俱海中山

案此皆本赤城志惟西鹿山在縣東一百六十里赤城志作一百六十二里鹿頭山志作鹿頭山澤青山在縣南二百二十里志作在縣東南二百一十九里

雲峯

台州府志在縣西南十九里

案赤城志雲峯有二上峯在縣西南五里下峯在縣西南一十九里

聖巖

台州府志在縣南二十里錢枉山

案此本赤城志錢枉山志作錢柱山

桐巖

台州府志在縣東五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仙巖

臨海縣志在縣東一百二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黃礁巖 台州府志在縣東一百七里

案赤城志玉峴山在縣東一百七里一名黃礁此黃礁巖在縣東一百七里蓋卽玉峴山不當複出

新羅嶼 臨海縣志在縣東南三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竹嶼 台州府志在縣東一百四十六里海中

案赤城志行嶼在縣東一百四十六里海中行竹二字形近必有一誤

馬嶼 台州府志在縣東一百七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新嶺 臨海縣志在縣南三十五里

案赤城志新嶺在縣南三十五里入自大左嶼至嶺脊分臨海黃巖界凡三上三下云

蔡嶺 台州府志在縣東八里

案此本赤城志

臨海江 元和郡縣志二水合成一是始豐溪一是樂安溪

案元和志作一自始豐溪一自樂安溪

靈江 台州府志在府城外西北自三江匯流抱城而東

案赤城志靈江在州城外其水自三江合流環繞郭郭舊傳有赤城地靈江水丹邱井之謠又延慶院記云濟靈江而西蓋指此也中有一所名陳婆坳泓水極清巨潮澎湃不為動州舊以此水釀酒焉自朝天門外而渡則曰西江自興善門外而渡則曰南江自靖越門外而渡則曰東江其實一水也

俗號上中下三渡

台州府志本此又案明史地理志澄江一名靈江流合

天台仙居諸山之水至黃巖縣入海

三江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西十里其源有二

案赤城志三江在縣西一十里源自天台關嶺仙居永安二溪至此與江合蓋三水所聚故曰三江然其流中分溪清而江濁嘉靖志本此

東湖 赤城志在崇和門外三十步

案輿地紀勝東湖在臨海縣東三里

虎溪 臨海縣志在縣東六十五里

百步溪 明一統志在縣西北六十里

案皆本赤城志

黃巖縣

委羽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南十里俗名俱依山

案赤城志委羽山在縣南五里俗名俱依山又載謝伋委羽山記台州黃巖縣西五里有山岡阜連屬草木茂密其洞曰

委羽

屏山 輿地紀勝在縣南八十里

案赤城志同

唐門山 黃巖縣志在縣北五里有將軍巖甚鉅

案此本赤城志

松巖山 輿地紀勝在縣西十五里

案赤城志同但志作松巖無山字

三童山 黃巖縣志在縣西南一十七里

案此出赤城志志尚有案寰宇記山在臨海今實黃巖也考
今本寰宇記三童山在黃巖縣下不在臨海蓋與陳耆卿所

見本不同

岱石山 赤城志在縣西一十七里又有一石橫前如櫃

案赤城志里字下尚有西北角有巨石挺立類人形俗呼為

石大人十七字

黃巖山 明一統志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元和郡縣志黃巖山在縣西南二百三十里
二字或一字之訛

雞籠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南二十五里

案赤城志雞籠山在縣南二十五里俗傳星月晦冥則光彩
燭天一日天陰忽晶彩晝見視之則金寶滿山競往取之輒
皆滅沒故老呼為許公藏

夏鳥山 台州府志在縣西六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浮山 輿地紀勝在縣西七十里

案赤城志作在縣西六十里餘同

塵山 台州府志在縣西南三百里永寧江源出此

案此本赤城志

觀音巖 台州府志在縣極東瞰大海

案此本赤城志

五部嶺 黃巖縣志在縣西一百一十里東連五部村西連樂清北連永嘉

案此本赤城志但樂清下有孤田村三字永嘉下有鋪嶺二字

義城嶺 黃巖縣志在縣西五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惟義城志作義誠五十里作八十里

大唐嶺 台州府志在縣南三十五里

案赤城志大唐嶺在縣南三十里

永寧江 赤城志源出縣西北三百四十里

案赤城志永寧江源出縣西北三百四十里案舊志有大小二源大源出塵山東南流廣一十五步二百一十里至左溪

村小源出黃巖山東北流廣五步一百里至大溪與大源合然平淺不通舟又東流三十里至官畧村無灘磧直下永寧江廣踰百步從縣北過三十五里會臨海縣海口入于海自源至海水程四百八十里此所引甚略又明史地理志黃巖西北有永寧江卽澄江下流與赤城志不同

黃巖溪 黃巖縣志在縣西一百里源出黃巖山

案赤城志黃巖溪在縣西一百里源出黃巖山前所謂小源

永寧江傳者也

日溪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西六十里

案赤城志日溪在縣西六十里古號新城西北有小谷曰金玉灣此嘉靖志及黃巖志所本

赤頰潭 黃巖縣志在縣西五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天台縣

天台山 天台山志在縣北三里

案隋書地理志臨海有天台山唐書地理志唐興縣有天台山元和郡縣志天台山在唐興北一十里赤城志天台山在縣北三里

自神跡
石起

按陶弘景真誥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

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十道志謂之頂對三辰或曰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一曰大小台以石橋大小得名亦號桐柏樓山登真隱訣云大小台處五縣中央

五縣據餘地句章
臨海天台列縣

顧野

王輿地志天台山一名桐柏眾嶽之最秀者也徐靈府記云天台山與桐柏接而少異神邕山圖又采浮圖氏說以為圖浮震旦國極東處或又號靈越孫倬賦所謂記靈越以西基是也按諸書名稱不同唯天台乃其正號餘亦各有據天台志略本此

赤城山 赤城志在縣北六里

案元和郡縣志赤城山在縣北六里實為東南之名山

桐柏山 天台方外志在縣西北二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甯海縣下桐柏山在縣西五十里登真隱訣云其山八重四面視之如一金庭不死之鄉方四十里案桐柏本天台之一峯山有八重視之如一亦臨海記叙天台山語如此寰宇記入之甯海殆誤

瓊臺雙闕兩山

案此所引天台方外志語本赤城志

寒巖山 方輿勝覽在縣西北七十里

案赤城志寒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寒山子常居之今呼為寒巖前有磐石曰宴坐峯上拊石洞由宴坐西有石如植筍蘿蔓紫綴西有石梁可數尺以下與天台縣志同此所引天

台志實本赤城志

明巖山 天台縣志在縣西七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唯赤城志作明巖無山字在縣西北七十里舊名

暗巖周顯德中更今名餘略同

方瀛山 赤城志在縣西北二十八里

案赤城志里字下尚有案徐靈府小錄云由桐柏北上一峯可五里許上有平疇餘十畝間以陂池前眺蒼峯後即雲蓋峯也云云

東橫山 名勝志在縣東十里俗名覆船山本天台山足

案赤城志覆船山在縣東一十里以其狀如覆船故名按神邕山圖此台山脚也其上夷坦可三十頃中有三泉冬溫夏冽以其橫據縣東舊呼為東橫側有古淨池云

鳳皇山 台州府志在縣東一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折山 天台縣志在縣西十六里

案赤城志折山在縣東十六里以崖崿險折故名中有峯拔立孤秀舊傳王喬控鶴於此

司馬悔山 雲笈七籤在天台山北

案赤城志在縣北一十三里天台山後

大盆山 名勝志在縣西一百八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惟無卽婺江之源也六字

始豐山 台州府志在縣西南十五里

案此本赤城志唯西南十五里志作東南一十五里

瀑布山 天台山方外志在縣西四十里

案赤城志瀑布山在縣西四十里山有瀑布垂流千丈蓋與福聖觀國清寺二瀑為三其山出奇茗

五峰 赤城志其峰有五曰八桂曰靈禽曰祥雲曰靈芝曰映霞

案赤城志正北曰八桂東北曰靈禽東南曰祥雲西南曰靈芝西北曰映霞

九峯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西北三十里

案赤城志九峯在縣西北十五里其峯有九按徐靈府小錄瀑布寺有峯山蓋白山支幹名九壘唐天寶六年改今名王羲之與支道林常登焉

九折峯 赤城志在縣西北三十里

案赤城志作在縣東北三十里

翠屏巖 赤城志在縣東二十五里

案赤城志作在縣南二十五里

八桂嶺 天台方外志在縣北五十里

杜潭嶺 天台縣志在縣南二十五里

關嶺 天台山方外志在縣西北四十里

案均本赤城志

斤竹嶺 台州府志在縣東四十五里與臨海分界

案此本赤城志但臨海赤城志作甯海是也

丹霞洞 明一統志在縣北一十五里

案赤城志丹霞小洞在縣西北一十五里福聖觀東北舊傳
葛元煉丹於此有仙人拍手巖唐刺史柳泌於此收藥今天

台觀其所止也

桃源洞 名勝志在縣西北二十里

案赤城志作劉阮洞

石橋 方輿勝覽在縣北五十里

案與赤城志同

斷橋石 台州府志在縣七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始豐湖 明一統志在縣南

案赤城志始豐湖在縣南四十步今為大溪水衝壞併為一矣是此湖宋時已廢

靈溪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北一十五里

案太平寰宇記靈溪在縣西北三十里孫綽賦云過靈溪而一躍是也赤城志靈溪在縣北一十五里福聖觀前今縣東二十里亦有靈溪蓋其名適類云

大溪 台州府志在縣西南五十步至凡八十七里至二江

案此本赤城志唯末句凡八十七里至二江赤城志作凡一百一十七里至州

楸溪 名勝志在縣東三十里一名油溪

案赤城志楮溪在縣東二十里孫綽賦所謂濟楮溪而直進是也或又名歡溪齊顧歡嘗居焉名勝志一名油溪

乾溪 赤城志在縣南二十五里

案赤城志作在縣南一十五里

丹霞潭 台州府志在縣西北二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柘溪潭 明一統志在縣西北二十里

案赤城志仙居縣下柘溪潭在縣西北三十里追張阜山中
有古湫名广潭泓深特甚前橫石檻廣三丈許修四丈有奇
有石室可容百人中略下又有三湫湫外有泓水亦隨潮盈縮
惠澤潭 天台縣志舊名惠濟在石梁之下

案赤城志惠濟潭在石梁下

卓錫泉 台州府志在智者嶺

案輿地紀勝作杖錫泉引晏公類要云在國清寺

龍鬚泉 明一統志在縣西寒巖洞口噴薄如龍鬚因名

案赤城志龍鬚泉在縣西七十里龍鬚洞口以其噴薄如龍鬚之布故名

仙居縣

括蒼山 台州府志在縣東南四十里

案赤城志括蒼山在縣東南五十里高一千五百丈周回三百里群山中最號巉絕有八向焉一向凝真宮其七則臨海黃巖仙居永嘉樂清縉雲東陽七縣界皆山脊綿接今縣西蒼嶺亦其所通也按寰宇記云括蒼山在州西四十里今臨海真隱山本號括蒼而天台之東亦有蒼山蓋一山而綿亘三邑云

福應山 明一統志在縣東二里宋皇祐間縣令陳襄名之

案赤城志福應山在縣東二里山為陳襄所名見赤城志所載張景修盡美亭記

漁潭山 仙居縣志在縣東南五里

案赤城志漁潭山在縣東南七里下瞰深潭居人常漁於此故名

安洲山 台州府志在縣東南五里舊名九旬山

案赤城志安洲山在縣東南五里舊名管山又名九旬上有潭案舊志唐武德中僧灌頂講經於此時漁者甚眾頂勸止之忽一夕風雨旦視之則為洲矣故更今名

紫籜山 名勝志云在縣北三十里舊名竹山

案此本赤城志山字下尚有與天台接四字

孟溪山 台州府志在縣西北十里

案赤城志孟溪山在縣北一十里與彭溪等山接東北界天

台西北連婺女其中邱壑深窈且多茂林樵采者日往焉

綵仞山 名勝志在縣北二里其下有溪

案赤城志放光塔山一名綵仞山在縣北二里二溪駛其下
青圭山 台州府志在縣北十餘里一名青尖

案赤城志青尖山在縣北一十里雄踞邑後若擁障然其中
一峯極峻而尖又以遠而長青故名

桐林山 赤城志在縣西南五十里

案赤城志作在縣南五十里居人以造楮為業焉

張阜山 嘉靖浙江通志東瞰縣治南環北溪

案此本赤城志志又云張阜山舊經作張父在縣西二十五
里自州而西至常風望之歸然

水簾山 明一統志在西南四十里

案赤城志水簾山在縣西南四十里與永嘉接有瀑自巔瀉

宛若簾垂四時不竭

韋羗山 台州府志在縣西南四十里險峻難升

案赤城志韋羗山在縣西四十里絕險不可升又注案舊志載韋羗山一名天姥或又曰縹鄉俗語訛也然高僧傳載曇蘭憩赤城事則曰韋鄉山在樂安縣陶宏景玉匱則曰括蒼西南一百餘里有偉美山登真隱訣則又曰偉羗山多神異之事然則韋鄉一山而六者之名不同未詳孰是又案輿地紀勝韋羗山在縣西四十里殆誤又云運羗山皇朝郡縣志云一名天姥山在仙居縣西四十里則謂此山也

瓏控山 名勝志在縣西南十五里

案赤城志石瓏控山在縣西南一十五里上多巨石玲瓏可愛似仙都諸山

枕海山 仙居縣志在縣西北五十五里

案赤城志枕海山在縣西北六十五里以其趾插海故名

玉几山 仙居縣志在縣西南五十里

案赤城志作在縣西五十里

靈山 名勝志在縣西二十里

案赤城志靈山在縣西二十里淨梵院上案舊志以禽鳥不棲故名

王姥山 名勝志在仙居縣界亦名天姥山

案輿地紀勝運羗山皇朝郡縣志云一名天姥山在仙居縣西四十里蓋卽羗山之別名

浮石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南三里

案此本赤城志志里字下尚有南峯山南二字

白巖山 仙居縣志在縣南十五里

案赤城志白巖山在縣西南一十五里

景星巖 台州府志在縣西南五十五里

案赤城志景星巖在縣西五十里萬仞壁立高處見井邑如錯綺繡僧行機嘗縛茅以居今為民庵上有鹿頭巖以其形似之而名長數丈坦廣可步左右崖壁更峻絕云

蒼嶺 嘉靖浙江通志在西北九十丈高五十丈周回八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

界嶺 仙居縣志在縣東三十七里

案赤城志界嶺在縣東三十里以與臨海接故名

相湖 台州府志在縣東二十里

案此本赤城志二十里赤城志作一十五里

永安溪 赤城志在縣西一百一十里

案赤城志此下云大小二源小源出馮師山東流一百六里至曹村淺不可舟自曹村而下廣二十步勝小艇又東至妃

姑與大源會廣三十步又東流六十七里而南勝二十石舟
又案元和郡縣志樂安溪源在縣西馮師山經縣南又東入
臨海縣界又明史地理志仙居西北有永安溪亦會于澄江
又西南有曹溪車有彭溪俱流合于永安溪

金華府

金華縣

金華山 萬歷金華府志在府城北二十里一名長山

案元和郡縣志長山一名金華山在縣北二十里赤松子得
道處出龍鬚草太平寰宇記長山在縣南乃北字之誤二十里一名

金華山即黃初平初起遇道士教以仙方處吳錄地理志云
常山仙人採藥處謂之長山山南有春草巖折竹巖巖間不
生蔓草盡出龍鬚云赤松羽化處又有似龍鬚而粗大者名
為虎頭不中為席但以其穰為燈炷抱朴子云左元放言此

山可以合神丹免五兵洪水之患又案輿地志云金華山連
亘三百餘里

赤松澗 太平寰宇記赤松子游金華山以火自燒而化

案隋書地理志金華有赤松澗

雙溪 名勝志在城南一曰東港一曰南港

案明史地理志金華南有南溪自縉雲縣來合于東陽江焉謂之雙

溪亦曰穀溪合流至蘭溪而合于信安江

蘭溪縣

蘭陰山 萬歷金華府志在縣西南六里

案太平寰宇記在縣西五里

香山 名勝志在縣北三十里

案隋書地理志烏傷有香山

蘭溪 萬歷金華府志在縣西南二里一名澱水

案元和郡縣志蘭溪在縣南七里東北入東陽江明史地理志蘭溪縣西南有蘭溪即穀溪也一曰大溪一自衢州之衢港一自金華之婺港會于西南蘭陰山下北入嚴州界案蘭溪既名穀水穀溪則本即衢港逮與婺港合後亦謂之蘭溪猶漢書水經注以桐江富春江為穀水也

東陽縣

歌山 金華府志在縣東南七十里

案隋書地理志烏傷有歌山太平寰宇記義烏縣下歌山郡國志云東陽歌山山水通臨海昔有人乘船從下望見女子於山下汲水登峯而歌姿態端美船人挑之神怒因墜三大石塞水源遂不通舟船

此通志小注所列名勝志所本

山側有石步廟臨流虛構

高數丈長四十丈可容百人坐

錢嶺 輿地志云東陽畢嶺之下有錢嶺

案輿地志云云出太平寰宇記記見金華縣下

東陽溪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北三里源出大盆山東北入縣
案明史地理志東陽東南有大盆山東陽江出焉經縣北謂
北溪亦曰東溪此其一源也又案元和郡縣志東陽江有二
源一南自永康界流入一自義烏界流入至金華界南合為
一謂之東陽江此其他二源與其委也

義烏縣

雲黃山 萬歷金華府志在縣南二十五里一名松山

案太平寰宇記雲黃山在縣南三十五里山多元猿赤豹又
案水經注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山下臨溪水之際
石壁傑立高百許丈

東江 萬歷金華府志源出東陽大盆山漢史所謂烏傷溪
案水經注穀水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

入穀水謂之烏傷溪水明史地理志義烏南有烏傷溪卽東陽江

永康縣

石翁山 金華府志在縣東四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石公山在縣西十里

南溪 金華府志源出縉雲土母山

案水經注永康溪水出永康縣其水飛湍北注至縣南門入穀水明史地理志南溪亦曰永康溪

武義縣

大家山 新婦山 名勝志在縣西二十里二山相向

案太平寰宇記大家山在縣西二十里大家起雲新婦山卽

雨因以為名

八素山 萬歷金華府志在縣北四十里

六四
案元豐九域志武義有八素山

浦江縣

深裊山 名勝志在縣西南五十里

案元豐九域志浦江有深裊山

浦陽江 萬歷金華府志一名浦陽泖在縣南界

案國語韋昭注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也元和郡縣志浦陽

江在縣西北四十里出雙溪山嶺東入越州諸暨縣

衢州府

西安縣

爛柯山 爛柯山志舊名青霞第八洞天爛柯福地

案通典石橋山晉王質爛柯處太平寰宇記石室山一名石

橋山一名空石山

泉嶺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東南一百里

案通典泉嶺山在縣南二百里漢朱買臣曰東越王居保泉
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卽今建安郡地界也太平寰宇記
略同但建安郡地界志作信安郡之北界案顏師古漢書朱
買臣傳注泉山卽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然買臣
又言東越更從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餘里今泉州之南卽大
海不得復有五百餘里當以杜佑樂史說為是

東溪 宏治衢州府志按隋志名定陽溪

西溪 西安縣志距縣二里源出徽州祁門之百濟嶺

穀溪 方輿勝覽出西安合江山常山之水

案穀溪古名穀水今名衢江明史地理志西安西南有衢江
其上游曰大溪自江山縣流入又有西溪亦曰信安溪自開
化縣發源流至此與大溪合焉曰雙港口又東有定陽溪一
名東溪自遂昌縣流入合于衢江

龍游縣

岑山 衢州府志在西南十五里

案唐書地理志龍邱有岑山

穀溪 宏治衢州府志出西安合江山常山之水經縣之西圍

石潭

案元和郡縣志穀水在盈川縣東南一里明史地理志龍游北有穀溪卽衢江也一名盈川溪

常山縣

常山 萬歷常山縣志在縣東三十里

案越絕書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金川 常山縣志在縣北半里

案明史地理志常山北有金川一名馬金溪自開化縣流入

江山縣

江郎山 宏治衢州府志在縣南五十里

案隋書地理志信安有江山太平寰宇記江郎山山上有五色石日照炫耀又郡國志云山上有三峯峯上各有一巨石高數十丈歲漸長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于此故有三石峯在焉

騎石山 江山縣志在縣西二里

案太平寰宇記騎石山山下有石如人騎馬郡國志云如人而無頭昔有神巫以指印馬頭馬頭即落則此山也

開化縣

鳳皇山 開化縣志一名麻車山

案元豐九域志開化有麻車山

金溪 宏治衢州府志在縣東五十步

案元豐九域志開化有馬金溪明史地理志金溪在城東其

源一出馬金嶺一出百際嶺至城北合流而南卽金川上源也

嚴州府

烏龍山 嚴陵志在府治北三里高六百丈周回一百六十里
茶水經注建德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廟在縣東七里廟渚
有大石高十丈圍五尺水瀨濬激而能致雲雨紹興嚴州圖
經仁安山在城北一里高六百丈周回一百六十里舊名烏
龍山其旁當驛路有嶺亦名烏龍嶺宣和初山與嶺悉改今
名

東山 嚴陵志在府治北一里

案景定嚴州續志東山在郡治東

道場山 建德縣志西連西山唐高僧陳尊宿嘗結庵其上因
名

案景定續志道場山以陳尊宿得名西連西山

建安山 嚴陵志在府治北一里秀山之東

案嚴州圖經建安山在城中百順門內

建德縣

橘山 明一統志在府城南十里相傳上有羅浮橘一株

案景定續志橘山在東陽江之東去縣十里許巔不可登上
有羅浮橘一株熟時風飄墜地得者詫為仙人橘

明山 嚴山 舊浙江通志俱縣東南二十里

萬歲山 新定續志在縣東南二十里與明山嚴山相連

案景定嚴州續志即通志所云
新定續志萬歲山明山嚴山在新亭鄉戀秀

環聳為佳山水處無縣東南以下十三字

馬目山 名勝志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案嚴州圖經馬目山在城西南二十五里山有一峰如馬首

狀中有小峯如馬首之目因以得名名勝志所本此

屯軍山 嚴陵志在縣西北一里

案景定續志屯軍山在縣西一里許

平壁山 嚴陵志在縣西十里

案嚴州圖經平壁山在城西十里千仞壁立因以得名

銅官山 萬歷嚴州府志在縣西八十里

案此本嚴州圖經

高峯山 嚴陵志在縣東五里

案景定續志高峯山去縣東五里許仁安山之支也

南山 嚴陵志在縣南五里

案景定續志南山與城相對馬日山之支也

幽徑山 名勝志朱買臣常寓此滌硯於池後人因名朱池

案嚴州圖經幽徑山在朱池西五里距縣四十里有漢朱太

守墓

又保嶺東池距城三十里相傳朱官設諸方處

吳氏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西北四十里山下有吳村

案嚴州圖經吳氏山在城西北四十里山下多吳姓人因名吳村唐天寶中勅以名山

五寶山

新定續志在建德鄉西八十里五山共一源

案景定續志五寶山在建德鄉並新安江西沂江八十里五山共一源曰金山相傳石上有金牛足跡因以為名曰銀山銅山綠山鐵山皆以地所產得名宋唯鐵山尚資冶課餘皆礦竭坑存

楊溪峯

萬歷嚴州府志在縣西四十里如卓筆

案景定續志楊溪峯在慈順鄉峯如卓筆

新安江

萬歷嚴州府志在府城南一名歛江

案嚴州圖經新安江一名歛江一名歛港在城南自徽州至

城東二里合婺港又東入浙江按唐六典浙江水有三源此其一也

東陽江 舊浙江通志在府城東南二里來自金華此歙港合
案元和郡縣志東陽江東南自婺州界來至州南注浙江嚴
州圖經東陽江一名婺港在城東南二里來自婺州與歙港
合

胥口江

一名建德江

建德縣志在縣東二十五里以伍子胥經此因

名

案嚴州圖經胥口江在州東二十五里地名胥村故以名水
明史地理志建德東北有胥溪來入江謂之胥口亦曰建德
江

西湖

建德縣志在城西南和義門外廣袤五百四十二丈

案嚴州圖經西湖在安泰門外廣袤五百四十二丈唐咸通

中刺史侯溫開置寶華洲在其中

大洋溪 嚴陵志在縣南二十五里

案景定續志大洋溪隸宣政鄉

淳安縣

都督山 名勝志在縣南六十里相傳後漢方儼為都督常駐兵處

案太平寰宇記都督山在建德縣下引郡國志云山極高峻臨江以占吉凶石若崩墜水內者死半山而止者去住消散至水際者免又有承金山相次以占焉嚴州圖經淳安都督山在縣南即方儼嘗所居也山因以得名

邁山 嚴陵志在縣西北六里

案嚴州圖經邁山在縣西北六里舊經載新安記云其山重疊邁於諸山故以名今觀山形盤礴連延四面諸山皆若相

向

重坑山 明一統志在縣東八十里山有二坑故名

案此本嚴州圖經

雉山 嚴陵志在縣西南一里

案此本嚴州圖經元和郡縣志云清溪縣南有雉山

靈巖山 嚴陵志在縣東北六里周回十三里

案此本嚴州圖經唯圖經無宋時方逢辰舍其下更號蛟峯

二句

蔗山 名勝志在縣東北三十八里

案嚴州圖經蔗山在縣東四十二里中間平地二頃故老相

傳昔人於此種甘蔗因以名山

聖姥山 淳安縣志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案此本景定續志惟縣東南二十五里續志作在龍山鄉

南來山 明一統志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山勢自北而南故名

案此本嚴州圖經

東泉山 萬歷嚴州府志在縣東北一百三十里舊名覆船

案嚴州圖經東泉山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舊名覆船取山形之似其南出泉三派並東注唐元和中觀察使牒改今名雲濛山 名勝志在縣南三十里

案嚴州圖經雲濛山在縣南十八里高五百丈周回七十里出衆山之上天欲雨先見雲霧濛其上故以名

仙居洞 名勝志在縣東三十五里

案景定續志仙居洞在龍山鄉漸山之麓洞有石龍水從龍口流注盆池中常滿不溢人不知所從泄遇旱迎水禱之輒應

青溪 舊浙江通志一名新安江西出於歙

案元和郡縣志新安江自歙州黟縣界流入縣東流入浙江
嚴州圖經新安江在縣南出徽州自歙縣深渡入縣界至白
馬沙入建德縣界湍險迅急春夏漲溢中流不可行舟秋冬
澄澈見底

桐廬縣

鳳凰山 名勝志在縣東二里

案景定續志鳳凰山在縣東北

戴山 嚴陵志劉宋時戴顓隱此故名

案太平寰宇記戴山宋徵士戴顓所隱處也

牛山 嚴陵志在縣西五里

案景定續志牛山在孝泉鄉去縣西十五里並浙江而北南
渡時鄉兵敗金人于此又注云前志有金牛山在縣東南十

五里蓋非此牛山也

金雞山 桐廬縣志在縣西十里

案景定續志金雞山在孝泉鄉去縣西十三里

富春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西十里一名嚴陵山

案太平寰宇記嚴陵山輿地志云桐廬有嚴陵山境尤勝麗
夾岸是錦峯繡嶺卽子陵所隱之地因以為名明史地理志
富春山一名嚴陵山

獨高峯 桐廬縣志在鄉西北二十里

案景定續志獨高峯在常樂鄉

桐江 嚴陵志在縣南六十步其源有三

案明史地理志桐江在南卽浙江也亦曰睦江自建德縣流
入經富春山之釣台下曰七里瀨又東經桐君山下曰桐江
桐溪 名勝志源出天目山經於潛東流六十里入桐江

水經注桐溪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南與紫溪合紫溪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為桐溪元和郡縣志桐廬江源出杭州於潛縣界天目山南流至縣東一里入浙江景定續志東溪即桐江在縣東源出天目山

窄溪 嚴陵志在縣東南三十里

案景定續志窄溪隸水濱鄉與新城港口相對

蘆茨溪 嚴陵志在縣西南四十里

案景定續志蘆茨溪隸金牛鄉出白雲源

七里灘 嚴陵志在縣西四十五里與嚴陵瀨相接

案謝靈運詩作七里瀨水經注謂之嚴陵瀨太平寰宇記七里瀨亦謂嚴陵瀨但水經注謂此瀨在自桐廬至於潛十有六瀨中則誤也元和郡縣志七里瀨在建德縣東北一十里太平寰宇記亦兼見建德縣下蓋唐至宋初俱屬建德唯元

和志所記里數則大誤也

遂安縣

白石山 萬歷嚴州府志在縣西七里

案隋書地理志桐廬有白石山唐書地理志遂安縣石英山有石英英以供貢元和郡縣志白石山在遂安縣西七十里其山出白石英貢因以為名

公山 嚴陵志在縣西四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建德縣下公山郡國志云山出水水有橋自然泛來行人噉之恣飽食則可將去則病嚴州圖經云今遂安有公山未詳是否

黃連嶺 晏公類要在縣南七十里

案此本輿地紀勝所引

乳洞 名勝志在縣南八十里洞口廣三丈許其中出泉大旱

不涸

案景定續志乳洞在鳳林鄉距縣八十里洞門容三丈許仰視五六十丈青石如斲中有泉極旱不涸溉田六百餘畝

武強溪 萬歷遂安縣志在縣西源出武強山下達於縣治

案元豐九域志遂安有武強溪景定續志武強溪以山得名百丈溪 萬歷遂安縣志在縣西五十里霞源山上

案此本景定續志惟在縣西五十里續志作在龍津鄉

壽昌縣

燕山 晏公類要在縣西北二十里

案此本輿地紀勝所引唯西北輿地紀勝作西南

硯山 嚴陵志在縣南三十里

案景定續志硯山在縣東三十里

梅嶺 嚴陵志在縣西南四十里

案景定續志有梅峯在縣西南三十里疑卽梅嶺也

分水縣

天祿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北十里印渚在其下

案太平寰宇記桐廬縣下白石山有印渚渚多巉石與嘉靖通志所紀天祿山同是天祿山本名白石山水經注紫溪又東南流逕白石山之陰山甚峻極北極紫溪又東南連山夾水兩峯交峙反項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暉名曰樓林此段記紫溪事正在於潛下桐廬上正分水縣境事然則其所謂白石山實卽此山又案吳越春秋徐天祐注引水經云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今水經注無此條亦此山之一異名也

又案世說新語注引吳興記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旁

有白石山太平寰宇記于於潛縣下亦出印渚山是印渚白石山當在於潛分水二縣界

紫羅山 嚴陵志在縣東十五里

紫輿地紀勝作紫邏山是也

天目溪 新定續志源出天目山

案明史地理志分水東有天目溪上源即於潛之紫溪及昌化縣柳溪也下流為桐廬縣之桐溪

鐘溪 名勝志在縣東北二十五里相傳有古鐘沒於下

案此本景定續志續志云在生仙鄉去縣東北二十里餘同

温州府

華蓋山 萬歷温州府志一名東山

案元和郡縣志華蓋山在州東一里太平寰宇記華蓋山去子城一里其山周回九里遙望如華蓋有湧泉旱則水不減

雨則水不加謝公與從弟書云地無佳井賴有山泉

積穀山 名勝志在城東南隅山形圓正如高廩故名

案太平寰宇記積穀山西北去州子城二里其山獨出一峯有飛霞洞南有謝公巖

永嘉縣

孤嶼山 江心志在郡北江中因名江心東西廣三百餘丈南北半之

案太平寰宇記孤嶼在州南四里永嘉江中渚長三百丈濶七十步嶼有二峯

瞿嶼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城東二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瞿嶼山在州西北二十六里太守顏延年在郡於山創亭

青嶂山 萬歷温州府志在郡城西北四十里卽陶貞白隱居

之地

案太平寰宇記青嶂山州西南四十五里上有大湖昔陶真人隱居此山

羅浮山 名勝志在永寧江北岸

案太平寰宇記羅浮山在州北十八里高三十丈永嘉記云此山秦時從海上浮來

石櫃山 温州府志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名勝志上有方石狀如櫃

案太平寰宇記石櫃山東去州一百八十里上有方石狀如櫃云黃帝緘玉版金籐篆冊之祕

石室山 太平寰宇記石室山南溪入一百二十里有石室可坐千人

案寰宇記云石室山名山志云楠溪入一百三十里有石室

北對清泉高七丈廣十三丈深六十步可坐千人狀如龜背
石色黃白扣之聲如鼓沿山石壁高十二丈古老傳云是石
室步廊

大若巖 萬歷温州府志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大石巖在州南二百里巖前有石室高三十
丈可坐二百人有石柱如削高十丈有石鼓石鐘調露元年
道士傅瑤於此上昇又案大石巖別本寰宇記或作文若巖
未知卽大若巖否

甌江 太平寰宇記一名溫江

案元和郡縣志永嘉江一名永寧江在州東三里明史地理
志永寧江在城北一名甌江一名永嘉江自蒼梧諸溪匯流
入府界又東泛於海

樂清縣

靈府山 太平寰宇記一名鬼府山

案寰宇記此上有去州八十里五字

芙蓉山 太平寰宇記去隄口五十里

案隋書地理志永嘉有芙蓉山

雁蕩山

案注所引雁山志詩話總龜等皆本夢溪筆談今錄筆談全文云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峯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

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雁蕩之名觀雁蕩諸峰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巍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等皆是水鑿音清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岩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于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雁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三原灣 廣博物志樂成縣三原亭灣水清如鏡

案太平寰宇記作三京灣引郡國志云永嘉有三京灣無所

不容諺云人有能食者云腹如三京灣卽此也

瑞安縣

飛雲江 瑞安縣志在縣南門外一名安陽江又名安固江吳時名羅陽江唐時名瑞安江又名飛雲渡

案元和郡縣志安固江在縣南一里太平寰宇記瑞安江東連大海西上西溪以三港為湖湖際又有端安山又有安固山

平陽縣

樓石山 平陽縣志在城西南五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樓石山從平陽江西上十五里其山西峯頓聳三石鼎足之狀

將軍山 萬歷温州府志在城東南七十里

案太平寰宇記平陽將軍嶺是福州界

橫陽江 平陽縣志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案元和郡縣志橫陽江在縣南一百里

處州府

麗水縣

城門山 名勝志踰白雲為城門山永嘉記云城門山瀑布值風散為雨

案永嘉記以下乃太平寰宇記所引

石羊山 太平寰宇記溪有一穴深數丈

案深數丈寰宇記作莫知淺深

好溪 名勝志即東溪也

案元和郡縣志麗水本名惡溪以其湍流阻險九十里間五十六瀨名為大惡隋開皇中改為麗水唐書地理志麗水縣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

去民謂之好溪太平寰宇記惡溪出縣東北大麓山西南二百一十五里至枯州城下謝靈運答從弟書出惡江至大溪水清如鏡輿地志云惡溪道間九十里而有五十九瀨兩岸連雲高巖壁立明史地理志好溪東南達於大溪

大溪 名勝志亦名洄溪

案太平寰宇記白龍縣下大溪永嘉記云大溪南岸有四山名為城門壁立水流從門中出高百餘丈飛流如瀑布日映風動則灑散生雲虹水激鏗響清泠若絲竹

縉雲縣

仙都山 仙都山志古名縉雲山

案隋書地理志括蒼有縉雲山唐書地理志同元和郡縣志縉雲山一名仙都一名縉雲黃帝鍊丹於此太平寰宇記縉雲山名山記云孤石干雲可三百丈郡國志云縉雲有瀑布

日照如晴虹風吹如細雨卽此山

栝蒼山 崇禎處州府志一名蒼嶺

案隋書地理志栝蒼有栝蒼山太平寰宇記栝蒼山洞道書

為七十二福地之一

好溪 崇禎處州府志在縣治前源出大盤山

案明史地理志縉雲東有好溪源出縣東北之大盆山有管

溪自東流合焉

青田縣

石門洞 方輿勝覽在縣東七十五里

素元豐九域志青田有石門山

松陽縣

馬鞍山 舊浙江通志在縣西四十八里

案唐書地理志松陽有銀出馬鞍山

遂昌縣

雙溪 名勝志在魚袋山下湖山溪金溪二水合流達衢州入

浙江

案明史地理志遂昌南有雙溪至縣南合流又東經四明山
南分為二其一入龍泉之大溪其一為東溪入松陽溪為松
溪

龍泉縣

豫章山 嘉靖浙江通志在縣南二十里

案元豐九域志龍泉有豫章山

靈溪 方輿勝覽在縣東一里

案明史地理志龍泉南有大溪源出臺湖山又有靈溪自縣
北流合焉東入雲和縣界

景甯縣

俞高山

案明史地理志作會高山

城池

杭州府

杭州府城池 咸淳臨安志城西錢湖門清波門豐豫門

案豐豫門下奪錢塘門三字又乾道臨安志云有城門十二

東曰便門保安崇新東青艮山新門西曰錢湖清波豐豫錢

唐南曰嘉會北曰餘杭有水門五曰保安南水北水北曰天

宗餘杭淳祐臨安志嘉會門下注云舊呼利涉門餘杭門下

注云舊呼北關門

甯波府

甯波府城池 寶慶四明志上略唐末刺史黃晟所築

案寶慶志此下云皇朝寶慶四年守胡榘重修周迴城門凡

十西曰望京門南曰甬水門南東曰鄞江門南東曰靈橋門
曰來安門曰東渡門東北曰漁浦門南北曰鹽倉門曰達信
門南北西曰鄭堰門又案乾道四明圖經云明之羅城舊云
閩粵王無諸所築夏侯曾先謂劉牢之築以塞三江之口者
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篠俗曰篠牆即故基也今羅城周回
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計一十八里西與南則環以水東與北
則繞以江晉末孫恩海寇也其犯會稽則由上虞而入不由
乎明州亦以此城據三江之險云寶慶志云案漢鄞鄞屬會
稽郡不屬閩粵國安得為無諸所築篠牆為劉牢之所築之
故基則非今羅城也孫恩乃自海島舟行破上虞寧畏此城
之險袁晁能陷明州豈孫恩不能破乎况晉末此亦未有縣
治也故不敢以舊經為據

慈谿縣城池

嘉靖甯波府志延袤十里

案寶慶四明志縣城周回五百六十丈

奉化縣城池 嘉靖甯波府志周回一千一十八丈

案寶慶四明志縣城周回六百四十八丈

鎮海縣城池 嘉靖甯波府志周圍一千二百八十八丈

案寶慶四明志定海縣城周環四百五十丈濠三百餘丈世

傳錢氏開邑時置又案延祐四明志云城內曰靜安門迎恩

門航濟門

象山縣城池 嘉靖甯波府志周一千八百九丈有奇

案寶慶四明志縣城周一百五丈治平中令林旦築河水環

之東門曰登瀛西門曰登台

定海縣城池 定海縣志唐開元中置翁山縣無城宋熙寧六

年改翁山曰昌國始築城鑿池

案寶慶四明志昌國縣城周廣五里大德昌國州志州城周

廣五里城門六所舊無之升州後所創也東江門東隅西門西隅

南門南隅上禁門北隅舟山門西南隅良門東北隅舊名廣家橋

紹興府

紹興府城池

案嘉泰會稽志羅城周回二十四里步二百五十照甯中郡守沈立為會稽圖其叙如此而舊經云四十三里者非也厥今州城以步計之八千八百二十八按度地步法三百六十八是為一里舉今步數總歸于里亦二十四里餘步一百八十八較之圖叙所損六十有二宣和初劉忠顯治城禦方寇嘗少縮其西南隅然則今所損步或者自是時也舊經云城不為濠今城外故有濠但不甚深廣耳皇祐初有詔濬湟太守王逵始治其事舊經成于祥符不及知也城之四面高厚之數則舊經大略如之

舊經城東南高二丈四尺其厚三丈而南高二丈六尺其厚一丈八尺而西高二丈一尺其厚一丈八尺北而高二丈二尺其厚二丈六尺故考云後開有濠

此處疑治故址尚
在不龍善地橋也

城門九東曰都賜門

有都賜門之名蓋
久矣見南史何遜傳

曰五雲門東南曰

東郭門

有東
郭城

曰稽山門正南曰殖利門

有南
城

西南曰西偏門

有南
城

曰

常喜門

州城至此與子城會門
在其上蓋九門之一也

正西曰迎恩門北曰三江門凡城東南

門有埭所以護湖水使不入河西門因渠漕屬於江以達行

在所北門引衆水入於海又云子城周十里東面高二丈二

尺厚四丈一尺南面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九尺西北二面皆

因重山以為城不為濠塹嘉祐中刁約守越奏修子城記云

城成高二十尺北因臥龍山環屬於南西抵於埭尾凡長九

千八百尺城之門有五

中略

今子城陵門亦四曰鎮東軍門曰

秦望門曰常喜子城門曰酒務橋門水門亦一曰卽酒務橋

北水門是也

案宋龜川子城乃羅城之一部
與他處子城不同故亦錄之

蕭山縣城池 紹興府志舊經云周一里二百步高一丈八尺

厚一丈一尺

案此本嘉泰會稽志下云見舊經今不存

諸暨縣城池 諸暨縣志縣舊有城圍二里四十八步高一丈

六尺唐開元中縣令羅元開建東北門天寶中郭密之建西南

門

案此本嘉泰會稽志此下有天祐初吳越武肅王錢鏐嘗遣
裨將王永修築之今廢

餘姚縣城池 於越新編始築於吳將朱然圍一里二百五十
步

案嘉泰會稽志縣城周一里二百五十步高一丈厚二丈案
會稽記云吳將朱然所築見舊經今不存

上虞縣城池 上虞縣志縣舊無城府舊志所稱縣城周一里
九十步者蓋縣治之衙城也

案嘉泰會稽志縣城周一里九十步高一丈七尺厚一丈見

舊經

嵎縣城池 於越新編吳賀齊為剡令所築

案嘉泰會稽志縣城周一十二里高一丈二尺厚二丈孔擘記云縣治本在江東吳賀齊為令始移今縣城蓋齊所創也南臨大溪溪洑湍暴至慶元初為水所留存者纔二三尺知縣葉範累石為隄百餘丈城賴以全後二年水復決東渡堤提舉常平李公大性給千緡創築又明秋水大至城壞知縣周悅增築一百二十餘丈縣門臨江有東渡南渡西渡而南門常閉不開相傳以為開則有寇盜之患又剡錄按漢剡縣城在今縣東北輿地志曰城開門向江南門開即有寇唐武德中立剡縣有城池門東曰東曦西曰西成南曰望仙北曰通越

新昌縣城池 新昌縣志會稽志新昌舊有土城周十里久廢

無考

案嘉泰會稽志縣城周一十里高一丈厚一丈二尺今廢

台州府

台州府城池

案此所引赤城志所刪要語甚多茲錄全文如左

案舊經周回一十八里始築時不可考太平興國三年吳越歸版圖墮其城示不設備所存唯繚牆後再築慶歷五年海溢復大壞太常博士彭思永攝州事命縣令范仲温等分典四隅從事蘇夢齡等總其役三旬而畢明年元守絳至乃因新城增甃之作九門捍外水之怒十竇窗疏內水之壅又鑿渠貫城斯為三支閱歲訖工是秋水不為災至和元年復大水城不沒者數尺孫守礪再加增築嘉祐六年大水復壞徐守億謂城南一帶當水衝用牛踐土而築之每日穴所築地

受水一孟黎明開視水不耗乃止熙甯四年踐守暄又壘以
密石且慮水齧其足遂浚河以其土實之乾道九年火及闔
淳熙二年趙守汝愚又繕築焉三年秋大雨城又幾墜尤守
表極力隄護事竟復修城城全邦人歌之按故基自小鑑湖
循清心嶺而南縈抱舊放生池直接城山嶺古通越門土地
廟處蓋今湖昔城皆在闔闔中物也後乃徙而之西縮入里
餘衆謂起元守絳今素元雜記但載修城無徙入之文後素
汪泌共樂堂詩歷叙城事有外遺數百家室屋鱗參差意其
為錢守暄也全篇見東湖嘉定十六年齊守碩復經界有以故基為
言者亟遣官吏素視則知城址廣踰四丈中有二斗門瀉水
遺跡具在而以居人奄據或田或園歲久愈湮乃於其中酌
存丈許旁揭牌以為表識其奄據者賞不治聽其承佃如官
店基法焉新城既全而舊城且不泯矣

黃巖縣城池 赤城志案舊志云周邑九里三十步唐上元中

築

案嘉定赤城志案舊去云周回九里三十步又云周回四百五十步唐上元中築今皆無考

仙居縣城池 台州府志周十里

案嘉定赤城志周回六百步唐上元二年築國朝宣和寇亂
統制姚平仲張師正駐兵於此因再築焉

嚴州府

嚴州府城池

案嚴州圖經羅城周回十二里二步

刁村文獻記云律島縣羅城案舊經周回十九里高二十五尺濶二丈五尺今城宣和三年平

方嚴使知州周格重築

城有八門云云又景定嚴州續志州城宣和中重築

歲久頽圯弗治至為樊牆以限踰越嘉定癸酉知州宋鈞復興板築越一暮有半乃訖工凡東西八百二十有二丈南北

三百四十有四丈葺補者不與焉自是益堅好今瀕江一帶
雉堞如制累經巨浸莫能壞此引嚴陵志實本圖經與續志
淳安縣城池

案嚴州圖經輿地志云郡城賀齊所築自是訖唐神功閱四

百八十九年為郡治

郡廢于開皇九年堯仁壽三年即新安
故城置睦州其間不為郡治者十四年

東面濠上西面臨

谷南枕新安江北連岡阜周回二里二百五十步今仍舊址
此引嚴陵志實本圖經

志四

觀
堂
譯
稿

觀堂譯稿上

中亞細亞探檢談

匈牙利 斯坦因 述

予於今日之會擬與諸君略述在中國塞下之事所歷之時如在夢中所閱之境迴出意表歲月不居若前日事姑舉一二足知其概余數騎東行綿歷歲月某日之晡始抵長城之下是時心中若有所感因念此處人文之停頓地力之枯竭草草二千年若旦暮耳平生今昔之思無踰是矣日既西傾直視無極羣堠相望迤邐十餘英里與斜日相射作黃色諸堠之間絡以邊牆如褐色直線蜿蜒於灰色沙磧中頗疑牆堠之中有人拒守下瞰北方高原廢川若存若亡余行其下時得箭鏃青銅所製鏽澀無多偶見鹽澤之旁多生灌木又疑匈奴游騎出沒其間以俟夜襲者又見一線如畦與邊牆平行其廣二十英尺就

而察之始知千百年間行人戍卒履屐交錯印於沙泥其跡雖淺其文頗明邊城之下環以是線距今索馳通路尚數英里何以驗之知為履跡余初至敦煌偶行沙上時閱二月日有大風再過其地履跡如新非經目驗不能信也

塞下之地土壤氣候各有特性以保存古蹟更舉一例可以知之斥堠之下小垤甚多形類十字質似一石各占七平方英尺高六英尺此種小垤問是何物乃束蘆為積縱橫疊之粗沙細石交錯具閒蘆葦之中本含鹽質積久蒸變乃類殭石然試於其中摘取少許剖而視之條理尚存此乃古代所積以繕城垣今日車站之傍枕木如山亦猶是也

緬此遺蹟出於秦餘綿延至今二十餘世紀凡地理之變化悉歷史之尺度且此種變化全由天演不雜人為耳目所覩足為鐵案惜於此際不能備述也

沙漠之地日有暴風氣候寒暑恆踰常律四月以前冰風塞途
氈裘數重無異締綌千九百七年四月一日最小溫度在冰點
下三十九度及是月之杪背日之處溫度猶至冰點上九十度
大風所至蚊蚋雲集余之行帳因逐水草頗近鹽澤百蟲所萃
人畜俱困余嘗七日之間蟄居帳中以避嚙噬雖頑如野駝亦
畏其毒入夏之後遠水而居水味苦鹹不適於飲故於五月中
旬掘地既畢適返草地地勢則如此氣候則如彼而所雇發掘
之土人性本懶惰又嗜雅片然掘地之業卒告成功則繙譯將
君之功為多

余因閱覽古蹟故遂至敦煌當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
地理學會長洛克濟 *Lóczy* 教授曾隨伯爵斯希尼 *Count Széchenyi*
之遠征隊至敦煌東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語余并
謂洞中畫壁雕刻之美冠絕東方余深感其語故有敦煌之行

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訪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巖之上在敦煌東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歎洛氏之言不誣窟穴大小殆以百數高下成列頗不整齊石色純黑上施雕鑿洞之大半皆有畫壁美麗殊倫完缺不一繪畫之法源自身毒余於和闐沙漠所掘廢寺佛畫規摹氣韻大略相同造像之多與畫壁等可證古代支那印度美術交通惜多為後人補葺失其真矣

巖洞之傍頗多碑碣證此古寺建於唐代當時佛教盛於支那又二百年間西陲無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訖於蒙古之興則外常為蠻族之所蹂躪寺宇之麗僧尼之數為之大減矣顧情勢雖變而宗教未革余周覽各洞多見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種製作稍屬後代讀馬哥波羅旅行記中沙州一篇可見元時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敦煌之民雖至今日猶皈依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禮之期市民村民來謁千佛洞者數以千計可知寺宇雖殘猶為禮拜之地故余於此地就畫壁造像深加敬護除照影繪圖外不敢有所希冀恐傷人民之情也

余於五月二十日復至敦煌擬為小住之計蓋二月以前已略聞道士於二年前修理寺宇發見古代寫本之事此種寶物置於古室守衛頗固余為求書計不能不徐圖之也

道士為人頗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對神與人均有戒心余初與之交涉甚為棘手事之顛末茲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繙譯蔣師爺編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護法聖人元奘法師實為余牙人焉余此行頗類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頗知之道士雖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與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異耳雖荒唐之西游記視元奘為神人者其說不見於大唐西

域記然此與余事何關係乎當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漢文佛經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師元奘譯道士與蔣君皆驚其異蔣君遂言此室之開得非元奘之靈留以俟其自印度來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道士既聞此說始敢啟大門招余入余等入門經前廣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畫壁壁裂而室見室中暗甚余從道士油燈光中見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約十英尺後精計之其容積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顧在室中不能閱覽一物道士乃手持數卷導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覽之余下帷審閱以免人探伺不覺驚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軸大抵漢文寫經高約一尺卷束甚厚雖完好如故然觀其紙墨形製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碼左右故求其所記時代甚為煩雜後於漢文大經卷背面發見印度婆羅謎

草書Indian Brahmi Script 積疑始釋足證寫經之時中亞細亞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為稍古之事矣一切寫本依然初藏時之形狀且無幾微濕氣蓋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於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於開一大包裹時尤驚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為之中藏種種絹畫紙畫幡蓋錦繒刺繡之供獻物不可勝計其畫絹畫布蓋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謹及展視之皆為諸佛菩薩像或純用印度畫法或以印度畫為本而參以中國畫佛像之下畫禮拜者其服猶昔時桑門之服也後蔣君發見供獻簿果證為第九第十兩世紀之物作畫之絹薄而透明精細無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開視頗險當時亦無餘畧以細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畫脫此危地而免守者之傷損後觀道士觀此唐代遺物若不足貴心乃大慰

又不敢再加審諦恐其以余為酷嗜之也

此殆由道士不重繪畫或故以此為餌使余之耳目不能專注於漢文整卷故特於其所謂廢物之中多出雜束以示余然余實深謝道士之殷勤也余於第一包裹內已發見中國吐蕃文中印度草書葉甚多所謂中亞細亞婆羅謎文也此種書葉由其形製觀之均屬於六種不同寫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見此體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與蔣君終日於漢文藏文漢梵對譯文束中拾取此種殘葉道士雖以取攜為勞然甚輕視此故心頗慰矣後數日閒所為之事與所見之物不暇殫述有一大束充以雜書畫布及種種紙葉其最可貴者為貝葉梵文大書此明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書之材料示其來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寫本未有古於是者吐蕃文書有卷子本有扑敝斯 *Poehis*

本書亦甚多且除南方書籍外尚有他書蓋突厥斯丹東部之回鶻國至第十世紀尚存其時佛教盛行國中一時或曾據敦煌之地故回鶻文寫本多至數大東又摩尼教經之以開突厥文 *Mok-shen* 及叙利亞文 *Syria* 書者亦見於此云

漢文殘紙片駢視之若稍不足珍然實有古物學上之價值其中雜記如書札寺歷等充塞於道士所謂廢紙中此不獨足以知第九第十兩世紀中此間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載年月亦足證石室之閉在耶穌紀元十年以後也其封閉之故實懼兵禍然先是此室必為寺中儲藏故物之所故當封閉之時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後復檢所得漢文書卷其所紀年月有在紀元第三世紀者然定其最古寫本始於何時尚須假以歲月之研究也

余以多日之勞速檢室頂之叢殘卷束而選寫本圖畫及他古

物之特異者乃開漢文寫本卷軸之大匱雖道士之心已為賄賂所易然頗有難色又清理全室之事雖膽壯者猶為寒心況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末果於室下得畫絹若干束又於漢文卷中得中亞細亞婆羅謎文及他文寫本等此處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為彼有而交易之道則余自由捐助之名義施諸寺宇所取諸物亦以假歸細閱之美名攜至余處初無一人知者

購取之事多出蔣君之力至其不為人所指目則又有說茲不暇述當道士既得馬蹄銀後暫至敦煌驗其名望不減於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購此將以佛教之文學美術播於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後此滅亡之厄甚盛業也余四月以後復至茲寺道士對余無異詞余心尤慰迄於今日二十四箱之寫本與五箱之圖畫繡品他物等安抵倫敦此乃余最終之慰籍也

余於六月中旬始畢千佛洞畫壁造像之攝影古物之研究告終乃從事於地理上之探檢此次事業自南山始余以書籍寄於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脈此脈實蘇勒河與敦煌河之分水界途中於喬梓村^譯 The Village of Chiao-Tsu 畔兩小山脈之間發見大廢址昔有運河導川至此遺跡猶存然其旁耕地今皆不見天時人力全由乾燥而變其初蓋可想矣

是處暴風間作沙山頽峻故掘地之事苦於難施然由古物上之證據知此廢城在耶穌紀元後十二三世紀尚有居人其殘垣之存者尤足證數百年來之風力面東之垣為飛沙衝擊殘毀無餘而南北二垣與東風平行者尚完好如故及入谷中即大西河 The Stream of Ta-hsi 橫絕外山脈之處又有洞宇無數謂之萬佛峽今日猶為瞻禮之所廟貌之古彷彿千佛洞畫壁極大亦甚完全作於第八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更足印證當時之

佛教畫也

自是以往高峯相銜巔戴冰雪俯視疏勒河以西不毛之高地測量既竟下至昌馬旋渡昌馬河經未探檢之山地雖在夏季猶以乏水為苦遂由嘉峪關入長城余於此又得決古長城之疑問焉夫今日中西圖籍均以肅州西面邊牆訖於南山之足者為古長城尾又數世紀以來西域人之訪嘉峪關者無不以是處為中國本部門戶然據中國古書則關城當遠在具西余於敦煌沙碛中所發見之古長城遺築更足徵實此說也苟一細思其疑立釋蓋嘉峪關附近實二種防禦線之交點此二線之建築年代不同宗旨亦異一線來自甘州肅州之北本與安西之長城相接乃紀元前二世紀所築也築城之旨在保障南山陰之狹地及前漢以後國力更張此地遂為自中國入西域之孔道第二線則與第一線互為直角即嘉峪關城此後世所

築其旨在塞西域通路蓋中國守閉關主義以後矣

余久住肅州至七月杪始啟行探中部南山蓋地方官吏於余雖甚親厚然懼南山寇盜不任余行堅請而後可而轉運之事尤多阻礙甘肅人民以山外之地為人跡所不至頗憚於行後雖以官力雇得夫役騾馬皆以早歸為約故唯於利區託芬^三athlofen Range及託雷^四Tolai Range兩山脈開地得有鄉導此地距海面一萬三千尺之處見有金穴西寧之民在此淘洗云

余離金礦正值雪融之際自是以往不見人跡是月之杪始見蒙古人牧地數處其地直甘州之南惟南山崛起而南走哈喇淖爾及青海間也其地有四山脈界畫分明中開山谷亦頗開廣故雖無鄉導而不至迷失測量之事亦頗便利所過牧地在距海面萬一千尺至萬三千尺之間人畜飢疲為之蘇息惟大谷之中空氣蒸濕與南山西部絕異霰雪日降道路泥濘行路

之難蓋可知也

天然之既既如是矣重以中國人畏懼艱險出於天性視此山中危險充塞聞見之外加以想像羣思遁逃不止一次余與蔣君且撫且勵始得無事彼等如年老之人歷險既多畏事愈甚及偶值危地則又如羣孩在林不知所措故蔣君與余恒謂之曰年老之孩肅州官吏所派護兵亦然又羸糧不多中途自困適余攜有大麥本用飼馬遂以給之彼等以非常食不敢入口蔣君取而食之然後敢食後獵得野驪遂以獲濟

自肅州啟行後已行四百餘英里至八月後乃測量中部而山迤北之三山脈此三山脈之經度在甘州肅州之間高峯戴雪距海面萬八千尺至萬九千尺凡疏勒河及河水之北流者途中皆得其源於冰嶺之中余所取之道務與俄國探檢家與伯拉啟甫 M. M. Obtrucheff 及哥茲老夫 Kozloff 異路三脈中偏南一脈

冠以冰雪此疏勒河與哈喇淖爾青海水源分界之處余輩測量循其北面秀峯連嶺皆高於其北二山脈其間山谷亦高至萬三千英尺疏勒河諸源之所萃自此以往入大通河發源之高地此河乃黃河最北之大源故余於此處嘗觸太平洋之流焉遂北至甘州河流域之高地越利區託芬之連嶺谷中水勢泛濫行李頗艱然彌望茂林大半樅樹蔽虧坡麓間與西部南山之荒涼寒沍迥殊伙伴印人蘭沁 *Rain Smith* 專司測繪之事其圖中所測山地自安西至甘州凡二萬四千英里云

余於九月初自甘州長行擬至塔里木河域以從事第二次之冬期探檢此行為調查古物及他故乃出哈密吐魯番之橐駝大道往來西域者不由羅布淖爾而由此道蓋已千三四百餘年矣余於甘州至安西途中時折而北以探長城遺址知古之長城實極於安西於是春夏間之所想像者遂實證之矣及抵

安西蘭沁體弱不堪冬行乃令具由和闐歸印度使道測敦煌

至塔羌 *Charklik*

在焉耆海
南之南

之連山而以拉爾沁 *Railaili* 從余行拉

氏曾從事異門 *Yemen* 至中國東部之測量甚以勞動及精細著
者也

十月之初余自安西啟行至塔里木河東北之哈拉沙爾時歷

二月路行九百英里途中之事不能備述唯於哈密吐魯番二

處

天山北山間
之二大都會

以數日訪古城郭遺址復以其間測量二處及天山

之旁地在吐魯番時所訪大廢蹟頗多大抵回鶻立國時

自第九世
紀至十二

紀之所建而普魯士政府所派遣之額龍威台爾教授 *Prof. Grün*

Wöckel 及豐萊奇克博士 *Dr. Von Le Coq* 先後探檢所獲遺物甚多

當余之抵哈拉沙爾也時已十二月朔乃急為探檢之備蓋博

斯騰泊之北平原極望上生灌木頗多古城遺址唯地下多水

中含鹽質氣候比他處頗濕故昔之宮室城垣今為土堆而已

唯哈拉沙爾之北有一山西行其址石脈蜿蜒地中尚有廢寺
無數本地回人名之曰明屋 Ming House 此等廢寺自成行列大
小不同而形製無異可用多人以施發掘驗其遺蹟知諸寺不
獨蒙雨雪之害且被火焚偶得古錢乃紀元後九世紀之物蓋
當時摩訶末教徒入寇時所焚燬也然所存古物尚為殷富諸
大廢寺環以石壁上加壘墁凸雕佛象其數頗多又自一圓頂
甬道通諸文室以木作壁彩繪尚存此種文室先為沙沒故未
受水火之厄諸寺當日檀施如雲品物甚眾故畫壁石像均施
金飾其建築式與和闐古刹俱為乾陀羅式 Greeco-Buddhist Model
來自西北印度某寺周圍列以甃檣尤為特異但居人之跡則
絕不可見豈當日此間已為灌莽飛沙之域雖自哈拉沙爾河
掘一運河至此以資灌溉固自易事亦憚而不為歟

余於明屋留十四日從事發掘研究之業時最小溫度降至冰

點下四十二度加以霰雪日自博斯騰泊方面而來廢墟行帳
悉被以白霧故發掘既竣即於耶穌聖誕日向霍壘山 Mountain
of Khorn 而行地雖高寒而時多晴霽此處由蒙古牧人之指導
發見佛寺遺址先是拉爾沁與余在吐魯番分道至庫爾勒測
量庫魯克山 Karukhuk 未入地圖之路至是與余會於明屋當余
發掘霍壘山廢寺之時彼又測量哈喇沙爾與突厥斯丹平原
間之山脈霍壘山廢寺亦有佛像然不幸早為外寇所毀云
千九百零八年之新年余等復至庫爾勒地當大沙漠之東至
是余欣然復履故地矣庫爾勒之獵人為余鄉導者語余以曾
見埋沙之城至是欲驗其言乃小行探檢於英氣蓋河 Inghis 與
孔雀河 Charjak 間之沙磧知河流之變遷與氣候之乾燥固使
此間地勢改易然除於遠古河床中得近古回教徒之墳墓與
游牧人之居室外別無他據而鄉導者之言亦非全妄彼等於

塵雨之中國能見其所想像之城郭且望以余輩之奇術助之
發見埋藏之寶物也

余與拉爾沁於英氣蓋河分道由未經測量之沙漠向庫車庫
車者索駝大道西北之名城也余於庫車任一星期訪其近旁
之廢址近五年中日本德俄之考古學家時來探討而新為法
國伯希和教授 Professor Pelliot 所清釐歷覽之後遂於正月之杪
擬越大沙漠而南當千九百零六年余離和闐及克勒底雅即克
河流域後思塔克拉馬干大沙漠中 *the Taklamakan Desert* 富有許多廢
城未曾探檢而入夏以後則毒熱風沙萬不可行故擬以此時
由庫車橫絕大漠而抵克勒底雅河沒於流沙之處路之艱險
固不待言然千八百九十六年瑞典人赫亭 *Herman* 曾探此道知
苟有準備尚可勉行又知克勒底雅河畔確有古墟又為耆時
日故遂決南征之計

然余於此行必攜大隊索駝途中艱險不能不一一預計余於沙雅爾城知此處鄉導均不可恃又詢游牧人亦未有知克勒底雅河之盡處者且赫亭之行自南而北北行不止終至塔里木河而余此行自北而南必經一百五十英里之沙山後達於一定之地即克勒底雅河之盡處始有得水之望且必克勒底雅河流不變乃可無事余久歷沙漠知漢中行役但恃羅盤往往岐誤又赫亭地圖雖甚精密然經度苟差則失以千里而漢中計算經度固非易事余於此行又預想赫氏之圖之一無差謬也

余以千九百零八年正月十九日發塔里木河畔之牧帳並攜沙雅爾工人八名以備途中掘泉發地之用土客共二十人裹一月半之糧用索駝十五匹具八匹以馳冰人皆步行有欲攜駒四匹以供余與印度助手之用者余亦允之但後頗悔其多

事云

南行八日屢過百英尺以上之沙山始抵一死三角洲之北邊此洲乃克勒底雅河古時沖激而成者也河床縱橫均無滴水流沙埋其半又時沒於枯莽中此際如航海者已近海岸然無燈塔浮標以識可入之港然余獨循一河床而行此床雖已全涸然驗其地下有水尚受克勒底雅之流且得掘泉而飲以節已減之冰焉

自此南行初若有幸途中經若干沙山高恆三百餘尺仍於洲中掘井得水人人色喜以為去河流不遠矣然南行愈遠希望愈絕雖有他河廢道旋沒於沙山枯林之中余沙漠中之旅行未有阨於此者掘井數次均歸失敗有一河床因風吹露距故崖岸深踰二十五英尺又至一處有白楊數株雖歷年久而尚有生意掘此二處均無滴水同行之人除拉爾沁數人外無

不喪氣沙雅工人尤為惶急屢思遁去而不知道走適以促其死也

入三角洲之第六日余與拉爾沁分兩翼向東西以探道路途遇沙阜高三百尺余升其巔見黃灰色之廣漠中橫縹帶及至其處果河面之冰與日光相射而作此色也既得克勒底雅河眾乃大慰此時索駝不飲已十四日馬於五日內僅日飲水數杯雖在余輩每食只飲水三合餘耳後加研究知此河於四年前已徙而西與赫亭所見故流相去頗遠又所經沙漠尤為荒殘更行數日始至新舊二流分道之處其地距唐古茲培斯德譯音Timschupast不遠此乃余於千九百零一年所至最北之牧地也

所經之地風物頗殊而其測量事業自地理學上觀之亦至有興味也尤可喜者余休息一日後又得於喀喇屯 Karadonc 遺址

從事古物之研究此址昔近克勒底雅河今河流新變又復故
道當千九百一年余來訪此也風沙連旬不能全行探檢近沙
山既徙其址遽露掘地所得中有農器不獨守望之臺示其為
紀元第一世紀之遺物也又於克勒底雅河遇和闐之舊鄉導
人遂與同行由新路以向達莫哥 Donoko 北面之沙磧中有古
屋無數散布磧中間以廢寺自成行列望之如帶舊達莫哥村
去此不遠此村六十年前尚有居民故其遺跡多受損害余發
掘之末得梵文寫本書古壁佛畫木版畫等紀元後第八世紀
末之遺跡也

三四兩月余自達莫哥而西至於和闐於其間沙磧中從事古
物之研究舉其一二則玉隴哈什與哈喇哈什二河間有大佛
寺全埋於沙山之中余於千九百一年於玉隴哈什河東岸發
見拉滑克窣堵波 *Ravak Stupa* 遺址準其地望東西相直皆紀元

後前數世紀之所建也然地下有水故遺物悉毀無復全者乃擬循和闐河畔之沙漠大道北至阿克蘇途中於瑪咱爾山^{Maral}間覓得古城遺址其山乃西北山脈之尾越和闐河而終於此古城則為大路之守禦所後被火焚惟峻坡之下中有虛穴流沙濕氣均不能侵尚多遺物余發掘三日得木版紙片上之文字字體不一皆第八九世紀以前所書其吐番文書與磨朗^{Milang}故墟所得者同可證其為吐番侵入時代之物也

余於五月初旬抵阿克蘇途中頗以毒熱及暴風雨為苦時拉爾沁方測量外天山以至喀什噶爾之狹路余友阿克蘇道潘大人^潘詳令州縣照料之余與中國之士大夫及朋好相聚數日乃上烏舒吐魯番^{Uch Turfan}山谷得從事於量人學^{比較古今人類大小長短之學}之業

乃橫過未測量之沙漠地雖不毛而風景頗異遂至柯坪城^{Kopet}亂峯如鋸高至萬二三千英尺然積雪頗少今尚有點憂斯

牧人居於山上深以之水為苦余於此處及他山脈得觀察氣候乾燥之結果因念哈密以南北山一帶山脈地極乾燥當匈奴與漢兵出此道時其整備當何如徵之事實則黠戛斯人之侵入喀什噶爾阿克蘇大道猶為近年之事苟漢政稍弛則其事又將復見此種研究殊有特別之興味也

柯坪城之逐寶物者為言柯坪外山與喀什噶爾河間之沙磧中有瓦礫場無數皆古代人民之居址余覓而得之久經風蝕殆無遺物可得然由古物學上之證據知此地於紀元後第八世紀尚有多數居民有一運河自喀什噶爾河引水至此其蹟猶存且古代中國至疎勒之大道亦出於此又沙磧之中有數條平行之低山脈自地質學上觀之顯與圖本舒克 *Tumshuk* 及巴楚 *Maralbash* 諸山相接而前此地圖均圖此二山為孤嶂也

天氣漸熱又為諸事所迫乃以十四日之急程返和闐風霾連

旬深以速至為幸至和闐後整居故宮以四十餘日之久整理所得古書物蓋以至脆之物上極遠之途包匭治裝不能不慎和闐城中蓋未見有徵鐵木治筐篋如此之多且亟也整治之中忽蘭沁氏自磨朗東歸已失雙目余乃致之於葉爾羌瑞典醫師拉魁德所自彼處昇歸印度余歸印度後為言諸印度政府瞻其終身及家族焉

月之末拉爾沁氏畢天山至喀什噶爾開之測量事業來歸和闐又圖和闐以西之崑崙北麓至八月乃以五十橐駝載古器物攝影玻璃片等先行使俟余於喀喇崑崙山下之通路余與拉爾沁同行探玉隴喀什河之源乃與和闐諸友別將帥爺於此行功最鉅倉皇分袂尤難為懷幸英國駐喀什噶爾領事參堅尼任以領事館職印度政府復賞其勞旌以金表余心始慰云

余前之探檢哈朗歸山 Karanghu-tach 也知玉隴哈什河上流阻深狹之山峽故不能探其源遂擬自東方探西藏極北之山地氣候土地甚為惡劣故轉運供給等事大費預倘然自後日觀之則固未為完善也

當余之過朴魯 Poot 諸峽而入崑崙外脈最北之高地

距海面一萬五千八也

已苦艱險幸逢克勒底雅之獵犛牛者其一人名巴薩 Pags 狡而多閱歷示余以最高之玉隴哈什峽之道乃置不急之糧而趨宰里克 Nalik 深谷余於此處團結石之崖壁間見有金穴採金之事蓋非一日夫以如此之地勢如彼之氣候採掘之苦固不待言余見數穴以土掩其口蓋礦夫之死者即埋於是矣

宰里克谷地至險惡高峰巉絕周匝谷中余由此谷躋於崑崙主脈直北諸峰而定測量地於山脈之側

其山平均高二萬尺

以經緯儀平面表製圖并攝全影凡未探檢之山地含玉隴哈什河之水源者

盡在一覽中矣南方六十英里內外雪峰林立高恒越二萬三千英尺被以冰雪較崑崙山他處為多此處山地實涵和闐河夏期之洪水使其水力於數月之內得直貫沙漠而東走者也寧里克礦大半荒廢惟夏季數月有人開採其人率奴隸也余雇用八九人以肩行裝儀器所過狹道其旁峰巒高率萬七千至萬八千英尺遂上玉隴喀什河主流之高峽探道八次乃入距海面萬六千英尺之冰原玉河最東最大之源實出於此余所取道乃循犛牛之跡驟馬至此去其負荷然後能行時此高嶺夏期雖過然橫過冰流勢多危險然卒至距海面萬八千尺至萬九千尺之地續行測量此處高山深谷自地理學及地質學上觀之均可玩味而地質上之標本事實余於此行尤蒐討無遺憾云

既探玉隴喀什河之水源乃東至烏魯科爾湖 Tinch kal Lake 旁

之高平地所置糧食實待余於此此後之事唯在循雪山

即玉龍哈什河源之

在所脈南麓而西以訖於哈喇哈什河之上游耳余為西行計先

折而東由朴魯拉那克路 *Polar-Janak la Route* 至一高地距海面

萬六千英尺乃克勒底雅河自水嶺流出之處其上高山與玉

隴哈什河源之東部山脈相似及往探克勒底雅河源數日之

後為風雪所厄所經坡麓盡成沮洳人畜俱困

既離克勒底雅河源乃向西行至阿克珊欽 *Akshatchin* 之地通行

地圖均以此地為高原惟最新之印度邊界測量圖則僅存空

白余既至此發見雪山無數中多大谷其山來自玉隴哈什河

源之大山脈高至萬五千英尺至萬六千英尺下多湖沼大半

乾涸蓋谷中水流恆沒於積沙之中罕至湖畔故也湖間低地

自東而西甚便行役然荒涼彌增牲畜大困及此行之終斃者

三分之一自行過第一湖後不見一草一木薪水亦絕掘井而

飲水風日至入夜尤厲人無束薪馬乏芻廩此余於西藏以北高原之危狀也

余發朴魯拉那克路後行七日抵一鹽灘此灘四十年前印
度測量隊經此者見是鹽湖今已乾涸余循此湖西北行經數
低地盡屬不毛中有鹽沼並無一動物之跡余所乘拔達克希
馬 Badakshi Pony 倒斃於此此馬自入突厥斯丹後無役不與雖
在塔克拉馬干大沙漠中飲水至寡亦無艱困之色至是遂斃
余深惜之然數次迷行後終發見一古道蓋前和闐回首赫奇
赫皮婆拉 Haji Haouliah 於回教徒末次之亂始開此道以圖與
喇達克 Ladak 及印度徑相往來千八百六十五年英人約翰孫
往訪該酋取道於此今荒廢四十餘年矣當時亭隧及婆爾茲
Purze 樹根用為新者與他遺物猶有存者亦足以驗其氣候之
乾燥也此時芻藁已罄循此道行經過數嶺乃於九月十八日

之夕抵哈喇哈什河之東方山谷是後二日乃遇黠戛斯人及其犛牛隊之自沙布圖拉 *Sabutu* 來者余先令其自和闐待余於此焉

自是以後擬窮赫奇所開之道直至哈朗歸山谷中亭隧實其標識然迤北道路漸為冰雪所滅余所取道務與前此由北之測量道路相聯絡乃於九月二十二日偕拉爾沁及黠戛斯人數名升一高峻之冰河層冰峨峨上覆新雪卒至高二萬英尺之高地俯視北方知身在絕大冰河之頂此冰河自崑崙流出展至尼薩山谷 *Nisa Valley* 余於千九百零六年所曾探檢者也繪圖攝影遂稽行程至午後四小時日光之下溫度已降至零度下十六度時已侵夕漸多日暮之感及晚至野營始知余足指深為冰雪所傷然探檢之業固已告竣為之欣慰

余傷足後受外科之處治遂下哈喇哈什河流域於朴爾塔舒

地方見古物駝網已過生渠狹路 *Zinniger* 乃令拉爾沁
帥之以行余取喀喇崑崙山道越高萬八千英尺之狹路及薩
珊爾 *Singer* 冰河時英國駐喇達克委員倭麗法遣人送余遂得
復輿而行進至賴 *Loh* 村時牧師舒米德 *Gov. Schmitt* 管理莫萊維
亞教會 *Moravian Mission* 之醫院遇余甚厚四日以後遂施手術將
右足五指盡行割去四星期後余體漸強堪作克什米爾十四
日之行至十二月初余始能行遂向印度至喀爾喀塔度歲正
月末始抵英國古物百箱安然無恙喜可知也

余之歷長途而歸也決非休息之謂此後之勞或有過於旅行
者蓋此次遠征獲益雖鉅然一切山川故址古物遺書苟不躬
自記述則其所得者且復失之今略述此事之大概余之測量
地圖每四英里為一英方寸凡百頁現正由三角測量局出版
古器物一部方在整理中非至八月不能畢寫本之數多至八

千為文十有二種其目錄注釋須俟專家然非余一一注其淵源年代及發見之地雖專家亦難以從事余之責任如此故深冀多得暇日以盡對學問之義務方不負此行也

右斯坦因中亞細亞探檢談一篇載於千九百九年九月英國地理學雜誌於千九百零九年三月八日披讀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外尚有會長開會演說并諸會員問答書牘等附譯於左

會長云六年以前斯坦因博士之由突厥斯丹旅行而歸也曹演說於此今日之會為第二次矣博士於前一役已顯其為世界第一等探檢家故今茲演說余無須喋喋以介紹於諸君斯坦因博士 Dr. M. Aurel Stein 匈牙利產因研究語學故早來英國學東方語三載遂至印度供職本峽部大學幾十一年後舉為教育官吏遂為英人任職一年後政府遣之游

歷中國彼未行之前又專攻歷史地理及古物學著書甚多前後兩次探檢深獲諸學之益余之介紹博士別無他說但使諸君知博士於歷史地理古物學並世無儔與其言之可信而已

斯坦因博士披讀前文畢前喀什噶爾領事參堅尼君起而言曰

余聞斯坦因博士談中國官吏之優遇心特樂之余幸居新疆數年博士所遇官吏半余之故友也其旅行之成功亦半由中國官吏之助蓋測量及發掘二事在在需地方官吏照料更舉一事足徵中國官場厚意新疆全土固無銀行道途之費悉用生銀取攜既艱危險尤甚博士此行雖以喀什噶爾為東道主然東行千五百餘英里時閱二年故旅費一事實博士至艱極大之問題也幸喀什噶爾道與阿克蘇道許

札各州縣隨處貸銀而余于喀什噶爾償之故博士得於和
闐克勒底雅喀喇沙爾地方官署隨時取給此事在他國固
無足異但新疆各處交通極艱道府各庫向罕通融兌匯之
舉為難可見厚意尤可感也尚有一小事亦足感謝博士自
沙雅爾至克勒底雅時索騎遺一行椅於沙漠中沙雅官吏
得之郵致余於喀什噶爾使轉致博士

斯坦因博士曰今此椅已在奧克斯福大學矣

參堅尼又曰中國官吏之遇博士如此願博士何以得此於
中國官吏哉當博士畢第一次旅行而歸也已於新疆士夫
間負學問家之名以其深通中國佛教又親驗玄奘西域記
之地理故玄奘者博士講演中所謂彼之護法聖人也中國
人所喜之人物無過於真率謙下之學問家博士即其人也
參堅尼君言畢罷奈德博士起而言曰余何幸得以數語頌

斯坦因博士博士如古之奧地休斯

希臘詩聖和其耳石二詩中之主人

歷各國之城

邑而知具人民之思想又能出天人地起死者而問之且博士於第二事之成功尤無遺憾其為地理探檢家則貢獻於科學者不在他人之後其為梵文學及東方古物學家則世界學人未有能過之者彼兼有古代之學問與實際之知識遂使千古埋沒之歷史一旦暴諸天日其所獲古物除爵紳拉耶特 Sir Herry Lagard 得於尼奈凡 Nineveh 已比倫古都 故址者他無比倫猶憶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十六日博士在此會演說所以歷訪和闐之故蓋博士曾得殘佛經寫本及奇異印本始知突厥斯丹為古物薈萃之地後知所得之物均係曆鼎此在常人未有不色沮者博士安然卒得寶物十二箱而歸今茲所得且及百箱余不得不謝博士及其繼往者使吾輩於二十世紀之前十年中得漸知突厥斯丹之文化及歷史也

吾輩今日始知突厥斯丹有一富庶之國用印度之制度行印度之言語寺宇林立而摹倣希臘之美術古代印度之遺物所以有絕大之名譽者實以此也又於今日始知印度希臘美術入中國及波斯後變化之次第蓋波斯美術亦見於此如與基督教血戰數百年之摩尼教其文學美術遺留於突厥斯丹甚衆此外所得如梵文逸書亦甚珍異而吐番文與中國文書籍尤示二國政治之關係吾輩於此項知識不能不深謝斯坦因博士之厚賜也吾輩今日始知突厥斯丹實為兵事及宗教之大都會凡蒙古人突厥人印度人希臘人中國人波斯人佛教徒摩尼教徒天方教徒皆錯綜於此而沙漠中所保存之文字凡歷史上之難題深望於此中解釋之具首開此道者實斯坦因博士也

罷奈德詞畢又有爵紳和華茲演說畢會長復言曰

余等今日所聞斯坦因博士之講演決不及其成績百分之一而非久作探檢之預備如博士者亦萬不能有此成績也有一軼事聊為諸君陳之一日余與斯坦因赫亭二博士晚飯余坐二人閒斯博士授余以在羅布淖爾所拾之量地軌尺云此赫亭博士所遺在沙中六載一無損傷因囑余授赫氏赫氏捐於地理學會於是此二大旅行家之紀念物足以示大漠之荒涼乾燥者遂為本會所有矣余言至二大旅行家不禁有方人之意然余於二人何敢有所短長曩赫亭博士在此室講演自謂其旅行為前鋒事此則自道之語若以前鋒作鑿空解則為允矣至斯坦因博士旅行之事稍與之異彼奉印度政府之命以蒐訪古物調查風土其勢不能不多人多人則沙漠中尤多不便彼有時難以數人行然大都用大隊索駝故斯氏之行在視其力之所能為者無不為此

實足為一切探檢家之標準而後之欲以探檢名家者不可不用此方法也彼為探檢之準備者實以數年決非曠日之舉其測量助手功亦至鉅余言至此亦欲踵博士之後致函于印度之測量師以表余感謝之意也印度政府之為此事業尤為難能然演此劇之主人公實為斯坦因博士故余不得不以最深之感謝致諸博士俟博士事業告竣後當更有定論然余深信今日之講演實為此室中所未有更以諸君之名謝博士今夕之講演也

斯坦因博士又曰余請以數分時敬謝諸君垂聽之雅并謝麥堅尼君罷奈德君和華茲君之過譽自此會後余畢業之望愈深并以所受之獎勵徧謝諸君會散

同日地理學會所得書翰如左

赫亭博士來函

予雖不能躬聽斯坦因博士之講演然讀其文而大樂之不能不略書數語以誌余之欽佩突厥斯丹今除流沙外殆無他物然古代之文化今猶得於其遺物中求之吾輩今日實生於東方探檢之時代也發明新地之期雖已過去然探檢之事尚未有艾古物研究已啟其端近數年內所新發見者如僕華 *Bower* 所得之寫本書彼得老夫斯克 *Petrovsky* 馬喀尼 *Macarthey* 國德留爾 *Deutrenil* 之書及予與博士所發見之鄧曇烏利 *Dandan-nilik* 喀喇屯 *Kara-dung* 各城均示古物學之進步今日英德法俄美諸國遠征隊往東方者踵趾相接然未嘗有競爭之事蓋沙漠至廣儘有探檢之餘地余深信古代之文化尚多埋於流沙之下也今日斯坦因額龍威特爾萊哥克等所攜歸者足使歐洲各國之學問家竭數年之力研究之而不足余在巴黎聞西那 *Senart* 及沙畹 *Chavanne* 氏言彼等尚

未知有畢業之日也故今日中亞細亞沙漠中實有一新科學或一新史料出而吾輩就此新學尤不能不深謝斯坦因博士也

當千八百九十六年余循克勒底雅河北下至其盡處又橫絕沙漠而抵沙雅爾余視此行不甚危險以此河與其伏流常示余以道路故也斯坦因之行蹤適與余反故夷險迥異讀者一覽地圖即可知之蓋余於是役直北而進必達塔里木河斯坦因之役則非抵克勒底雅河之盡處不可苟不直此處則博士與其從者必為克河東西沙場之白骨矣且漠中地圖除余所製外更無他圖使博士而困於是役余不得辭其責故樂博士之出險者世未有過於余者也又克勒底雅河流十年之間已徙數英里足證漠中河流轉徙無定此又斯坦因與余所屢言者也

博士言於沙漠中尋得余地圖上之樓蘭故址余尤樂之蓋發見此地固非易事漠中萬物皆作淺黃色積沙似古城古城似積沙枯木似遺構遺構似枯木雖在目前不易辨也余之見此適有天幸一歲之後復據余圖自北再訪之今博士自南方尋獲此城較余尤難數倍余非古物學家不能知此城之果為樓蘭否但威士拔屯 *Wichardton* 之喀爾亨利 *Karl Himly* 君研究余所得之漢文遺書者謂此城為樓蘭余因而名之斯坦因博士則謂樓蘭尚在其南此城非是喀爾亨利君逝後余之所獲遺書久束高閣今拉布梯克大學教授孔拉第 *Prof. Comraty* 復繼其業余致書詢之則袒喀君之說謂所獲寫本書足證其是今姑記於是以俟考古家之論定耳

博士言羅布沙漠中諸湖大半不可見不知諸湖變其位置歟抑所受塔里木河之水近歲較少歟博士所製地圖與塔

里木河之測量想能為余輩解此問題又可為比較論斷之
資也

博士講演文中尚有可討論者茲不暇及要之博士此行不
獨於古物學上開一新方面於地理學亦然沙漠沙山之構
造風之腐蝕乾燥之結果川湖之變遷與此地古代之開化
民族之遷徙邦國之漸滅大有關係苟舍其一不能解其他
余尤樂博士於羅布沙漠之構造沙山之積成均贊成余之
舊說也凡詳記一地之風土者其書至可寶貴不獨以其事
實且使後之探檢家能知其變遷之方向余知博士異日必
有大書偉論出足與余之所觀察者相比較也
此外尚有數函以無要語不譯

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

法國伯希和著

我法國學校之研究中亞細亞事非自今日始四十年前法蘭西學院之庫魯台氏 M. Pavet de Courville 翻譯拔拔大帝之傳并著東土耳其之字書始據察哈臺土耳其之文學以研究中亞細亞之事世之知有中亞細亞自此始也嗣後喀洪 Leon Cahun 於蘇爾茂大學講演中亞事其文頗有光焰顧類小說家言非盡實錄然使成吉思汗帖木耳之事業聳動一世之視聽者喀氏之力為多至於今日則此方面之研究規模愈大成績愈多此由十數年來就此方面之智識愈豐富其方法愈進步故也從來攷中亞事者僅據典籍然所據典籍大都他國或後世之物故扞格頗多今由古物學與古語學之復興所得自較前人為優當西歷千八百八十九年俄國之學術探檢隊深入蒙古內地於鄂爾坤河畔 柔即唐書地理志之溫昆河 得突厥碑文 柔即今外蒙古之音語爾都魯里字地方之突厥碑刻碑文似可汗碑皆唐玄宗開元時所 始通其讀遂啟中

七上越五年而丹馬之言語家湯姆生 Thomson

始通其讀遂啟中

始通其讀遂啟中

亞細亞研究之端嗣是俄英法德及日本之學術探檢隊至中國土耳其斯坦

西人謂斯種者之其名

者相望於道逐自流沙中發掘史學文

學及算術上貴重之材料不可勝計此種材料今後欲盡以科學之方法解釋之必待若干人及若干年之努力然據一部分

所研究者已足證明歷史上一重要之事實即伊蘭語民族

伊蘭語

居伊蘭高原民族之言語即古代波斯民族語也之文明及於中亞及遠東之影響是也

西連印度波斯東接中國本部其間有碗瘡之地所謂中屬土

耳其斯坦是也其地有二帶之沃土蜿蜒沙漠之間居民約二

百萬其言語土耳其語其宗教回回教也彼等散處此間分為

若干小國

小部系之意

不相統一自無特異之文化生於其間又自地

圖觀之此地實東亞與西亞商業之通路也雖除此道外非無

東西交通之道然由西藏入印度之路自西曆六百四十年西

藏為佛教國後始開雖在今日罕有行此道者又如經雲南緬

言一
句通印度之路有山河之險有野人之阨且其途昔人所未知也至於海路則為馬來半島所隔道里回遠西曆一百六十七年大秦商人始稱奉其王安敦之命由此道至日南徼外表貢然其為交通孔道稍屬後世之事最初東亞與西亞之交通舍土耳其斯坦末由矣

始開此道者漢武帝之臣博望侯張騫史家所謂鑿空之事業也當是時匈奴世為漢患又居中國西方之大月氏亦為匈奴所逐適走天山之北武帝使騫於大月氏欲與之共擊匈奴途為匈奴所捕留十餘年得聞西走當是時大月氏已為烏孫所破更西處大夏大夏者亞歷山大帝部將所建之一王國希臘文化東照之地也大月氏逐之媯水今之阿母河之南而自建國於其地及騫至月氏月氏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無報匈奴之心騫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然大宛康居大夏之饒富

遂為漢人所知矣

當張騫之使大夏也大月氏之國情已稍稍變化蓋月氏本游牧之民一旦破大夏居妣水之沃土却為所征服之民之文明所征服初受希臘文化之影響波斯次之印度又次之質言之則其公文之體如國王之稱號等及神話取諸古代波斯美術之形式取諸希臘佛教得之印度是也及西曆紀元後佛教與希臘化之佛教美術漸橫斷土耳其斯坦而入支那矣

當佛教及其美術之東行也實經由中屬土耳其斯坦此地居民今日雖用土耳其語奉回教然回教者後世之宗教也其紀元當西曆六百二十二年而土耳其斯坦人之奉回教又西曆紀元千年後之事也前此土耳其人意當奉佛教然訖無古代佛教之迹此土之佛教遺迹皆屬後代無在第七八世紀前者又佛教及其美術之自大夏而東入支那且遠至日本也

世或以為此土佛教徒之所為實則不然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圖書館陳列此土所出文書中不問其為佛教書與否有為外國所書輸入此土者亦有為此土人所自書者前者為梵文為波斯文為敘里亞文後者皆前人未知之言語也此等言語其後廢滅而代以土耳其語然此種言語實西曆紀元一世紀以後千年間此土慣用之言語用此言語者雖為土耳其人然以佛教及佛教美術自媯水流域輸入支那者則非土耳其人也

謂土耳其斯坦人民前此曾用他種言語此出世人意外也然

更有出人意意外者則印度歐羅巴語系

印度歐羅巴語系亦謂之阿利安語系即梵語古波斯語希臘語拉丁語等之總名

自同一母語出其語者分十種皆謂此外更無屬

此系之字皆生新語諸古文字出乃如其不然

之比較言語學既於前世紀之後半

大進其步武世人殆視為已盡此語系之全體矣然中亞細亞所發見之言語中又得世所未知之言語三種此種言語有以

印度及小亞細亞之文字書之者故言語學家一見即能讀之
當其初研究也頗有暗中摸索之感今日則一切疑惑已雲消
霧散始知此三種言語皆與吾儕日用之言語屬於一語系即
屬印度歐羅巴語系之言語也其書文意今尚有難解者然其
數詞與名詞動詞之變化與印度歐羅巴語系中之各言語殆
無少異也

此三種言語中之一種未幾即知為古粟特語東特共爾語史所以為在康居西北然西人呼古康居一帶之

地為東期地那陸為爾字其音也是可由西曆紀元後第九世紀阿刺伯人阿爾皮尼

Aldir ouni之著書證之粟特語者實媯水流域康居大夏之古代

語其性質屬於伊蘭語系又與葱嶺一帶之言語相似其一二

斷篇普魯士學士會員杜列爾Müller及安特利亞Amthor二氏

曾研究之但精確之研究必待同文異譯之他言語之助幸余

所得之粟特文佛經一短篇其後發見漢文與西藏文之同經

異譯余友哥地奧 Robert Gauchiot 因之得通粟特文之讀矣

其餘二種言語他名頗難斯得拉斯堡大學教授洛以曼氏
Munoz 曾研究之以未有正名假名之曰第一言語第二言語然
洛氏所謂第一言語者未幾即發見為吐火羅國語吐火羅國
之名見於支那及印度典籍希臘地理學家亦知之其名今日
專用於學問家之間然其名稱當否今尚難定也

吐火羅語中有二種方言西額 *Siear* 及西額林 *Sieghin* 一氏皆能
辨之今日土耳其斯坦所出吐火羅文佛教書甚多中亦有來
自本國者此語不屬印度語系又不屬波斯語系而自成一語
系乃印度歐羅巴語系中迄今未嘗見之一系也余所得之吐
火羅文今由西畹萊維 *Sylvain Lévi* 美以愛 *Meillet* 二君研究之
出版之日不遠矣

今日所不能知者惟一種語耳此種語各國學者皆承洛以曼

氏之後呼之曰第二言語此本假定之名但今日我法國學者已不必效他國學者襲用此名而得指明為某地之國語矣倫敦巴黎之所藏有以兩種言語記一事者據此定之此語亦與粟特語同屬伊蘭語系惟比之同系中之他言語則文法之構造頗離原始之形然其為伊蘭語之一系則不容疑余始名之曰東伊蘭語今由地理及此等言語出土之處觀之則吐火羅語大都行於土魯番及庫車一帶此皆塔里木河以北之地也東伊蘭語則行塔里木河以南東自敦煌西至于闐皆用之此說固未為定論但其分配大略如此耳至粟特語則範圍更廣斯坦因 Stein 博士曾於羅布淖爾旁之古墟掘得一文書乃西曆紀元後第一世紀所作記貿易之事哥地奧氏定為粟特國古語又有一紙記西曆第七世紀之初康國人有自罽抹建 今之 國來建殖民地於天山南路之衢者巴黎寫本中並記此移民

經百年後尚為一自治團體且余之所得之粟特文中有書於唐之都城長安者又當第九世紀和林所建之回鶻可汗碑漢文之外亦記以粟特語牝列爾氏始改定之然則粟特語之行較他二種語為尤遠蓋康居之民習商賈之業逐什一之利常往來中亞及東亞之各都市故其言語自漢迄唐遂為中亞細亞之通用語猶紀元後十三世紀同系之波斯語為中亞及東亞之通用語也然言語固非人種之標識僅由言語以定土耳其斯坦之種族固自不能今此土之民族固全為土耳其族然古書所記固有不然者塔里木河以北之居民史家往往有碧眼金髮之目今日甘肅西部之南山中此種人亦時或遇之又喀什葛爾及俄屬土耳其斯坦地方其男子往往隆準而虬髯頗令人疑為波斯人之苗裔且天山南北雨澤極稀故鑿渠引水及灌溉之法至為進步如土魯番之地下水道決不能視為

土耳其人所發明吾人惟於波斯見之俄之旅行家奇爾琴梅錄(GroumGrimalio)曾就此種問題蒐集材料雖多武斷之說然可視為此研究之先驅者也

今反而論支那之佛教則知介紹佛教及其美術於中國者舍伊蘭民族末由矣故支那佛教於教義上自不得不受介紹者之影響至其受影響之程度今日尚未易言之茲姑舉其一例如支那漢代翻經之名僧安世高居洛陽二十餘年所出經典不少其人實生於伊蘭民族中而安息王之世子也當時西域賈胡尚稱之曰安侯自是迄於魏晉之閒支那之翻經僧或出康居或出大月氏或出波斯大抵生於伊蘭族中而自印度來者寥寥故支那佛教之教義中例如有無量光義之阿彌陀羅佛并西方極樂淨土之說非視為伊蘭民族之思想殆不可也又支那佛教中之某種書殆出東來之伊蘭人手但證據未備

尚未能斷言今所得斷定者支那佛教中之人名地名及學語之音譯非假定為經伊蘭語之介紹殆不能說明之是也自晉以後支那與印度漸開直接交通之路印度人既多由海道赴支那而法顯惠生玄奘義淨之徒遂身履佛土瞻禮佛陀之靈蹟其於內典亦直接就梵本攻究翻譯之然佛教初期之經典固無一不經伊蘭民族之手也

然伊蘭人在東方之事業不獨於佛教而已其於他宗教亦然當西曆紀元第七世紀以前支那數百年間羅分崩之禍至第七世紀而唐太宗起而統一之前此東西交通之路因亂梗塞者至此復開於是三大外教相踵而入支那即景教摩尼教祇教是也景教入中國情形具於西安之唐景教流行中國碑此碑以漢文敘利亞文記之碑記西曆六百三十五年景教之僧阿羅本始來長安并述此後百五十年間彼教之事具碑發見

於西曆千六百二十五年迄今考訂之者甚多然尚不可謂無餘縊余於敦煌復發見一小卷題曰景教三威蒙度讚此於西曆第八世紀譯如漢文經末所附景教經目尤貴重之材料也景教徒儀軌上用語雖為敘利亞語而非伊蘭語然其教侶中不乏伊蘭民族景教碑中所記僧侶如曜原仁惠二人具見於敘利亞文者名為 *Mahrad Cusnapp* 及 *Mulhad* 皆伊蘭民族之名又建碑之長老則吐火羅故地縛喝之人即自大夏出者也又撰此碑之景淨曾助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之翻譯 景負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經卷三載

隋翻譯經云神策王將羅好心(般者著氏之子)既信重三寶請譯佛經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偕明本六波羅蜜多經譯成七卷時為般者不問明語復本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後本明釋教難編傳譯本復本珠國屬產名非為福利致表開本意望流行聖上清哲文明凡各得典祭其所好理味詞味且大得此也蓋大秦僧者居止既別行法全系景淨所傳備戶河教沙門孺子宜聞佛說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混淆正邪異類空濶殊流云云 此事日本

東京大學教授高楠順次郎始表章之彼錄稱景淨不識梵文則所譯之書定非梵本又佛經從無用敘利亞文者則其所譯之本必為伊蘭系語矣景淨於其宗教儀軌上用敘利亞語而

能通伊蘭系語當亦伊蘭語族之人也當是時支那佛經皆直譯梵本不復信重譯之經故景淨譯本為佛教徒所斥遂不復行

景教於中亞細亞久維持其勢力至蒙古時代且有復興之象此馬哥保羅之所證言也其於支那則西曆第十世紀以後已靡有孑遺其時有阿白爾法拉瞿 Aboul Faraj 者於拔額達特地方著基督教史其言曰余於回教紀元三百七十七年

中曆九百八十七年

在

景教徒專住界內遇一基督教僧名曰那俱蘭 Nahwan 此僧於七年前奉教主之命偕同侶五人東往支那整理景教之事務其人齒壯而性和又頗慎默非問不答余問以行旅中所見聞彼謂支那之基督教已盡滅寺院已盡廢故亟歸云

秋教與摩尼教與景教同時入中國此二教實伊蘭民族之宗教也秋教即支那所謂火秋教乃波斯之古代國教其於極東

傳教亘二百年唐代特設薩寶府一官以掌之

李陽書百官志已有薩寶府官仙居舉其大略耳

不

幸支那祇教之史料大半散佚惟西曆第七世紀所撰之沙

洲圖經明紀敦煌城內有祇神祠云

至支那摩尼教之史料則比祇教為多此教乃西曆第三世紀波斯人摩尼 Mani 之所創觀其教祖之事蹟知此教必有浩瀚之經典夫多空想者東洋人種之通性也此教以巴比倫古教為根本參酌基督教祇教更加以東洋思想濃厚之色彩而所唱之二元論尤為其特色即謂善惡二元永遠對立一為光明之源一為黑暗之源顧此教所至往往被放逐亦往往留其遺跡如基督教之高僧文集集中攻擊摩尼教之文頗多聖奧額斯丁 Augustin 其最著也十數年來吾儕又於中亞細亞多得摩尼教書其書大抵為波斯原文故此教之真相較他教為明白此教雖生於伊蘭高原然始為祇教所驅逐繼為回教所迫害乃

去其祖國於西曆第七世紀逃於遠東保其殘喘至第八世紀
遂使一稱雄東亞之突厥種族全奉摩尼教此種族即回紇是
也突厥種族自古未嘗窺西域逮摩尼教東向之際此種族已
舍其游牧之地而南下征服中屬土耳其斯坦并入俄屬土耳
其斯坦由是安居樂業之中亞細亞民族遭一大變故突厥人
乃盡征服之而建國於此其建國後受所征服之民之影響固
不待言然以政治上占勢力故使所征服之民族用彼等之言
語於是從來所行之吐火羅語東伊蘭語遂為突厥語所驅逐
至西曆第十世紀之末土耳其斯坦全土之用語惟突厥語而
已今日之上
耳其語當是時唐室亦漸衰外有吐蕃新建帝國與之抗衡遂
失屬地一部之宗主權內則變亂相繼於是突厥族中之回紇
族日以強大動輒干涉支那之內政支那君臣相閱恒視回紇
可汗之向背以為勝負此時摩尼教徒竟籠絡回紇之王公人

民盡奉其教其手腕誠有可驚者然爾時摩尼教徒之在西方者其境遇頗惡據阿白爾法拉瞿所著書凡回教傳布之處摩尼教徒為之銳減如拔額達特本有摩尼教徒三百人至第十世紀僅存五人又言彼世紀之初有摩尼教徒五百人會於颯末達公傳其教呼羅珊侯惡而欲殺之支那王使人謂侯曰我國內之回教徒其數多於汝國之摩尼教徒遠甚汝若殺余同教一人者余當屠國內之回回教徒於是呼羅珊侯不敢殺但課以丁稅云云按阿氏所謂支那王實回紇可汗非大唐皇帝也然則摩尼教於本國受迫害却受東方回紇可汗之保護而回紇不但自奉摩尼教且進而保護波斯之同教徒故摩尼教實回紇之國教也此事支那之正史和林之斷碑阿刺伯之史料其說全同

以上事實徵之中亞細亞之發掘品更為明白回紇種族舍其

游牧生活而為居國也在今土魯番一帶之地額倫威台爾
III. 及萊哥克 I. 二氏曾於其地發掘中世波斯語粟特
語并突厥語之文書皆摩尼教經典之斷片也自言語學上觀
之其一部之中世波斯語乃今世所已亡自宗教學上觀之摩
尼教原文之經典亦自古所未見也往時基督教高僧所見摩
尼教經典皆小亞細亞諸國文之譯本歐人得見伊蘭語之原
書實自今始支那宋代之使臣王延德記西州地方有波斯寺
院足證摩尼教之在土魯番者當西曆第十世紀其勢力尚未
衰然回紇族本不過突厥中之一部即回紇族中亦有奉佛教
者竊意蒙古未興之前摩尼教已為佛教所侵略終至淪亡然
此教於突厥之佛教中猶留其遺跡雖土耳其斯坦全土歸依
回教後尚竄入蒙古人所奉之喇嘛教中印度佛教中之二神
梵天帝釋於突厥及蒙古民族中冒阿士魯亞及奧姆士

特 Ormuz 二神之名二者皆伊蘭語之神名也蒙古佛教之有此二神即摩尼教留於中亞細亞最後之遺物也

至此教之入支那遠不如其在回紇之盛然亦久而不衰支那史乘不多記此教事然今日頗有新出之材料余在敦煌所得漢籍中有摩尼經斷片又北京圖書館所藏者其文更為重要沙畹教授 Chavannes 與余已翻譯之從來所得之摩尼教經皆不能比其美富其所說之宇宙論及神祇學尤為完備足據之以解釋他種文字之摩尼經典又攷支那之摩尼教與祇教景教情狀不同直至紀元後十三世紀尚維持其地位且有進歩之勢嗣後又冒光明教之名全化為支那之風兼染佛教之色彩其經典當宋時又收入道藏中又宋儒所唱之理欲二元論亦或與摩尼教相關當西曆十三世紀佛教中有一書

作存門正統乃不理宋時作
志卷佛祖統記中屢引之

專駁佛教別派之白蓮社及白雲宗并及摩尼

此書指英瓦
乙及信宗編所

教蓋其時摩尼教又倣白蓮白雲二派之風成一種秘密結社
國家視為有害遂加禁止至西曆十世紀所編纂之大明律嚴
禁明尊教此明尊教實摩尼教之異名徵之宋人所紀異教事
固無容疑也明律之文後入大清律更由大清律入安南律現
法屬印度支那之法庭尚用安南舊律故二十世紀之法國政
府於法文上尚禁極東之摩尼教却與中世政府無異實則法
國官吏不知有此法文又安南自古迄今未有摩尼教固不待
論也

伊蘭民族之於東方美術上之功績亦頗不少支那屢經變亂
故古寺院之畫塑像蕩然無存日本則所存者尚多頗可見伊
蘭民族之色彩又斯坦因博士在羅布淖爾南故墟及余在敦
煌所蒐集之圖畫中頗有足示其源出於波斯者又庫車西北
洞窟之回廊應用彼珊丁式穹門亦其一例也此外如刺繡織

物等亦有足研究者但為日尚淺尚未得明哲之結論耳
次當述伊蘭民族之對回教之事業回教之入土耳其斯坦
也實一變其民族之生活狀態然尚未能絕西方亞細亞與遠
東之關係當西曆第七世紀中葉波斯王家為大食所滅其遺
胄卑路斯奔唐於是回教由波斯侵入中亞細亞始化蔥嶺
之西經數百年遂踰蔥嶺而風靡天山南路并支那西方之大
部分然回教東行之歷史甚為蒙晦支那史家記摩尼教事稍
多紀回教事獨少至西曆十三十四兩世紀即蒙古全盛時代
其文書雖屢記回教事然無由推其究極之勢力又回教
無古碑碣故回教傳布之歷史尚未能詳述余所欲言者但舉
一二事例以證近代波斯之回教文明居東西交通之衢而為
外交商業宗教科學之介紹者恰如古代波斯之佛教文明於
遠古作東西交通之介紹者也

當西曆十三世紀之初蒙古成吉思汗以不世之天才統一全亞並歐洲之東部混合一切民族其後數世間蒙古大汗所都之和林萬國衣冠咸會於此各國之使臣與諸教之主教項背相望據法蘭西斯派教士維廉 Guillaume de Rubrouck 所記

即康熙二十二年百五十五年書

元憲宗蒙哥之世奉法王路易第九之命使於和林其後命書於平六百三十四年白耳表海譯為法文

一日儒釋道回回基督五教抗論於

大汗之前大汗以寬容之態解之曰此五教如手之五指不可闕一支那文書中亦有相似之記事此不獨對於宗教為然各國工匠亦多居和林之肆維廉之書又記於和林遇匠人婆珊 Boucher 婆珊者巴黎之金銀匠以事留塞爾維亞之都與諾曼地僧正之姪同為元師所捕送致和林者也又法國蔑士有一幼女亦被俘虜至和林為蒙古某公主之侍婢故和林之地各種族雜居意必有一種通用語此通用語疑即波斯語也觀馬哥保羅之書其證頗不少馬哥留支那且二十年然不解支那

語又於蒙古語所知亦甚少書中記北京之蘆溝橋名之曰保爾珊琴 *Pouli-senggin* 此波斯語石橋之義也又呼雲南人為察唐 *Zartandan* 亦波斯語金齒之義雲南人好以金鍍齒支那人夙呼之曰金齒此波斯察唐一語之所由來也

支那之回教碑文最古者在山東曲阜此西曆十四世紀初所立不過二石柱上刻波斯文數行耳又據赫以達爾 *Mirza Haider* 書謂西藏有元代碑碣刻漢藏波斯三體文字又十三世紀末北京所製青銅天文器械在蒙古史中此器械各部分之名稱皆以波斯語記之且支那今日高呼回教之僧曰阿渾 *Akho* 和蒙古史中呼之曰達尼休曼 *Danichman* 皆波斯語又明代會同館所編之四夷語其中有回回語一目蓋謂回回教徒所用語迄今攷之則并非阿剌伯語而為波斯語也

由是觀之伊蘭系之言語為回教流傳之介紹者與第一世紀

以後此系語為佛教之介紹者無以異也欲證此說固不能不
列舉其事例然此種事例尚散無倫紀不能成一系統故未達
論定之日今日所能斷者支那與印度佛教又其他宗教之關
係非面相授受又非經土耳其人之介紹實因伊蘭人民屢活
動於中亞細亞為東西之驛騎此今後之學界所不能不承認
者也

法國法蘭西學院教授伯希和博士世界東方語學文學并
史學大家也一千九百十一年冬博士就學院中亞細亞語
史學教授之職開講之日實首說是篇實舉近年東方語學
文學史學研究之成績而以一篇括之次年八月日本京都
大學教授神博士亮三郎譯為日文刊之藝文雜誌余讀而
善之當光宣之際余遇博士於京師以為博士優於中學而
已凡讀此篇乃知博士於亞洲諸國古今語無不深造如敦

煌以西迄于于闐古代所用之東伊蘭語即博士之所發見及創通者也博士所獲之中國古籍吾友上虞羅參事既印行其大半世當無不知博士名者既而歐洲戰事起博士從軍達達尼斯海峽既而復有事西伯利亞今春凱還過滬遇參事劇談凡我輩所著新印之書無不能舉其名及其大略者軍旅之中其篤學如此嗚呼博士之所以成就其學業者豈偶然哉今博士復歸就教授之職將來貢獻于世界及東方學術者或更相倍蓰于此然博士就職演說迄今雖經八年我國人士殆未有見者故為重譯以餉學者紳博士日本梵語學大家亦與余雅故今別博士四載別伯君且十年矣譯竟乃記其緣起並祝兩博士之平安己未孟秋國維記

譯上

觀堂譯稿下

室韋考

東京文科大学滿洲朝鮮
歴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一

津田左右吉

室韋者後魏所聞之部族此部族之位置得由魏書失韋傳所記自和龍至失韋之行程推之其文曰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益水又北行三日有積了山其山高周圍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來廣四里餘名捺水文中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云云殊非事實據魏書契丹傳其部落在和龍北數百里則其南境與和龍之距離不過二三百里耳隋書契丹傳云契丹在遼西正北二百里又魏書勿吉傳記至勿吉之行程以和龍北二百里善玉山為起點蓋契丹之南境也然則云自善玉山與云入契丹

境事實略同二者皆以離魏領土之日為北方旅行之起點也
則自入契丹國至失韋凡二十七程其行路迄太魯水附近與
赴勿吉之道路同然赴勿吉時自善玉山二十日到如洛瓌水
又十五日到太魯水蓋旅行之遲速時或不同假令往失韋者
以往勿吉者二倍之速度旅行則自契丹南境至太魯水祇需
十七八日以地圖參照之此
日數實為最速度若所贖之十日許亦以此速度進行則失
韋殆當今之齊齊哈爾附近乎如是則其國中自北來之捺水
即今之嫩江嫩江魏時謂之難河唐稱那河捺水之名與之相
會也隋之南室韋蓋與魏之失韋為同一部族而分為二十五
部落則以失韋之名朝貢於魏者當為其中主要之部落其同
族散在嫩江及其支河之流域亦得以失韋之名攝之者也但
噉水蓋水屈利水刃水為今何水今不可考又此行程中必經
過如洛瓌水(西喇木倫)及太魯水(洮兒河)而其名不見殊

為可怪或謂噉水即西喇木倫屈利水即洮兒河上流之歸勒
爾河案自契丹南境十日而至潢河又九日而至洮兒河之上
流亦與地理上實際合此水與舊唐書之
噉河異後當論之余初見亦如此後見白鳥博
士之新研究從言語上解釋噉水即今西喇木倫嶺了山即今
枕賴圖屈利水乃甸利水之誤即今洮兒河然後稍疑冰釋並
自喜初見之不甚誤也

魏之失韋在今齊齊哈爾附近又得由魏書所載失韋與他國
地理上之關係知之失韋傳云在勿吉北千里地豆于傳云地
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案勿吉在速末水北流如
花江附近則嫩江
流域正在其北千里云云但舉大數固不必過泥然予前考勿
吉之根據在石頭城子附近則其與齊齊哈爾附近之距離謂
之千里蓋無大差地豆于之位地據東胡民族考謂以今東蒙
古之巴林部為中心而東北包有阿爾科沁部札魯特部又謂

魏書云在失韋西當解為西南則謂失韋在嫩江流域固無牴牾且與地亘于千里之距離亦略相當也

次所當考者隋代之室韋也隋書室韋傳云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為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中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溼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中漸分為二十五部中南室韋北行十二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繞吐統山而居中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中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中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秦魏時所謂失韋在嫩江流域其內有許多小邑落合而成一大部族而隋時室韋之稱更適用於廣汎之區域殆為若干部族之總稱然隋人之知室韋蓋聞之於其部族之來朝貢者而隋時來朝貢之室韋當不外自東魏北齊以來仍世入貢

者蓋與魏書之失韋同是嫩江流域之部族也此室韋未知當

隋時五部中之何部然自嫩江流域直接契丹之北考之蓋南

室韋也

隋書云去契丹北
三千里失之夸大

隋人以室韋為契丹同族蓋以其所知之室

韋地與契丹近且其風俗亦相似則其為南室韋愈無疑也隋

書於本傳末云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北室韋殆南室

韋之誤歟果然則隋書四部室韋之記事皆自南室韋人聞之

者也就中如鉢室韋及大室韋亦聞於唐代其位置由唐書之

記載稍知之如大室韋殆與南室韋民族相異其稱室韋甚為

可疑疑總稱此等諸部為室韋者出於南室韋人之附會非其

所自稱惟南室韋人乃真室韋耳而室韋人何以如此附會蓋

欲以自己部族之廣大誇示隋人耳

次唐代之室韋舊唐書室韋傳記其範圍曰東至黑水靺鞨西

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於海觀其所記諸部族之名稱及位置

則通用室韋之名之區域較隋代尤廣然則自魏以來朝貢中

國之部族至唐如何余謂唐時單稱室韋而不冠以某部族名

者即此部族也據冊府元龜卷九室韋自貞觀至會昌朝貢不絕

大都單稱室韋不冠以何部族惟開元十九年有領西室韋天

寶四載六載七載九載有黃頭室韋又天寶七載有和解室韋

賂丹室韋如者室韋朝貢然則唐時室韋有冠以部族名者有

單稱室韋者其單稱室韋者即自魏隋以來朝貢之部族居於

嫩江流域者也則唐時室韋之本部依然自後魏以來居於嫩

江流域者也以下自使宜上
稱爲室韋本部此見解自白鳥博士之徼越河新說得其

確證案舊書本傳云室韋契丹之別類也居徼越河北博士謂

徼越河即綽爾河則其北即齊齊哈爾附近唐時單稱室韋者

即居此地之部族也但居此地之部族即隋之南室韋本含若

干部落其自後魏以來世世入貢者依然用室韋之名入貢而

其鄰近之部落其初亦必同稱室韋後漸強盛乃別稱某某室韋如領西室韋黃頭室韋等是也

然唐時稱室韋之部族殊不止此此等部族中如西室韋大室

韋蒙兀室韋等皆在望建河

新書作室是河今頭前古河

流域此東胡民族考之所

已考定也又本傳謂烏素固部落在俱輪泊

今時

之西南則所謂

室韋兼包興安嶺西諸部族明矣此諸部族自後世之狀態推

測之皆屬蒙古民族特如蒙兀之名乃蒙古之初見載藉者其

與後魏以來所謂室韋非同一民族可知也然則總此異地異

種之部族而概以室韋之名稱之果何故乎余謂此亦如隋代

之室韋出於朝貢之室韋本部人所擬稱也新書地理志引賈

軌道里記云有俱輪泊泊之四面皆室韋此又自他記錄中引

用者也

道里記乃綜合各種禮記錄物象者當別論之

又如烏羅護即後魏之烏洛侯舊唐書烏

羅渾國別自有傳而室韋傳則以為室韋之一部族可知舊書

室韋之中有非室韋之部族在且契丹人所知之室韋不過單稱室韋者及其同族之黃頭室韋二三種然則北方民族間所稱為室韋之範圍亦略可識矣

室韋本部外諸部族朝貢於唐者稱某某室韋如冊府元龜所

記四五部此殆朝貢者之所自稱歟

烏羅渾於自魏六朝有見於舊唐書本傳及冊府元龜又烏丸於夫徒自魏中八有見於室韋傳此等

使節楚不自稱室韋考此等部族之位置本傳云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

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又有

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口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族

謂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

禮部落又東北有山北室韋又北有小如者室韋又北有婁萬

室韋東又有嶺西室韋又東南至黃頭室韋此部落兵強人戶

亦多東北與達垢接嶺西室韋北又有訥北支室韋此部落較

小文中自烏素固部落訖那禮部落皆自西而東數之每節上

寇以次字山北室韋以下則不用部落字而用室韋字與前不同則山北室韋以下之記事與那禮部落以上之記事非從同種史料出然則其所示之方位以何處為基點乎余意唐人此種知識自來朝之室韋本部使者聞之固之其方位之基點亦在此本部也而室韋本部在今齊齊哈爾附近故在其東之嶺西室韋當在瑚裕爾河附近而在其東南之黃頭室韋當散布於嫩江之下流域也

黃頭室韋在嫩江之下流域得從遼史證明之

而自此等住地考之此二室韋乃在隋書所謂南室韋中亦自後魏以來所謂室韋之一部也若和解室韋據白鳥博士之新研究當在喀爾喀河之發源地或洮兒河上流地舊唐書本傳及冊府元龜並云貞元八年室韋都督和解熱素來朝如此和解為和解部落則自其單稱室韋觀之殆亦室韋本部中之一部又此部在興安嶺之東無疑也又如者室韋在山北室韋之北去室韋本部稍遠賂丹室

韋即舊書之落俎

新書作落坦

室韋在興安嶺西北此二室韋果自稱

室韋否乎頗為可疑恐彼等與室韋人偕來故唐人視為室韋

之同族也又朝貢於唐者只此四五部族則唐人關於他部族

之知識必自此等使節聞之也至蒙兀室韋大室韋西室韋及

俱輪泊方面之部族則歷史上毫不見有朝貢之形迹云

開元大寶間黃頭室

韋朝貢亦非無故時其水科輒及在東流松花江南岸之仗利起善攝等族相率朝貢而黃頭室韋與此等部族相近故受其影響而和方始并其地亦與唐邊境尚然與室韋常有交通或因某事間接受其引誘也

由是觀之本傳所云我唐有九部焉所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

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高室韋訥北室韋駱駝

室韋并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

以上諸部族中無與室韋本部相當者唐人於此九部之名稱

必自室韋本部之貢使聞知記錄者故實際上八部而遺漏

報告者自身之部族也前所引用山北室韋至訥北室韋一

段其名稱略同其方位以室韋本部為基點已詳前節矣此几

部皆在室韋本部之東東南東北其記述以本部為中心然本傳之文亦有從他種史料採入者如云烏羅護之東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武德貞觀中亦遣使來朝貢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徯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此一節以興安嶺為中心列舉其東西之部族概在室韋本部之西自此事實與其稱徯越河北之部落為東室韋觀之此一節蓋得之於室韋本部中稍西之部族

例如和
解室韋

又獨以山河之形勢示部族之位置可知其與前記諸節

非出一源要之舊唐書室韋傳出自種種史料史臣或列記之

或綜合之故就拙越河北室韋之中心部族或單謂之室韋或謂之東室韋又或視為室韋中之一部族又或視為廣義之室韋之總稱如傳首所記四五今將傳文分析之則自本傳之首至自此貢朝不絕出於一種史料次室韋九部一節烏固素部落至那禮部落一節說山北室韋至訥北支室韋方位一節記烏桓至東室韋之位置一節各自特別史料出最後記朝貢年次一段又出於他記錄者也

關唐代室韋之主要問題得由前說釋之茲不可不一考者那河是也舊唐書本傳云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凡之遺人亦自稱烏凡國此烏凡之北有大山其北有大室韋大室韋在發源俱輪泊之望達河畔案俱輪泊即今呼倫泊望達河今額爾古訥河大山今興安嶺則近嶺南烏凡住地之那河為今嫩江無疑且魏書勿吉傳之難水與失韋傳之捺

水既并為嫩江則謂唐代之那河為嫩江亦事理之當然也但本傳記望建河之下流曰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此那河自河水之實狀言之似指黑龍江然舊書此種記事固不能無誤故余叢謂那河有二一指嫩江一指黑龍江後見白鳥博士之新研究始悟其誤博士謂指望建河之下流為那河乃因缺乏地理知識所生之誤解其實那河並謂嫩江也蓋唐人於興安嶺北之部族及地理皆聞之於室韋本部之貢使非直接聞之於土人而住嫩江方面之室韋本部人固乏望建河方面地理上之知識因之生望建河下流為那河之誤解固其所也但茲尚有一疑問即唐時所謂那河似兼包嫩江松花江合流後

即余所謂東流松花江

一部分此問題與舊書室韋傳及新書所記達末婁達姑之位

置有關係茲略述鄙見如左

新唐書卷二記達姑事云達姑室韋種也在那河陰凍末河之東

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凍末河者北流松花江之古名

凍末河之誤故若視那河訖於嫩江松花江合流處而不合東

流松花江之一部則其所謂那河之陰凍末河之東者其語全

無意味也又記達末婁云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

國遣人渡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北扶餘傳

說之為實錄否今姑不論但自扶餘渡那河因居之則所居必

那河北岸也今若解那河為今之嫩江則達末婁所居當在居

凍末河東之達姑之西北與所云在其東北者不合且嫩江之

下流域乃黃頭室韋之地達末婁亦不得居此或曰他漏河一句似與嫩江下
流說合然此乃雜他種史附

記者非特為達末婁言之也由此觀之則遼時所謂達盧古部族住居松花江拉林

河之間者得非唐時所謂達姑乎果然則那河當謂東流松花

江之某部分也蓋那河本謂今之嫩江嫩江下流與他漏河合

流故互受通稱又那河之名亦并施之於嫩江合流之東流松
花江某部分亦不足怪蓋本支流之區別本非一定如黑水本
指黑龍江然唐時三姓以下之松花江亦有此稱蓋黑龍江畔
之靺鞨人以其名加之於其同族所住之松花江此亦一旁證
也又舊書記望建河之下流曰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若解那
河為嫩江此語覺不可通又以那河忽汗河連言殆指二河合
流後言之若然則那河之稱豈非兼指東流松花江乎果如此
解則所謂達始在那河陰凍末河東者謂在北流松花江之東
東流松花江之南此最適於實際之地理也又黃頭室韋時居
嫩江下流其地在達始西故云西接黃頭室韋舊書室韋傳云
達始在黃頭室韋東北則達末婁當更在其東北與新書所云
達末婁居那河此謂東流松花江北者不合則東北蓋東南之誤也然則達
末婁居東流松花江北岸蓋在今哈爾濱對岸附近也達末婁

即後魏之豆莫婁魏書豆莫婁傳云在勿吉國北千里中在失
韋之東略與此臆說合但云東至於海方二十里則記事失之
茫漠蓋後魏人所知東北之民族止此唐書言室韋北至於海
亦如此耳但新書云達姑室韋種也舊書室韋傳中亦舉此部
族之名今置之靺鞨部族所住東流松花江之南似為可疑然
如那河陰涑末河東明碓之界至又與黃頭室韋達末婁地理
上之關係合故此位置殆無挾疑之餘地而室韋之名唐時廣
施之於種種異部族如達姑亦其一例細觀舊書之記事唐人
對達姑之知識自室韋人得之否則此部族或曾與鄰近之室
韋同朝尙故唐人視為室韋種耳達姑即達廬古為女真之一
派得由遼史知之

遼代烏古敵烈考

東京文科大学滿洲朝鮮
歴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二

津田左右吉

烏古敵烈二部遼史常並稱之烏古之異譯為烏骨里于骨里

烏虎里于厥里媼厥律于厥羽厥等敵烈之異譯為敵烈德敵烈得迪烈得迭烈德迪烈底及迪烈等此中烏骨里于厥里等乃其本名烏古于厥等則省其語尾又敵烈德云云者敵烈之複稱也

所以知烏古于厥為一部者緣遼史聖宗紀太平十一年有于厥迪烈部詳穩而他處作烏古迪烈都詳穩又作烏古迪烈得都詳穩又開泰四年記四月壬辰耶律世良討烏古破之甲戌遣使賞有功將校世良討迪烈得至清泥塌時于厥既平朝廷議內徙其眾文中于厥既平一語與上文討烏古破之一語相應次于厥與于骨里同太祖紀七年六月壬辰獲逆黨雅里生羶之銅河南軌下放所俘還多為于骨里所掠上怒引輕騎馳擊中盡獲其眾并掠者中于厥掠生口者三十餘人亦俾贖其罪放歸本部上言于骨里下言于厥知為

一部也又金史太宗紀天會二年書烏虎里迪烈底兩部來降次年又見烏虎里迪烈二部此即遼史常連稱之烏古敵烈二部烏骨里于骨里亦然

遼史管衛志烏古烈部太祖取于骨里戶六十神冊六年所為烏古烈部及圖魯二部是于骨里即烏古也聖宗紀統和元

年有烏隈烏骨里節度使後二年又見烏隈于厥節度使此即管衛志所云隈古部之前度使又即通宗紀壽隆二年所列記烏古敵烈隈烏古部中之隈烏古部也

烏骨里即烏古則于厥里即于厥無疑遼史太宗紀記其未即位時從太祖破于厥里諸部而太祖紀無于厥里之名但云連破室韋于厥足以證之又羽厥見於遼史地理志姬厥律見於五代史所引胡嶠陷虜記與于厥于厥里為一語明也又烏古住地附近有于諧里河當論於後于諧里與于厥里亦為一語因之烏古之即于厥里又可知矣

知敵烈即迪烈得及敵烈得者遼史聖宗紀開泰三年九月書八部敵烈殺其詳穩稍瓦昏叛中郎律世良遣使獻敵烈俘次年正月又書詔郎律世良再伐迪烈得四月又書大破

八部敵烈得知三者一也敵烈即敵烈得則迪烈亦即迪烈
得則上所引烏古敵烈都詳穩亦作于厥迪烈都詳穩不足
怪也又金史作迪烈底亦同一語遼史太祖紀天顯五年之
敵烈德聖宗紀開泰九年之迭烈德其為同語異譯不待言
也

烏古部之住地胡嶠陷虜記云契丹西北至媼厥律契丹國志
記遼之四境云正北至蒙古里國又云又次北至于厥國而國
志此條記諸部族之方位乃自東及西則于厥之方位非契丹
之正北而稍偏於西方與陷虜記所云在西北合也遼史穆宗
紀應歷十四年書烏古叛掠民財畜次年書烏古至河德濼烏
古掠上京北榆林峪可知烏古之根據地距上京地方不遠又
地理志上京道邊防城下云靜邊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
北鄰羽厥每入盜建城置兵千餘騎防之東南至上京一千五

百里則烏古

則厥

在契丹游牧地之北與之鄰接可知

但轉遠城與上京之距離失之太遠當論

於然此漠然之記事尚不足以知烏古之真位置也

更檢索遼史則太宗紀會同二年書以烏古水草肥美詔北
南院徙三石烈戶居之三年又書以于諧里河臚胸河之近地
給賜南院歐堇突呂乙期勃北院温納何刺三石烈為農田此
與營衛志所云歐昆石烈太宗會同二年以烏古之地水草豐
美命居之三年益以海勒水之地為農田乙習本石烈會同二
年命以烏古之地斡納阿刺石烈會同二年命居烏古三年益
以海勒水地三事相應而歐昆乙習本斡納阿刺不過歐堇突
呂乙期勃温納何刺之異文耳而本紀所云以于諧里河臚胸
河近地贈賜三石烈營衛志作海勒水之地當由三河之水相
距不遠故也此三河水必在烏古部之境内或其鄰近中如于
諧里河當為于厥里部名之所自出則此三河之位置既定然

後烏古部之位置可得而定也

地理志總序記遼之疆域曰北至臚胸河此實遼北邊有名之
河水也蕭韓家奴傳載其重熙年間上表曰曩時北至臚胸河
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
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
以益我田按遼史
實作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為寇此中

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邊境謂契丹舊境上所引之靜邊城當
在此境上臚胸河更在其北乃遼之新北境也而於其中開之
地置三部以益我田者當指會同二年徙三石烈之事烏古諸
部位地亦在此開海刺水與于諧里河亦當於此開求之矣所
謂人多散居不相統一惟往來抄掠者亦與烏古部之狀態為
近靜邊城條云北鄰羽厥每入盜足以證之由此言之則遼新
北境之臚胸河在烏古之北而海刺水于諧里河皆當在臚胸

河之南今求此等河川於契丹游牧地之西北則臆胸河當即出呼倫泊之額爾古訥河海刺水當即自東方來會之海刺爾河也聖宗紀開泰四年書于厥旣平朝廷議內徙其眾于厥安土重遷遂叛世良懲創旣破迪烈得輒殲其丁壯勒兵渡曷刺河進擊餘黨曷刺河亦似即此海刺水也但于諧里河無考殆烏爾順河上流之喀爾喀河乎烏古部名之由來在此河水而契丹以此部名呼之則此河殆近契丹又契丹人得聞知之大河也以上之推定若不誤則烏古部乃在喀爾喀河流域之部族其北之海刺爾河及額爾古訥河之上流蓋亦此族若其同族之游牧地也契丹國志記于厥事云凡事與蒙古里國同案蒙古里即唐時居額爾古訥河右岸之蒙兀室韋遼時猶居此地而烏古與之為鄰則其風俗相同自非無故又足以知上所定烏古部之位置不甚誤也果如是則契丹烏古間之靜邊城

當在上京之北近喀爾喀河源之某地點而地理志謂此城距上京一千五百里失之太遠實不過三四百里耳

金史地理志北京路臨潢府長泰縣下云有立列只山其北千餘里有龍駒河國言曰喝必刺龍駒河與臚胸河音近志何故記之於長泰縣下雖不可知然記北方千里外之河水當以其名高故也又遼史地理志上京道邊防城條云皮被河城地控北道音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胸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漉河入於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此記事甚難解沱漉河自其名考之與洮兒河音近則臚胸河似在洮兒河附近又皮被河等水皆東南流或東流亦與興安嶺東之水勢相合然洮兒河之上流域區域狹小又非水草豐美之地且與合沱漉河之皮被河出回紇北之記事不合若以克魯倫河額爾古訥河海刺爾河等擬此等河水

則又與東南流東流之記事不合則其間必有誤謬也

遼史地理志又云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統和二十

二年皇太妃奏置中略專捍禦室韋羽厥等國中略東南至上京

三千里此可敦城即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所書以可敦城

為鎮州軍曰建安者地理志以為防禦室韋羽厥者誤也蕭

韓家奴上表云統和開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境既遠降附亦

眾中略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

中略今宜徙可敦城於內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古敵烈隗烏

古等部聲援相應據此蕭以可敦城僻在西垂欲移之內地

使與烏古敵烈諸部相為聲援則可敦城遠在烏古部之西

非為防禦烏古等部而設明矣即律唐古傳亦云西番來侵詔該守禦命唐古監督耕種以給西軍田于臆胸河側是歲大熟明年移之鎮州是

蕃可敦城以鎮西城諸部頗畏畜牧及招寇掠曹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以來西番數為寇是若不若復守此種乃荒成後不擬此說與蕭韓家奴表相照應又足證可敦城之在西方也而聖宗紀開

泰二年書遼旦國兵圍鎮州又捷不也傳記阻卜叛時捷不

也逆戰於鎮州西南沙磧閒可知可敦城實為防禦西方部族而設其位置雖不明而以具為達旦兵所圍觀之蓋亦非在極西之地也

次敵烈部之鄰接烏古得由其同屬一官府知之又自烏古敵烈之名稱及其次序觀之則烏古既在契丹西北敵烈又當復烏古西北據遼史耶律世良傳開泰初邊部拒命帝即命耶律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還按聖宗紀開泰二年正月烏古敵烈叛五年命化哥等西討七月烏古敵烈皆復故疆世良傳所記亦即此事則安真河當在烏古敵烈部而烏古既在喀爾喀河流域及其北則安真河當為其下流之烏爾順河意此河流域訖於呼倫泊當為敵烈部之游牧地也

耶律世良傳又云開

泰三年命追烏古部會敵烈部判刺殺其酋長慎良而敵部皆應改歸巨毋古城世良年兵擊境遣人招之降敵部各復故地云云備巨毋古城不可考

以上所考乃烏古部及敵烈部之本地也然道宗紀壽隆二年

云徙烏古敵烈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則此後二部之民當居於烏納水也但所移者為二族之全部或其一部今無可考當聖宗開泰四年朝廷已有徙烏古部於內地之議時以其屢叛故謀制馭之使其計畫在徙其全部可知也至壽隆中邊徙之理由雖不詳但觀金初之烏虎里迪烈底已不在喀爾喀烏爾順兩河流域蓋二部之主方已徙於烏納水歟

烏古敵烈二部之原住地果如上說則其地乃唐時移塞沒塞曷支諸室韋

烏爾順河及喀爾喀河流域

及西室韋

與烏古納河上流域

之住地於是此二部與室

韋之關係不可不一考之案室韋者本嫩江流域諸部落之稱至隋唐之世乃濫用其名以名其附近之部族既詳於余所撰室韋考矣然至遼世除單稱室韋者外只見黃頭室韋大小二黃室韋及臭泊室韋之名其單稱室韋者則太祖紀書唐天復元年連破室韋于厥又於太祖即位前後屢書討黑車子室韋

是也而此部當遼之末大時已為太祖所攻擊且屢與黑車子連稱則此族必近在契丹之北蓋即嫩江流域之室韋本部也

黑車子位置雖不明然臨唐記所記契丹解族陰云北黑車子

就黃頭室韋則淳欽皇后傳云太祖嘗渡磧擊

黨項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襲之又冊府元龜載後唐同光二

年

遼天相天贊三年

契丹降者言女真迴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云云就

大小二黃室韋則遼史太祖紀記太祖未即位時事云小黃室韋不附太祖以計降之又營衛志云突呂不室韋部本名大小二黃室韋戶太祖為達馬狝沙里以計降之乃置為二部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成泰州東北此大小二黃室韋自其名稱推之即黃頭室韋遼初已分為二部而以大小之語分別之此二部當契丹未大時已為太祖所降則其所居必與契丹游牧地相鄰接而黃頭室韋自唐書所記觀之乃在嫩江之下流域正與之合然則皇后傳所記黃頭室韋之叛得以已降

復叛解之又以二黃室韋戶所編成之突呂不室韋部戍泰州東北蓋服屬於遼之後仍使近其故鄉以服防邊之任務者也至臯泊室韋未見他書若除去之則太祖征服之室韋僅單稱室韋者與黃頭室韋二族耳由是觀之遼時所謂室韋主謂是二族也胡嶠陷虜記契丹東北韃靼子事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獸室韋雖無可考然可知當時室韋之稱限於二三部族非若唐書所謂之廣泛也若黑車子韃靼子觀其位置當亦唐書所謂室韋中之某部族烏古敵烈亦然唐時以移塞沒塞曷支等名聞於中國中國復以室韋別部視之然契丹人別稱之為于厥里及敵烈德蓋胡嶠所記聞之於契丹人遼史之記事則出於契丹史料可知契丹人用室韋之名本不似唐人之寬泛也蓋興安嶺西北之部族與嫩江之室韋其語言風俗并異素與之接近之契丹人決

不并以室韋之泛稱呼之其理又可想而知也

韃靼考

東京文科大學滿洲朝鮮
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五

箭內 巨

一 緒言

二 陰山之韃靼

三 興安嶺西之韃靼

四 敵烈與韃靼

五 阻卜與韃靼

六 黑韃靼與白韃靼

七 結言

一 緒言 韃靼之見知於支那文獻者亦作達靼達旦韃達達達達打等皆 *Tartar* 之對譯也波斯人作 *Tatar* 歐洲人例呼為 *Tartar* 而本篇題曰韃靼考者緣韃靼二字為支那明以後所慣用又熟於我國人之眼故也

韃靼本一部族之名後漸擴大而為支那北方諸民族之總稱更進而為亞細亞北方諸民族之總稱而此廣義之韃靼外又有狹義之韃靼在故欲據其名稱之見於文獻者以考定其部

言一
族之住地殊非易因之歷史上之研究頗感不便也西洋人
關此事之研究自 De Guignes 以來頗盛是由十三世紀蒙古人
侵入歐洲之際歐人呼之為韃靼因之對此民族之研究大感
興味即彼等極欲知驚殺彼等之祖先危殆彼等宗教國家之
韃靼人原住地風俗習慣故也故遠至柏朗嘉賓 Pains Carpin 之
紀行始關韃靼之紀錄及研究不遑枚舉今不必一一介紹之
但望讀者一閱 *Vireien de Saint-Martin /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1914 中韃靼一項此項記西洋諸家韃靼說之梗槩
以加己說詳述韃靼部族之種類及分布不獨可知韃靼研究
之沿革亦足知此部族之現狀者也故韃靼問題經西洋人研
究後似更無議論之餘地其實不然特如支那文獻之解釋與
批評西人殆全未着手今姑將對西洋人韃靼研究之解說與
批評讓諸異日但以一篇披瀝吾人之所見乞博雅之教耳

二陰山之韃韃 韃韃之名始見於支那文獻中在唐宋之間
舊唐書僖宗紀舊五代史唐武皇紀新唐書沙陀傳新五代史
達韃傳其取材蓋無大異新五代達韃傳述此民族之起源如
左

達韃韃韃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
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韃韃
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邪赤
心討龐勳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
達韃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 其俗善騎
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
者可見云

此記事本於宋白宋白者宋初文士在歐陽修前數十年嘗
預修太祖實錄見宋史本傳資治通鑑_{二五}唐僖宗紀廣明元年

言一
下胡三省注引其語曰

達靺本東北之夷蓋靺鞨之部也 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為攻劫部眾分散或役屬契丹或依於渤海漸流徙於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靺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於漠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為吐渾所困當往依馬達靺善待之及授雁門節度使二相溫師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從戰有功由是俾牙於雲代之開恣其畜牧

案宋白云蓋靺鞨之部語本存疑歐陽修斷為靺鞨之遺種司馬光則云靺鞨之別部歐陽氏又抹殺宋白以達靺為靺鞨之音訛說而洪邁左袒之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捐毒身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達靺乃靺鞨也云云顧以達靺為靺鞨之音訛此說固不足取即宋白以達靺為

本東北方之夷此彼一人之誤解歟抑出於俗說歟因之其所云陰山遼徙之事亦非必可信然宋歐之說乃為後世學者所蹈襲如黃震古今紀要佚編云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其居陰山北者曰韃靼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云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靺鞨之後也

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蓋因宋歐諸家誤以達靼之原地為契丹之東北於附會之中又加附會者也獨孟珙蒙韃備錄云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旗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此全與五代史記以下之說相反彼云契丹之東北此云契丹之西北彼云與靺鞨女真同種此云沙陀之一種也孟珙記事本於何處今無可考顧珙呼蒙古為黑韃靼且知其住漠北草地則其以契丹之西北擬韃靼之始起地固不足怪也至言其種族以為出於沙陀別種願使人疑其當否

蓋沙陀者西突厥之別部本稱處月居蒲類海今巴里坤湖之東其地
 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此說亦非無一理元閣復駙馬
 高唐忠獻王碑云謹案家傳系出沙陀雁門節度之後始祖卜
 國汪古部人世為部長元史二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本之案
 汪古秘史作汪古惕親征錄作王孤元史他傳作雍古太祖本
 紀初云汪古部主阿剌忽思後云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則白
 達達為汪古之漢名更不容疑而蒙韃備錄古今紀要之白韃
 韃黑韃事略之白韃即白達達又人人所首肯也然則汪古部
 長自稱雁門節度使之後雁門節度無論謂唐末有名之沙陀
 部長李克用也所謂家傳雖未必可信然一觀當時韃韃與李
 克用之關係非無達韃即沙陀一部族之疑然則成吉思時代
 之汪古既有沙陀後裔之傳說則謂白達達為沙陀之後固自
 無妨吾人謂孟珙之說非無一理為是故也然即令白韃韃為

沙陀後裔其他種之黑韃韃乃純粹之蒙古種在種族上與沙陀無何種關係不待論也然孟珙之蒙韃備錄實以記蒙古事為眼目乃於其首記韃韃始起地在契丹之西北即繼之曰族出於沙陀別種則可謂大謬蓋著者不過漫然記述之未必出於考證及研究之結果也至汪古住地與唐末五代之達韃同在陰山附近俟於後節更述之

宋太宗時使高昌國王延德之紀行詳記陝甘邊外西至額濟納河邊有九族韃韃居之與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三年六月己亥達旦國九部來聘之記事相應實傳宋初至其中葉韃韃之消息此外如契丹國志天祚帝紀耶律余覲傳大金國志太宗紀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中之記事皆示宋末及元代之韃韃猶散居於陰山及賀蘭山方面至白達達與賀蘭山方面之韃韃及其阻卜之關係亦俟於後節詳論之

三興安嶺西之韃靼 蒙古勃興史上有名之一部族云塔塔兒三言相傳為韃靼完全之對音其游牧地元朝秘史有明文得就今地名比定之漢譯秘史多脫誤今用那珂博士之和譯本其卷一云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箇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河邊住的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兩種塔塔兒人俺巴孩罕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的主因種拿了送與大金家

又卷五云

其後狗兒年秋成吉思於荅闌控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兒阿勒赤塔塔兒都塔兀陽塔塔兒阿魯孩四種對陣於是戰勝塔塔兒追至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并其國虜了此捕魚兒海子今之貝爾泊闊連海子今之呼倫泊兀兒失溫

河今之烏爾順河均不待言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二部之位地因之明矣主因族之位地不詳亦當在其附近然據上所引秘史第二節則塔塔兒於右三族之外至少尚有四族今欲以之與拉施特衣丁 Rashid-eddin 之蒙古史相比較先引多桑 D'Ohsson 之 *Historie des Mongols* I note I 所譯出之一節云

塔塔兒住捕魚兒泊之周圍分為六族即 *Toutoucaïlouttes, Itchi, Tchagan, Couyin, Terete, Bercoui* 是也

更觀貝勒津 Berezin 之 *Kornik Iyektopisei* I. 49-51 中亦云塔塔兒之幕庭在捕魚兒泊更舉塔塔兒之六族

Tatar T'utukulint, T. Anchi, Belye T. (Chagan T.), T. Kiuin, T. Nereit, T. Bargui 此中貝勒津之 *Anchi* 與秘史之阿勒赤塔塔兒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之棄赤塔塔兒相當 *Itchi* 又 *Alchi* 之轉訛也 *Couyin* 與 *Kiuin Bercoui* 與 *Bargui* 皆相符合而與秘史之主因 *Djin* 及阿魯孩

Arkhai 小有異同未詳孰是至祕史之備魯兀惕 Birghut 多桑作
Terake 貝勒津作 Zereit 孰為是耶俟於下節論之次則 Toutoukshoben
與 Tutukulinet 二譯略同然祕史則分為 Dutaghut 與 Valighut 二族此恐
拉施特原書之誤也又從拉施特則塔塔兒七族皆居於貝爾
泊附近據祕史則居貝爾泊附近者惟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
二族而他五族皆在其南即塔塔兒部族之地域北自呼倫泊
南至烏爾渾河色野爾集河之流域是也

據蒙古定宗時采漠北之西洋人柏朗嘉賓之所傳此種塔塔
兒本呼 Su-Mongol 因有塔塔兒河流其境內故有此名殆烏爾順
河之古名或為塔塔兒乎此殆彼之誤聞或俗說也又據 Rawley
之注 Su-Mongol 即波斯史家 Wassaf 所謂 Su-Monghul Abulfeda 所謂 Sy-Mo
ngol 支那人所謂水蒙古水達達也然漢文紀錄中實無水蒙古
字面至水達達則元史世祖紀以下屢見之此謂居黑龍江下

游之一種東胡民族與塔塔兒無涉若成吉思汗於滅客烈蔑兒乞乃蠻三部前所征伐之 *Su-Mongal* 一名塔塔兒者不外秘史所謂塔塔兒也

突厥闕特勤碑之 *Yenisei* 文中亦有關韃靼之記事此碑乃唐玄宗開元二十年立於鄂爾昆河東畔之 *Taldani* 湖側一面刻漢文三面刻 *Yenisei* 文具記韃靼事者在東面之 *Yenisei* 文中今由白鳥博士之譯文摘記之如左

悲泣者前方日出處勇猛之沙漠之民唐家子 *Tahgae, Tüpit, Apar, Aprim, Kirgiz* 三姓骨利幹 *Kurikan* 三十姓韃靼 *Tatar, Kytai, Fatabi* 之民來悲泣也

右則唐家之民敵也左則 *Baz* 可汗九姓回鶻 *Oguz* 之民敵也
黠戛斯 *Khitiz* 骨利幹 *Kurikan* 二十姓韃靼 *Tatar* 契丹 *Kytai* 白霜 *Tatabi* 之民皆敵也

據此短文知韃靼於唐開元中既分為三十姓而成一大部族
又兩記之於黠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霄之前知此所謂韃
靼與成吉思汗時代之塔塔兒住地略同皆在契丹之西北蓋
唐時黠戛斯居回紇之西北骨利幹又居其北契丹白霄各據
潢河之南北故也然則此闕特勤碑實為關韃靼最古之記錄
而此最古之韃靼實居興安嶺西之地與居陰山附近者名同
而實異因之具種族亦異不可不注意也

次當就遼代之韃靼一言之契丹國志_{二十四}至鄰國地理遠近
條有達打國事達打當與達達韃靼同為 *Tahtai* 之同音異譯其
文曰

正北至蒙古里國_{中略}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

國 又次北西至斡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

至達打國_{中略}東南至上京六十餘里

此蒙古里即蒙古當時居額爾古訥河邊于厥亦作于厥里烏古烏古里當時居喀爾喀河北自契丹國都臨潢之方位案之前者云正北後者云北則哈尼房記云西北略當也惟麓古里不詳或即柏朗嘉賓之所謂 *Mochit* 秘史之客烈亦惕次西北有一國原書脫其名今以臆補之或當云至韃劫國韃劫子見於胡嶠陷虜記即秘史之篋兒乞惕 *Mochit* 也然則達打在契丹之北少西當于厥之西則視達打為秘史塔塔兒之前身當無誤也又國志謂自契丹建國以來惟此三國為害此事雖於遼史無徵然道宗紀有征梅里急事又有征茶赤刺及其西方諸部之事則遼史無諸部入寇事或出史家之疎漏未足以斷契丹國志之失實也殊如遼史於太祖聖宗二紀三見達旦字此謂陰山方面之韃韃與契丹國志之達打同名異族也然則遼史於此興安嶺西之韃韃竟無所傳乎是必不然吾人主張遼史頻見之敵烈與

契丹國志之達打相當且為秘史塔塔兒之前身其理由當更
章論之

四敵烈與韃靼 敵烈者興安嶺西之游牧部族其名始見於

遼史亦作迪烈迭烈迪烈于敵刺敵烈德迪烈得迭烈德等而

遼史又合烏古部稱烏古敵烈部烏古亦作烏古里羽厥于厥

于厥里于骨里烏骨里等陷虜記作姬厥律津田博士嘗作遼

代烏古敵烈考詳究此兩部之名稱住地其結論謂烏古部居

喀爾喀河遼史之于
謂里河流域其北方之海刺爾河遼史之
海刺河及額爾古訥河

遼史之
順和河之上流附近蓋亦此部或其同族之游牧地也敵烈部以

烏爾順河遼史之
安真河流域為其游牧地云云吾人甚敬服津田氏之

說同時又想到蒙古勃興史上翁吉刺惕元史之
杜古刺部游牧地之與

烏古塔塔兒部游牧地之與敵烈殆全相符合不能不喫一驚

也塔塔兒部之位置既具前章翁吉刺惕之游牧地亦得於秘

史元史徵之祕史卷一云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幹勒忽訥兀
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徹兒赤忽兒古兩山閒
遇著翁吉刺氏人德薛禪

扯克徹兒赤忽兒古兩山之位置雖不詳然翁吉刺湯之一部
名幹勒忽訥兀惕者若與合勒合河的幹兒訥兀山為同一地
方則此二山亦當近喀爾喀河流域又西曆一二零二年成吉
思汗與客列亦惕之王罕父子合戰於合刺合勒只惕今烏蘇縣勝
以左其地勝
敗未決而退於北方祕史於記成吉思汗沿合勒合河兩岸退
軍後即云

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阿篋勒等翁吉刺
惕

則自喀爾喀河下流亘貝爾泊為翁吉刺惕一少具
一部之游牧地無

疑又元史特薛禪傳記翁吉刺惕之原住地曰

初弘吉刺氏族居於苦烈兒溫都兒斤迭烈木兒也里古納河之地

苦烈兒溫都兒斤者旱 *Chan* 得爾布爾 *Dorbur* 額爾古訥 *Argum* 三

河閒之苦烈業爾 *Yimur* 山也迭烈木兒 一作迭烈不兒 即太祖紀之禿律

別兒今之得爾布爾河也里古納今之額爾古訥河也則翁吉

刺惕之游牧地北自額爾古訥得爾布爾兩河流域南至喀爾

喀河流域正與津田氏所考定遼代烏古之游牧地符合於是

吾人疑烏古之異名烏古里于厥里于厥律與翁吉刺之異名

弘吉刺覲吉里雍吉烈得非同名異譯乎雖烏于等字其音為

三或二而翁弘覲雍等字其音為 *ong khung yung* 不無小異然軟

音亦時變為硬音如 *Mongseoi* 轉而為 *Mogai* 更轉而為 *Moi* 時往

往有之則烏古與翁吉刺名實之互相符合似非偶然也不獨

此也遼史之敵烈與祕史之塔塔兒其地同其名亦復相似塔
塔兒 *Tatar* 與敵烈 *Terei* 敵刺 *Tera* 之比定較之翁吉刺 *Onqira* 與
烏古里 *Uguri* *Uguri* 之比定更為困難然亦非全不可能若以之
與拉施特所謂塔塔兒六部族之一 *Terit* 相比定則無論何人
不易駁斥之遼史對敵烈有敵烈德對迪烈有迪烈得對迭烈
有迭烈德皆不外 *Terei* 之複數 *Terit* 之音譯但比定時稍感不
安拉施特原書果作 *Terit* 否乎此未易遽定也此定多桑雖譯
Terite (正云 *Terit*) 而貝勒津譯作 *Zerit* 質其相歧之故以拉施特
原書為波斯文波斯字「與」之異惟在一點之多少故轉寫
印刷之際往往互謔殊如貝勒津有本注云 *Zerit* 一作 *Terit* 是
不過二種拚法中多桑取 *Terit* 字貝勒津用 *Zerit* 字耳而祕史
不作 *Terit* 亦不作 *Zerit* 而作備魯兀惕 *Biruhut* 此亦當由蒙古
字「與」稍相似傳寫或移譯之際生此謔誤也金史宗浩傳

二十
於記宗浩降廣吉刺

此史之前
吉刺係

走山只崑

此史之微
即凡傷

所屬之石魯渾灘

二部進至呼歇水後復曰

於是合底忻

此史之
合底忻

部長白古帶山只崑部長胡必刺及婆速

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刺因言所

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

迪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

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

此次宗浩進兵之目的在伐移米河畔之必列土及至移米河

所破者乃非必列土而為迪列土則必迪二字必有一誤也移

米河為今貝爾泊附近之某河則必列土迪列土不妨視為祕

史所謂塔塔兒之一部族吾人以金史之必列土與祕史之備

魯兀揚同為轉寫移譯之際所生之誤字而金史之迪列土即

拉施特之 Terait 也果如是則拉施特別本之 Zerait 乃 Terait 之誤

寫而貝勒津之舍此取彼不能不謂之誤也但金史以迪列土為山只崑屬部而拉施特以 Terait 為 Tatar 之一部族此又不同然山只崑塔塔兒皆游牧於貝爾泊附近故其屬部亦或有變更以此疑迪列土之非 Terait 決非穩當也拉施特之 Terait 既為秘史之備魯兀惕而秘史又明記備魯兀惕之游牧地在烏爾順河邊故 Terait 之住地與遼史敵烈敵烈德之住地全相符合此遼代之烏古敵烈與成吉思汗時代之翁吉刺惕塔塔兒具名稱及住地之一致吾人決信其非偶然也

或引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西走於北庭會七州及十八部之首長事謂十八部中兼有王紀刺及烏古里王紀刺即翁吉刺故烏古里與翁吉刺惕決非一種此決不然緣此記事不獨不與余說矛盾且足助余說成立者也試一觀遼史之次序大黃室韋敵刺王紀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達刺乖達密里密

里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紀而畢此中大黃室韋在興安嶺地方得由室韋之名推測之敵刺即敵烈王紀刺即金史之廣吉刺元史之弘吉刺祕史之翁吉刺皆在興安嶺西次茶赤刺遼史亦作茶札刺即祕史之札只刺多在今敖嫩克魯倫兩河之上游附近次四部所在未詳達密里當在入鄂爾昆河之塔米兒河畔密兒紀遼史亦作梅里急即祕史之篋兒乞惕在色楞格與鄂爾昆兩河會處次合主未詳至烏古里下之阻卜其根據在賀蘭山地方唐史古遼史作黨項即祕史之唐忽惕若唐兀惕據陝西甘肅之北境則此十八部排列之次序自遠及近自東及西無疑也如是則以興安嶺西之烏古里廁於密里紀阻卜之間殆編纂或傳寫之誤而烏古里之部名當以他部代之如是王紀刺既為翁吉刺則敵刺之為塔塔兒殆自明之事實也雖上文之論據非無不備之點吾

人猶斷然以遼史之烏古里叱定祕史之翁吉刺惕同時以敵烈叱定塔塔兒因之契丹國志之達打亦不外遼史之敵烈又國志以達打三國為遼開國以來之勁敵至少於達打見其然故此書中蒙古里于厥達打三國之記事殆可認為有十分之根據者也

烏古敵烈兩部族為遼時北邊強敵徵之遼史之記事明矣又道宗紀壽隆二年九月徙烏古敵烈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烏納水蓋今洮南縣與潢河間之某河但所徙者為兩部族之全部否乎今無可考然徙部族之全部於東方遠隔之地要非易事吾人寧視所徙者不過一部而其殘部仍留故地金天會八年耶律大石北庭之會中有王紀刺敵刺即其明證也

金史所見之烏虎里迪烈底兩部

太宗紀天會二年

烏古迪烈部

海陵紀天德二年

烏古

迪烈統軍司

地理志

烏古迪烈地

海陵紀天德二年

皆謂徙於興安嶺東之烏古敵

烈非遼代之舊然則金時居烏古敵烈二部之故地者果何部乎吾人答之曰廣吉剌及阻鞮二部是也

五阻卜與靺鞨 阻卜始見於支那之文獻自遼史始本報第一有松井氏阻卜考謂阻卜之本地在今甘肅邊外自賀蘭山東蔓於陰山方面其散居之區域甚廣殆亘大漠之南北更自其分布狀態察之是族殆全與靺鞨同遼時何故呼之為阻卜殊不可解此考之末又謂阻卜與靺鞨種族之異同與阻卜之名義皆不可不研究之問題今但考定阻卜之住地不及其種族但提出此疑問而揭之耳云云余曩研究遼時內外蒙古諸民族亦疑阻卜之住地其為廣汎殆與宋人所謂靺鞨之住地同又嘗就此兩民族之關係及阻卜之名稱試多少之考察然比之後來發表松井氏之研究未能進一步今更達著此問題又加研究得一種之臆說試述之如左

遼史天祚紀附錄之耶律大石傳有稱白達達之一部族蒙韃
備錄古今紀宴之白韃黑韃事略之白韃皆指同一部族所
不待言而祕史之汪古惕元史太祖紀稱之曰汪古又稱之曰
白達達則白達達白韃黑韃皆謂陰山附近之部族殊如元
時白達達之部長傳為唐末居陰山附近沙陀之後裔則其種
族當為突厥系而非蒙古系前章既述之矣而輟耕錄一氏族
條中汪古惕作雍古歹為色目三十一種之一與畏吾兒哈刺
魯等突厥種族并列可證其決非蒙古種族也又唐末五代始
見載籍之達靺歷遼宋金三朝以及於元開以韃靺達旦達達
之字面見於各種紀錄亦前所已指摘也其詳已見於松井氏
阻卜考不復贅述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中引元時地理學
家朱思本之語頗有可注意者今特揭之以供讀者之參考
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

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
 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
 河合中略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
 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
 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
 里

右達達之名凡三見第一達達字謂住賀蘭山方面者第二達
 達謂住陰山方面者最後之達達兼指住黃河流域之上二種
 達達也顧元史中稱蒙古人為蒙古未有稱達達者聞或有之
 乃採漢人舊記倉卒未改正耳且如元代國內到處有蒙古人
 到處皆蒙古人之地朱思本雖漢人決無以蒙古人所居為達
 達地之理然則所謂達達不外指唐末以來久居黃河流域之
 部族達語也易言以明之非謂漠北蒙古種之韃靼而謂漠南突

厥種之韃靼也然則此漠南韃靼得悉稱之為白達達否乎自宋人之思想言之漠北韃靼既稱之為黑韃靼則漠南韃靼自當稱之為白韃靼然王延德之高昌紀行及遼史契丹國志等其於漠南韃靼單謂之達旦或韃靼絕不稱之為白達達白韃靼惟遼史耶律大石傳一見白達達之名耳今始假定白達達為汪古惕而視為居陰山附近突厥種之一部族黑韃事略所云東南白韃全虜賈與此假定以有力之根據者也顧遼宋時漠北之蒙古人與漠南之突厥人共稱韃靼乃遼史殆不見韃靼之名但頻記阻卜之行動其分布亘於大漠南北全與宋人所謂韃靼同無論何人必疑韃靼與阻卜之間有密接之關係存也於是吾人由阻卜本地在賀蘭山方面之事實推測阻卜為居此方面之韃靼之別名但其名見於金史者作阻鞮則非漢名而為土名可想像得之而其原名原義不詳至為遺憾也

次當就金代之阻鞣言之高竇銓嘗以金之阻鞣比定元朝秘史之塔塔兒松井氏評之曰自地理上言之此說或當然未可輕斷以鄙見觀之則高氏之說不可動也其理由如左

高氏之說見於其所著元秘史李注補正其注成吉思與王罕破塔塔兒一節云塔塔兒金史稱阻鞣事在章宗承安元年詳內族表傳今錄秘史所載如左

阿勒壇罕因塔塔兒蔑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逆者浯泐札河將蔑古真薛兀勒圖襲着來太祖知了中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浯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急速禿失禿延納刺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蔑古真薛兀勒圖殺了

今以之與金史所記阻鞣事相參照自世宗紀記大定八年十

二月戊子朔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剌按招諭阻鞮又十二年四月阻鞮來貢後章宗紀宗浩失谷清臣內族襄完顏安國諸傳詳記金與阻鞮戰事之顛末今總括之如左

章宗即位後西北諸部多叛明昌五年先遣人視察北邊次年命左丞相夾谷清臣集沿邊諸部及阻鞮之兵於臨潢使之西征偶以事與阻鞮却被其侵掠於是朝廷召還清臣以右丞相完顏襄代之襄以承安元年督諸軍出興安嶺西別軍進至龍駒河為阻鞮所破襄親率兵赴援乘其不備大破之阻鞮走幹里札河襄遣部將完顏安國將兵一萬追之會大雨敵兵凍死者十八九遂降其部長勒銘崖壁而還

以上所總括金史之記事與祕史相參照則祕史之阿勒壇罕義謂金主即指章宗王京丞相乃完顏丞相之對音即指完顏襄又浯勒札河即幹里札河亦即今之烏爾載河皆無容疑可

知金史之阻鞑不外秘史之塔塔兒高竇銓之既定可謂有根據者矣又參照兩史之記事知成吉思汗王罕之伐塔塔兒在塔塔兒敗於龍駒河走斡里札河之後與金將完顏安國合兵博最後之大勝又知安國傳所謂降其部長者即歲古真薛兀勒圖而捕而殺之者竇蒙古之二部長也

次當就阻鞑之鄰部廣吉刺一言之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正月甲申大鹽濼群牧使移刺覩為廣吉刺所敗死之據松井氏說大鹽濼乃在今烏珠穆沁右翼王府西北之達布蘇泊此處最大之鹽湖也又宗浩傳云

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鞑亦叛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鞑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為捍乎臣

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滅阻鞮章再上從之

是廣吉刺居阻鞮之東若南亦如松丹氏之說然則廣吉刺之游牧地當自喀爾喀河流域南至達布蘇泊左右也

六黑鞮與白鞮 宋人分鞮鞞為黑白或為生熟大抵以近塞者為白為熟遠者為黑為生然生熟之名但分類時用之實際所稱者黑鞮鞞及白鞮鞞也蒙鞮備錄曰

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鞮鞞者顏貌稍細為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斃其面而哭 每見貌不醜惡其腮有刀痕者問曰白鞮鞞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放成却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鞮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 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鞮鞞也每聯轡閒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 所謂生鞮鞞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為但

如乘馬隨眾而已 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韃也 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無肥厚其面橫濶而上下有顛骨眼無上紋髮精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忒沒真者具身魁偉而廣額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此所謂黑韃韃者謂蒙古生韃韃者謂蒙古以北之蠻族白韃韃不外住陰山附近之突厥種汪古惕也又所謂成吉思之公主別姬權管國事云者亦見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

李要合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尚阿剌海別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略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

公主表亦云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趙武毅王李要合別吉與必姬皆公主之義也次黃震古今紀要云

鞬鞞之近漢者曰熟鞬鞞其遠於漢者曰生鞬鞞鞬鞞有二
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鞬鞞至忒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
帝

以白鞬鞞為生鞬鞞之種可謂大誤又大金國志云

鞬鞞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鞬鞞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
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鞞

渤海盛靺鞞皆役屬之後為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
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乃黑水道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靺
鞞靺鞞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靺鞞尚能
種秫稌以平底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靺鞞止以射獵
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
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
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靺鞞豈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

益強 方全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韃靼主忒沒
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大朝收附矣

次黑韃事略以蒙古為黑韃別有白韃在其東南此明指白韃
韃也白韃韃遼史耶律大石傳作白達達又部族表作白達旦
元史太祖紀汪古惕之別名作白達達皆居陰山左右與貝爾
泊畔塔塔兒七族中之察罕塔塔兒謂白塔塔兒此蒙古人之所自稱
非宋人及遼人所謂白韃韃也

馬哥波羅紀行中述 Tenduc 地方之事云

Here also is what we call the country of Gog and Magog; they, however
call it Ung and Mungul, after the name of two races of people that existed in
the Province before the migration of the Tartars. Ung is the title of the peop-
le of the country, Mungul a name sometimes applied to the Tartars.

Tenduc 者後唐遼金之天德軍其州名遼金皆為豐州州在黃河

之最北部與陰山之間由元史地理志所引朱思本之說明矣
Coxe Macos 之解茲不暇及有裕爾之注解在惟所謂土人呼之
為 Ung Mungul 者 Ung 即注汪古 Mungul 即蒙古又謂 Ung 與 Mun
自二部族之名出可知馬哥波羅時代尚承認蒙古種之蒙
古黑龍與突厥種之汪古白龍為相對立之名稱也

然則蒙古為黑韃靼汪古為白韃靼甯漢人之所稱非彼等之
所自稱也蓋陰山附近之韃靼最熟於漢人之耳目遂并漠南
北之諸部總稱之曰韃靼彼等固不問種族上之差別甚至并
黑龍江下流之東胡種族亦謂之水達達可知此種名稱未足
為典要也若蒙人固自稱為蒙古諺秘史及元史自能了然黑
韃事略於其開卷即云黑韃之國號大蒙古亦其證也乃漢人
之諺秘史輒以達達代蒙古字又高麗史二十載蒙古太宗與高
麗王詔云若要廝殺備識者皇帝大國土裏達達每將四向周

圍國土都收了此亦不外譯蒙古語為漢語時改蒙古為達達也黑韃事略云斛速益律子自注云水韃靼也夫斛速益律子 *Tsu-nius* 本蒙語水國之義而彭大雅注之為水韃靼可知韃靼語意之寬泛又可知蒙古人之不以韃靼自稱也明代亦呼蒙人為韃靼并謂其合罕自稱韃靼可汗賢則蒙古人之記錄絕無此事依然自稱蒙古自稱大元可汗和田學士既說之矣要之蒙古人古來自稱蒙古絕無稱韃靼之事蒙韃備錄謂蒙古斯國亡韃國起韃國慕蒙古斯之為雄國始採其國號號蒙古國古今紀要大全國志皆襲其語固自本於俗傳不足信也

七結言

上章所說考證多歧茲約其要旨如左

一韃靼之名之見於文那文獻以唐書五代史為始其部族居於陰山地方故非韃靼之遺種而沙陀突厥之一派也至遼宋元時代更散居於賀蘭山方面

二見於元朝秘史之塔塔兒其住地在興安嶺之西呼倫泊以南烏爾渾色野爾集兩河流域以北也

三唐元宗時所建之闕特勤碑中有三十姓^{ᠲᠠᠲᠤ}語此東西文獻中所見^{ᠲᠠᠲᠤ}一語莫先於此此^{ᠲᠠᠲᠤ}之全部或一部乃秘史塔塔兒之祖先也

四契丹國志之達打當亦秘史塔塔兒之祖先亦闕特勤碑^{ᠲᠠᠲᠤ}言之後裔也

五遼史之敵烈乃拉施特塔塔兒六部中之^{ᠲᠠᠲᠤ}全史之世列土松史之備卷九陽因之視為契丹國志之達打可也

六白達達即汪古陽乃突厥種沙陀之後裔故唐末以來見於支那文獻之陰山鞬鞞及見於遼宋元三朝記錄之賀蘭山鞬鞞亦可視為沙陀之後裔也

七遼時阻卜之分布區域與鞬鞞略同又阻卜之本地在賀蘭

山地方當與此地之鞋鞞同為沙陀之後裔且當為鞋鞞之別名也

八金之阻鞞其名雖出於遼之阻卜實則秘史塔塔兒之別名也

九宋人所謂黑鞋鞞乃蒙古種之蒙古其所謂白鞋鞞則突厥中之汪古惕也

十蒙古人常自稱蒙古未嘗稱鞋鞞

由此觀之號鞋鞞之最古部族屬今日所謂蒙古種此於唐開元年間已游牧興安嶺西成三十姓之大部族彼等之始住彼地或在唐前然文獻無徵今固無以言之至唐末以來之陰山鞋鞞則屬今所謂突厥種自種族上言之蓋與興安嶺西之部全無關係而其稱名則同疑彼等取興安嶺方面蒙古部族之名以自稱也蓋陰山方面之沙陀人習聞漠北之言之強盛

而冒稱之但其祖先當為匈奴或鮮卑而乃謂之靺鞨之遺種此明非彼等之自白而自漢人之誤解與想像出者也而唐宋人何故不知彼等為沙陀之別部而視為靺鞨渤海或女真之一種僅至元代由汪古部長之家傳始得明其真相此吾人不能解之疑問也姑記之以俟後日之研究

譯下

人
間
詞
話

人間詞話卷上

海甯 王國維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

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唯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的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略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連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挂小銀鈎何

遠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既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

太白純以氣象勝而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闢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

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人差近之耳

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鶯語端已語也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則和

淚試嚴妝殆近之歟

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鷓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

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園範圍之外宜花園集中不登其隻字也

正中詞除鶻踏枝菩薩蠻十數阕最煥赫外如醉花間之高樹鶻啣巢斜月明寒草余謂韋蘇州之流螢渡高閣孟襄陽之疎雨滴梧桐不能過也

歐九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一出字便

復人所不能道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詞柳外秋千出
畫橋但歐語尤工耳

梅窗俞蘇幕遮詞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烟
老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余謂馮正中玉樓春
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
莫為傷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

人知和靖點絳脣舜俞蘇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闋為咏春
草絕調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濕流光五字皆能攝春草之
魂者也

詩兼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頗近之但一灑落一悲壯耳

我瞻四方載載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

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似之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
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
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
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
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遂以此意解釋諸詞恐姜歐諸公所
不許也

永叔人間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
花始與東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
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
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于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少游詞境最為淒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

暮則變而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為皮相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
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樹樹皆秋色山山盡蒼暉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氣象皆相似

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
之與京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達嵯峨蕭瑟
真不可言詞中惜少此二種氣象前者唯東坡後者唯白
石略得一二耳

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
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
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

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
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
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綉穀雕鞍所以為東坡所譏也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枕不可直說破枕須用紅雨劉郎
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霸岸等字若惟恐人
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
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

美成青王素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
隔霧看花之恨

東坡水龍吟咏楊花和均而似原唱章質夫詞原唱而似
和均才之不可強也如是

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為最工邦卿雙雙燕次之白

石暗香疎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著視古人江邊一樹
垂垂發等句何如耶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峰
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
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
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則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
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
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
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
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
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上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
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

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被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寫情如此方為不隔采菊東籬下悠悠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為不隔

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功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視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

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
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
寧後世醒齷小生所可擬耶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
施之效捧心也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
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轉下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為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
中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

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可
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
頭詞人想像直悟月輪遠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
悟

周介臣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劉融齋謂周吉鴻而史意貪此二語令人解頤

介臣謂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追尋已遠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當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二語乎

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凌亂碧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于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今之萬帳穹廡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宗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取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余未敢信善乎陳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適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水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解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人能于詩詞中不為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于此道已過半矣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變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于此見不獨作詩為然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

近體詩體製以五七言絕句為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
蓋此體于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均之駢體文耳詞中
小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
近于排律矣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
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
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
皆未夢見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
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何不
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久貧賤輒軻長苦辛可謂淫鄙
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

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游詞之病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惡其游也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此元人馬東籬天淨沙小令也寥寥數語
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辨此也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
籟詞相淺之甚不足為稼軒奴隸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
歎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足
透此中消息

宣統庚戌九月脫稿於京師宣武城南厲廬

詞上

人間詞話卷下

海甯 王 國維

白石之詞余所最愛者亦僅二語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雙聲疊韻之論盛於六朝唐人猶多用之至宋以後則漸不講并不知二者為何物乾嘉間吾鄉周松雲先生春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正千餘年之誤可謂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余按用今日各國文法通用之語表之則兩字同一子音者謂之雙聲如高史羊元保傳之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官家更廣四字皆從K得聲洛陽伽藍記之彌奴慢罵猶奴二字皆從N得聲慢罵二字皆從M得聲也兩字同一母音者謂之疊韻如梁武帝之後牖有朽柳後牖有三字雙聲而

兼疊韻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為ou劉孝綽之梁皇長康
強梁長強三字其母音皆為ang也自李叔詩苑偽造沈約
之說以雙聲疊韻為詩中八病之二後世詩家多廢而不
講亦不復用之於詞余謂苟於詞之蕩漾處多用疊韻促
節處用雙聲則其鏗鏘可誦必有過於前人者惜世之專
講音律者尚未悟此也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
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
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
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
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曾純甫中秋應制作壺中天慢詞自注云是夜西興亦聞
天樂謂宮中樂聲聞於隔岸也毛子晉謂天神亦不以人

廢言近馮夢華復辨其誣不解天樂二字文義殊笑人也
北宋名家以方回為最次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非不華
瞻惜少真味

散文易學而難工駢文難學而易工近體詩易學而難工
古體詩難學而易工小令易學而難工長調難學而易工
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詩詞考物之不得其平
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

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
天才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
語也

詞家多以景屬情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如牛嶠之甘作
一生拚盡君今日歡願愛之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
歐陽修之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許

多煩惱只為當時一晌留情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曾不多見

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闕詞之言長

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

西風吹渭水落日滿長安姜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用

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為最工姜成浪陶沙慢二詞精壯頓挫已闕北曲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州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仁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

稼軒賀新郎詞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絕妙且語語有境界

此能品而幾於神者然非有意為之故後人不能學也
稼軒賀新郎詞柳暗波濤路送春歸猛風暴雨一番新綠
又定風波詞從此酒酣明月夜耳熱絲執二字皆作上去
用與韓玉東浦詞賀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謝
叶食月已開北曲四聲通押之祖

譚復堂篋中詞選謂蔣鹿潭水雲樓詞與成容若項蓮生
三百年間分鼎三足然水雲樓詞小令頗有境界長調唯
存氣格憶雲詞精實有餘超逸不足皆不足與容若比然
視臯文止菴輩則侔乎遠矣

詞家時代之說或於國初竹垞謂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
而深後此詞人羣奉其說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周保緒
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又
曰北宋詞多就景叙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

石一變而為卽事叙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潘四農德
輿曰詞濫觴于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
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劉
融齋熙載曰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
亦潤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可知此事自有公論
雖止奔詞頗淺薄潘劉尤甚然甚推尊北宋則與明季雲
間諸公同一卓識也

唐五代北宋之詞可謂生香真色若雲間諸公則綠花耳
湘真且然況其次也者乎

衍波詞之佳者頗似賀方回雖不及容若要在浙中諸子
之上近人詞如復堂詞之深婉疆村詞之隱秀皆在丰塘
老人上疆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蓋有臨川廬陵
之高華而濟以白石之疎越者學人之詞斯為極則然古

人自然神妙處尚未見及

宋尚木蝶戀花新樣羅衣渾弃却猶尋舊日春衫著諱復
堂蝶戀花連理枝頭儂與汝干花百草從渠許可謂寄興
深微

半唐丁稿中和馮正中鵲踏枝十闕乃驚翁詞之最精者
望遠愁多休縱目等劇鬱伊稿祝令人不能為懷定稿只
存六闕殊未為允也

固哉阜文之為詞也飛卿善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
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阜文深文羅織既亭花
草蒙拾謂坡公命宮磨蝎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
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觀之受差排者獨一坡公已耶

賀黃公謂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稱其柳昏花暝
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歐秦輩向

法前後有畫工化工之殊吾從白石不能附和黃公矣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
憐無補費精神此遺山論詩絕句也夢窗玉田輩當不樂
聞此語

朱子清遠閣論詩謂古人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
說將去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謂北宋之詞有句南宋
以後便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
也

朱子謂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謂草窗玉田之
詞亦然

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
此等語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許筆力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

之上亦如明初誠意伯詞非李迪孟載諸人所敢望也
和凝長命女詞天欲晚宮漏穿花聲縹繞窗裏星光少冷
霞寒侵帳額殘月光沈樹杪夢斷錦闌空悄悄強起愁眉
小此詞前半不減夏英公喜遷鶯也

宋李希聲詩話曰唐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
語疎皆為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
憎余謂北宋詞亦不妨疎遠若梅溪以降正所謂切近的
當氣格凡下者也

自竹垞痛貶草堂詩餘而推絕妙好詞後人群附和之不
知草堂雖有褻譁之作然佳詞恆得十之六七絕妙好詞
則除張范辛劉諸家外十之八九皆極無聊賴之詞古人
云小好小慙大好大慙洵非虛語

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

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寶康瓠實難索解

余友沈昕伯絃自巴黎寄余蝶戀花一闕云簾外東風隨燕到春色東來循我來時道一霎圍場生綠草歸遲却怨春來早錦繡一城春水繞庭院笙歌行樂多年少著意來開孤客抱不知名字閒花鳥此詞當在晏氏父子間南宋人不能道也

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是閒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懷古等作當與壽詞同為詞家所禁也

宋人小說多不足信如雪舟勝語謂台州知府唐仲友眷

官伎巖蓋奴朱晦庵繫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
至台蓋乞自便岳問曰去將安歸蓋賦卜算子詞云住也
如何住云云案此詞係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蓋歌以侑觴
者見朱子糾唐仲友奏牘則齊東野語所紀朱唐公案恐
亦未可信也

滄浪鳳兮二歌已削楚辭體格然楚辭之最工者推屈原
宋玉而後此之王褒劉向之詞不與焉五古之最工者實
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純陶淵明而前此曹劉後此陳子
昂李太白不與焉詞之最工者實推後主正中永叔少游
美成而後此南宋諸公不與焉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
篇有句唯李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
軒數人而已

言一
諸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
宗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艷詞可作
唯萬不可作儂薄語龔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
間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其人之
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余輩讀者鄉伯可詞亦有此感視
永叔希文小詞何如耶詞人之忠實不獨對人事宜然即
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否則所謂游詞也

請花間尊前集今人回想徐陵玉臺新詠讀草堂詩餘今
人回想韋穀才調集讀朱竹垞詞綜張阜文董晉卿詞選
今人回想沈德潛三朝詩別裁集

明李國初諸老之論詞大似袁簡齋之論詩其失也纖小
而輕薄竹垞以降之論詞者大似沈歸愚其失也枯槁而

庸陋

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為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

蕙風詞小令似叔原長調亦在清真梅溪間而沈痛過之疆村雖富麗精工猶遜其真摯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果何為哉

蕙風洞仙歌秋日遊某氏園及蘇武慢寒夜聞角二闕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過之

疆村詞余最賞其浣溪沙獨鳥衝波去意聞二闕筆力峭拔非他詞可能過之

蕙風聽歌諸作自以滿路花為最佳至題香南雅集團諸詞殊覺泛泛無一言道著

詞下

宋元戲曲考

凡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託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餘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鬱堙沈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為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髣髴也輒思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為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乃成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古劇脚色考一卷曲調源流表一卷從事既久續有所得頗覺昔人之說與自己之書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記與心所領會者亦日有增益壬子歲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寫為此書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具

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
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
嘗為此學故也寫定有日輒記其緣起具有匡正補益則俟諸
吳日云海甯王國維序

宋元戲曲考

海甯 王國維

一上古至五代之戲劇

歌舞之興其始於古之巫乎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攝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忠如此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忠及少暉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然則巫覡之興在少暉之前蓋此事與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說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袂舞形與工同意故商書言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漢書地理志言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桐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此其風也鄭氏詩譜亦云是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為職以樂神人者也商人好鬼故伊尹獨有巫風之戒及周公制禮禮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職禮有常數樂有常節古之巫風稍殺然其餘習猶有存者方相氏之毆疫也大蜡之索萬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貢觀於蜡而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後人以八蜡為三代之戲禮未通志錄非過言也

周禮既廢巫風大興楚越之間其風尤盛王逸楚辭章句謂楚國南部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為作九歌之曲古之所謂巫楚人謂之曰靈東皇太一曰靈偃蹇兮姦服芳菲菲兮滿堂雲中君曰靈連蹇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此二者王逸皆訓為巫而他靈字則訓為神案說文一靈巫也

古雖言巫而不言靈觀於屈巫之字子靈則楚人謂巫為靈不自戰國始矣

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廟之尸以子弟為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與否雖不可考然晉語載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則非宗廟之祀固亦用之楚辭之靈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詞謂巫曰靈謂神亦曰靈蓋羣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為神之所馮依故謂之曰靈或謂之靈保東君曰思靈保兮賢媯王逸章句訓靈為神訓保為安余疑楚詞之靈保與詩之神保皆尸之異名詩楚茨云神保是饗又云神保是格又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毛傳云保安也鄭箋亦云神安而饗其祭祀又云神安歸者歸於天也然如毛鄭之說則謂神安是饗神安是格神安聿歸者於辭為不文楚茨一詩鄭孔二君皆以為迷繹祭賓尸之事其禮亦與古禮有司徹一篇相合則所謂神

保殆謂尸也其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蓋參互言之以避複耳
知詩之神保為尸則楚辭之靈保可知矣至於浴蘭沐芳華衣
若英衣服之麗也緩節安歌竽瑟浩倡歌舞之盛也乘風載雲
之詞生別新知之語荒淫之意也是則靈之為職或偃蹇以象
神或娑娑以樂神蓋後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巫覡之興雖在上皇之世然俳優則遠在其後列女傳云夏桀
既棄禮義求倡優侏儒狎徒為奇偉之戲此漢人所紀或不足
信其可信者則晉之優施楚之優孟皆在春秋之世案說文八
優鏡也一曰倡也又曰倡樂也古代之優本以樂為職故優施
假歌舞以說里克史記稱優孟亦云楚之樂人又優之為言戲
也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杜注優調戲也故優人
之言無不以調戲為主優施烏烏之歌優孟愛馬之對皆以微
詞託意甚有諛而為虐者穀梁傳頰谷之會齊人使優施舞於

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馬厥後秦之優旃漢之幸倡郭舍人其言無不以調戲為事宴之巫與優之別巫以樂神而優以樂人巫以歌舞為主而優以調謔為主巫以女為之而優以男為之至若優孟之為孫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為相優施一舞而孔子謂其笑君則於言語之外其調戲亦以動作行之與後世之優頗復相類後世戲劇當自巫優二者出而此二者固未可以後世戲劇視之也

附考 古之優人其始皆以侏儒為之樂記稱優侏儒頰谷之會孔子所誅者竅梁傳謂之優而孔子家語何休公羊解詁均謂之侏儒史記李斯列傳侏儒倡優之好不列於前滑稽列傳亦云優旃者秦倡侏儒也故其自言曰我雖短也幸休居此實以侏儒為優之一確證也晉語侏儒扶盧韋昭注扶緣也盧矛戟之秘緣之以為戲此即漢尋橦之戲所由起

而優人於歌舞調戲外且兼以競技為事矣

漢之俳優亦用以樂人而非以樂神鹽鐵論散不足篇雖云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然漢書禮樂志載郊祭

樂人員初無優人惟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有常從倡三十人

常從象人

孟康曰象人者今戲魚頭獅子者也韋昭曰看戲面者也

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

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此外尚有黃門倡此

種倡人以郭舍人例之亦當以歌舞調謔為事以倡而兼象人

則又兼以競技為事蓋自漢初已有之賈子新書匈奴篇所陳

者是也至武帝元封三年而角觝戲始興史記大宛傳安息以

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是時上方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觝

抵出奇戲諸怪物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觝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蓋興自此始按角抵者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

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

蓋雜技樂也是角抵以角技為義故所包頗廣後世所謂百戲者是也角抵之地漢時在平樂觀觀張衡西京賦所賦平樂事殆兼諸技而有之烏獲扛鼎都盧尋撞街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則角力角技之本事也巨獸之為曼延舍利之化仙車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所謂加眩者之工而增變者也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篴則假面之戲也女媧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委蛇洪厓立而指揮被毛羽之穢褻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歌舞之人又作古人之形象矣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則且敷衍故事矣至李尤平樂觀賦卷之五期聚六十三亦云有仙駕雀其形虬虬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為偶則明明有俳優在其間矣及元帝初元五年始罷角抵然其支流之流傳於後世者尚多故張衡李尤在後漢時猶得取而賦之也

至魏明帝時復修漢平樂故事魏略

魏志明帝紀
裴注所引

帝引穀水過九龍

殿前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

之制故魏時優人乃復著聞魏志齊王紀注引世語及魏氏春

秋云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姜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

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

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桌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

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

謂神
詔書

帝懼不敢發又魏書

裴注
引

載司馬師

等廢帝奏亦云使小優郭懷哀信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嬉

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太后廢帝令亦云日延倡優恣其醜謔

則此時倡優亦以歌舞戲謔為事其作遼東妖婦或演故事蓋

猶漢世角抵之餘風也

晉時優戲殊無可考惟趙書

太平御覽卷五
百六十九引

云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

令斷官絹數萬匹下獄以八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

黃絹單衣優問汝何官在我軍中曰我本為館陶令斗數單衣
曰正坐取是入汝軍中以為笑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亦載此事
云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帆然後漢之世尚無參軍之官則
趙書之說殆是此事雖非演故事而演時事又專以調謔為主
然唐宋以後脚色中有名之參軍實出於此自此以後以迄南
朝亦有俗樂梁時設樂有曲有舞有技然六朝之季恩倖雖盛
而俳優罕聞蓋視魏晉之優殆未有以大異也

由是觀之則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為事自漢以後則閒
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實始於北齊顧其事至簡與其
謂之戲不若謂之舞之為當也然後世戲劇之源實自此始舊
唐書音樂志云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
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
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樂府雜錄與

崔令欽教坊記所載略同又教坊記云踏搖娘北齊有人姓蘇
軀鼻貴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
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
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
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為笑樂
此事舊唐書音樂志及樂府雜錄亦紀之但一以蘇為隋末河
內人一以為後周士人齊周隋相距歷年無幾而教坊記所紀
獨詳以為齊人或當不謬此二者皆有歌有舞以演一事而前
此雖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雖演故事未嘗合以歌舞不可
謂非優戲之創例也蓋魏齊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國其與
西域諸國交通頻繁龜茲天竺康國安國等樂皆於此時入中
國而龜茲樂則自隋唐以來相承用之以迄於今此時外國戲
劇當與之俱入中國如舊唐書音樂志所載撥頭一戲其最著

之例也案蘭陵王踏搖娘二舞舊志列之歌舞戲中其閒尚有撥頭一戲志云撥頭者出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之也樂府雜錄謂之鉢頭此語之為外國語之譯音固不待言且於國名地名人名三者中必居其一焉其入中國不審在何時按北史西域傳有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

按五萬一千里必有誤字北史西域傳諸國雖大秦之道亦僅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拔豆上之南入三國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登休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此五萬一千里缺亦三萬一千里之誤也

隋唐二志

即無此國蓋於後魏之初一通中國後或亡或隔絕已不可知如使撥頭與拔豆為同音異譯而此戲出於拔豆國或由龜茲等國而入中國則其時自不應在隋唐以後或北齊時已有此戲而蘭陵王踏搖娘等戲皆模倣而為之者歟

此種歌舞戲當時尚未盛行實不過為百戲之一種蓋漢魏以來之角抵奇戲尚行於南北朝而北朝尤盛魏書樂志言太宗增修百戲撰合大曲隋書音樂志亦云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

俳優侏儒中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明帝武成開朔

旦會羣臣亦用百戲及宣帝時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為之至

隋場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場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

大集東都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

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至旦以縱觀

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珮

飾以花眊者殆三萬人故柳或上書謂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

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隋書柳薛道衡和許給事

善心戲場轉韻詩初學記卷十五所詠亦略同雖侈靡跨於漢代然視張

衡之賦西京李尤之賦平樂觀其言固未有大異也

至唐而所謂歌舞戲者始多概見有本於前代者有出新撰者

今備舉之

一代面 大面

舊唐書音樂志一則

見前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喜戰鬪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

教坊記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為假面臨陳者之因此戲亦入歌曲

二撥頭 鉢頭

舊唐書音樂志一則

見前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鉢頭昔有人父為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

三踏搖娘 蘇中郎 蘇郎中

舊唐書音樂志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

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歌為怨苦之辭河
朔演其聲而被之強管因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頰其身
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改其制度非舊旨也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
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帶帽面正赤蓋狀
其醉也郎有踏搖娘

教坊記一則

見前

四參軍戲

樂府雜錄俳優條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
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
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
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
撰詞言韶州參軍蓋由此也

趙璘因話錄卷一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緣衣乘簡者謂之參軍格

范摠雲漢友議卷元元稹廉問浙東有俳優周季而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

(附)五代史吳世家徐氏之專政也楊隆演幼儒不能自持而不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鵝衣髻髻為蒼鶻

(附)姚寬西溪叢語下引吳史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稱參軍令王髻髻鵝衣為蒼頭以從

五樊噲排君難戲 樊噲排閨劇

唐會要卷十三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製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

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馬

宋敏求長安志卷六昭宗宴李繼昭等將於保寧殿親制譜成

功曲以褒之仍命伶官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之

陳暘樂書卷一百八十六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始作樊

噲排閹劇

此五劇中其出於後趙者一參出於北齊或周隋者二大面出

於西域者一折頰惟樊噲排君難戲乃唐代所自製且其布置甚

簡而動作有節固與破陣樂慶善樂諸舞相去不遠其所異者

在演故事一事耳顧唐代歌舞戲之發達雖止於此而滑稽戲

則殊進步此種戲劇優人恆隨時地而自由為之雖不必有故

事而恆託為故事之形惟不容合以歌舞故與前者稍異耳其

見於載籍者茲復彙舉之其可資比較之助者頗不少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二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

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高訴未已者且
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
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罪者三百餘人相公
恚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

舊唐書文宗紀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上宴羣臣於麟
德殿是日雜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黷匪
命驅出

高彥休唐闕史李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羣
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
細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褒衣博帶攝
齋以升講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
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
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而坐也上為之啓齒

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乎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唐無名氏玉泉子真錄

說部卷四十六

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集

其家僮教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妾曰妾列於傍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嘗為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而然且觀之僮志在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

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辨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為陛下致之汨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移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

附五代

北夢瑣言卷十劉仁恭之軍為汴帥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錢易南部新書卷六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偽號一日大設為伶

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鄭文寶江南餘載卷上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

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對曰我
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又卷上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
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人不敢交語唯道
路相目捋鬚為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
為死而獲譴者曰焦湖百里一任作懶

觀上文之所彙集知此種滑稽戲始於開元而盛於晚唐以此
與歌舞戲相比較則一以歌舞為主一以言語為主一則演故
事一則諷時事一為應節之舞蹈一為隨意之動作一可永久
演之一則除一時一地外不容施於他處此其相異者也而此
二者之關紐實在參軍一戲參軍之戲本演石耽或周延故事

又雲溪友議謂周季南等弄陸參軍歌聲徹雲則似為歌舞劇然至唐中葉以後所謂參軍者不必演石狀或周延凡一切假官皆謂之參軍因話錄所謂女優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棒是也由是參軍一色遂為脚色之主其與之相對者謂之蒼鶻李義山驢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五代史吳世家所紀足以證之上所載滑稽劇中無在不可見此二色之對立如李可及之儒服險巾襃衣博帶崔鉉家童之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南唐伶人之綠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謂參軍者為之而與之對待者則為蒼鶻此說觀下章所載宋代戲劇自可了然此非想像之說也要之唐五代戲劇或以歌舞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視南宋金元之戲劇尚未可同日而語也

二宋之滑稽戲

今日流傳之古劇其最古者出於金元之間觀其結構實綜合前此所有之滑稽戲及雜戲小說為之又宋元之際始有南曲北曲之分此二者亦皆綜合宋代各種樂曲而為之者也今欲溯其發達之跡當分為三章論之一宋之滑稽戲二宋之雜戲小說三宋之樂曲是也

宋之滑稽戲大略與唐滑稽戲同當時亦謂之雜劇茲復彙集之如下

劉攽中山詩話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僂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捋撻至此聞者歡笑

范鎮東齊紀事卷一賞花釣魚賦詩往往有宿構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適至會命賦山水石其間多荒惡者蓋出其

不意耳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筆若吟詠狀其一人忽仆於界石上眾扶掖起之既起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准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詩令中書銓定祕閣校理韓義最為鄙惡落職與外任

張師正倦游雜錄

江少虞皇朝事實
詞苑卷六十四引

景祐末詔以鄭州為奉寧軍蔡

州為淮康軍范雍自侍郎領淮康節鉞鎮延安時羌人旅拒戍邊之卒延安為盛有內臣盧押班者為鈐轄心常輕范一日軍府開宴有軍伶人雜劇稱參軍夢得一黃瓜長丈餘是何祥也一伶賀曰黃瓜上有刺必作黃州刺史一伶批其頰曰若夢見鎮府蘿蔔須作蔡州節度使范疑盧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為城旦

宋無名氏續墨客揮犀

卷五

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

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為一道士

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旁立者曰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何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江少虞王宋事類紀元卷六十五引此條作優游雜錄

朱或萍洲可談卷三熙寧間王介甫行新法中其時多引人上殿伶人對上作俳跨驢直登軒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將謂有脚者盡上得薦者少沮

陳師道談叢卷一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其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

學易於龔深之之當蓋識士之寡聞也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李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

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為小商自稱姓趙以瓦甌賣沙糖道達

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甌倒糖流於地小商彈米歎息曰

甜米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為甜米

李廌師友談記東坡先生近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

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為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

蘇公士大夫進年做東坡補高僧姓隋名曰子瞻樣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醴泉觀優人以

相與自夸文章為戲者一優丁仙現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

及也眾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解顏顧公

久之

萍洲可談卷三王德用為使相黑色俗號黑相當與北使伴射

使已中的黑相取箭鐔頭一發破前矢俗號劈箭姚麟亦

善射為殿帥十年伴射嘗蒙獎賜崇寧初王恩以遭遇處位殿帥不習弓矢歲歲以伴射為窘伶人對御作俳先一人持一矢入曰黑相劈苦箭售錢三百萬又一人持八矢入曰老妣射不輸箭售錢三百萬後二人挽箭一車入曰車箭賣一錢或問此何人家箭價賤如此答曰王恩不及堞箭

又崇寧鑄九鼎帝鼎居中八鼎各鎮一隅是時行當十錢蘇州無賴子弟冒法盜鑄會浙中大水伶人對御作俳今歲東南大水乞道形鼎往鎮蘇州或作鼎神附奏云不願前去恐一例鑄作當十錢朝廷因治章縱之獄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九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為折十民間不便優人因內宴為膏漿者或投一錢飲一杯而索備其餘膏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為之動法由

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為衣冠之士自束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眾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髮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乃長嘆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

洪邁夷堅志丁集香俳優侏儒周技之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已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為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據游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道士失亡度牒聞被載時亦元祐也剝其衣服使為民一士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為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在左藏庫請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

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挺杖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

又蔡京作宰相卞為元樞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於配享而封舒王僂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解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命世真儒位貌有閒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情憤不能堪徑趨從禮室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上為此而止

又又常設三筆為儒道釋各稱頌其教儒者曰吾之所學仁

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雜蝶語次至
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
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
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為
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太學辟雍外至下州
偏縣凡秀才讀書者盍為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
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為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
老曰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
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疾家貧不能拯
療於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費以十全之效其於
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惟貧民無所歸則擇
空隙地為漏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
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

然促之再三乃感額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

周密齊東野語

卷二

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為優戲

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個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曰你也好個司馬丞相

又

卷十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

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為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三十六計走馬上計宋人有此俗語

劉績霏雪錄宋高宗時饜人淪餽餽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異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

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餠子餅子皆生與
餠餠不熟者同罪上大笑赦原譽人

張知甫可書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
有伶人作雜戲云若宴勝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
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鎗我國有
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鏢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
天靈蓋人皆笑之

岳珂程史卷七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倦橋
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緡千練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
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
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
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
銀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銀曰二聖銀遂以朴擊其首

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銀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

夷堅志丁集

善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

縣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為先聖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然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十五百年其言乃為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不是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方主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

又壬戌省試秦檜之子嬉姓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誤為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為誰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

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彭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者嗤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闕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

卷二十二此條雷出宋人小說本知所本

紹興開內宴有優人作

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眾皆賊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資故識之

張端義貴耳集卷二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鄉何

處曰澤州人次問第三秀才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
出何生樂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樂曰
某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樂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
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
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又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
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賁故衣者持褲一腰只有一只褲
口買者得之問如何著賁者曰兩脚併做一褲口買者曰褲
却併了只恐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程史卷十淳熙開胡給事元質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中略
會初場賦題出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
為韻士既就案矣中略忽一老儒擿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
十四泰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沛

字乃從而為可疑眾曰是闕然叩簾請也或入於房執考核者一人歐之考核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其不稱於禮遇也怒物色為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折筮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說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批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以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敢問唐三百年間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李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考史牒未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騰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楊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

中方失色知其諷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
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座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
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兒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
釋繫者胡意其為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
語盛傳至今

又卷五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閣門事頗與密議時
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為衣冠
到選者自敘履歷才藝應得美官而流滯銓曹自春徂冬未
有所擬方徘徊浩嘆又為日者敝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
庚申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以五星局中
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
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侍宴者皆縮頸匿笑

張仲文白獼髓說郛卷三十八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

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
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八集

韓侂胄用兵既敗為之鬚髮俱白因

悶不知所為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遊樊噲旁有一人曰
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遊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
此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
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
因郭倪郭果按果當
作律敗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
忽生菱墮盡碎其一人曰苦苦苦苦壞了多少生靈只因移桌

桌

貴耳集

卷下

袁彥純尹京專一留意酒政煮酒膏盞取常州宜

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膏御前雜劇三個官人一日

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坐位常守讓京

尹曰豈宜在我二州之下衛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
常守問曰如何有此說衛守云他是我二州拍戶寧廟亦大
笑

又史同叔為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滿
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滿朝朱紫貴盡是
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程史諱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燕集
多用之嘉定中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
念伶知其然一日為古衣冠服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
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
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
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為從事而繫以姓固理
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

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詭以選調為淹抑有德德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弟蓋叩十哲而請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蹇蹇額曰如之何何必改哀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眾憮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啟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劇語如此

齊東野語_下蜀優尤能涉獵古經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闈大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子也夫子曰於子與政可謂僂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

何為獨改曰吾鑽故汝何不鑽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笑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眾亦譏誚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又近者己亥史巖之為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曰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為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的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曰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

又女冠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參軍肆筵張樂胥輩請

僉文書參軍怒曰吾方聽齋來可少緩請至再三其答如前
齋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齋來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為齋來也
又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誚之云汝既
於眾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誚之云汝既
為徹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

羅大經鶴林玉露^臺端平閒督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
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所設施而罷臨安僂人裝一儒
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
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
酒肉靡有遺忽顛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執其
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
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媢侮君子者府尹乃悉黥其

人

西湖游覽志餘

卷三不知其所本

丁大全作相與董宋臣表裏中略一日內

宴一人專打錘一人扑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

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仇遠稗史

祝邦卷二十五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為虛有金姓者世

為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為宋殿帥時

熟知其為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如期往

為優戲作渾曰某寺有鐘寺僧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

言鐘樓有巨神神怪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投

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既是鐘神何故投拜

眾皆大笑范為之不懌其人亦不顧識者莫不多之

附遼金偽齊

宋史孔道輔傳道輔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

為戲道輔斂然徑出

邵伯溫聞見前錄李潞公謂溫公曰吾留守北京遣人入大
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
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樵朴之者曰司馬端明耶若實清名
在夷狄如此溫公媿謝

沈作喆寓簡李偽齊劉豫既僭位大宴羣臣教坊進雜劇有
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
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即位之前
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真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
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
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裏

金史后妃傳章宗元妃李氏勢位熏赫與皇后侔一日宴宮
中優人玳瑁頭者戲於上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
聞鳳凰見乎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

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
來朝嚮裏飛高則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宋遼金三朝之滑稽劇其見於載籍者略具於此此種滑稽劇
宋人亦謂之雜劇或謂之雜戲呂本中童蒙訓曰作雜劇者打
猛諢人却打猛諢出吳自牧夢梁錄亦云雜劇全用故事務在
滑稽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聖節內殿雜戲為有使人預宴不
敢深作諧謔則無使人時可知是宋人雜劇固純以詼諧為主
與唐之滑稽劇無異但其中脚色較為著名而布置亦稍複雜
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戲劇尚遠然謂宋人戲劇遂止於
此則大不然雖明之中葉尚有此種滑稽劇觀文林瑯邪漫鈔
徐咸西園雜記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所載者全與宋滑稽劇無
異若以此概明之戲劇未有不笑之者也宋劇亦然故欲知宋
元戲劇之淵源不可不兼於宋之小說雜戲及樂曲方面求之

也

三宋之小說雜戲

宋之滑稽戲雖託故事以諷時事然不以演事實為主而以所含之意義為主至其變為演事實之戲劇則當時之小說實有力焉

小說之名起於漢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志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四篇其書之體例如何今無由知唯魏

略

魏志子集
津注

言臨淄侯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則似與後世小說已

不相遠六朝時干寶任昉劉義慶諸人咸有著述至唐而大盛今太平廣記所載實集其成然但為著述上之事與宋之小說無與焉宋之小說則不以著述為事而以講演為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謂說話有四種一小說一說經一說參請一說史書夢梁錄卷二所紀略同武林舊事卷六所載諸色伎藝人中有書

會說有演史有說經譚經有小說而都城紀勝夢梁錄均謂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則演史與小說自為一類此三書所紀皆南渡以後之事而其源則發於宋初高承事物紀原亮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東坡志林亮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為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云云東京夢華錄陸所載京瓦伎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至南渡以後有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者見於夢梁錄此皆演史之類也其無關史事者則謂之小說夢梁錄云小說一名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踪參等事則其體例亦當與演史大略相同今日所傳之五代平話實演史之道宣和遺事殆小說之道也此種說話以敘事為主與滑稽劇之但託故事者迥異其發達之跡雖略與戲曲平行而後世戲劇之題目多

取諸此其結構亦多依倣為之所以資戲劇之發達者實不少也

至與戲劇更相近者則為傀儡傀儡起於周季列子以偃師刻木人事為在周穆王時或係寓言然謂列子時已有此事當不誣也樂府雜錄以為起於漢祖平城之圍其說無稽通典則云窟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其說本於應劭風俗通則漢時固確有此戲矣漢時此戲結構如何雖不可考然六朝之際此戲已演故事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禿禿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唐時傀儡戲中之郭郎實出於此至宋猶有此名唐之傀儡亦演故事封氏聞見記卷六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為高大刻木為尉遲鄂公突

厥關將之象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託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
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至宋
而傀儡最盛種類亦最繁有懸絲傀儡走線傀儡杖頭傀儡樂
發傀儡肉傀儡水傀儡各種見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梁錄夢梁錄云凡傀儡敷衍
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
作雜劇或如崖詞中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
等也則宋時此戲實與戲劇同時發達其以敷衍故事為主且
較勝於滑稽劇此於戲劇之進步上不能不注意者也

傀儡之外似戲劇而非真戲劇者尚有影戲此則自宋始有之
事物紀原九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
緣飾作影人始為魏吳蜀三分戰爭之象東京夢華錄所載京
瓦伎藝有影戲有喬影戲南宋尤盛夢梁錄云有弄影戲者元
汴京初以素紙彫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以綵色裝飾

不致損壞其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
雖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間耳然則影戲
之為物專以演故事為事與傀儡同此亦有助於戲劇之進步
者也

以上三者皆以演故事為事小說但以口演傀儡影戲則為其
形象矣然而非以人演也其以人演者戲劇之外尚有種種亦
戲劇之支流而不可不一注意也

三教 東京夢華錄李十二月即有貧者三教人為一火裝婦
人神鬼敲鐘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為打夜胡

訝鼓 續墨客揮犀卷七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
因教軍士為訝鼓戲數年閒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裝之狀與
優人之詞皆子醇初製也或云子醇初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
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為訝鼓隊統出軍前虜見皆愕眙進兵奮

擊大破之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亦云如舞討鼓其間男子婦人僧道

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

舞隊 武林舊事卷二所紀舞隊全與前二者相似今列其目

查查鬼查天 李大口一字 賀豐年 長瓠斂長瓠 鬼吉見七

吃遂 大憨兒 麤妲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黃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務 一臉膜 貓兒相公 一洞

公背 細妲 河東子 黑遂 王鐵兒 交椅 灰棒

屏風 男女竹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 鮑老 交衰 鮑

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諸國獻寶 穿心國入貢

孫武子教女兵 六國朝 四國朝 過雲社 緋絲社

胡安女 鳳阮稽琴 撲蝴蝶 回陽丹 火藥 瓦盆鼓

焦鏈架兒 喬三教 喬迎酒 喬親事 喬樂神馬明王

喬批蛇 喬學堂 喬宅眷 喬像生 喬帥娘 獨自喬

地仙 旱划船 教象 裝態 村田樂 鼓板 踏梳

一作路說

撲旗 抱鐘裝鬼 獅豹蠻牌 十齋郎 要和尙

劉哀 散錢行 貨郎 打嬌惜

其中裝作種種人物或有故事其所以異於戲劇者則演劇有定所此則巡迴演之然後來戲名曲名中多用其名目可知其與戲劇非毫無關係也

四宋之樂曲

前二章既述宋代之滑稽戲及小說雜戲後世戲劇之淵源略可於此窺之然後代之戲劇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後戲劇之意義始全故真戲劇必與戲曲相表裏然則戲曲之為物果如何發達乎此不可不先研究宋代之樂曲也

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為人人所知者是為詞亦謂之近體樂府亦謂之長短句其體始於唐之中葉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漸

多及宋而大盛宋人讌集無不歌以侑觴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闕為率其有連續歌此一曲者如歐陽公之采桑子凡十一首趙德麟之高調蝶戀花凡十首一述西湖之勝一詠會真之事皆徒歌而不舞其所以異於普通之詞者不過重疊此曲以詠一事而已

其歌舞相兼者則謂之傳踏

音徒樂府雅詞卷上

亦謂之轉踏

王灼碧雞漫志卷三

亦謂之纏

達

參果錄卷二十

北宋之轉踏恆以一曲連續歌之每一首詠一事共若干首則詠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而詠一事者碧雞漫志

卷三

謂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迷開元天寶遺事是也其曲調唯調笑一調用之最多今舉其一例

調笑轉踏

鄭僅

樂府雅詞卷上

良辰易失信四者之難併佳客相逢實一時之盛會用陳妙曲上助清歡女伴相將調笑入隊

秦樓有女字羅敷二十未滿十五餘金銀約腕攜籠去攀枝
折葉城南隅使君春思如飛絮五馬徘徊芳草路東風吹鬢
不可親日晚蠶飢欲歸去

歸去攜籠女南陌春愁三月暮使君春思如飛絮五馬徘徊頻
駐蠶飢日晚空留顧笑指秦樓歸去

石城女子名莫愁家住石城西渡頭拾翠每尋芳草路採蓮
時過綠蘋洲五陵豪客青樓上醉倒金壺待清唱風高江闊
白浪飛急催艇子操雙槳

雙槳小舟蕩喚取莫愁迎疊浪五陵豪客青樓上不道風高江
廣千金難買傾城樣那聽繞梁清唱

繡戶朱簾翠幕張主人置酒宴華堂相如年少多才調消得
文君暗斷腸斷腸初認琴心挑么絃暗寫相思調從來萬曲
不關心此度傷心何草草

草草最年少繡戶銀屏人窈窕瑤琴暗寫相思調一曲關心多
少臨邛客舍成都道苦恨相逢不早

此三曲分詠羅敷美態文君三事而有九句詠九事文多略之

放隊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游人

陌上拾花鈿

此種詞前有勾隊詞後以一詩一曲相間終以放隊詞則亦用
七絕此宋初體格如此然至汴宋之末則其體漸變夢梁錄卷十
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為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
迎五循環間有纏達此纏達之音與傳踏同其為一物無疑也
吳錄所云與上文之傳踏相比較其變化之跡顯然蓋勾隊之
詞變而為引子放隊之詞變而為尾聲曲前之詩後亦變而用
他曲故云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五循環也今纏達之詞皆亡唯
元劇中正宮套曲具體例全自此出觀第七章所引例自可了

然矣

傳踏之制以歌者為一隊且歌且舞以侑賓客宋時有與此相似或同實異名者是為隊舞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隊二曰劍器隊三曰婆羅門隊四曰醉韻騰隊五曰諱臣萬歲樂隊六曰兒童感聖樂隊七曰玉兔渾脫隊八曰異域朝天隊九曰兒童解紅隊十曰射雕回鶻隊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二曰感化樂隊三曰拋球樂隊四曰佳人剪牡丹隊五曰拂霓裳隊六曰採蓮隊七曰鳳迎樂隊八曰菩薩獻香花隊九曰綵雲仙隊十曰打球樂隊其裝飾各由其隊名而異如佳人剪牡丹隊則衣紅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採蓮隊則執蓮花菩薩獻香花隊則執香花盤其舞未詳其曲宋人或取以填詞其中有拂霓裳隊而碧難漫志謂石曼卿作拂霓裳傳踏恐與傳踏為一或為傳

踏之所自出也

宋時舞曲尚有曲破宋史樂志太宗洞曉音律製曲破二十九此在唐五代已有之至宋時又藉以演故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之劍舞即是也今錄其辭如左

劍舞

鄮峯真隱漫錄卷四十六

二舞者對廳立榻上下略樂部唱劍器曲破作舞一段了
二舞者同唱霜天曉角

瑩瑩巨闕左右凝霜雪且向玉階掀舞終當有用時節唱徹人盡說寶此剛不折內使奸雄落膽外須遣豺狼滅

樂部唱曲子作舞劍器曲破一段舞罷二人分立兩邊
別二人漢裝者出對坐桌上設酒桌竹竿子念

伏以斷蛇大澤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真符接蒼姬之正統皇威既振天命有歸量勢雖盛於重瞳度德難勝於隆準鴻門設會

亞父輸謀徒矜起舞之雄姿厥有解紛之壯士想當時之賁勇
激烈飛揚宜後世之效顰迴翔宛轉雙鸞奏技四座騰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一人左立者上袞舞有
欲刺右漢裝者之勢又一人舞進前翼蔽之舞罷兩舞
者並退漢裝者亦退復有兩人唐裝者出對坐桌上設
筆硯紙舞者一人換婦人裝立袞上竹竿子念

伏以雲鬟聳蒼壁露靱罩香肌袖翻紫電以連軒手握青蛇而
的皜花影下游龍自躍錦裯上踰鳳來儀逸態橫生瑰姿謫起
領此八神之技誠為駭目之觀已女心驚燕姬色沮豈唯張長
史草書大進抑亦杜工部麗句新成稱妙一時流芳萬古宜呈
雅態以洽濃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作龍蛇蜿蜒曼舞之勢
兩人唐裝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對舞結劍器曲破徹

竹竿子念

項伯有功扶帝業大娘馳譽滿文場合茲二妙甚奇特欲使嘉賓醕一觴霍如羿射几日落楹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含晴无歌舞既終相將好去

念了二舞者出隊

由此觀之具樂有聲無詞且於舞蹈之中寓以故事頗與唐之歌舞戲相似而其曲中有破有徹蓋截大曲入破以後用之也此外兼歌舞之伎則為大曲大曲自南北朝已有此名南朝大曲則清商三調中之大曲宋書樂志所載者是也北朝大曲則魏書樂志言之而不詳至唐而雅樂清樂燕樂西涼龜茲安國天竺疏勒高昌樂中均有大曲

見大唐六典卷十四
四品律非條注

然傳於後世者唯胡

樂大曲耳其名悉載於教坊記而其詞尚略存於樂府詩集近代曲辭中宋之大曲即自此出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

文獻通考及宋史樂志具載其目此外亦尚有之故又有五十

大曲及五十四大曲之稱

詳見于唐宋大曲考論略之

其曲辭之存於今日者有董

穎薄媚

梁府雜劇卷上

曾布水調歌頭

王明詩五然新志卷二

史浩採蓮

鄧玉真詩度錄卷四十五

三曲稍

長然亦非其全遍其中開一二遍則於宋詞中開過之大曲遍

數多至一二十其各過之名則唐時有排遍入破徹

梁府詩集卷七十九

而排

遍入破又各有數遍徹者入破之末一遍也宋大曲則王灼謂

凡大曲有散序數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哀遍歇拍殺哀

始成一曲謂之大過

岩雜說卷三

沈括亦云所謂大過者有序引歌歛

唯哨催擷哀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

李法牙歌卷五

沈氏所列各

名與現存大曲不合王說近之惟擷後尚有延遍實催前尚有

哀遍

即張大詞宗所謂中哀

而散序與排遍均不止一遍排遍且多至八九故

大曲過數往往至於數十唯宋人多裁截用之即其所用者亦

以聲與舞為主而不以詞為主故多有聲無詞者自北宋時為

守誠撰四十大曲而教坊大曲始全有詞然南宋修內司所編樂府混成集大曲一項凡數百解有譜無詞者居半周益齊東野語卷十則亦不以詞重矣其擲破催哀以舞之節名之此種大曲遍數既多自於敘事為便故宋人詠事多用之今錄董穎薄媚以示其一例宋人大曲之存者以此為最長矣

薄媚

白子詞 樂府雜劇卷上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巍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興悲不為回頭舊國天涯為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即中深機闔廬死有遺誓句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無計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邱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雲凜然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塗窮來伴
麋鹿卑棲既甘臣妾猶不許何為計爭若都燔寶器盡誅吾妻
子徑將死戰決雄雌天意恐憐之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
私因將寶玩獻誠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如巢
燕自由歸殘月朦朧寒雨瀟瀟有血都成淚倘嘗嶮厄反邦畿
冤憤刻肝脾

第十擷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唯妖姬有傾城妙麗名
稱一作子西子歲方并算夫差惑此須致顛危范蠡微行珠貝為香
餌苧蘿不釣釣深閨吞餌果殊姿素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畔
粉面淡勻梨花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剪水斜鬟鬆
翠人無雙宜名動君王翠履容易來登玉陛

入破第一

窈湘裙搖漢珮步步香風起
斂雙蛾論時事蘭心巧會君意
殊珍異寶猶自朝臣未與妾何人
被此隆恩雖令效死奉嚴旨隱
約龍姿忻悅更把甘言說辭
俊美質娉婷天教汝眾美兼備
聞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為靖邊
陸將別金門俄揮粉淚靚粧洗

第二虛催

飛雲駛香車故國難回睇
芳心漸搖遙邁吳都繁麗
忠臣子胥預知道為邦崇諫
言先啟願勿容其至周亡
褒似商傾妲己吳王却嫌
胥逆耳繞經眼便深恩愛
束風暗統嬌藥綵鸞翻妬
伊得取次于飛共戲金屋
看承他宮盡廢

第三哀過

華宴夕燈搖醉粉
菡萏籠蟾桂揚翠袖
含風舞輕妙處驚鴻態
分明是瑤臺瓊榭
闌苑蓬壺景盡移
此地花統仙步鶯隨
管吹

寶帳煖留春百和馥郁融鴛被銀漏永楚雲濃三竿日猶褪霞
衣宿醒輕脫嗅宮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憐到底

第四催拍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漸國勢陵夷姦臣獻
佞轉恣奢淫天譴歲屢饑從此萬姓離心解體越遣使陰窺虛
竇蚤夜營邊備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伐尚畏忠義斯人既戮又
且嚴兵卷土赴黃池觀釁種蠱方云可矣

第五哀遍

機有神征翠一鼓萬馬襟喉地庭喋血誅留守憐屈服斂兵還
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竟荒迷戰骨方埋靈旗又指
勢連敗柔荑攜泣不忍相拋棄身在分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
圍謀窮計盡嗷鶴啼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前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鐸紅委鸞存鳳
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尚望論功榮歸故里降令曰吳亡赦
汝越與吳何異吳正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
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第七煞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凝思雲
鬟烟鬢玉珮霞裾依約露妍姿送目驚喜俄迂玉趾同仙騎洞
府歸去簾櫳窈窕戲魚水正一點屏通遠別恨何已媚魄十載
教人屬意况當時金殿裏

此曲自排遍第八至煞共十遍而截去排遍第七以上不用
此種大曲遍數既多雖便於敘事然其動作皆有定則欲以完
全演一故事固非易易且現存大曲皆為敘事體而非代言體
即有故事要亦為歌舞戲之一種未足以當戲曲之名也

由上所述宋樂曲觀之則傳踏僅以一曲反復歌之曲破與大
曲則曲之遍數雖多然仍限於一曲至合數曲而成一樂者唯
宋鼓吹曲中有之宋大駕鼓吹恆用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樣
宮發引則加柘陵歌虞主回京則加虞主歌各為四曲南渡後
郊祀則於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外又加奉禋歌降仙臺二曲
共為五曲合曲之體例始於鼓吹見之若求之於通常樂曲中
則合諸曲以成全體者實自諸宮調始諸宮調者小說之支流
而被之以樂曲者也碧雞漫志卷三熙寧元豐間澤州孔三傳始
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夢梁錄卷二云說唱諸宮調昨
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東京夢華錄卷五紀崇
觀以來瓦舍伎藝有孔三傳奕秀才諸宮調武林舊事卷六所載
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等四人則南北宋均有之
今其詞尚存者唯金董解元之西廂耳董解元西廂胡元瑞焦

理堂施北研筆記中均有考訂訛不知為何體沈德符野獲編
卷二且妄以為金人院本模範以余考之確為諸宮調無疑觀陶
十五南村輟耕錄謂金章宗董解元所編西廂記時代未遠猶罕有
人能解之則後人不識此體固不足怪也此編之為諸宮調有
三證本書卷一太平賺詞云俺平生情性好疎狂疎狂的情性
難拘束一回家想麼詩魔多愛選多情曲比前賢樂府不中聽
在諸宮調裏却著數此開卷自敘作詞緣起而自云在諸宮調
裏具證一也元凌雲翰柘軒詞有定風波詞賦崔鶯鶯傳云翻
殘金舊日諸宮調本繞入時人聽則金人所賦西廂詞自為諸
宮調具證二也此書體例求之古曲無一相似獨元王伯成天
寶遺事見於雍熙樂府九宮大成所選者大致相同而元鍾嗣
成錄鬼簿卷五於王伯成條下注云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
王詞既為諸宮調則董詞之為諸宮調無疑其證三也其所以

名諸宮調者則由宋人所用大曲傳踏不過一曲其在同一宮調中甚明唯此編每宮調中多或十餘曲少或一二曲即易他宮調合若干宮調以詠一事故謂之諸宮調今錄二三調以示其例

黃鐘宮（出隊子）最苦是離別彼此心頭難棄捨鶯鶯哭得似癡呆臉上啼痕都是血有千種恩情何處說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紅娘心似鐵把鶯鶯扶上七香車君瑞攀鞍空自擲道得箇冤家寧奈些（尾）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

仙呂調（點絳脣）美滿生離椽鞍兀兀離腸痛舊歡新寵變作高唐夢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西風送成樓寒重初品梅花弄（瑞蓮兒）衰草淒淒一徑通丹楓索索滿林紅

平生蹤跡無定着如斷蓬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
(風吹荷葉)憶得枕鴛衾鳳今宵管半壁兒沒用觸目淒涼
千萬種見滴流流的紅葉浙零零的微雨率刺刺的西風
(尾)驢鞭半褭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箇馬兒上駝也

駝不動

蘇滄西行二十里日
已晚兵野營煙重

仙呂調哨遍落日平林噪晚鴉風袖翩翩催瘦馬一徑入天涯
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瞥見箇孤林端入畫籬落蕭疏帶淺
沙一箇老大伯捕魚蝦橫橋流水茅舍映荻花(尾)駝腰
的柳樹上有魚槎一竿風旆茅簷上掛澹煙瀟灑橫鎖著兩

三家

生投宿
於村落

此上八曲已易三調全書體例皆如是此於敘事最為便利蓋
大曲等先有曲而後人借以詠事此則制曲之始本為敘事而
設故宋金雜劇院本中後亦用之見後二章非徒供說唱之用而已

宋人樂曲之不限一曲者諸宮調之外又有賺詞賺詞者取一宮調之曲若干合之以成一全體此體久為世人所不知案夢梁錄卷二紹興年閒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之義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云云是唱賺之中亦有敷演故事者今已不傳其常用賺詞余始於事林廣記日本翻元本定本八卷之二中發見之其前且有唱賺規例今具錄如左

(通雲要訣)夫唱賺一家古謂之道賺腔必真字必正欲有嫩亢掣拽之殊字有脅喉齒舌之異抑分輕清重濁之聲必別合口半合口之字更忌馬蹄鞮子俗語鄉談如對聖案但唱樂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詞切不可風情花柳豔冶之曲如此則為清聖社條不賽筵會吉席上壽慶賀不在此限假

如未唱之初執拍當胸不可高過鼻須假鼓板村擬三拍起引子唱頭一句又三拍至兩片結尾三拍煞入序尾三拍中斗煞入賺頭一字當一拍第一片三拍後倣此出賺三拍出聲中斗又三拍煞尾聲總十二拍第一句四拍第二句五拍第三句三拍煞此一定不踰之法

(過雲致語)

用鶻鵠天

過酒當歌酒滿斟一觴一詠樂天真三盃五盃陶情性對月臨風自賞心環列庭總佳賓歌聲繚亮過行雲春風滿座知音者一曲教君側耳聽

圓社市語 中呂宮 圓裏圓

(紫蘇丸)相逢閑暇時有閑的打喚瞞兒呵喝囉聲嗽道賺厮俺嗒歡喜繞下脚須和美試問伊家有甚夾氣又管甚官場側背算人閒落花流水

(縷縷金)把金銀錠打旋起花星臨照我怎諱避近日閒遊戲
因到花市簾兒下瞥見一個表兒圓咱每便著意

(好女兒)生得寶妝躡身分美繡帶兒纏腳更好肩背畫眉兒
入鬢春山翠帶著粉鈿兒更縮個朝天髻

(大夫娘)忙入步又遲疑又怕五角兒衝撞我沒躡踢網兒盡
是札圓底都鬆例要拋聲忒壯果難為真個費脚力

(好孩子兒)供送飲三盃先入氣道今宵打歇處把人拍惜怎知
他水脈透不由得你咱們只要表兒圓時復地一合兒美

(賺)春游禁陌流鶯往來穿梭戲紫燕歸巢葉底桃花綻蕊賞
芳菲蹴鞦韆高而不遠似踏火不沾地見小池風擺荷葉戲水
素秋天氣正翫月斜插花枝膏登高倍料沙羔美最好當場落
帽陶潛菊繞籬仲冬時那孩兒忌酒怕風帳幙中纏腳忒稔膩
講論處下梢團圓到底怎不則劇

（越恁好）勘脚并打二步步隨定伊何曾見走衰你於我我與
你場場有踢沒些拗背兩個對壘天生不枉作一對腳頭果然
厮稠密密

（鶻打兔）從今後一來一往休要放脫些兒又管甚攪閑底拽
閑定白打賺厮有千般解數真个難比

骨自有

（尾聲）五花叢裏英雄輩倚玉偎香不暫離做得个風流第一
事林廣記雖載此詞然不著其為何時人所作以余考之則當
出南渡之後詞前有過雲要訣過雲者南宋歌社之名武林舊
事卷三二月八日為相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
集如緋綠社非劇齊雲社戲球過雲社唱賺等云云夢梁錄卷十社會條
下亦載之今此詞之首有過雲要訣過雲致語又云唱賺道賺
而詞中又有賺詞則為宋過雲社所唱賺詞無疑也所唱之曲

題為圓社市語圓社謂蹴球事林廣記戌集卷三圓社摸場條起四句云四海齊雲社當場蹴氣球作家偏著所圓社最風流今曲題如此而曲中所使皆蹴球家語則圓社為齊雲社無疑以過雲社之人唱齊雲社之事謂非南宋人所作不可也此詞自其結構觀之則似北曲自其曲名則疑為南曲蓋其用一宮調之曲頗似北曲套數其曲名則纓纓金好孩兒越恁好三曲均在南曲中呂宮紫蘇丸則在南曲仙呂宮北曲中無此數調鶻打兔則南北曲皆有唯皆無大夫娘一曲蓋南北曲之形式及材料在南宋已全具矣

五宋官本雜劇段數

由前三章研究之所得而後宋之戲曲可得而論焉戲曲之作不能言其始於何時宋崇文總目卷二已有周儂人曲辭二卷原釋云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陶司勳

郎中馮古纂錄燕優人曲辭此燕為劉守先之燕或契丹之燕其曲辭為樂曲或戲曲均不可考宋史樂志亦言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為雜劇詞未嘗宣布於外夢梁錄卷二亦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萬守誠撰四十大曲則北宋固確有戲曲然其體裁如何則不可知惟武林舊事李所載官本雜劇段數多至二百八十本今雖僅存其目可以窺兩宋戲曲之大概焉

就此二百八十本精密考之則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諸宮調者二用普通詞調者三十有五茲分別敘之大曲一百有三本

六么二十本

宋史樂志文獻通考均列於部十八調中呂調而呂調仙呂調均有錄腰大曲六么即其略字也

爭曲六么

扯攔六么

教熬六么

鞭帽六么

衣籠

六么

厨子六么

孤奪旦六么

王子高六么

崔護

六么 骰子六么 照道六么 鶯鶯六么 大宴六么

驢精六么 女生外向六么 慕道六么 三佬慕道

六么 雙攔哮六么 趕厥夾六么 羹湯六么

瀛府六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中正宮南宮中均有瀛府大曲

索拜瀛府 厚熟瀛府 哭骰子瀛府 醉院君瀛府

慎骨頭瀛府 賭錢望瀛府

梁州七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中正宮調通洞宮仙宮黃鐘宮均有梁州大曲

四僧梁州 三索梁州 詩曲梁州 頭錢梁州 食店

梁州 法事饅頭梁州 四哮梁州

伊州五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越調歌拍調中均有伊州大曲

領伊州 鐵指甲伊州 闌伍伯伊州 裴少俊伊州

食店伊州

新水四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雙調中有新水調大曲新水即新水調之略也

桶擔新水 雙哮新水 燒花新水 新水爨

薄媚九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
通調宮南呂宮中均有薄媚大曲

簡帖薄媚 請客薄媚 錯取薄媚 傳神薄媚 九妝

薄媚 本事現薄媚 打調薄媚 拜禱薄媚 鄭生遇

龍女薄媚

大明樂三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
調大石調中有大明樂大曲

土地大明樂 打球大明樂 三爺老大明樂

降黃龍五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大曲中無降黃龍之名然張炎詞源卷下云如六么如降黃龍皆大
曲又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雷周十六拍合重西廂及南此曲均有降黃龍一調哀者大曲

中一地之名則此
五本為大曲無疑

列女降黃龍 雙旦降黃龍 柳玳上官降黃龍 入寺

降黃龍 偷標降黃龍

胡渭州四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小
石調林鐘商中均有胡渭州大曲

趕殿胡渭州 單番將胡渭州 銀器胡渭州 看燈胡

渭州

石州三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
八調是調中有石州大曲

單打石州

和尚那石州

趕廠石州

大聖樂三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
調是調宮中有大聖樂大曲

塑金剛大聖樂

單打大聖樂

柳毅大聖樂

中和樂四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
調黃鐘宮中有中和樂大曲

霸王中和樂

馬頭中和樂

大打調中和樂

封隲中

和樂

萬年歡二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
調中呂宮中有萬年歡大曲

喝貼萬年歡

託合萬年歡

熙州三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四十大曲中無熙州之名然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云今世所
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洛然石州也周穆乃斤玉詞有瓜州第一詞毛晉注清風集作

熙州猶是瓜州即熙州猶通者謂稱大曲之
一通為之亦宋人語則熙州之為大曲蓋矣

逆鼓熙州

駱駝熙州

二郎熙州

道人歡四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中呂調中有道人歡大曲

大打調道人歡 會子道人歡 打拍道人歡 越娘道

人歡

長壽仙三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般涉調中有長壽仙大曲

打勘長壽仙 偌宵旦長壽仙 分頭子長壽仙

劍器二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中呂宮黃鐘宮中均有劍器大曲

病爺老劍器 霸王劍器

延壽樂二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仙呂宮中有延壽樂大曲

黃傑進延壽樂 義養娘延壽樂

賀皇恩二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林鐘商中有賀皇恩大曲

扯籃兒賀皇恩 催妝賀皇恩

採蓮三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雙調中有採蓮大曲

唐輔採蓮 雙哮採蓮 病和採蓮

保金枝一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仙呂宮中有保金枝大曲

檻佑保金枝

嘉慶樂一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小石調中有嘉慶樂大曲

老孤嘉慶樂

慶雲樂一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歇指調中有慶雲樂大曲

進筆慶雲樂

君臣相遇樂一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歇指調中有君臣相遇樂大曲相遇樂即君臣相遇樂之略也

裴航相遇樂

泛清波一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林鐘商中有泛清波大曲

能知他泛清波 三釣魚泛清波

彩雲歸二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仙呂調中有彩雲歸大曲

夢巫山彩雲歸 青陽觀碑彩雲歸

千春樂一本

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黃鍾州中有千春樂大曲

未打千春樂

罷金鉦一本

宋史樂志及通方教坊部十八調兩各調中有罷金鉦大曲

牛五郎罷金鉦

原作罷金鉦誤也

以上百有三本皆為大曲其為曲二十有八而其中二十六在教坊部四十大曲中餘如降黃龍熙州二曲之為大曲亦有宋人之說可證也

法曲四本

碁盤法曲

孤和法曲

藏瓶法曲

車兒法曲

宋史樂志有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調宮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詞源卷下謂大曲片數即通與法曲相上下則二者略相似也

諸宮調二本

諸宮調霸王

諸宮調卦冊兒

按此即以諸宮調填曲也

普通詞調三十本

打地鋪逍遙樂 病鄭逍遙樂 崔護逍遙樂 漣酒逍遙

樂 四鄭舞楊花 四偌滿皇州原脫 浮漚暮雲歸 五柳

菊花新 四季夾竹桃 醉花陰繫 夜半樂繫 木蘭花

繫 月當廳繫 醉還醒繫 撲蝴蝶繫 滿皇州卦鋪兒

白芍卦鋪兒 探春卦鋪兒 三哮好女兒 二郎神變

二郎神 大雙頭連 小雙頭連 三笑月中行 三登樂

院公狗兒 三教安公子 普天樂打三教 滿皇州打三

教 三姐醉還醒 三姐黃鶯兒 宵花黃鶯兒

其不見宋詞而見於金元曲調者九本

四小將整乾坤 棹孤舟繫 慶時豐卦鋪兒 三哮上小

樓 鶻打兔變二郎神 雙羅羅咏木兒 賴房錢咏木兒

園城啄木兒 四國朝

此外有不著其名而實用曲調者如三十拍釁則李涪刊誤云
釁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則實用三臺曲也三十六拍釁當亦
倣此錢手帕釁注云小字太平歌則用太平歌曲也餘如兩相
宜萬年芳之萬年芳病孤三鄉題王魁三鄉題強佞三鄉題之
三鄉題三哮文字兒之文字兒雖詞曲調中均不見其名以他
本例之疑亦俗曲之名也又如崔智韜艾虎兒雌虎原注云
有智韜二本
並不見有用歌曲之跡而關漢卿謝天香雜劇楔子曰鄭六遇
妖狐崔韜逢雌虎大曲內盡是寒儒則此二本之一當以大曲
演之此外各本之類此者當亦不乏也

由此觀之則此二百八十本中其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詞曲調
者共一百五十餘本已過全數之半則南宋雜劇殆多以歌曲
演之與第二章所載滑稽戲迥異其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者則

曲之片數頗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覺不難其單用詞調及曲調者只有一曲當以此曲循環敷衍如上章傳踏之例此在元明南曲中尚得發見其例也

且此二百八十本不皆純正之戲劇如打調薄媚大打調中和樂大打調道人歡三本則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上謂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實滑稽戲之支流而佐以歌曲者也如門子打三教繫雙三教三教安公子三教鬧著棋打三教菴宇普天樂打三教滿皇州打三教領三教則演前章所述三教人者也迺鼓兒熙州迺鼓孤則前章所云誚鼓之戲也天下太平繫及百花繫則樂府雜錄所謂字舞花舞也案齊東野語卷十云州郡遇聖節賜宴率命猥伎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為不經而唐王建宮詞云每過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云云可知宋代戲劇實綜合種種之雜戲而其戲曲

亦綜合種種之樂曲此事觀後數章自益明也

此項官本雜劇雖著錄於宋末然其中實有北宋之戲曲不可不知也如王子高六么一本實神宗元豐以前之作趙彥衛雲

麓漫鈔

冬十

王迴字子高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為作傳或用其

傳作六么朱或洋洲可談

冬二

王迴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

持重閒為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

乃迴也元豐初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

家郎乎持正叩頭請罪

又見一宋人小說云或屬子高於王則公舉此語今不能舉其書名蓋子高嘗從則公遊則語或近是

則此曲實作

於神宗時然至南宋末尚存吳文英夢窗乙稿中惜秋華詞自

注尚及之然其為北宋之作無可疑也又如三爺老大明樂病

爺老劍器二本爺老二字中國夙未聞有此疑是契丹語唐書

房瑄傳彼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愚謂曳落河即遼史

屢見之拽刺遼史百官志云走卒謂之拽刺元馬敘遠薦福碑

雜劇尚有曳刺為從僕之屬爺老二字當亦曳刺之同音異譯此必北宋與遼盟聘時輸入之語則此二本當亦為北宋之作以此推之恐尚不止此數本然則此二百八十本與其視為南宋之作不若視為兩宋之作為妥也

六金院本名目

兩宋戲劇均謂之雜劇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院本者太和正音譜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為何語後讀元刊張千替殺妻雜劇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則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謂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謂之院本云爾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見於陶九成輟耕錄卷十五者不言其為何代之作而院本之名金元皆有之故但就其名頗難區別以余攷之其為金人所作殆無可疑者也是自此目觀之甚與宋官本雜劇段數相似而複雜過之其中又分子目若干曰和曲院本

者十有四本其所著曲名皆大曲法曲則和曲殆大曲法曲之
總名也曰上皇院本者十有四本其中如金明池萬歲山錯入
內斷上皇等皆明示宋徽宗時事他可類推則上皇者謂徽宗
也曰題目院本者二十本按題目即唐以來合生之別名高承
事物紀原卷九合生條言唐書武平一傳平一上書比來妖使胡
人於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踏名曰
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即合生之原起於唐中宗時也今人
亦謂之唱題目云云此云題目即唱題目之略也曰霸王院本
者六本疑演項羽之事曰諸雜大小院本者一百八十有九曰
院么者二十有一曰諸雜院幞者一百有七陶氏云院本又謂
之五花幞弄則幞亦院本之異名也曰衝撞引首者一百有九
曰拴搗豔段者九十有二案夢梁錄卷二云雜劇先做尋常熟事
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則引首與豔段疑各相類豔段輟

耕錄又謂之敲段曰敲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敲
易明而易滅也其所以不得為正雜劇者當以此但不知所謂
衝撞拴搐作何解耳曰打略拴搐者八十有八曰諸雜砌者三
十案蘆浦筆記謂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疑雜砌亦滑稽
戲之流然其目則頗多故事則又似與打砌無涉雲麓漫抄
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稍簡略金虜官制有文班武班若
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作此然
東京夢華錄已有雜扮之名夢梁錄亦云雜扮或曰雜班又名
經經元子又謂之拔和即雜劇之後散段也頃在汴京時村落
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
端則自北宋已有之今打略拴搐中有和尚家門先生家門秀
才家門列良家門禾下家門各種每種各有數本疑皆裝此種
人物以資笑劇或為雜扮之類而所謂雜砌者或亦類是也

史就其所著曲名分之則為大曲者十六

上境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瀛府 賀貼萬

年歡 捍廩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以上和曲院本 進奉伊州 諸雜大小院本

鬧夾棒六么 送宣道人歡 捨綵延壽樂 諱老長壽

仙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抹麵長壽仙 羹湯六么 以上諸雜

葉阮

為法曲者七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香法曲 以上和曲院本 鬧

夾棒法曲 望瀛法曲 分拐法曲 以上諸雜院本

為詞曲調者三十有七

病鄭逍遙樂 四皓逍遙樂 四酸逍遙樂 以上和曲院本 春從天

上來 院本 楊柳枝 題晉院本 似娘兒 醜奴兒 馬明王 鬪鶴

鶉 滿朝歡 花前飲 賣花聲 隔簾聽 擊梧桐 海

棠春 更漏子 以上諸雜大小院本 逍遙樂打馬鋪 夜半樂打明皇

集賢賓打三教 喜遷鶯剝草鞋 上小樓哀頭子 單兜

望梅花 雙聲疊韻 河轉迓鼓 和燕歸梁 謁金門繫

以上諸雜院本 憨郭郎 喬捉蛇 天下樂 山麻稽 搗練子

淨瓶兒 調笑令 闌鼓笛 柳青娘 以上街抄引首 歸塞北 少

年游 以上抄插話院 春從天上來 水龍吟 以上打略抄

又檢搗豔段中有一本名諸宮調殆以諸宮調敷演之則具體

裁全與宋官本雜劇段數相似唯著曲名者不及全體十分之

一而官本雜劇則過十分之五此具相異者也

此院本名目中不但有簡易之劇且有說唱雜戲在具間如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講蒙求

繫 講心字繫

此即推說經誦經之例而廣之他如

訂註論語 論語謁食 搗鼓孝經 唐韻六帖

疑亦此類又有

背鼓千字文 變龍千字文 摔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此當取周興嗣千字文中語以演一事以悅俗耳在後世南曲
賓白中猶時遇之蓋其由來已古此亦說唱之類也又如

神農大說藥 講百果囊 講百花囊 講百禽囊

案武林舊事卷六載說藥有楊郎中徐郎中喬七官人則南京亦

有之其說或借藥名以製曲或說而不唱則不可知至講百果

百花百禽亦其類也

打略拴搐中有星象名果子名草名等以名字終者二十六種

當亦說藥之類又有

和尚家門四本 先生家門四本 秀才家門十本

自其子曰觀之
先生謂道士也

列良家門六本

列良門
日者

禾下家門五本

禾下門
農人

大夫家門

八本

大夫門
醫士

卒子家門四本

良頭家門二本

良頭
木詳

邦老家

門二本

邦老門
益賊

都子家門三本

都子門
乞弓

孤下家門三本

孤下門
官吏

司吏家門二本

伴作行家門一本

搬休家門一本

搬休
木詳

此五十五本殆摹寫社會上種種人物職業與三教遶鼓等戲相似此外如拴搐豔段中之遮截架解三打步穿百倬打略拴搐中之難字兒猜謎等則并競技遊戲等事而有之此種或占演劇之一部分或用為戲劇中之材料雖不可知然可見此種戲劇實綜合當時所有之遊戲技藝尚非純粹之戲劇也

此院本名目之為金人所作蓋無可疑報耕錄云金有雜劇院本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今此目之與官本雜劇段數同名者十餘種而一謂之雜劇一謂之院本足明其為全之院本而非元之院本一證也中有金皇

聖德一本明為金人之作而非宋元人之作二證也如水龍吟
雙聲疊韻等之以曲調名者其曲僅見於董西廂而不見於元
曲三證也與宋官本雜劇名例相同足證其為同時之作四證
也且其中關係開封者頗多開封者宋之東都金之南都而宣
宗貞祐後遷居於此者也故多演宋汴京時事上皇院本且勿
論他如鄆王蔡奴汴京之人也金明池陳橋汴京之地也其中
與宋官本雜劇同名者或猶是北宋之作亦未可知然宋金之
間戲劇之交通頗易如雜班之名由北而入南唱賺之作由南
而入北唱賺始於船與開元
董西廂中亦多用之又如演蔡中郎事者則南有負鼓盲翁之唱
而院本名目中亦有蔡伯喈一本可知當時戲曲流傳不以國
土限也

七古劇之結構

宋金以前雜劇院本今無一存又自其目觀之其結構與後世

戲劇迥異故謂之古劇古劇者非盡純正之劇而兼有競技游
戲在其中既如前二章所述矣蓋古人雜劇非瓦舍所演則於
譚集用之瓦舍所演者技藝甚多不止雜劇一種而譚集時所
以娛耳目者雜劇之外亦尚有種種技藝觀宋史樂志東京夢
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所載天子大宴禮節可知即以雜劇言
其種類亦不一正雜劇之前有豔段其後散段謂之雜扮是第二章
者皆較正雜劇為簡易此種簡易之劇當以滑稽戲競技游戲
充之故此等亦時冒雜劇之名此在後世猶然明顧起元客座
贅語謂南都萬歷以前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
者中閒錯以撮墊團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明代且然則宋
金固不足怪但其相異者則明代競技等錯在正劇之中閒而
宋金則在其前後耳至正雜劇之數每次所演亦復不多東京
夢華錄謂雜劇八場一場兩段夢梁錄亦云次做正雜劇通名

兩段武林舊事

卷二

所載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亦皇帝初坐進雜

劇二段再坐復進二段此可以例其餘矣

脚色之名在唐時只有參軍蒼鶻至宋而其名稍繁夢梁錄

卷二

云雜劇中末泥為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

中

末泥色主張引戲

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裝孤輟耕錄

卷二

十五所述略同唯武林舊事

卷二

所載乾淳教坊樂部中雜劇三甲

一甲或八人或五人其所列脚色五則有戲頭而無末泥有裝

旦而無裝孤而引戲副淨副末三色則同唯副淨則謂之次淨

耳夢梁錄云雜劇中末泥為長則末泥或即戲頭然戲頭引戲

實出古舞中之舞頭引舞

唐王是宮詞舞頭先拍第五聲又每過舞頭分兩的則舞頭唐時已有之宋史樂志有引舞亦謂之引舞均樂府雜錄儀備條有引舞舞者郭都引

引舞亦始於唐也

則末泥亦當出於古舞中之舞末東京夢華錄

卷九云舞旋

多是雷中慶舞曲破擲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一人入場對

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末之名當出於

此又長言之則為末尼也淨者參軍之促音宋代演劇時參軍色手執竹竿子以句之見東京夢華錄卷九亦如唐代協律郎之舉麾樂作偃麾樂止相似故參軍亦謂之竹竿子由是觀之則末泥色以主張為職參軍色以指麾為職不親在搬演之列故宋戲劇中淨末二色反不如副淨副末之著也

唐之參軍蒼鶻至宋而為副淨副末二色夫上既言淨為參軍之促音茲何故復以副淨為參軍也曰副淨本淨之副故宋人亦謂之參軍夢華錄中執竹竿子之參軍當為淨而第二章滑稽劇中所屢見之參軍則副淨也此說有徵乎曰輟耕錄云副淨古謂之參軍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此說以第二章所引夷堅志丁集卷四程父卷七齊東野語卷十諸事證之無乎不合則參軍之為副淨當可信也故淨與末始見於宋末諸書而副淨與副末則北宋人著述中已見之黃山谷鼓笛令詞

云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王直方詩話

善漢津談笑話前集卷二十一引

載歐

陽公致梅聖俞簡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凡宋滑稽劇中與參軍相對待者雖不言其為何色其箭皆為副末此出於唐代參軍與蒼鶻之關係其來已古而夢梁錄所謂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此四語實能道盡宋代脚色之職分也主張分付皆編排命令之事故其自身不復演劇發喬者蓋喬作愚謬之態以供嘲諷而打諢則益發揮之以成一笑柄也試細玩第二章所載滑稽劇無在不可見發喬打諢二者之關係至他種雜劇雖不知如何然謂副淨副末二色為古劇中最重之脚色無不可也

至裝孤裝旦二語亦有可尋味者元人脚色中有孤有旦其實二者非脚色之名孤者當時官吏之稱旦者婦女之稱其假作官吏婦女者謂之裝孤裝旦則可若徑謂之孤與旦則已過矣

孤者當以帝王官吏自稱孤寡故謂之孤旦與妲不知其義然青樓集謂張奔兒為風流旦李嬌兒為溫柔旦則旦疑為宋元倡伎之稱優伶本非官吏又非婦人故其假作官吏婦人者謂之裝孤裝旦也

要之宋雜劇金院本二目所現之人物若妲若旦若徠則示其男女及年齒若孤若酸若爺老若邦老則示其職業及位置若厥若佞則示其性情舉止

其解均見拙著古劇脚色考

若哮若鄭若和雖不解其義

亦當有所指示然此等皆有某脚色以扮之而其自身非脚色之名則可信也

宋雜劇金院本二目中多被以歌曲當時歌者與演者果一人否亦所當攷也滑稽劇之言語必由演者自言之至自唱歌曲與否則當視此時已有代言體之戲曲否以為斷若僅有敘事體之曲則當如第四章所載史浩劍舞歌唱與動作分為二事

也

綜上所述者觀之則唐代僅有歌舞劇及滑稽劇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純粹演故事之劇故雖謂真正之戲劇起於宋代無不可也然宋金演劇之結構雖略如上而其本則無一存故當日已有代言體之戲曲否已不可知而論真正之戲曲不能不從元雜劇始也

八元雜劇之淵源

由前數章之說則宋金之所謂雜劇院本者其中有滑稽戲有正雜劇有豔段有雜班又有種種技藝遊戲其所用之曲有大曲有法曲有諸宮調有詞其名雖同而其實頗異至成一定之體段用一定之曲調而百餘年間無敢踰越者則元雜劇是也元雜劇之視前代戲曲之進步約而言之則有二焉宋雜劇中用大曲者幾半大曲之為物遍數雖多然通前後為一曲其次

序不容顛倒而字句不容增減格律至嚴故其運用亦頗不便
其用諸宮調者則不拘於一曲凡同在一宮調中之曲皆可用
之顧一宮調中雖或有聯至十餘曲者然大抵用二三曲而止
移宮換韻轉變至多故於雄肆之處稍有欠焉元雜劇則不然
每劇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宮調每調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
視大曲為自由而較諸宮調為雄肆且於正宮之端正好貨郎
兒煞尾仙呂宮之混江龍後庭花青哥兒南呂宮之草池春鶯
鶯兒黃鐘尾中呂宮之道和雙調之□□□折桂令梅花酒尾
聲共十四曲皆字句不拘可以增損此樂曲上之進步也其二
則由敘事體而變為代言體也宋人大曲就其現存者觀之皆
為敘事體全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其大體只可謂之敘
事獨元雜劇於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為代言雖宋金時或當
已有代言體之戲曲而就現存者言之則斷自元劇始不可謂

非戲曲上之一大進步也此二者之進步一屬形式一屬材質二者兼備而後我中國之真戲曲出焉

顧自元劇之進步言之雖若出於創作者然就其形式分析觀之則頗不然元劇所用曲據周德清中原音韻所紀則黃鐘宮二十四章正宮二十五章大石調二十一章小石調五章仙呂四十二章中呂三十二章南呂二十一章雙調一百章越調三十五章商調十六章商角調六章般涉調八章都三百三十五章音思而其中小石商角般涉三調元劇中從未用之故陶九成輟耕錄卷二無此三調之曲僅有正宮二十五章黃鐘十五章南呂二十章中呂三十八章仙呂三十六章商調十六章大石十九章雙調六十章都二百三十章二者不同觀太和正音譜所錄全與中原音韻同則以曲言之陶說為未備矣然劇中所用則出於陶錄二百三十章外者甚少此外百餘章不過元人小

今套數中用之耳今就此三百三十五章研究之則其曲為前此所有者幾半更分析之則出於大曲者十一

降黃龍哀

黃鐘

小梁州

六么遍

以上正宮

催拍子

大石

伊州遍

小石

八聲甘州

六么序

六么令

以上仙呂

晉天樂

宋史樂志太宗與大曲有十晉晉天樂此

或其略語也

齊天樂

以上中呂

梁州第七

南呂

出於唐宋詞者七十有五

醉花陰

喜遷鶯

賀聖朝

晝夜樂

人月圓

拋球樂

侍香金童

女冠子

以上黃鐘宮

滾繡毬

菩薩蠻

以上正宮

歸塞

北

即詞之望江南

雁過南樓

昇錄珠玉詞清商公中有此句其詞即詞之清商怨

念奴嬌

青杏兒

宋詞作青杏子

還京樂

百字令

以上大石

點絳脣

天下樂

鵲踏枝

金

盞兒

詞作金盞子

憶王孫

瑞鶴仙

後庭花

太常引

柳外

樓

即憶王孫以上仙呂

粉蝶兒

醉春風

醉高歌

上小樓

滿庭芳

剔銀燈

柳青娘

朝天子

以上中呂

烏夜啼

感皇恩

賀

新郎以上

駐馬聽

夜行船

月上海棠

風入松

萬花

方三臺

滴滴金

太清歌

搗練子

快活年

豆

葉黃

川撥棹

金盞兒

也不羅

原注即野庵集其詞
即宋詞之一落索也

行

香子

碧玉簫

驟雨打新荷

減字木蘭花

青玉案

梅

魚游春水

雙調

金焦葉

小桃紅

三臺印

要三臺

花引

看花回

南鄉子

糖多令

集賢賓

逍遙樂

望遠行

玉抱肚

奏樓月

商調

黃鶯兒

踏莎行

絲釣

應天長

角調

哨遍

瑤臺月

以上脫
涉調

其出於諸宮調中各曲者二十有八

出隊子

刮地風

寨兒令

神仗兒

四門子

文如錦

啄木兒

煞以上

脫布衫

茶蘼香

玉翼蟬

煞以上

花時

勝葫蘆

混江龍

迎仙客

石榴花

鷓鴣打兔

喬捉蛇

中呂

一枝花

牧羊關

攪箏琵琶

慶宣和

鬪鶴鴉 青山口 凭欄人 雪裏梅以上
楚詞 耍孩兒 牆

頭花 急曲子 麻婆子

以上般
涉調

然則此三百三十五章出於古曲者一百有十殆當全數之三分之一雖其詞字句之數或與古詞不同當由時代遷移之故其淵源所自要不可誣也此外曲名尚有雖不見於古詞曲而可確知其非創造者如左

六國朝

大石

曾敏行獨醒雜志

卷五

先君嘗言宣和末客京師街

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則汴宋末已有此曲也

憨郭郎

大石

樂府雜錄傀儡子條云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

禿善優笑閨里呼為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後山詩話載楊大年傀儡詩鮑老當筵笑郭郎則宋時尚有之其曲

當出宋代也

叫聲

中呂

事物紀原

亮

吟叫條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邊密故

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其本蓋自至和嘉祐之閒叫紫蘇凡洎樂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閒以詞章以為戲樂也今盛行於世又謂之吟哦也夢梁錄卷二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合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

快活三

中呂

東京夢華錄

卷七

鬪撲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

武林舊事

卷二

舞隊有快活三郎快活三娘二種蓋亦宋時語

也

鮑老兒

古鮑老

中呂

楊文公詩鮑老當筵笑郭郎武林舊事

卷二

舞隊中有大小斫刀鮑老交衰鮑老則亦宋時語也

四邊靜

中呂

雲麓漫鈔

卷四

巾之制有圓頂方頂碑頂琴頂秦伯

陽又以磚頂服去頂上之重紗謂之四邊淨則此亦宋時語也

喬捉蛇

中呂

武林舊事

卷三

舞隊中有喬捉蛇金人院本名目中

亦有喬捉蛇一本

撥不斷

仙呂

武林舊事

卷六

唱撥不斷有張翥子黃三二人則亦

宋時舊曲也

太平令

仙呂

夢梁錄

卷十

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

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遂撰為賺則亦宋時舊曲也

此上十章雖不見於現存宋詞中然可證其為宋代舊曲或為宋時習用之語則其有所本蓋無可疑由此推之則其他二百十餘章其為宋金舊曲者當復不鮮特無由證明之耳

雖元劇諸曲配置之法亦非盡由創造夢梁錄謂宋之纏達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今於元劇仙呂宮正宮中曲實有用

此體例者今舉其例如馬致遠陳搏高卧劇第一折第五曲後實以後庭花金盞兒二曲迎互循環今舉其全折之曲名

仙呂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醉中天 後

庭花 金盞兒 後庭花 金盞兒 醉中天 金盞兒

賺煞

鄭廷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第二折則其例更明

正宮端正好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

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塞鴻秋 隨煞

此中端正好一曲當宋纏達中之引子而以滾繡毬倘秀才二曲循環迎互至於四次隨煞則當纏達之尾聲唯其上多塞鴻秋一曲陳搏高卧劇之第四折亦然其全折之曲名如左

正宮端正好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球 倘秀才 叨

叨令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三煞 二煞 煞尾

元刊無名氏張千替殺妻雜劇第二折亦同

端正好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叨叨令 尾聲

此亦皆以滾繡毬倘秀才二曲相循環中唯雜以叨叨令一曲他劇正宮曲中之相循環者亦皆用此二曲故中原音韻於此二曲下皆注子母調此種自宋代纏達出毫無可疑可知元劇之攝造實多取諸舊有之形式也

且不獨元劇之形式為然即就其材質言之其取諸古劇者不少茲列表以明之

元	雜劇	宋官本雜劇	金院本	其	他
作者	劇名	宋官本雜劇	金院本	其	他
關漢卿	<small>姑蘇臺范蠡進西施</small>		范蠡	董穎薄媚大曲	

同	吳昌齡	李直夫	李文蔚	同	同	庾天錫	同	白樸	高文秀	同	同	同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唐三藏西天取經	凡生期女濟藍橋	蔡通通醉寫石州慢	封翁先生瓦上元	薛昭詠入蘭昌宮	隋煬帝風月錦帆舟	崔護調漿	裴少俊橋頭馬上 裴少俊橋頭馬上	劉元王襄陽會	劉盼盼蘭州	隋煬帝錦帆舟	包待制三劫蝴蝶夢
風花雪月爨			封陟中和樂				崔護六么 崔護進進樂	裴少俊伊州				
風花雪月	唐三藏	濟藍橋	蔡消閒	蘭昌宮	捧龍舟			裴少俊橋頭馬上	襄陽會	劉盼盼	捧龍舟	蝴蝶夢

王實父	錦彩雲粧竹芙蓉亭		芙蓉亭	董解九西廂諸宮調
同	在鶯鶯倚月西廂記	鶯鶯六么		
李壽卿	船子和尚秋蓮亭		芙蓉亭	宋本有五魁戲文
高仲賢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	王魁三鄉題		
同	鳳凰坡趙抃背燈	越娘道人歡		
同	洞庭湖柳毅傳書	柳毅大聖樂		
同	崔護謁漿	見前	張士愛海	
同	張生煮海		莊周夢	
史九敬先	花間四友莊周夢		月夜聞夢	
鄭光祖	崔德寶月夜聞夢		杜荀好春	
范康	曲江池杜荀好春			
沈和	徐仙馬樂昌分鏡記			南宋有樂昌分鏡戲文
周文質	滕太子教女兵			宋本有滕太子教女兵

趙善慶

種氏子教女兵

同上

無名氏

珠砂鴉濁水浮泡記

浮泡傳水成雙
浮泡暮雲歸

宋本有五塊戲文

同

雙關醫

雙關醫

同

十樣錦諸葛論功

十樣錦

今元劇目錄之見於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者共五百餘種而具與古劇名相同或出於古劇者共三十二種且古劇之目存亡恐亦相半則其相同者想尚不止於此也

由元劇之形式材料兩面研究之可知元劇雖有特色而非盡出於創造由是其創作之時代亦可得而略定焉

九元劇之時地

元雜劇之體創自何人不見於紀載鍾嗣成錄鬼簿所著錄以關漢卿為首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以馬致遠為首然正音譜之

評曲也於關漢卿則云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為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蓋正音譜之次第以詞之甲乙論而非以時代之先後其以漢卿為雜劇之始固與錄鬼簿同也漢卿時代頗多異說楊鐵崖元宮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此關卿當指漢卿而言雖錄鬼簿所錄漢卿雜劇六十本中無伊尹扶湯而鄭光祖所作雜劇目中有之然馬致遠漢宮秋雜劇中有云不說它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案武王伐紂乃趙文殷所作雜劇則伊尹扶湯亦必為雜劇之名馬致遠時代在漢卿之後鄭光祖之前則其所云伊尹扶湯劇自當為關氏之作而非鄭氏之作其不見於錄鬼簿者亦猶其所作竇娥冤續西廂等亦未為鍾氏所著錄也楊詩云云正指漢卿則漢卿固逮事金源矣錄鬼簿云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

卷二
十八則云金末為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則不知所據輟耕錄十三

則漢卿至中統初尚存案自金亡至元中統元年凡二十六年果使金亡不仕則似無於元代進雜劇之理寧視漢卿生於金代仕元為太醫院尹為稍當也又鬼董五卷末有元泰定丙寅臨安錢孚跋云關解元之所傳後人皆以解元為即漢卿堯山堂外紀遂誤以此書為漢卿所作錢氏元史藝文志仍之案解元之稱始於唐而其見於正史也始於金史選舉志金人亦喜稱人為解元如董解元是已則漢卿得解自當在金末若元則唯太宗九年金亡後三年秋八月一行科舉後廢而不舉者七十八年至仁宗延祐元年八月始復以科目取士遂為定制故漢卿得解即非在金世亦必在蒙古太宗九年至世祖中統之初固已垂老矣雜劇苟為漢卿所創則其創作之時必在金天興與元中統間二三十年之中此可略得而推測者也

正音譜雖云漢卿為雜劇之始然漢卿同時雜劇家業已輩出此未必由新體流行之速抑由元劇之創作諸家亦各有所盡力也據錄鬼簿所載於楊顯之則云與漢卿莫逆交凡有珠玉與公較之於費君祥則云與漢卿交有愛女論行於世於梁進之則云與漢卿世交又如紅字李二花李郎二人皆注教坊劉要和堦按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前章既定為金人之作而云教坊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劉疑即劉要和金李冶敬齋古今註卷二云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疑亦此人則其人自當在金末而其堦之時代當與漢卿不甚相遠也他如石子章則元遺山詩集卷九有答石子璋兼送其行七律一首李庭寓庵集卷二亦有送石子章北上七律一首按寓庵生於金承安三年卒於元至元十三年其年代與遺山略同如雜劇家之石子章即遺山寓庵集中之人則亦當與漢卿同時矣

此外與漢卿同時者尚有王實父西廂記五劇錄鬼簿屬之實父後世或謂王作而關續之

都將南漢時話王世貞登死地言

或謂關作而王續之者

非然宋府卷十九載無名氏西廂十詠

然元人一劇如黃梁夢驢驢裘等恆以數人合作況

五劇之多乎且合作者皆同時人自不能以作者與續者定時代之先後也則實父生年固不後於漢卿又漢卿有閨怨佳人拜月亭一劇實甫亦有才子佳人拜月亭劇其所譜者乃金南遷時事事在宣宗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或二人均及見此事故各有此本歟

此外元初雜劇家其時代確可攷者則有白仁甫樸據元王博文天籟集序謂仁甫年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又謂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按壬辰為金哀宗天興元年時仁甫年七歲則至中統元年庚辰年正三十五歲故於至元一統後尚游金陵蓋視漢卿為後輩矣

由是觀之則元劇創造之時代可得而略定矣至有元一代之雜劇可分為三期一蒙古時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後至至元一統之初錄鬼簿卷上所錄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

中如馬致遠而仲賢戴善甫均為江浙行者皆官姚守中為平江路吏李文蔚為江州路瑞昌縣尹趙天錫為鎮江府判張壽卿為浙江省樞密官在至元一統之復僊王柳亦嘗游杭州然錄鬼簿均謂之前輩名公才人與漢卿無別或其將官江浙為

晚年之 其人皆北方人也二一統時代則自至元後至至順後至元閒錄鬼簿所謂已亡名公才人與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則南方為多否則北人而僑寓南方者也三至正時代錄鬼簿所謂方今才人是也此三期以第一期之作者為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劇之傑作大抵出於此期中至第二期則除宮天挺鄭光祖喬吉三家外殆無足觀而其劇存者亦罕第三期則存者更罕僅有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暉五劇其去蒙古時代之劇遠矣

就諸家之時代今取其有雜劇存於今者著之

第一期

關漢卿 楊顯之 張國寶一作 石子章 王實父 高文

秀 鄭廷玉 白樸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

齡 武漢臣 王仲文 李壽卿 尚仲賢 石君寶 紀

君祥 戴善甫 李好古 孟漢卿 李行道 孫仲章

岳百川 康進之 孔文卿 張壽卿

第二期

楊梓 宮天挺 鄭光祖 范康 金仁傑 曾瑞 喬吉

第三期

秦簡夫 蕭德祥 朱凱 王暉

此外如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賈仲名楊文奎楊景言湯式其
名均不見錄鬼簿元曲選於谷子敬賈仲名諸劇皆云元人太
和正音譜則直以為明人案王劉諸人不見他書唯賈仲名則

元人有同姓名者元史賈居貞傳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官至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卒於至元十七年年六十三則尚為元初人似非作曲之賈仲名且正音譜寧獻王所作紀其同時之人當無大謬又谷賈二人之曲雖氣骨頗高而傷於綺麗頗與元曲不類則視為明初人當無大誤也

更就雜劇家之里居研究之則如左表

大	都	中	書	省	所	屬
關漢卿	李好古	彭伯威	王實甫	庾天錫	馬致遠	王仲文
<small>保定</small>	<small>保定</small>	<small>真定</small>	<small>真定</small>	<small>真定</small>	<small>真定</small>	<small>真定</small>
陳元妄	岳百川	鍾嗣成	王廷秀	武漢臣	姚守中	孟漢卿
<small>東平</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益都</small>	<small>濟南</small>	<small>洛陽</small>	<small>亳州</small>
趙天錫	鮑天祐	沈和	范康	陸顯之	陳以仁	范居中
<small>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所屬</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杭州</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金仁傑	范康	范康	范康	范康	范康	范康
<small>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所屬</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small>同</small>
吳昌齡	吳昌齡	吳昌齡	吳昌齡	吳昌齡	吳昌齡	吳昌齡
<small>西京即 大同</small>	<small>西京即 大同</small>	<small>西京即 大同</small>	<small>西京即 大同</small>	<small>西京即 大同</small>	<small>西京即 大同</small>	<small>西京即 大同</small>

曾瑞	李時中	李時中	趙明道	孫仲章	梁進之	李寬甫	石子章	張國寶	費唐臣	費君祥	紀君祥	
顧仲清 <small>同</small>	張時起 <small>同</small>	高文秀 <small>東平</small>	宮天樞 <small>同</small>	李進取 <small>同</small>	陳寧甫 <small>大名</small>	趙文殷 <small>同</small>	趙公輔 <small>同</small>	鄭廷玉 <small>彭德</small>	江澤民 <small>同</small>	史九敬先 <small>同</small>	侯正卿 <small>同</small>	李壽卿 <small>太原</small>
			李行甫 <small>同</small>	鄭光祖 <small>同</small>	孔文卿 <small>同</small>	狄君厚 <small>同</small>	于伯淵 <small>同</small>	石君寶 <small>平陽</small>		喬吉甫 <small>同</small>	劉唐卿 <small>同</small>	張鳴善 <small>潯州</small>
			楊梓 <small>嘉興</small>	王仲元 <small>同</small>	王暉 <small>同</small>	陸登善 <small>同</small>	蕭德祥 <small>同</small>	周文質 <small>同</small>	沈拱 <small>同</small>	黃天澤 <small>同</small>	施惠 <small>同</small>	

張壽卿同

王伯成

州人

趙良弼同

由右表觀之則六十二人中北人四十九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之中中書省所屬之地即今直隸山東西產者又得四十六人而其中大都產者十九人且此四十六人中其十分之九為第一期之雜劇家則雜劇之淵源地自不難推測也又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陽為最多其數當大都之五分之二按元史太宗紀太宗二七年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至世祖至元二年始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則元初除大都外此為文化最盛之地宜雜劇家之多也至中葉以後則劇家悉為杭州人中如宮天挺鄭光祖曾瑞喬吉秦簡夫鍾嗣成等雖為北籍亦均久居浙江蓋雜劇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豈非以南宋舊都文化頌盛之故歟

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數者唯雜劇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則為省掾令史之屬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數者而作雜劇者則唯漢人

其中唯李五
大馬女五人

蓋自金末重史自掾史出身者具任用

反優於科目至蒙古滅金而科目之廢垂八十年為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則雜劇家之多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三十五及臧懋循元曲選序均謂蒙古時代曾以詞曲取士其說固誕妄不足道余則謂元初之廢科目却為雜劇發達之因蓋自唐宋以來士之競於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於詞曲發之且金時科目之學最為淺陋

觀別部詩話卷
七八九數卷可知

此種人

士一旦失所業固不能為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冊又非其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出遂多從事於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於其間充其才力而元劇之作遂為千古獨絕之文字然則由

雜劇家之時代爵里以推元劇創造之時代及其發達之原因如上所推論固非想像之說也

附攷 案金以律賦策論取士逮金亡後科目雖廢民間猶有為此學者如王博文白仁甫天籟集序謂律賦為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太素仁甫字號後進之翹楚案仁甫金亡時不及十歲則其作律賦必在科目已廢之後當時人士之熱中科目如此又元代士人不平之氣請宮天挺范張雜劇第一二折可見一斑也

十元劇之存亡

元人所作雜劇共若干種今不可攷明李開先作張小山樂府序云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然寧獻王權亦當時親王之一其所作太和正音譜卷首著錄元人雜劇僅五百三十五本加以明初人所作亦僅五百六十六本則李

氏之言或過矣元鍾嗣成錄鬼簿序作於至順元年而書中紀事訖於至正五年其所著錄者亦僅四百五十八本雖此二書所未著錄而見於他書或尚傳於今者亦尚有之然現今傳本出於二書外者不及百分之五則李氏所云千七百本或兼小令套數言之而其中雜劇至多當亦不出千種又其煊赫有名者大都盡於二書所錄良可信也至明隆萬閒而流傳漸少長興臧懋循之刻元曲選也從黃州劉廷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然其所刻百種內已有明初人作六種

兒女園圖
誤入桃源

金安壽
對玉梳

城南柳
蕭淑蘭

則二百五十種中亦非盡元人作矣與臧氏同時刊行雜劇者有無名氏之元人雜劇選海寧陳與郊之古名家雜劇而金陵唐氏世德堂亦有彙刊之本唐氏所刊僅見殘本三種一為明王九思作餘二種皆元曲選所已刊至元人雜劇選與古名家雜劇二書至為罕覯存佚已不可知第就其目觀之則元人雜

劇選之出元曲選外者僅馮致遠踏雪尋梅羅貫中龍虎風雲會無名氏九世同居符金錠四種耳古名家雜劇正續二集雖多至六十種然并刻明人之作內同於元曲選者三十九種同於元人雜劇選者一種此外則除明周憲王徐文長汪南溟各四種外所餘唯八種且為元為明尚不可知可知隆萬間人所見元曲當以臧氏為富矣姚士粦見只編謂湯海若先生妙於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所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山陰祁氏淡生堂所藏元明傳奇多至八百餘部湯氏自言未免過於誇大若祁氏所藏有明人作在內則其中元劇當亦不過二三百種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謂其家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則當時元劇存者其數略可知矣惟錢遵王也是園藏曲則目錄具存其中確為元人作者一百四十一種而注元明間人及古今無名氏雜劇者凡二百有二種

共三百四十三種其後錢書歸泰興季氏季滄葦書目載鈔本元曲三百種一百本當即此書則季氏之元曲三百種當亦含明人作在內也自是以後藏書家罕注意元劇唯黃氏丕烈於題跋中時時誇其所藏詞曲之富而其所跋元曲僅太平樂府數種向頗疑其誇大然其所藏元刊雜劇三十種今藏乃顯於世此書木函上刊黃氏手書題字有云元刻古今雜劇乙編士禮居藏不知當時共有幾編而其前尚有甲編則固無疑如甲編種數與乙編同則其所藏元刊雜劇當有六十種可謂最大之祕笈矣今甲編存佚不可知但就其乙編言之則三十種中為元曲選所無者已有十七種合以元曲選中真元劇九十四種與西廂五劇則今日確存之元劇而為吾輩所能見者實得一百十六種今從錄鬼簿之次序并補其所未載者敘錄之如左

關漢卿十三本

凡元刊本均不著作者姓名五識

關張雙赴西蜀夢

元刊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並著錄正音譜作雙赴會

閨怨佳人拜月亭

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正音譜作作庭錢日作王瑞蘭私情拜月亭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元曲選甲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

杜蕊娘智賣金線池

元曲選甲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

望江亭中秋切繪旦

元曲選甲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元曲選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錄鬼簿作明月舊風塵

關大王單刀會

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

溫太真玉鏡臺

元曲選甲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

詐妮子調風月

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元曲選丁集下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

感天動地竇娥冤

元曲選壬集下正音譜也是圖書日五著錄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元曲選戊集下也是圖書日五著錄元無名氏元曲選題元大都關漢卿撰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第五劇

明詩安後氏覆周定王刊本 近首池劉氏覆及本 他本皆改易體例不足信據由家詩話藝苑危言皆以第五劇為漢卿

作是也

高文秀三本

黑旋風雙獻功

元曲選丁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作黑旋風雙獻功

須賈許范叔

元曲選庚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錄鬼簿作須賈許范

好酒趙元遇上皇

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鄭廷玉五本

楚昭王疎者下船

元刊本 元曲選乙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布袋和尚忍字記

元曲選庚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

元刊本 元曲選癸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

元曲選庚集上 也是國書日者錄 元鄭廷玉撰元曲選題元無名氏撰

白樸二本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元曲選丙集上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園書日者錄

裴少俊牆頭馬上

元曲選乙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
書日者錄 錄鬼簿作裴少俊牆頭馬上

馬致遠六本

江州司馬青衫淚

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園書日者錄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元曲選丁集下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園書日者錄

太華山陳搏高卧

元刊本 元曲選戊集上 錄
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日者錄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元曲選甲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
園書日者錄 錄鬼簿無破幽夢三字

半夜雷轟薦福碑

元曲選丁集上 正音
譜也是園書日者錄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元刊本 元曲選癸集下
正音譜也是園書日者錄

李文蔚一本

同樂院燕青博魚

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
書日者錄 錄鬼簿作燕青博魚

李直夫一本

便宜行事虎頭牌

元曲選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
書日者錄 錄鬼簿作武元皇帝虎頭牌

吳昌齡二本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作張天師夜斷風鉤月正音譜作辰鉤月

花開四友東坡夢

元曲選甲集上 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王實甫二本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明歸安及氏霞周定王刊本 近廢度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四丞相歌舞麗春堂

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錄鬼簿四丞相作曰大王

武漢臣二本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元刊本 元曲選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元曲選丙集下 也是圖書日著錄 作九無名氏元曲選題武漢臣撰

包待制智勘生金閣

元曲選癸集下 也是圖書日著錄 作九無名氏元曲選題武漢臣撰

王仲文一本

救孝子烈母不認尸

元曲選戊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李壽卿二本

說專諸伍員吹簫

元曲選丁集下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月明和尚度柳翠

元曲選辛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
日著錄 錄鬼簿作月明三度照破柳

尚仲賢四本

洞庭湖柳毅傳書

元曲選公集上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尉遲公三奪槩

元刊本 錄鬼
簿正音譜者錄

漢高祖濯足氣英布

元刊本 元曲選辛集上 錄鬼簿正音
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元曲選不著誰作

尉遲公單鞭奪槩

元曲選庚集下
也是圖書日著錄

石君寶三本

魯大夫秋胡戲妻

元曲選丁集上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李亞仙詩酒曲江池

元曲選乙集下 錄
鬼簿正音譜者錄

諸宮調風月紫雲庭

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者錄 錄鬼簿庭作亭又戲
喜前亦有宮調風月紫雲亭此不知石作戲戲作也

楊顯之二本

臨江驛瀟湘夜雨

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元曲選已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鄭孔目錄鬼簿作蕭縣君

紀君祥一本

趙氏孤兒冤報冤

元刊本 元曲選已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冤報冤錢日作大板編

戴善甫一本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元曲選下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陶學士錄鬼簿作陶秀實

李好古一本

沙門島張生煮海

元曲選已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錄鬼簿無沙門島三字

張國賓三本

公孫汗衫記

元刊本 元曲選甲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者錄 錄鬼簿公字上有相國寺三字元曲選作相國寺公孫合汗衫

薛仁貴衣錦還鄉

元刊本 元曲選已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者錄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元曲選已集下 也是國書日者錄 元無名氏元曲選題元張國賓撰

石子章一本

秦儵然竹塢聽琴

元曲選已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孟漢卿一本

張鼎智勘魔合羅

元刊本 元曲選并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曰者錄 錢目及元曲選內張孔目智勘魔合羅

李行道一本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元曲選庚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者錄

王伯成一本

李太白貶夜郎

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者錄

孫仲章一本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

元曲選丁集下 也是園書曰者錄 錄鬼簿仲章下無此本而陰登善下有之元曲選題元孫仲章撰

康進之一本

梁山泊李逵負荆

元曲選士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者錄 錄鬼簿作梁山泊黑投風負荆

岳伯川一本

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

元刊本 元曲選丙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曰者錄 錄鬼簿元曲選作呂洞賓度鐵拐李並錢目作鐵拐李借尸還魂

狄君厚一本

魯文公火燒介子推

元刊本 錄鬼薄正音譜著錄

孔文卿一本

東窗事犯

元刊本 錄鬼薄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錄鬼薄錢目均作秦太師東窗事犯 巢金仁傑亦有此本來如孔作或金作也

張壽卿一本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元曲選庚集上 錄鬼薄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馬致遠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一本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

元曲選庚集上 錄鬼薄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錄鬼薄錢目作邯鄲道省悟黃梁夢

宮天挺一本

死生交范張雞黍

元刊本 元曲選己集上 錄鬼薄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鄭光祖四本

倘梅香翰林風月

元曲選庚集下 錄鬼薄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錢目作倘梅香翰林風月

周公輔成王攝政

元刊本 錄鬼薄正音譜著錄

醉思鄉王榮登樓

元曲選戊集下 錄鬼薄正音譜也是圖書日著錄

迷青瑣倩女離魂

元曲選代基上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圖書目著錄

金仁傑一本

蕭何追韓信

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作蕭何月夜追韓信

范康一本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

元刊本 元曲選已集下 錄
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目著錄

曾瑞一本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元曲選母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
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佳人才子誤元宵

喬吉甫三本

玉簫女兩世姻緣

元曲選已集下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圖書目著錄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元曲選代基下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圖書目著錄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元曲選甲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
目著錄 錄鬼簿作唐明皇御斷金錢記

秦簡夫二本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元曲選已集上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圖書目著錄

宜秋山趙禮讓肥

元曲選乙集下 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蕭德祥一本

王脩然斷殺狗勸夫

元曲選甲集下 錄鬼簿也是國
書日者錄 錢日作無名氏撰

朱凱一本

昊天塔孟良盜骨殖

元曲選甲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
與昊天塔三字正音譜及元曲選作元無名氏撰

王暉一本

破陰陽八卦桃花女

元曲選戊集下 錄鬼簿也是國
書日者錄 錢日作元無名氏撰

楊梓一本

霍光鬼諫

元刊本 正音譜著錄作元無名氏撰
今據北棚壽樂郊私語定為楊梓撰

李致遠一本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

元曲選庚集上 正音譜也是國書日錄者錄均作元無
名氏撰元曲選題元李致遠撰錢日作小妾火燒還牢末

楊景賢一本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

元曲選庚集上 正音譜也是國書日均作無名氏撰
元曲選題元楊景賢撰或與明初之楊景言為一人

無名氏二十七本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

元刊本 各家均未著錄唯錄鬼簿宮文捉怪下有嚴子陵釣七里灘此則載齊亦與宮文范張雜泰相似疑或即此本

諸葛亮博望燒屯

元刊本 正音譜 也是國書日者錄

張千替殺妻

元刊本 正音譜者 係作張子替殺妻

小張屠焚兒救母

元刊本 各 家均未著錄

陳州糶米

元曲選甲集 上 未著錄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

元曲選甲集上 也是國書日者錄

隨何賺風魔蒯通

元曲選甲集 上 未著錄

爭報恩三虎下山

元曲選甲集 下 未著錄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

元曲選乙集 下 未著錄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元曲選丙集上 正音 譜也是國書日者錄

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

元曲選丙集上 也是國書日者錄

凍蘇秦衣錦還鄉

元曲選丙集下 正音譜者錄作 蘇秦還鄉又有張儀凍蘇秦一本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

元曲選卷上 也是園
書目者錄夜斷作夜斬

馮玉蘭夜月泣江舟

元曲選卷下
下 本者錄

右百十六本我輩今日所據以為研究之資者實止於此此外零星折數如白樸之箭射雙雕費唐臣之蘇子瞻風雪貶黃州李進取之神龍殿樂巴喫酒趙明道之陶朱公范蠡歸湖鮑天祐之王妙妙死哭秦少游周文質之持漢節蘇武還鄉雍熙樂府中均有一折吾人耳目所及僅至於此至如明季所刊之元人雜劇選古名家雜劇與錢遵王所藏鈔本雖絕不經見要不能遽謂之已佚此外佚籍恐尚有發見之一日但以大數計之恐不能出二百種以上也

十一元劇之結構

元劇以一宮調之曲一套為一折普通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案說文六楔樞也今木工於兩木間有不固處則斫木札入

之謂之楔子亦謂之樞雜劇之楔子亦然四折之外意有未盡
則以楔子足之昔人謂北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實不然
元劇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閒大抵用仙呂賞花時或端正
好二曲唯西廂記第二劇中之楔子則用正宮端正好全套與
一折等其實亦楔子也除楔子計之仍為四折唯紀君祥之趙
氏孤兒則有五折又有楔子此為元劇變例又張時起之簪花
月秋千記今雖不存然據錄鬼簿所紀則有六折此外無聞焉
若西廂記之二十折則自五劇構成合之為一分之則仍為五
此在元劇中亦非僅見之作如吳昌齡之西游記其書至國初
尚存其著錄於也是國書目者云四卷見於曹寅棟亭書目者
云六卷明凌濛初西廂序云吳昌齡西游記有六本則每本為
一卷矣凌氏又云王實甫破窑記麗春園販茶船進梅諫于公
高門各有二本關漢卿破窑記澆花旦亦有二本此必與西廂

記同一體例此外錄鬼簿所載如李文蔚有謝安東山高卧下注云趙公輔次本而於趙公輔之晉謝安東山高卧下則注云次本武漢臣有虎牢關三戰呂布下注云鄭德輝次本而於鄭德輝此劇下則注云次本蓋李武二人作前本而趙鄭續之以成一全體者也餘如武漢臣之曹伯明錯勘賊尚仲賢之崔護謁漿趙子祥之太祖夜斬石守信風月害夫人趙文殷之宦門子弟錯立身金仁傑之蔡琰還朝皆注次本雖不言所續何人當亦續西廂記之類然此不過增多劇數而每劇之以四折為率則固無甚出入也

雜劇之為物合動作言語歌唱三者而成故元劇對此三者各有其相當之物其紀動作者曰科紀言語者曰賓曰白紀所歌唱者曰曲元劇中所紀動作皆以科字終後人與白並舉謂之科白其實自為二事輟耕錄紀金人院本謂教坊魏武劉三人

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科汎或即指
動作而言也賓白則余所見周憲王自刊雜劇每劇題目下即
有全賓字樣明姜南抱璞齋時說部卷十九記曰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
人相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則賓白又有別矣臧氏元曲選序
云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中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
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為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填詞取士
說之妄今不必辨至謂賓白為伶人自為其說亦頗難通元劇
之詞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則曲亦無從作此最易明之
理也今就其存者言之則元曲選中百種無不有白此猶可諉
為明人之作也然白中所用之語如馬致遠薦福碑劇中之曳
刺鄭光祖王粲登樓劇中之點湯一為遼金人語一為宋人語
明人已無此語必為當時之作無疑至元刊雜劇三十種則有
曲無白者誠多然其與元曲選視出者字句亦略相同而有曲

白相生之妙恐坊間刊刻時刪去其白如今日坊刊脚本然蓋白則人人皆知而曲則聽者不能盡解此種刊本當為供觀劇者之便故也且元劇中賓白鄙俚蹈襲者固多然其傑作如老生兒等其妙處全在於白苟去其白則其曲全無意味欲強分為二人之作安可得也且周憲王時代去元未遠觀其所自刊雜劇曲白俱全則元劇亦當如此愈以知臧說之不足信矣元劇每折唱者止限一人若末若旦他色則有白無唱若唱則限於楔子中至四折中之唱者則非末若旦不可而末若旦所扮者不必皆為劇中主要之人物苟劇中主要之人物於此折不唱則亦退居他色而以末若旦扮唱者此一定之例也然亦有出於例外者如關漢卿之蝴蝶夢第三折則旦之外俸兒亦唱高仲賢之氣英布第四折則正末扮探子唱又扮英布唱張國賓之薛仁貴第三折則丑扮末旦上唱正末復扮伴哥唱范

子安之竹葉舟第三折則首列禦寇唱次正末唱然氣英布劇
探子所唱已至尾聲故元刊本及雍熙樂府所選皆至尾聲而
止後三曲或後人所加蝴蝶夢薛仁貴中侏及且所唱者既非
本宮之曲且刊本中皆依一格明非曲竹葉舟中列禦寇所唱
明曰道情至下端正好曲乃入正劇蓋但以供點綴之用不足
破元劇之例也唯西廂記第一第四第五劇之第四折皆以二
人唱今西廂只有明人所刊其為原本如此抑由後人竄入則
不可攷矣

元劇脚色中除末旦主唱為當場正色外則有淨有丑而末旦
二色支派彌繁今舉其見於元劇者則末有外末沖末二末小
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俛色旦搵旦外旦貼旦等青樓集云
凡妓以墨點破其面為花旦元劇中之色旦搵旦殆即是也元
劇有外旦外末而又有外外則或扮男或扮女當為外末外旦

之省外末外旦之省為外猶貼旦之後省為貼也案宋史職官志凡直館院則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又武林舊事卷乾淳教坊樂部有衙前有和顧而和顧人中如朱和蔣寧王原全下皆注云次貼衙前意當與貼職之貼同即謂非衙前而充衙前衙前謂是安府樂人也然則曰沖曰外曰貼均係一義謂於正色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也此外見於元劇者以年齡言則有若字老卜兒侏兒以地位職業言則有若孤細酸伴哥禾旦曳刺邦老皆有某色以扮之而其自身則非脚色之名與宋金之脚色無異也

元劇中歌者與演者之為一人固不待言毛西河詞話獨創異說以為演者不唱唱者不演然元曲選各劇明云末唱旦唱元刊雜劇亦云正末開或正末放則為旦末自唱可知且毛氏連廟之說元明人著述中從未見之疑其言猶蹈明人杜撰之習

即有此事亦不過演劇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概元劇也

演劇時所用之物謂之砌末焦理堂易餘齋錄卷七曰輟耕錄有諸雜砌之日不知所謂按元曲殺狗勸夫祇從取砌末上謂所埋之死狗也貨郎旦外旦取砌末付淨科謂金銀財寶也梧桐兩正末引宮娥挑燈拿砌末上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陳搏高卧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謂詔書纁帛也寬家債主和尚交砌末科謂銀也誤入桃源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帶砌末上謂行李包裹或采藥器具也又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余謂焦氏之解砌末是也然以之與雜砌相牽合則頗不然雜砌之解已見上文似與砌末無涉砌末之語雖始見元劇必為古語案宋無名氏精墨客揮犀卷七云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是何義對曰凡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眾樂和之故號絲抹

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又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卷二亦云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亦唐以來如是余疑砌末或為細末之訛蓋絲抹一語既訛為細末其義已亡而其語獨存遂誤視為將某物來之意因以指演劇時所用之物耳

十二元劇之文章

元雜劇之為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辨文靖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理堂易餘齋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為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尚屬疑問

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尚於其曲者也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具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挚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

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
悲劇中亦無媿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
相蹈襲或草草為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
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
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
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
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
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
者唯意境則為元人所獨擅茲舉數例以證之其言情述事之
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為歌妓不過多見了幾箇筵

席回家來仍作箇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

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尚兀自脚趂
起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

緣度

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又如竇娥冤第二折

(關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值
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
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
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為活
過目撒手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
咱勸你認箇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
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

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
意似癡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為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
至中葉以後已罕觀矣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倩女
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 空服徧晒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脂臘病何日起要
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為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縹
渺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呵使着軀殼一會家混沌呵不
知天地

(迎仙客) 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
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為數歸期
則那竹院裏刻偏琅玕翠

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為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

近之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着這迴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免起早迎霜犬
褪得毛蒼人搦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餼糧打獵起圍
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
我鑿與近咸陽近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
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螢泣寒螢綠
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
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尚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馬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箇推辭說又則怕筆尖兒那火
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
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却原來滿

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真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必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顛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

何處也

此猶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穩丕丕土坑上迷颺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着足乞留惡溫的卧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婆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燠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疎刺刺沙鞦韆鞍撒了鎖鞋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則所用疊字其數更多

(貨郎兒六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湘
夜雨正值着窄窄狹狹溝溝整整路崎嶇黑黑黯黯彤雲布
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
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着颼颼淅淅風淋淋淅淅雨高
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糝糊撲撲簌簌濕濕淥淥疎林人物
却便似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

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
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
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負於此者實不少也

元曲分三種雜劇之外尚有小令套數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
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為一套與雜劇之一折略同但
雜劇以代言為事而套數則以自敘為事此其所以異也元人
小令套數之佳亦不讓於其雜劇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以示

其例略可以見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

天淨沙

無名氏 此詞在蘇老學堂及元州樂府新聲均不著名
氏克山堂外紀以為馬致遠撰來竹垞詞館仍之不知何據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套數

秋思

馬致遠 見元刊中
原音編樂府新聲

(雙調夜行船) 百歲光陰如夢蝶 重回首往事堪嗟 昨日春來今朝花謝 急罰盞 蓋夜闌燈滅 (喬木查) 秦宮漢闕 做衰草牛羊野不恁 漁樵無話 說縱荒墳橫斷碑 不辨龍蛇 投至狐蹤與兔穴 多少豪傑 鼎足三分 半腰折 魏耶 晉耶 天教富不待 倉無多時 好天良夜 看錢奴硬將心 似鐵空辜負 錦堂風月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 疾似下坡車 晚來清鏡

添白雪上林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罟
(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
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離亭宴熟)蛩吟罷一枕纒
寧貼雞鳴後萬事無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
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
秋來那些和露滴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
杯幾箇登高節囑付與頑童記者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
了也

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彷彿唐人絕句馬東籬秋思一套周德
清評之以為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為套數中第一誠定
論也此二體雖與元雜劇無涉可知元人之於曲天實縱之非
後世所能望其項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

稱關白馬鄭為安也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俚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芊絲自成馨逸均不失為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抑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祧漢卿故寧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

元劇自文章上言之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

而董之自是為一專書此又言語學上之事而非此書之所有事也

十三元院本

元人雜劇之外尚有院本輟耕錄云國朝雜劇院本分而為二蓋雜劇為元人所創而院本則金源之遺然元人猶有作之者錄鬼簿李云屈英甫名彥英編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是也元人院本今無存者故其體例如何全不可考唯明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中有院本一段此段係憲王自撰或翦裁金元舊院本元之雖不可知然其結構簡易與北劇而戲均截然不同故作元院本觀可即金人院本亦即此而可想像矣今全錄其文如下

末云小生昨日街上閑行見了四箇樂工自山東瀛州來到此處打筊覓錢小生邀他今日在大姐家慶會小生生辰偌

早晚還不見來

辨淨同捷識付末末泥上相見了做院本長壽仙獻香添壽
院本上捷云歌聲繞住末泥云絲竹暫停淨云俺四大佳戲
向前付末云道甚清才謝樂捷云今日雙秀才的生日您一
人要一句添壽的詩捷先云檜柏青松常四時付末云仙鶴
仙鹿獻靈芝末泥云瑤池金母蟠桃宴付淨云都活一千八
百歲付末打云這言語不成文章再說淨云都活二千九百
歲付末云也不成文章淨云有了有了都活三萬三千三百
歲白了髭鬚白了眉付末云好好到是一箇壽星捷云我問
你一人要一件祝壽底物捷云我有一幅畫兒上面三箇人
兒兩箇是福祿星君一箇是南極老兒問付末云我有一幅
畫兒上面四科樹兒兩科是青松翠柏兩科是紫竹靈芝問
末泥云我有一幅畫兒上面兩般物兒一箇是送酒黃鶴一

箇是銜花鹿兒淨趨搶云我也有我有一幅畫兒上面一箇
靴兒我也不識是甚物人都道是春畫兒付末打云這箇甚
底將來獻壽淨云我子願歡會長生淨趨搶云俺一人要兩
般樂器一般是絲一般是竹與雙秀才添壽咱捷云我有一
箇玉笙有一架銀箏就有一箇小曲兒添壽名是醉太平捷
唱有一排玉笙有一架銀箏將來獻壽鳳鸞鳴感天仙降庭
玉笙吹出悠然興銀箏搗得新詞令都來添壽樂官星祝千
年壽寧

末泥云我也有一管龍笛一張錦瑟就有一箇曲兒添壽末
泥唱

品龍笛鳳聲彈錦瑟哀鳴供筵前添壽老人星慶千春萬齡
瑟呵冰蠶吐出絲明淨笛呵紫筠調得聲相應我將這龍笛
錦瑟賀昇平飲香醪玉瓶

付末云我也有一面琵琶一管紫簫就有箇曲兒添壽付末
唱

撥琵琶韻美吹簫管聲齊琵琶簫管慶樽席向筵前奏只琵琶
彈出長生意紫簫吹得天仙會都來添壽笑嬉嬉老人星
賀喜

淨趨摠云小子兒也有一條弦兒一箇孔兒的絲竹就有一
箇曲兒添壽淨唱彈棉花的木弓吹柴單的火筒這兩般絲
竹不相同是俺付淨色的受用這木弓彈了棉花呵一夜溫
暖衣衾重這火筒吹著柴單呵一生飽食憑他用這兩般不
受飢不受冷過三冬比你樂器的有心

付末打云付淨的巧語能言淨云說遍這絲竹管絃付末云
藍采和手執檀板淨云漢鍾離書捧真筌付末云鐵拐李忙
吹玉管淨云白玉蟾舞袖翩翩付末云韓湘子生花藏葉淨

云張果老擊鼓喧闐付末云曹國舅高歌大曲淨云徐神翁
慢撫琴絃付末云東方朔學踏鼓爨淨云呂洞賓掌記詞篇
付末云總都是神仙作戲淨云慶千秋福壽雙全付末云問
你付淨的辦箇甚色淨云哎哎哎我辦箇富樂院裏樂探
官員付末收住世財紅粉高樓酒都是人閒喜樂時末云深
謝四位伶官逢場作戲果然是錦心繡口弄月嘲風

此中脚色末泥付末付淨

即制末
制淨

三色與輟耕錄所載院本中脚

色同唯有捷譏而無引戲案上文說唱皆捷譏在前則捷譏或
即引戲捷譏之名亦起於宋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中商誕
有捷機和尚是也此四色中以付淨付末二色為重且以付淨
色為尤重較然可見此猶唐宋遺風其中付末打付淨者三次
亦古代鶻打參軍之道而末一段付淨付末各道一句又歐陽
公與梅聖俞書所謂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者

也此一段之為古曲當無可疑即非古曲亦必全倣古劇為之者以其足窺金元之院本故茲著之

院本之體例有白有唱與雜劇無異唯唱者不限一人如上例中捷譏末泥付末付淨各唱醉太平一曲是也明徐充暖妹由

筆

情說郭
本十九

曰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跳而

不唱者名院本雜劇與套數之別既見上章絕非如徐氏之說至謂院本演而不唱則不獨金人院本以曲名者甚多即上例之中亦有歌曲而水滸傳戴白秀英之演院本亦有白有唱可知其說之無根矣且院本一段之中各色皆唱又與南曲戲文相近但一行於北一行於南其實院本與南戲之間其關係較二者之與元雜劇更近以二者一出於金院本一出於宋戲文其根本要有相似之處而元雜劇則出於一時之創造故也

十四南戲之淵源及時代

元劇進步之二大端既於第八章述之矣然元劇大都限於四折且每折限一宮調又限一人唱其律至嚴不容踰越故莊嚴雄肆是其所長而於曲折詳盡猶其所短也至除此限制而一劇無一定之折數一折即戲中折之一句無一定之宮調且不獨以數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數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則南戲之一大進步而不得不大書特書以表之者也

南戲之淵源於宋殆無可疑至何時進步至此則無可攷吾輩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種南戲耳然其淵源所自或反古於元雜劇今試就其曲名分析之則具出於古曲者更較元北曲為多今南曲譜錄之存者皆屬明代之作以吾人所見則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宮譜二十二卷耳此書前有李維禎序謂出於陳白二譜然其註新增者不少今除其中之犯曲即集曲不計則仙呂宮曲凡六十九章羽調九章正宮四十六章大石調十五章

中呂宮六十五章般涉調一章南呂宮八十四章黃鐘宮四十
章越調五十五章商調三十六章雙調八十八章附錄三十九章
都五百四十三章而其中出於古曲者如左出於大曲者二十
四

劍器令

仙呂
引子

八聲甘州

仙呂
慢詞

梁州令

齊天樂

以上正
宮引子

普天

樂

正宮
過曲

催拍

長壽仙

以上大石
調過曲

大勝樂

鼓吹大
聖樂

薄媚

以上南
呂引子

梁州序

大勝樂

薄媚衰

以上南
呂過曲

降黃龍

黃鐘
過曲

入破

出

破

以上越
調過詞

新水令

雙調
引子

六么令

雙調
過曲

薄媚曲破

附錄
過曲

入破第

一

一

破第二

衰第三

歇拍

中衰第五

煞尾

出破

以上黃鐘過曲見琵琶記 七曲相
連有大曲之七過而亡其調名者也

其出於唐宋詞者一百九十

卜算子

番卜算

探春令

醉落魄

天下樂

鵲橋仙

唐多令

似娘兒

鷓鴣天

以上仙
呂引子

碧牡丹

望梅花

感庭秋 喜還京 桂枝香 河傳序 惜黃花 春從天

上來以上仙
呂過曲 河傳 聲聲慢 杜韋娘 桂枝香以上仙
呂過詞 天

下樂 喜還京以上仙
呂過詞 浪淘沙羽調
過詞 燕歸梁 七娘子 破

陣子 瑞鶴仙 喜遷鶯 緱山月 新荷葉以上正
宮引子 玉芙蓉

蓉 錦纏道 小桃紅 三字令 傾盃序 滿江紅急

醉太平 雙鷓鴣 洞仙歌 醜奴兒近以上正
宮過曲 安公子正宮
過詞

東風第一枝 少年游 念奴嬌 燭影搖紅以上大
石引子 沙

塞子 沙塞子急 念奴嬌序 人月圓以上大
石過曲 驀山溪

烏夜啼 醜奴兒以上大
石過詞 插花三臺大石
過詞 粉蝶兒 行香子

菊花新 青玉案 尾犯 剔銀燈引 金菊對芙蓉以上
中呂

泣顏回見太平廣記
有笑顏詞 好事近 駐馬聽 古輪臺 漁家

傲 尾犯序 丹鳳吟 舞霓裳 山花子 千秋歲以上中
呂過曲

醉春風 賀聖朝 沁園春 柳梢青以上中
呂過詞 迎仙客中呂
過詞

哨徧

般涉調
慢詞

戀芳春

女冠子

臨江仙

一翦梅

虞

美人

意難忘

薄倖

生查子

于飛樂

步蟾宮

滿

江紅

上林春

滿園春

以上南
呂引子

賀新郎

賀新郎

哀女

冠子

解連環

引駕行

竹馬兒

繡帶兒

瑣窗寒

阮郎歸

浣溪沙

五更轉

滿園春

八寶妝

以上南
呂過曲

賀

新郎

木蘭花

烏夜啼

以上南
呂慢詞

絳都春

疎影

瑞雲濃

女冠子

點絳脣

傳言玉女

西地錦

玉漏遲

以上黃
鐘引子

絳都春序

畫眉序

滴滴金

雙聲子

歸朝歡

春

雲怨

玉漏遊序

傳言玉女

侍香金童

天仙子

以上黃
鐘過曲

祝英臺

浪淘沙

霜天曉角

金蕉葉

杏花天

祝英臺

以上
楚調

子引

小桃紅

雁過南樓

亭前柳

繡停針

祝英臺

憶多嬌

江神子

以上越
湖過曲

鳳凰閣

高陽臺

憶秦娥

道

逸樂

澆池游

三臺令

二郎神

慢

十二時

以上南
調引子

滿

圓春 高陽臺 擊梧桐 二郎神 集賢賓 鶯啼序

黃鶯兒 以上商調過曲 集賢賓 永遇樂 熙州三臺 解連環 以上商調

詞後 驟雨打新荷 小石調 真珠簾 花心動 謁金門 惜

奴嬌 寶鼎現 搗練子 風入松慢 海棠春 夜行船

賀聖朝 秋蕊香 梅花引 以上雙調引子 畫錦堂 紅林擒

醉公子 以上雙調過曲 柳搖金 月上海棠 柳梢青 夜行船序

惜奴嬌 品令 豆葉黃 字字雙 玉交枝 玉抱肚

川撥棹 以上仙呂入雙調過曲 紅林擒 泛蘭舟 以上雙調後詞 帝臺春 附錄引子 鶴

沖天 疎影 以上商調過曲

出於金諸宮調者十三

勝葫蘆 美中美 以上仙呂過曲 石榴花 古輪臺 鷓打兔 麻

婆子 荼蘼香 倚拍 以上中呂過曲 一枝花 南呂引子 出隊子 神仗兒

啄木兒 刮地風 以上黃鐘過曲 山麻稽 越調過曲

出於南宋唱賺者十

賺 薄媚賺 以上仙呂近詞

賺 黃鐘賺 以上正宮近曲

本宮賺 大石近曲

本宮

賺 梁州賺 以上南呂近詞

賺 本宮賺 越調近曲

入賺 越調近詞

同於元雜劇曲名者十有三

青哥兒 仙呂近曲 四邊靜 正宮近曲 紅繡鞋 以上中呂近曲 紅衫兒

南呂近曲 水仙子 黃鐘近曲 秀斲兒 梅花酒 以上越調近曲 綿搭絮 越調近詞 梧

葉兒 商調近曲 五供養 雙調近曲 沈醉東風 雁兒落 步步嬌 以上仙呂八聲調近

貨郎兒 附錄近曲

具有古詞曲所未見而可知其出於古者如左

紫蘇凡 仙呂近曲 事物紀原 卷九 吟叫條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過密

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蓋自至和嘉祐之間叫紫蘇凡洎

樂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膏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

俱不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閒以詞章以為戲曲也則紫蘇凡

乃北宋叫聲之遺南宋賺詞中猶有此曲見第四章

好女兒 纓纓金 越恁好均中呂 均見第四章所錄南宋賺

詞

要鮑老中呂 又黃鐘 鮑老催黃鐘 見第八章鮑老兒條

合生中呂 見第六章

杵歌中呂 園林杵歌越調 事物紀原卷九 有杵歌一條又武林舊

事卷二 舞隊中有男女杵歌

大送鼓南呂 見第三章

劉哀南呂 山東劉哀仙呂入雙調 武林舊事卷四 雜劇三甲內中祇應一甲

五人內有次淨劉哀又卷二 舞隊中有劉哀又金院本名目中

有調劉哀一本

太平歌黃鐘 南宋官本雜劇段錢手帕囊下註小字太平歌

蠻牌令越調 見第八章六國朝條

四國朝

雙調引子

見第八章六國朝條

破金歌

仙呂八雙調通曲

此詞云破金必南宋所作也

中都俏

附錄通曲

案金以燕京為中都元世祖至元元年又改燕京

為中都九年改大都則此為金人或元初遺曲也

以上十八章其為古曲或自古曲出蓋無可疑此外想尚不少總而計之則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中出於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幾當全數之半而北曲之出於古曲者不過能舉其三分之一可知南曲淵源之古也

南戲之曲名出於古曲者其多如此至其配置之法一齣中不以一宮調之曲為限頗似諸宮調其有一齣首尾只用一曲終而復始者又頗似北宋之傳踏又琵琶記中第十六齣有大曲一段凡七遍雖失其曲名且其各遍之次序與宋大曲不盡合要必有所出可知南戲之曲亦綜合舊曲而成並非出於一時

之創造也

更以南戲之材質言之則本於古者更多今日所存最古之南戲僅荆劉拜殺與琵琶記五種耳荆謂荆釵劉謂白兔拜殺則謂拜月殺狗二記此四本與琵琶均出於元明之間見然其源頗古施愚山矩齋雜記云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憇憇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諤其事以汚之温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施氏之說信否不可知要足備參攷也白兔記演李三娘事然元劉唐卿已有李三娘麻地捧印雜劇則亦非創作矣殺狗則元蕭德祥有王脩然斷殺狗勸夫雜劇拜月之先已有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王實甫才子佳人拜月亭二劇琵琶則陸放翁既有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而金人院本名目亦有蔡伯喈一本又祝允明猥談謂南戲余

見舊牒其時有趙閑夫榜禁願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余案元岳伯川呂洞賓度鐵拐李岳雜劇第二折煞尾云你學那守三貞趙真女羅裙包土將墳臺建則其事正與琵琶記中之趙五娘同岳伯川元初人則元初確有此南戲矣且今日琵琶記傳本第一齣末有四語末二語云有貞有烈趙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此四語實與北劇之題目正名相同則雖今本琵琶記其初亦當名趙真女或蔡伯喈而琵琶之名乃由後人追改則不徒用其事且襲其名矣然則今日所傳最古之南戲其故事關目皆有所由來視元雜劇對古劇之關係更為親密也

南戲始於何時未有定說明祝允明猥談

情說部卷四十六

云南戲出於宣

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閑夫榜禁願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云云其言出於宣

和之後不知何據以余所攷則南戲當出於南宋之戲文與宋
雜劇無涉唯其與温州相關係則不可誣也戲文二字未見於
宋人書中然其源則出於宋季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云南宋都
杭吳興與切鄰故其戲文如樂昌分鏡等唱念呼吸皆如約韻
謂此但渾言南宋不著其為何時劉一清錢唐遺事則云賁似
道少時佻健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閒行或飲於伎家至戊辰
己巳閒王煥戲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為之則
戲文於度宗咸淳四五年閒既已盛行尚不言其始於何時也
葉子奇草木子則云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
若見永嘉人作相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
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案宋官本雜劇
中有王魁三鄉題其翻為戲文不知始於何時要在宋亡前百
數十年閒至以戲文為永嘉人所作亦非無據案周密癸辛雜

志別集上紀温州樂清縣僧祖傑楊髡之黨事旁觀不平乃撰為戲文以廣其事又撰琵琶記之高則誠亦温州永嘉人葉盛萊竹堂書目有東嘉韞玉傳奇則宋元戲文大都出於温州然則葉氏永嘉始作之言祝氏温州雜劇之說其或信矣元一統後南戲與北雜劇並行青樓集云龍樓景丹堦秀皆金門高之女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錄鬼簿謂南北調合腔自沈和甫始又云蕭德祥凡古文俱染括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以南曲戲文四字連稱則南戲出於宋末之戲文固昭昭矣然就現存之南戲言之則時代稍後後人稱荆劉拜殺為元四大家明無名氏亦以荆釵記為柯丹邱撰世亦傳有元刊本貴池劉氏有之余未見然編綴戲風必監言中有別表戲編別為洪武後刊本明矣然柯敬仲未聞以製曲稱想舊本當題丹邱子或丹邱先生撰丹邱子者明寧獻王道號也千頃堂書目有丹邱子太和正音譜二卷譜中亦自稱丹邱元生其嘗此書乃寧獻王撰故後人不知見丹邱二字即以為敬仲耳白兔記

書中著錄說於明初人也

後人不知見丹邱二字即以為敬仲耳白兔記

不知撰人殺狗記據靜志居詩話喜則為徐暉所作暉字仲由
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則其人至明初尚存其製
作之時在元在明已不可考矣拜月亭其劇於六十種四
中者易名幽閨記則明王元美
何元朗臧晉叔等皆以為元施君美忠所撰君美杭人卒於至
順至正間然錄鬼簿謂君美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為事有
古今砌話編成一集而無一語及拜月亭雖錄鬼簿但錄雜劇
不錄南戲然其人苟有南戲或院本亦必及之如范居中屈彥
英蕭德祥等是也則拜月是否出君美手尚屬疑問唯就曲文
觀之定為元人之作當無大謬而其撰人與時代確乎可知者
唯琵琶一記耳

作琵琶者人人皆知其為高則誠然其名則或以為高拭或以
為高明其字則或以為則誠或以為則成蔣仲舒堯山堂外記
卷七高拭字則成作琵琶記者或謂方國真據愛元時有高明者

避地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中略案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
至正乙酉第其字則誠非則成也或曰二人同時同郡字又同
音遂誤耳以上皆蔣氏說王元美藝苑卮言亦云南曲高拭則
誠遂掩前後朱竹垞靜志居詩話於高明條下引外紀之說復
云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蔣氏之言或有所據云云
余案元刊本張小山北曲聯樂府前有海粟馮子振燕山高拭
題詞此即涵虛子曲譜中之高拭琵琶乃南曲戲文則其作者
自當為永嘉之高明而非燕山之高拭况明人中如姚福青溪
暇筆田塾衡留青日札皆以作琵琶者為高明當不謬也既為
高明則其字自當為則誠而非則成至其作琵琶記之時代則
據青溪暇筆及留青日札均謂在寓居櫟社之後其寓居櫟社
據留青日札及列朝詩集又在方國珍降元之後按國珍降元
者再具初降時尚未據慶元其再降則在至正十六年則此記

之作亦在至正十六年以後矣然留青日札又謂高皇帝微時當奇此戲案明太祖起兵在至正十二年閏三月若微時已有此戲則當成於十二年以前又日札引一說謂初東嘉以伯喈為不忠不孝夢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為全忠全孝當有以報公遂以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發解案則誠中進士第在至正五年則成書又當在五年以前然明人小說所載大抵無稽之說寧從青溪暇筆及留青日札前說謂成書於避地櫟社之後為較妥也

由是觀之則現存南戲其最古者大抵作於元明之間而草木

子反謂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

此項元人雜劇

特盛南戲遂絕者

果何說歟曰葉氏所記或金華一地之事然元代南戲之盛與其至明初而衰息此亦事實不可誣也沈氏南九宮譜所選古傳奇如劉盼盼王煥韓壽朱買臣古西廂王魁孟姜女冤家債

主玩江樓李勉燕子樓鄭孔目牆頭馬上司馬相如進梅諫詐
妮子復落倡崔護等其名各與宋雜劇段數金院本名目元人
雜劇相同復與明代傳奇不類疑皆元人所作南戲此外命名
相類者亦尚有二十餘種亦當為同時之作也而自明洪武至
成宏閒則南戲反少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原明之南曲謂四
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宏閒始為時所稱則元明之閒南曲
一時衰熄事或然也觀明初曲家所作雜劇多而傳奇絕少或
足證此事歟

十五元南戲之文章

元之南戲以荆劉拜殺並稱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為眉目此明以來之定論也元南戲之佳處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則亦不過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故元代南北二戲佳處略同唯北劇悲壯沉雄南戲清柔曲折此外

殆無區別此由地方之風氣及曲之體製使然而元曲之能事則固未有聞也

元人南戲推拜月琵琶明代如何元朗臧晉叔沈德符輩皆謂拜月出琵琶之上然拜月佳處大都蹈襲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但變具體製耳明人罕觀關劇又尚南曲故盛稱之今舉其例資讀者之比較焉

關劇第一折

(油葫蘆)分明是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一嘆息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開一行悽惶淚一陣風對一聲長吁氣百忙裏一步一撒索與他一步一提這一對繡鞋兒分不得幫和底稠絮絮粘粘粘帶着淤泥

南戲拜月亭第十三齣

(剔銀燈) 大 迢迢路不知是那裏前途去安身在何處 旦一

點點雨閒着一行行悽惶淚一陣陣風對着一聲聲愁和氣
合雲低天色向晚子母命存亡兀自尚未知

(攤破地錦花)旦繡鞋兒分不得幫和底一步步提百忙裏
褪了跟兒查冒雨衝風帶水拖泥合步遲遲全沒些氣和力
又如拜月南戲中第三十二齣贊為全書中之傑作然大抵本
於關劇第三折今先錄關劇一段如下

旦做入房里科小旦云了夜深也妹子你歇息去波我也待
睡也小旦云了梅香安排香桌兒去我去燒炷夜香咱梅香
云了

(伴讀書)你靠欄檻臨臺榭我準備名香熱心事悠悠馮誰
說只除向金鼎焚龍麝與你殷勤參拜遙天月此意也无別
(笑和尚)韻悠悠比及把角品絕碧熒熒投至那鐙兒滅薄
設設衾共枕空舒設冷清清不恁迷關遙遙生枝節悶慳慳

怎推他如年夜梅香云了做燒香科

(倘秀才)天那這一炷香則願削減俺尊君狠切這一炷香則願俺那拋閃下的男兒較些那一个耶娘不閒疊不似俺忒啤噍劣缺

做拜月科云願天下心厮愛的夫妻永無分離教俺兩口兒早得團圓小旦云了做羞科

(叨叨令)元來你深深的花底將身兒遮搭搭的背後把鞋兒捻滋滋的輕把我裙兒拽熅熅的羞得我腮兒熱小鬼頭直到撞破我也末哥直到撞破我也末哥我一星星都索從頭兒說

小旦云了妹子你不知我兵火中多得他本人氣力來我以此上忘不下他小旦云了打悲科恁姐夫姓蔣名世隆字彥通如今二十三歲也小旦打悲科做猛問科

(倘秀才)來波我怨感我合叟咽不刺你啼哭你為甚迭小
旦云了你莫不元是俺男兒舊妻妾阿是是是當時只爭箇
字兒別我錯呵了應者小旦云了你兩個是親弟兄小旦云
了做懽喜科

(呆古朵)似恁的呵喏從今後越索着疼熱休想似在先時
節你又是我妹妹姑姑我又是你嫂嫂姐姐小旦云了這般
者俺父母多宗派您兄弟无枝葉從今後休從俺那娘家根
脚排只做俺兒夫家親眷者小旦云了若說着俺那相別呵
話長

(三煞)他正天行汗病換脈交陽那具閒被俺耶把我橫拖
倒拽在招商舍硬厮強扶上走馬車誰想舞燕啼鶯翠鸞嬌
鳳撞着猛虎獐狼蝠蠍頑蛇又不敢疏咤悲哭又不敢囁付
丁寧空則索感歎傷嗟據着那淒涼慘切一霎兒似癡呆

(二煞) 則就裏先肝腸眉黛千千結烟水雲山萬萬疊他使
似烈焰飄風劣心卒性怎禁他後擁前推亂棒胡茄阿誰无
个老父誰无个尊君誰无个親耶從頭兒看來都不似俺那
狠爹爹

(尾) 他把世間毒害收拾徹我將天下憂愁結攬絕小旦云
了沒盤纏在店舍有誰人厮撞貼那蕭疎那淒切生分離厮
拋撇從相別那時節音書无信音絕我這些時眼跳腮紅耳
輪熱眼夢交雜不寧貼您哥哥暑濕風寒縱較些多被那煩
惱憂愁上斷送也 下

拜月南戲第三十二齣全從此出而情事更明白曲盡今亦錄
一段以比較之

旦呀這了頭去了天色已晚只見半彎新月斜挂柳梢不免
安排香案對月禱告一番爭些誤了

(二郎神慢)拜星月寶鼎中明香滿小旦熱上說科旦上蒼這一

炷香呵願我拋閃下的男兒疾效些得再覩同歡同悅小旦悄

悄輕把衣袂拽却不道小鬼頭春心動也走科旦妹子到那

裏去小旦我也到父親行去說科旦放手我這回定要去是說科

妹子饒過姐姐罷小旦姐姐請起那嬌怯無言俛首紅暈滿腮

頰

(鶯集御林春)恰纔的亂掩胡遮事到如今漏泄姊妹心腸

休見別夫妻每是些周折旦教我難推恁阻罷妹子我一星

星對伊仔細從頭說小旦姐姐他姓甚麼旦姓蔣小旦呀他也姓

蔣叫做甚麼名字旦世隆名小旦呀他家在那裏旦中都路是

家小旦呀姐姐你怎麼認得他是甚麼樣人旦是我男兒受

儒業

(前腔)小旦聽說罷姓名家鄉這情苦意切悶海愁山將我心悲科

上撇不由人不淚珠流血旦我悽惶是正理只合此愁休對
愁人說妹子你啼哭為何因莫非是我男兒舊妻妾

(前腔)旦他須是瑞蓮親兄旦呀元來是令兄為何失散了
旦為軍馬犯關旦是我晚得了散失忙尋相應者那時節只
爭个字兒差迭妹子和你比先前又親自今越更著疼熱你
休隨着我跟脚久已後是我男兒那枝葉

(前腔)旦我須是你妹妹姑姑你是我嫂嫂又是姐姐未審
家兄和你因甚別兩分離是何時節旦正遇寒冬冷月恨爹
爹將奴拆散在招商舍旦你如今還思量着他麼旦思量起
痛心酸那具閒染病耽疾旦那時怎生割捨得撇了旦是我
男兒教我怎割捨

(四犯黃鶯兒)旦他直恁太情切你十分忒軟怯眼睜睜忍
相拋撇旦枉自怨嗟無可計設當不過他搶來推去望前拽

合意似虺蛇性以蝎螫一言如何訴說

(前腔) 旦 流水下似馬和車頃刻間途路賒他在窮途逆旅
應難捨 旦 那時節呵囊篋又竭藥食又缺他那裏悶慙慙推
不過如年夜 合 寶鏡分裂玉釵斷折何日重圓再接

(尾) 自從別後信音絕這些時魂驚夢怯莫不是煩惱憂愁
將人斷送也

細較南北二戲則漢卿雜劇固酣暢淋漓而南戲中二人對唱
亦宛轉詳盡情與詞偕非元人不辨然則拜月縱不出於施君
美亦必元代高手也

拜月亭南戲前有所因至琵琶則獨鑄偉詞其佳處殆兼南北
之勝今錄其喫糠一節可窺其一斑

南詞 (山坡羊) 旦 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迢迢不回來
的夫
塔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賴怯怯不濟事的孤身體衣典盡

寸絲不掛體幾番拚死了奴身已爭奈沒主公婆教誰看取
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丕丕災共危

(前腔)滴溜溜難窮盡的珠波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緒骨崖
崖難扶持的病身戰兢兢難捱過的時和歲這糠我待不喫
你呵教奴怎忍飢我待喫你呵教奴怎生喫思量起來不如
奴先死圖得不知親死時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丕丕
災共危奴家早上安排些飯與公婆喫豈不欲買些鮭菜爭
奈無錢可買不想公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他自喫了甚
麼東西不知奴家喫的是米膜糠粃又不敢教他知道使使
他埋怨殺我我也不敢分說苦這些糠粃怎生喫得下喫吐

(雙調過曲)

孝清

旦 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尚兀自牢

嘎住糠那你遭戇被椿杵篩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好似奴家
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喫著苦滋味兩苦相逢可知

道欲吞不去

外淨皆
二觀科

(前腔)

旦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一貫與一

賤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沒處尋奴家便似糠呵怎的把糠來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外淨皆
下科

(前腔)

思量我生無益死又值甚底不如忍飢死了為怨

鬼只一件公婆老年紀靠奴家相依倚只得苟活片時片時

苟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漫把糠來相比這糠尚兀

自有人喫奴家的骨頭知他埋在何處

外淨
上

淨云

媳婦你在这

裏喫甚麼

旦云

奴家不曾喫

甚麼

淨投
拿科

旦云

婆婆你喫不得

外云
咳

這是甚麼東西

(前腔)

這是穀中膜米上皮

外云

呀這便是糠要他何用

將來鐸鐸可療飢

淨云

咦這糠只好將去喂猪狗如何把來自

喫旦嘗聞古賢書狗彘食人食也強如草根樹皮外淨恁的苦
澀東西怕不噎壞了你旦醬雪吞氈蘇卿猶健餐松食柏到
做得神仙侶這糠呵縱然喫些何慮淨云阿公你休聽他說謊
這糠如何喫得旦爹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外淨
科媳婦我元來錯埋怨了你兀的不痛殺我也

此一齣實為一篇之警策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聞則誠填詞夜
案燒雙燭填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為
一吳舒鳧長生殿傳奇序亦謂則誠居標社沈氏樓消夜案歌
几上蠟炬二枝光交為一因名其樓曰瑞光此事固屬附會可
知自昔皆以此齣為神來之作然記中筆意近此者亦尚不乏
此種筆墨明以後人全無能為役故雖謂北劇南戲限於元代
可也

十六餘論

由此書所研究者觀之知我國戲劇漢魏以來與百戲合至唐而分為歌舞戲及滑稽戲二種宋時滑稽戲尤盛又漸藉歌舞以緣飾故事於是向之歌舞戲不以歌舞為主而以故事為主至元雜劇出而體制遂定南戲出而變化更多於是我國始有純粹之戲曲然其與百戲及滑稽戲之關係亦非全絕此於第八章論古劇之結構時已略及之元代亦然意大利人馬哥朴祿遊記中記元世祖時曲宴禮節云宴畢徹案伎人入優戲者奏樂者倒植者弄手技者皆呈藝於大汗之前觀者大悅則元時戲劇亦與百戲合演矣明代亦然呂忠明宮史李謂鐘鼓司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閒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裝扮者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并閨閻拙婦駸男

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則與宋之雜扮略同至雜耍把戲則又兼及百戲雖在今日猶與戲劇未嘗全無關係也

二

由前章觀之則北劇南戲皆至元而大成其發達亦至元代而止嗣是以後則明初雜劇如谷子敬賈仲名輩矜重典麗尚似元代中葉之作至仁宣閒而周憲王有燉最以雜劇知名其所著見於也是園書目者共三十種即以平生所見者論其所自刊者九種刊於雜劇十段錦者十種而一種複出共得十八種其詞雖諧穩然元人生氣至是頓盡且中頗雜以南曲且每折唱者不限一人已失元人法度矣此後唯王漾陂九思康對山海皆以北曲擅場而二人所作杜甫游春中山狼二劇均鮮動人之處徐文長渭之四聲猿雖有佳處然不逮元人遠甚至明

李所謂雜劇如汪伯玉道昆陳玉陽與郊梁伯龍辰魚梅禹金鼎祚王辰玉衡卓珂月人月所作蒐於盛明雜劇中者既無定折又多用南曲其詞亦無足觀南戲亦然此戲明中葉以前作者寥寥至隆萬後始盛而尤以吳江沈伯英璟臨川湯義仍顯祖為巨擘沈氏之詞以合律稱而其文則庸俗不足道湯氏才思誠一時之雋然較之元人顯有人工與自然之別故余謂北劇南戲限於元代非過為苛論也

三

雜劇院本傳奇之名自古迄今其義頗不一宋時所謂雜劇其初殆專指滑稽戲言之孔平仲談苑卷五山谷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呂本平童蒙訓亦云如作雜劇打諢諢人却打猛諢出夢梁錄亦云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故第二章所集之滑稽戲宋人恆謂之雜劇此雜劇最初之意也至

武林舊事所載之官本雜劇段數則多以故事為主與滑稽戲
截然不同而亦謂之雜劇蓋其初本為滑稽戲之名後擴而為
戲劇之總名也元雜劇又與宋官本雜劇截然不同至明中葉
以後則以戲曲之短者為雜劇其折數則自一折以至六七折
皆有之又舍北曲而用南曲又非元人所謂雜劇矣

院本之名義亦不一金之院本與宋雜劇略同元人既創新雜
劇而又有院本則院本殆即金之舊劇也然至明初則已有謂
元雜劇為院本者如草木子所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者實
謂北雜劇也顧起元客座贅語謂南都萬歷以前大席則用教
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此亦指北雜劇言之也然明文林
琅琊漫鈔北錄卷之二十七所紀太監阿丑打院本事與萬歷野獲編卷三
所紀郭武定家優人打院本事皆與唐宋以來之滑稽戲同則
猶用金元院本之本義也但自明以後大抵謂北劇或南戲為

院本野獲編謂遠本朝院本久不傳今尚稱院本者猶沿宋元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尚是院本模範云云其以董西廂為院本固誤然可知明以後所謂院本實與戲曲之意無異也

傳奇之名實始於唐唐裴鉞所作傳奇六卷本小說家言此傳奇之第一義也至宋則以諸宮調為傳奇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黃淑卿王雙蓮袁太道等夢梁錄亦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即碧雞漫志所謂澤州孔三傳首唱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者也則宋之傳奇即諸宮調一謂之古傳與戲曲亦無涉也元人則以元雜劇為傳奇錄鬼簿所著錄者均為雜劇而錄中則謂之傳奇又楊鐵崖元宮詞云尸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按尸諫靈公

乃鮑天祐所撰雜劇則元人均以雜劇為傳奇也至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為傳奇如沈璟北凡宮譜等以與北雜劇相別乾隆間黃文暘編曲海目遂分戲曲為雜劇傳奇二種余曩作曲錄從之蓋傳奇之名至明凡四變矣

戲文之名出於宋元之間其意蓋指南戲明人亦多用此語意亦略同唯野獲編始云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為戲文以至琵琶逐演為四十餘折幾倍雜劇則戲曲之長者不問北劇南戲皆謂之戲文意與明以後所謂傳奇無異而戲曲之長者北而南多故亦恆指南戲要之意義之最少變化者唯此一語耳

至我國樂曲與外國之關係亦可略言焉三代之頃廟中已列夷蠻之樂漢張騫之使西域也得摩訶訶兜勒之曲以歸至晉呂光平西域得龜茲之樂而變其聲魏太武平河西得之謂之西

涼樂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龜茲之樂亦於後魏時入中國至齊周二代而胡樂更盛隋志謂齊後主唯好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

曹妙達之祖曹晏孫門受信見曲於龜茲商人蓋亦西域人也

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

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厭使胡兒闈官之輩齊唱和之北周亦然太祖輔魏之時得高昌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武帝大和六年羅掖庭四夷樂其後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故齊周二代並用胡樂至隋初而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而龜茲之八十四調遂由蘇祇婆鄭譯而顯當時九部伎除清樂文康為江南舊樂外餘七部皆胡樂也有唐仍之其大曲法曲大抵胡樂而龜茲之八十四調其中二十八調尤為盛行宋教坊之十八調亦唐二十八調之遺物北曲之十二宮調與南曲之十三宮調又宋

教坊十八調之遺物也故南北曲之聲皆來自外國而曲亦有自外國來者其出於大曲法曲等自唐以前入中國者且勿論即以宋以後言之則徽宗時蕃曲復盛行於世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云徽宗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杖之戲第改名太平鼓云云至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因撰為賺見上則北曲中之太平令與南曲中之太平歌皆北曲子又第四章所載南宋賺詞其結構似北曲而曲名似南曲者亦當自蕃曲出而南北曲之賺又自賺詞出也至宣和末京師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皆能歌之見上今南北曲中尚有四國朝六國朝蠻牌令此亦蕃曲而於宣和時已入中原矣至金人入主中國而女真樂亦隨之而入中原音韻謂女真風

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於音律者不為害也則北曲雙調中之風流體等實女真曲也此外如北曲黃鐘宮之者刺古雙調之阿納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越調之拙魯速商調之浪來裏皆非中原之語亦當為女真或蒙古之曲也

以上就樂曲之方面論之至於戲劇則除撥頭一戲自西域入中國外別無所聞遼金之雜劇院本與唐宋之雜劇結構全同吾輩寧謂遼金之劇皆自宋往而宋之雜劇不自遼金來較可信也至元劇之結構誠為創見然創之者實為漢人而亦大用古劇之材料與古曲之形式不能謂之自外國輸入也

至我國戲曲之譯為外國文字也為時頗早如趙氏孤兒則法人特赫爾特

實譯於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

十四年而裘利安

又重譯之又英人大維斯

之譯老

生兒在千八百十七年其譯漢宮秋在千八百二十九年又裘利安所譯尚有友蘭記連環記看錢奴均在千八百三十四十年閒而拔殘 氏所譯尤多如金錢記鴛鴦被賺劇通合汗衫來生債薛仁貴鐵拐李秋胡戲妻倩女離魂黃梁夢昊天塔忍字記竇娥冤貨郎旦皆其所譯也此種譯書皆據元曲選而元曲選百種中譯成外國文者已達三十種矣

附錄

元戲曲家小傳

今取有戲曲傳於今者為之傳

一雜劇家

關漢卿不知其為名或字也號己齋叟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於鄉後為太醫院尹則亦未知其在全世歟元世歟元初大名王和卿滑稽俳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由是其名益著漢卿與之善王嘗以譏謔加

之漢卿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漢卿來弔唁詢其由或曰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曰此玉筋也漢卿曰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啖咸發一笑或戲漢卿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啖又愛評人之過者亦謂之啖故云爾

錄鬼簿家制錄鬼重政免山堂外紀

高文秀東平人府學生早卒

錄鬼簿

鄭廷玉彰德人

同上

白樸字太素一字仁甫號蘭谷隰州人後居真定故又為真定人馬祖元遺山為作墓表所謂善人白公是也父華字文舉號寓齋仕金貴顯為樞密院判官金史有傳仁甫為寓齋仲子於遺山為通家姓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如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

則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
視親子姪不啻過之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真成
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於潯陽律賦為專
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為後進之翹楚遺山每遇之必問為學
次第嘗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
問博覽然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滿目山川之歎逮亡國
恒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
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避謝棲遯衡門視榮利蔑如也至元一統
後徙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游用示雅志
詩詞篇翰在在有之後以子貴贈嘉議大夫掌禮儀院大卿著

有天籟詞二卷

全史白華傳錄惠澤九遺山文
第五傳文孫大雅大祐基序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任江浙行省務官

錄見

李文蔚真定人江州路瑞昌縣尹

同上

李直夫女直人居德興府一稱蒲察李五

同上

吳昌齡西京人

同上

王實甫大都人

同上

武漢臣濟南府人

同上

王仲文大都人

同上

李壽卿太原人將仕郎除縣丞

同上

尚仲賢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

同上

石君寶平陽人

同上

楊顯之大都人與漢卿莫逆交凡有珠玉與公校之

同上

紀君祥一作太祥大都人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

同上

戴善甫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

同上

李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

同上

張國賓一作國寶大都人即喜時營教坊勾管

同上

石子章大都人與元遺山李顯卿同時

錄見得道山
集高唐集

孟漢卿亳州人

錄見
海

李行道

一作絳州人
同上

王伯成涿州人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

同上

孫仲章大都人或云姓李

同上

岳伯川濟南人或云鎮江人

同上

康進之棣州人一云姓陳

同上

狄君厚平陽人

同上

孔文卿平陽人

同上

張壽卿東平人浙江省掾史

同上

李時中大都人

同上

楊梓字□□海鹽人至元三十年二月元師征爪哇公以招諭

爪哇等處宣慰司官隨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伊克穆蘇以五百

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爪哇降公引其宰相昔刺
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後為安撫總使官至嘉議大夫杭
州路總管致仕卒贈兩浙都轉運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
侯諡康惠公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
善雲石翩翩公子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為當行之冠即歌聲高
引可徹雲漢而公獨得其傳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
德不服老皆公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特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
長公國材少公次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
故楊氏家僮十指無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
法以能歌名於浙右云

凡文爪哇傳九桃桐壽樂
鄭和語明童觀晴水志

宮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鈞臺書院山長為權豪

所中事獲辨明亦不見用卒於常州

錄見
傳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為人方直不妄

與人交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為德禪也

同上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乃編杜子美游曲江一下筆即新奇蓋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也

同上

曾瑞字瑞卿大興人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錢唐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米卓異衣冠整肅優游於市井洒然如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不願仕自號禍夫江湖之達者歲時餽送不絕遂得以徜徉卒歲善丹青能隱語小曲有詩酒餘音行於世

同上

喬吉一作吉甫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趙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為之序江湖閒四十年欲刊行所作竟無成事者至

正五年病卒於家嘗謂作樂府亦有法鳳頭豬肚豹尾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明季中麓輯其所作小令為惺惺道人樂府一卷與小山樂府並刊焉

錄見海峯批新錄

秦簡夫初擅名都下後居杭州

錄見海峯

蕭德祥號復齋杭州人以醫為業凡古文俱彙括為南曲街市盛行所作雜劇外又有南曲戲文等

同上

朱凱字士凱所編昇平樂府及隱語包羅天地謎韻皆大梁鍾嗣成為之序

同上

王暉字日華杭州人能詞章樂府所製工巧又嘗作優戲錄楊鐵崖為之序云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亡國之君春秋之世陵鑠大諸侯後代離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為大劇蓋在誅絕之法而太史公為滑稽者作傳取其謔言微中則感世道者實深

矣錢唐王暉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
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概於中者乎予聞
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諫諫終曰諷諷且曰吾從者諷乎蓋
以諷之效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
及也及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衣而稅之類皆一言之微
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
在誅絕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他如安全藏之列腸申漸高之
飲醜敬新磨之免戮疲令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
有謂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彌侯解愁其死也足以愧
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喏於此矣故吾於暉之編
為書如此使覽者不徒為軒渠一喙之助則知暉之感太史氏
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月序

錄免薄東
雜子文集

二南戲家

施惠

一云沈

字君美杭州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為業巨目美

髯好談笑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為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

集其好事也如此

結尾

高明字則誠温州瑞安人

玉山草堂非集別詩集皆云永嘉平陽人

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

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江間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

行省都事初方國珍叛省臣以則誠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

後仍以江西福建官佐幕事與幕府論事不合國珍就撫欲留

賓幕下不從即日解官旅寓鄞櫟社沈氏以詞曲自娛明太祖

聞其名召之以老病辭歸卒於寧海則誠所交皆當世名士嘗

往來無錫顧阿瑛玉山草堂阿瑛選其詩入草堂雅集稱其長

才碩學為時名流其為浙幕都事與歸溫州也會稽楊維禎與

東山趙汭作序送之嘗有岳鄂王墓詩云莫向中州歎黍離英

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

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又嘗作烏寶傳謂少也雖以文為戲亦有裨於世教其卒也孫德暘
以詩哭之曰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
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所著有

柔克齋集

乾隆錄玉山人官推舉宋惟子文集
留青日札刊刻詩集靜志居詩話

徐暉字仲由淳安人明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嘗謂吾詩
文未足品藻唯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有葉兒樂府滿庭芳云
烏紗裏頭清霜難落黃葉林邱淵明彭澤辭官後不事王侯愛
的是青山舊友喜的是綠酒新翁相拖逗金樽在手爛醉菊花
秋比于張小山馬東籬亦未多遜有巢松集靜志居詩話

附考 元代曲家與同時人同姓名者不少就見聞所及則
有三白賁三劉時中三趙天錫二馬致遠二趙良弼二秦蘭
夫二張鳴善中州集有白賁汴人自上世以來至其孫淵俱

以經術著名此一白賁也元道山善人白公墓表次子賁

即仁商仲

又則隩州人此又一白賁也曲家之白元谷亦名賁姚際恆

好古堂書畫記白賁字元谷大德間錢唐人是也元史世祖

紀以劉時中為宣慰使安輯大理此一劉時中也遂昌雜錄

又有劉時中名致曲家之劉時中則號通齋洪都人官學士

陽春白雪所謂古洪劉時中者是也

此與遂昌雜錄之劉時中時代略同或係一人

世祖武臣

有趙天錫冠氏人元史有傳遂昌雜錄謂今河南行省參事

宛邱趙公名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為江

浙行省照磨此又一趙天錫也曲家之趙天錫則汴梁人官

鎮江府判者也馬致遠其一製曲者為大都人一為金陵人

即馬文璧

玩

之父見張以寧翠屏集趙良弼一為世祖大臣

元史有傳一為東平人即見於錄鬼簿者也秦簡夫一名略

陵川人與元遺山同時一為製曲者即錄鬼簿所謂見在都

下擅名近歲來杭者也張鳴善一名擇平陽人或云湖南人為江浙
提學謝病隱居吳江見王逢梧溪集一為揚州人宣慰司令
史則製曲者也元代曲家名位既微傳記更闕恐世或疑為
一人故附著焉

曲考

